亨利希·曼

亨利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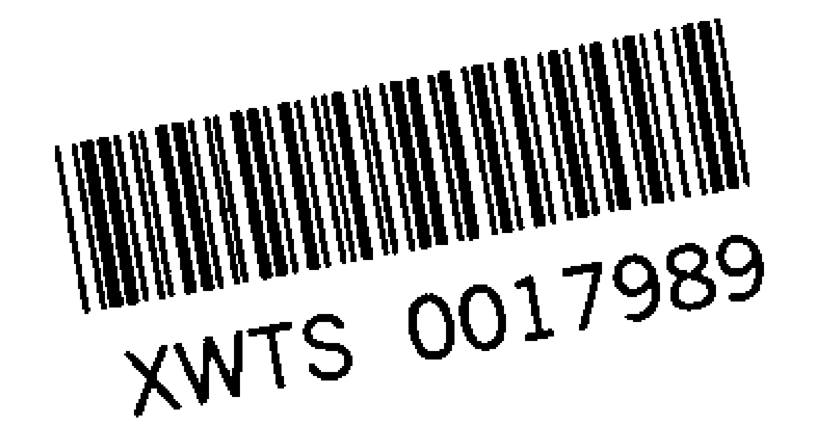
——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

董问樵译

中 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HEINRICH MANN
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

根据 Aufbau-Verlag,Berlin,
1956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亨利四世——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中册)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群 众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309,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 10188·140 定价 1.50 元

目　次

I　战争的幸运

II　爱情的变幻

III　拚命的飞跃

IV　愉快的服务

V 胜利者

I　战争的幸运

传　闻

国王战胜了。这次他击退敌人，使敌人屈服了。但是他既没有歼灭敌方的优势兵力，也没有决定性地阻遏着敌方。王国的生存非常危险，而且也还完全不属于他所有。直到现在为止，它依旧属于“同盟”，因为现在的人，经过几十年的内战，纪律扫地以尽，反对秩序和理性，已经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或者说，比表面的疯狂更坏的是，他们完全习惯于无理性、无法纪的状态，而可悲地向耻辱屈服，已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了。

国王的一次胜利，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一次孤立而无效的成功，有多少要归诸偶然？有多少要归诸天意呢？大多数人都还不肯相信自己弄错了。怎么说？这位打南方来的基督教徒，不是强盗头子，而是千真万确的国王！那末，同盟的所有伟大领袖们怎么办呢？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统治着一省，或者领导着一个专区，而且亲自掌握全权。国王差不多只在他军队驻扎的地方发号施令。国王一心一意只想着王国，有些人看出了这点，心里不免感到惶恐和难过。一种思想比不上真实的权力，同时又超过真实的权力。王国不仅是一定的

空间和地区，它和自由是一个东西，而与权利构成一体。

如果永恒的正义照临着我们，它得瞧见，我们受尽了屈辱，而更糟糕的是，我们成了没用的废物，和外表粉刷过的坟墓差不多。我们是为日常生活所迫，才向那些邪恶透顶的卖国贼屈服。通过他们再向代表世界霸权的西班牙屈服。我们在国内只是出于对人的恐惧，才忍受奴役和精神上的放荡，而放弃最崇高的学业——信仰自由。我们是在同盟军队和国家机关当中服务的贫穷的贵族，我们是对他们供应商品的诚实商人，我们是随波逐流的下等人民：我们并非执迷不悟，也没有丧尽廉耻。但是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在亲信人员当中，彼此耳语几句，只有在暗中向上帝祈祷几声，自从国王在阿尔克取得意料不到的胜利以后，我们的希望暂时增强，日子果然到了！

最奇怪不过的是，隔得远的人，多半比隔得近的人更了解事件。国王的胜利是在北海岸边，人们不过旅行两三天的路程，就可以欣赏奇迹。特别是住在巴黎的人，应当检查一下自己，最后纠正自己的顽强错误才是。可是实际上情形并不是这样。许多住在北方的人，尽管亲眼瞧见庞大的同盟军队被打垮了，纪律荡然无存，在国内四处骚扰，然而他们偏偏不注意这点。在他们看来，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国王只是由于海面上散布着浓雾，并且侥幸利用其他作战情况，才占领了一块微不足道的地方，事情不过就是这样。

然而住在王国核心部分的人，倒反而认为朝夕盼望的胜负真正决定了。卢瓦尔河边和图尔城里的人，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最后总是国王亲自来到他们那儿。有时国王虽然也

成了可怜的亡命之徒，但是最后仍然是他们的主人，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欢迎国王。西南部那些偏僻省份的情形更不同了！那儿的人瞧见过阿尔克的会战，仿佛会战又在他们眼前重演一次，这是上天本身的意旨。大西洋岸边，拉罗歇尔要塞里那些激烈的基督教徒，高唱他们国王打胜仗的赞美歌："啊，上帝，你就显圣吧。"从波尔多斜着向下去，整个南部，都以无比的热情，预言出许多未来的事情：首都投降，惩罚强横的卖国贼，由他们的亨利把王国光荣地统一起来，而亨利是在他们当中生长，从这儿出去，现在变得这样伟大了！

难道他的同乡人真比所有其他的人看得远吗？人们往往把一个闻名已久而未见一面的人称作伟大。可是他南方的同乡人，多半亲身碰到过他：他不过是中等身材，戴着毡帽，穿着破旧的皮上衣，身边从不带一文钱。他们想起他那柔和的眼睛：究竟那眼神是表示快活的性格呢？还是表示自己经验过的一些忧戚？总而言之，他是个非常机智的人，懂得和普通人打交道，而尤其拿手的是懂得妇女们的脾气。妇女当中有许多人——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都可以泄露他的秘密。可是她们平常尽管欢喜东说西说，一下子却沉默起来了。好啦，这儿的人都亲眼见到过他，只不过没有参加他那次作战罢了。那是在上边有雾的地方，咱们的人唱着赞美诗进攻，把庞大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呀，进行的时候，惊天动地，连气都透不过来。

现在，连遥远的国家，也得到有关战争结局的消息了。他们对于他本人，始终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一种新的光荣，在遥远的人看来，是不寻常的，无可非议的。一个人愈隔得远，就

愈显得伟大。世界早就期待着他到来，早就不愿意把西班牙的菲利普，无聊的菲利普奉为唯一的主人和领袖了。被压迫的世界，早就在呼吁解放者，现在他居然到了！他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战役，一点儿也没有使情形发生突变，可是它比过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沉没重要得多。这回是一个人完全凭自己的力量，震撼了世界统治者的宝座。虽然震撼的力量还轻，可是国外已经感觉到了，越过崇山峻岭，一直到大海的对岸。他们要在海边一座著名的城市里高举着他的画像在街上庆祝游行。画像真可以代表他吗？画面已经暗淡了，这是他们从旧货商人那儿取来，把它收拾清爽的。人民组织游行队伍，高呼："法兰西国王万岁！"连教士们也跑来参加。消息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不胫而走。

真　实

他本人没有举行胜利庆祝会。一件成功的工作，马上又把第二件工作招引来了；一个不是骗取而是老老实实赢得成功的人，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胜利，也一定不知道什么叫作陶醉。国王一心只想趁马因公爵率领同盟败军没有赶到以前，出其不意地占领首都巴黎。国王动作得迅速一些；巴黎城里的人都相互传说，国王给他们的马因打败了，而且全军溃退，这就更给了他的方便。不过在他没有到达以前，巴黎已经作好准备，采取防御措施，可是太不高明了。他们决定：不光是守着坚固的城墙和环绕内城的壁垒，还要守着郊区。这正合了

国王的意：在城外打垮他们，然后随着溃退的人一起涌进城门。

他轻而易举地冲垮了城外的工事，可是城门恰巧关上了。这么一来，他的部队：所有的瑞士人，德国雇佣兵，四个中队的冒险者，四千英国人，十六个法国联队——统统出动去袭击、屠杀和抢劫。要不的话，就没事可作。固然有人高呼欢迎国王，然而是在抢劫和屠杀当中。他命令军队越过城墙向城内射击，可是他已经知道，这一次他也得不到他的首都了。现在他走进一所宫殿去休息，这是按照他的家族命名的，叫作小波滂宫；亨利只得象一个陌生人那样闯进去，这儿除了新鲜的藁草而外，也找不到其他什么东西来铺床。他只有三个钟头的睡眠时间，而且还花费了一部分时间去比较和思索。

“鲁佛宫就在城内，我在那儿当俘虏，度过了好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岁月，我的身上还留着它们的痕迹。难道我以自由人和国王的身份，就永不能和这座城市再见了吗？从前在巴托罗牟之夜，差不多我所有的朋友都死在宫里，绝大多数本教教友都死在城里。十八年以后，你们才获得报仇雪恨！今天在一个唯一的十字路口，我们的军队杀死了八百个敌人，同时还高声叫喊：圣巴托罗牟！真是可怕，一切又重演了，一分一毫都不含糊。我倒是愿意忘记和宽恕，我主张人道。究竟咱们争执的问题有什么是真的呢？我又知道什么呢？可以肯定的只是：咱们在屠杀，无论城内和城外。要是我趁城门没有关上以前赶进去该多好啊！我将向他们表示，我是宽大的胜利者和真正的国王。王国有了首都，人民有了在和好中向前展望的目的。但是没有成功！只落得一场轮回报复，照例的屠杀和

战争的幸运。”

亨利，一个三十六岁的汉子，经过了种种艰险和辛苦，但是由于天生的快活心肠，也享受了无数的快乐，他在这儿躺在新鲜的藁草上，脚边是一张大餐桌。突然，他又霍地一下子爬起来。国王命令：要爱护教堂——“也要爱护人！”他从后面大声对上尉说。后来他真的睡着了，他无论在失望、苦闷，或者在接受非常命运的恩典时，都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睡眠是他的好朋友，准时来到，而且多半带来他所需要的东西，没有恐惧，往往给他显示良好的预兆。亨利在今夜的梦里，瞧见有船舶驶来。开始，它们浮泛在渺茫的天边，越来越大，占据了阳光照射的海面，是充满了威力和光辉的艨艟巨舰；它们向他靠近，来拜访他。他的心怦怦直跳，他明白这拜访意味着什么。在他会战胜利以后不久，人们的确讨论过这样的事情。他由于当前十分迫切的工作和努力，没有注意去听。他不愿意听说渺茫的事情。他睡了三个钟头，醒来以后，对于梦中瞧见的船只，一点儿也记不起了。

万圣节的日子破晓了；国王军队当中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到郊区教堂里去。城墙后面的人，却没有勇气庆祝节日，只有为他们的死者哀泣，同时还对自身的安全感到害怕。不过到了傍晚，他们得救了，因为同盟的军队赶到，国王这回无法阻止他们从那边过来占据城市；事情已经来不及了。他准许他的部下再攻占一座修道院，干掉三百个巴黎人，作为临别纪念。他最明白，这不是好离好别。他也付出了代价——为了了望城市，他登上一座教堂的钟楼，找一个僧人作向导。到了楼上狭窄的地方，只剩下他和僧人，亨利想到前王的遭遇，不

觉感到窘极了。前王就是被一个僧人暗杀的。他本人已经有好几次看出僧袍袖里露出的刀锋。他急忙转到伴当的身后，紧紧抓着对方的双臂。这位教团团员尽管长得孔武有力，却一动也不敢动。亨利对他的首都并没有了望多久；在下楼的当儿，他叫嫌疑分子走前头，自己故意落后几级。他到了楼下，碰见皮隆元帅。“陛下，”皮隆说。“给您带路的那个僧人摔下来后，又逃跑了。”

这时巴黎人发出欢呼的声音，他们的统帅马因亲自到了。他们在大街上款待他的部队。第二天，国王叫他的军队摆开阵势，给敌人三小时迎战的时间。结果枉然，马因不肯上当；国王只好撤走。他一路上夺取一些设防的据点，但是发不出军饷，有几个联队解散了。国王统率余下的部队开到图尔城，以便在那儿接待威尼斯派来的使节。这个古老的共和国，从遥远的地方派出船只，传闻居然证实了。使节登陆，当国王正在攻占小城市的时候，他们慢慢地朝着王国走来，向国王致敬。

一篇童话

他天天听见他们快要到来的消息，心里十分着急，于是自己开玩笑说：“天在下雨啊！东方哲人的乳香将要给雨水淋湿的。”其实他是担心同盟俘虏他们，把客人中途绑架走，不让他们来，向他表达一切崇高的敬意，给他以烜赫的光荣。当他们离卢瓦尔河还有几天路程的时候，他就派遣许多部队去迎接他

们，表面上作为扈从，真正的用意要郑重得多。后来他在图尔王宫里等待他们，而且一直等着。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威尼斯的绅士，在半路上感到身体不适。“这是一个古老的共和国啊，”亨利向他的外交家菲利普·杜勃勒西·摩尔内说。

“陛下，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它原是属于最有威力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成为最有经验的共和国了。凡是提到经验这个词儿的人，通常都不知道，它是意味着没落。这个道理，现在来到这儿的人是明白的。请你推测一下这个事件吧！最明智的政府，一心只想用尊严的态度，弥补高龄上的缺陷，把死亡推延下去，它在所有的宫廷里，都派有最优秀的观察家，它读着一篇又一篇的报告；突然它振作起来，开始行动了。威尼斯向世界霸权挑战，它在您战胜世界霸权以后，向您致敬。您的胜利应该是多么伟大啊！”

“我已经在开始考虑我的胜利了。胜利，摩尔内先生，”亨利说到这儿，把话顿住，先在图尔宫石砌的大厅里来回走了一遍。他的青年时代的伙伴望着他的背影；伙伴常常觉得自己选中了正确的君王。这君王只把他的胜利说成是上帝的光荣！这位严格的基督教徒听见这么说，立即脱下帽来。他站在那儿，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穿着深色的服装，白色的领，就象本教教友的样儿完全翻转来，一张苏格拉底式的脸，高高的额头，特别光滑，对于一切光线十分敏感。

“摩尔内！”亨利站在他的面前。“胜利已成过去。咱们两人平常对它的看法都有所不同。”

“陛下！”公使明白而又镇静地回答。“您从前本着那瓦拉国王的身份，制服了一些对您顽抗的桀骜不驯的城市。十年

的辛苦和工作，终于有了一次遐迩驰名的会战；这么一来，您的大名就传诵人口，而您也成了王位的继承人。现在您是法兰西的国王，以后的斗争将会轻松一些，也将要获得更大的胜利，而社会传闻，更要有劲地鼓起翅膀飞去。”

“如果区别仅仅是这点就好了！摩尔内，自从我战胜以后——威尼斯人就因为这个胜利到这儿来——，我包围了巴黎，然而没有结果就撤走了。难道威尼斯人不知道这点吗？”

“威尼斯和这儿隔得很远，而且他们已经上路了。”

“他们可以折回去呀。难道他们不是聪明人吗？这些人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国王，不得不包围他自己的首都，而且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只有烧杀和抢劫——当我从钟楼下望城市，受了一个僧侣的威胁以后，就撤走了。”

“陛下，这是战争的幸运。”

“咱们这样称呼它。但是这是什么呢？当我监视着一道城门的时候，马因从另一道城门进来。他是从桥上过来的：根据我的命令，桥梁应当拆除，然而他们没有作，战争的幸运就成了这个样儿。我在怀疑：纵然我胜利了，光景也不会两样。”

“陛下，人力难以胜天。”

“话虽然这么说，然而也不乏统帅——”亨利中断他的谈话。他想到一位统帅，名叫帕马①，这人凭着自己大名鼎鼎的战术，从不依靠什么战争幸运，也不以人力不能胜天为借口。

“摩尔内！”亨利摇着顾问的肩头，大声说。“您说一句话！

---

① 亚历山德罗·帕马(1545—1592)是意大利法尼斯族人，从一五七八年起，任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摄政，为西班牙夺回了南部省份。

我还能胜利吗？我的天职是拯救王国；但是没有人在事前来向我致敬，我的精神倒反而安静一些。”

“威尼斯希望您得到胜利，陛下。纵然您的军队全体瓦解，它也不会召回它的使节。”

亨利说：“这么说来，我倒觉得光荣是一种误会了。我算是无功而占有和获得了它。”

接着他的面容开朗了，他踏着鞋跟，跳来蹦去，兴高采烈地接见那些朝着他走来的人。许多都是他最好的部下，而且也打扮得花团锦簇，焕然一新。“好极了，德拉努！”亨利大声说。“一只铁臂居然泅过河来了！好极了，洛尼！您的珠宝是出自名门世族，虽然不是出自您的本家，您在巴黎的郊区一定又会发现和捞走不少的钱！要不要我提拔您来当我的财政大臣，接替陀胖子的位置呢？”

他朝周围打量，因为他们对他的欢笑还不够劲儿。“我最怕的是悲伤的人，而且也怀疑他们。”

他们沉默着。他来回打量他们，后来才恍然大悟。老朋友道宾芮对他点头，这是从前作俘虏时的伙伴，又是后来战斗中的伙伴，无论在诗歌和行动中，总是果敢而虔诚的。这张友好的面孔，对他点点头，说：“陛下！事情原来是这样。有一个浑身湿透的信差到了，咱们凑巧正打扮舒齐，好接待来宾。”

亨利惊得浑身一震。他尽力摆脱窘态，等到声音完全听他使唤以后，才快活地回答老朋友。“阿格利巴，你在想什么，这是战争的幸运呀。使节已经折回去了。不过他们还要另外考虑一下，因为不久我又要进行一次会战。”

门背后发出剧烈的碰击声。门给撞开了；从卫兵当中出现

一个落汤鸡似的信差，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简直说不出话来。人们让他坐下，给了他酒喝。“这是另外一个人，”阿格利巴·道宾芮说。

后来那个人终于说出了话。“在半点钟以内，使节就到达这儿了。”

亨利听见这么说，伸手扪着心。“现在我让他们等到明天。”他说完以后，迅速走开了。

一夜之间，居然出现了奇迹，十一月的天气变成了五月的天气。南方吹来一股柔和的风，把所有的浮云都驱散了，在图尔王宫的御花园和河流上空，展现一片明净的天，宽阔的河，缓缓地流过田野，一直流到王国的中心去。白桦树高耸着，树叶多半脱落了；人们从王宫这儿注意那些渡使节人员过河的船只靠岸。他们下榻的地方，已经安排在河对岸的农舍里。宫廷人员伫候在落地窗下的平地上。男女人士，都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和考究。洛格劳尔衣冠楚楚，谈笑风生；阿格利巴头上插着最粗的羽毛；夫龙特那和洛尼比赛穿着。洛尼的帽子和衣领上满是宝石，比妇女们衣服上的还多。然而他那年青而光滑的脸，也和平常一样，露出聪明严肃的表情。国王的妹妹刚一入场，立刻就显出自己是最美丽的女人。从花边和宝石交织成的高领上，露出她的金发螓首；面部的表情虽然保持着宫廷贵妇的矜持，却泄露出一片永不消失的内在的天真。她还停在门里，织金门帘下垂着。也许是她两只长短不齐的脚使她为难吗？整个宫廷的人，都排列在她出路的两边。在这一刹那间，她通过对面的门，瞧见她的王兄来了。轻轻一声欢呼——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跑了几步，忽然一点儿困难都没

有了。“亨利！”

这时他们会合在一起了。嘉德琳·波滂对着王兄行屈膝礼——他们在童年时候一块儿游戏过，后来同母亲珍妮乘着沉重的旧马车，通过国境。“咱们亲爱的母亲虽然是多病和忙碌的，但是她教导咱们的信仰多么坚强！她不幸被恶毒的老太后毒死了，就是咱们也尝到了种种恐怖和辛苦，但是最后还是证明她是对的。现在咱们可是千真万确地站在王国中心的一座大厅里，将以国王和御妹的身份接见威尼斯的使节。”——“嘉德琳！”哥哥双泪直流地叫了一声，一把搀起屈膝的妹妹，吻她。宫廷人员发出愉快的赞美声。

国王穿着白绸衣服，系着蓝绶带，披着红色小外套，轻轻搀着公主的手，宫廷人员从两边让开，但是他们到了绅士们的背后就停住了。他们站在最高的窗口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朝他们涌来——而挤到最前面来的，倒不一定是最好的人。妹妹贴在哥哥的耳边说：“我不喜欢你的宰相维勒鲁瓦。我更不喜欢你的财政大臣陀。你还有更坏的人呢。亨利，亲爱的哥哥，所有为你服务的人，都可以由本教的人来胜任呀！”

“我也打算这样作，”他在妹妹的耳边说；但是接着他偏偏招呼她提到的那两位廷臣。她赌气朝后面走去；隔得越远的人，面孔越和善。嘉德琳在墙边碰到一大堆老朋友：他们都是她哥哥的战友，从前那瓦拉宫廷的骑士，当时他们多半穿着粗皮上衣。“你们打扮得可真漂亮，我的先生们！洛尼男爵，从前我教您跳舞的时候，你还没有金刚钻呢。德拉努先生，请把您的手给我吧！”她握住那位胡根诺教徒的铁手——不握他的真手，而握他的假手。她又单独同阿格利巴·道宾芮和高个

子杜巴塔谈话：

“要是上帝在咱们的道路上，让唯一的一颗沙粒另外流失，而不象真的从土丘上那样流下来，那末，咱们也就不会在这儿来了。你们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

他们点点头。在高个子杜巴塔那张忧郁的面孔上，有种表情，他正要念出宗教上的诗句。这时外边响起了喇叭声。他们来了！咱们要保持应有的态度，表现为一个强大的宫廷！绝大多数人的面容，很快就变得十分庄严起来，仅仅被好奇心缓和了一些；大伙儿都挺直身体，连波滂公主也不例外。她到女士们当中去，不过在这个动荡的宫廷和军营里，女士们真是寥若晨星。她赶快握住一只手，同夏绿蒂·亚巴勒斯特，基督教徒摩尔内的夫人一块儿到前边去。忽然静止了一会儿。

大约是后面那些使节人员发觉自己的队仗不够整齐吧。喇叭响得过早了。到河岸去的路是向下倾斜的；是不是威尼斯的先生们太老了，爬不上来了？国王好象是在开玩笑，至少他周围的人笑了。他的御妹带着女伴到另一道窗口边去：她大吃一惊，原来她心爱的堂兄苏瓦松正站在她王兄的旁边。“倘使我不是正巧挽着这位道德严肃的女基督教徒的手臂就好了！”嘉德琳心想，仿佛她本身的道德并不严肃。不错，她忘记了自己——她出其不意地瞧见自己的爱人，就在短促的一生中忘记了自己。她的心直跳，呼吸局促，为了掩饰自己的窘状，故意摆出最端庄的面容，可是这时她自己已完全不知道，要怎样跟女伴说话才好。“我的心跳，”她说。“摩尔内夫人，您也有过心跳的毛病吗？从前您在那瓦拉，为了您的漂亮的头发，曾经和教会监察机构有过麻烦，是不是也心跳过？”

夏绿蒂·亚巴勒斯特头上戴着一顶软帽；一直盖到眉毛上，两眼闪闪发光，对人一点儿也不怯生生的。基督教徒摩尔内这位富有道德的夫人，安静地证实道："那时因为我戴着假鬈发，人们就责备我放肆，牧师不许我参加圣餐。他甚而拒绝摩尔内先生参加。我受了这回刺激，经过了许多年，直到今天，我的心还十分敏感。"

"咱们的教会对待咱们这样不公道，"公主赶忙表示自己的意见。"您逃出巴托罗牟之夜以后，可是为了咱们的宗教，甘受流放和穷苦。咱们所有在这儿等候使节的人，从前都为了宗教的缘故，当过俘虏或流亡者：您本人和摩尔内先生，我的王兄，还有我自己。"

"还有您自己，"夏绿蒂重说一遍；她那明亮而活动的目光，正对着嘉德琳的眼睛，公主由于内心的不安而感到战栗。她懂得，话没有一点儿用处。这个女人完全看透了我。

"您不顾牧师反对，仍然戴了很久淡红色的鬈发。"可怜的嘉德琳还在坚持己见。"依我说，您是对的。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您受到迫害，逃亡，最后才回到故乡，您的牺牲，他们都不算，单单怪您的头发。"

"那要怪我不好，"这位女基督教徒承认。"的确是放肆。"她用这句话来表示自己的缺点，但是主要还是提醒公主想到自己和她的更重大的过失。她说得非常明白。"我的放肆不光是不可恕的：它是故意的，而且违抗一切忠告。同时我在祈祷当中接受启示，终于抛弃了不对的事情，从此以后，我也就规规矩矩地戴上软帽了。"

"还有心跳呢，"嘉德琳说。她含着娇嗔，瞟了对方的脸一

眼，那张脸现在显得苍白、虔诚而冷淡。“当她从前漂亮的时候，咱们两人还一起去参加舞会咧，”她想。这么一来，就心平气和了。她有了同情，很快就后悔了。“我还象当年那个样儿——，我犯的罪也和当年一样。我认识自己，我受过教训，然而怙恶不悛；我是不会得到宽恕的，”她带着愧悔的心情想。“主啊，帮助我吧，也让我今晚戴上软帽，永不揭下！”她恳切地低声诉祷，虽然没有真正希望获得上苍的垂听。

苏瓦松伯爵站在她们面前，他说：“女士们，陛下要你们过去。”两人俯首听命，谁也没有开口。他握着她们的指尖，抬起手，把女士们引去。他轻轻捏了一下堂妹的手。她没有反应，把脸侧过去。他恭敬地把她交给她的王兄。

这时有什么东西在白杨树中间发射出金属般的光芒。最初，大伙儿都以为那是武器或者战具。“不是，”妇女们说：“咱们分明知道，那闪光和宝石差不多。至少那是刺绣的花边。”然而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这些揣测。人们不胜惊讶地瞧见一只银船从空中浮来——它载沉载浮，而且在仪仗队没有出现以前，就先到了。银船十分宽大，上面可以载人——的确有人伸手挂起一幅帆，不过那是孩子们的手。船上配置的水手都是男孩，他们一律是海员的穿装打扮，也唱海员的歌。有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伴和着他们，谁知道，这魔船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动的呢？

船停在王宫前面二十步远的地方——不如说是船放下来了，从那些挂在船首的豪华帷幕下，钻出一些侏儒来：船就是他们抬起的。驼背侏儒，浑身红衣服，活象鬼怪一样，拔腿就跑，宫廷人员哈哈大笑。这时有一乘软轿到来。怎么？原来

这是一个宝座。它刚一着地，支架就向上升起，只有最好的机器才能这样无声地把它抬到空中，而变成一个宝座。天空是蓝的，宝座上坐着一位金发女人，和风飘拂着发丝。那颗金色鬈发的头，戴着许多大珍珠，高高地昂起。宝座是紫色的；女人显得那样雍容华贵，穿着织金衣服，活脱是鲍罗·韦罗那①作的画像。这是谁呢？她的眼睛周围罩着黑天鹅绒的眼罩；究竟她是谁呢？宫廷静得鸦雀无声。国王脱下帽来，所有的人也跟着脱下帽来。

在高高的宝座旁边，大踏步走来一些卤莽汉子，穿着黑色甲胄以及各种晦暗颜色的衣服，头上没有戴帽子，露出红黑两色乱蓬蓬的古怪头发。但是从那狞恶的面目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威尼斯的奴隶，是被虏掠来的臣属。渔夫走来接替他们，这才是海上城市的真正儿子，穿着补缀过的衣服，拿着用旧了的桨，好象刚从运河的桥上被人唤到这儿来。现在他们唱歌——声音非常清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但是决没有秘密可以给人揣测。这种愉快的气氛反而变得庄严起来了。宫廷人员想着一座教堂，他们的眼睛虽然瞧不见，却悬想着那座光芒四射的教堂矗立在茫茫的大海上。

歌声正唱到美妙的地方就停住了，这时宝座上的女人伸出手来。这是一只不寻常的手，手背丰腴，十指纤纤，微微向上翘起。她没有修饰，脸上是天然的玫瑰花瓣的颜色，她大大方方地向人打招呼，然而带有一股魅力，好象是一位伟大的女士，慷慨把恩惠施给情人。宫廷人员恍然大悟：使节到了！法

---

① 鲍罗·韦罗那（1528—1588）是意大利的画家。

兰西国王单独走到月台上来接见使节。

同时渔夫们离开宝座跪下去。奴隶们也离开宝座跪下去。孩子们跪在银船上，在最后面的帷幕下，跪着那些穿红衣服的侏儒。宝座旁边的路空出来了，有一位瘦长的男子，穿着黑色法衣，戴着平顶礼帽，从路上走来：这是一位学者呀，宫廷人员猜想。为什么来一位学者呢？共和国就派遣一位学者作为最高代表吗？其他两位灰白胡须的将官，让学者走在前面。

道宾芮和杜巴塔这两位人文主义者，经过旧的和新的会战，身上结了许多伤疤。当专使慢慢朝着国王走来的时候，他们忙着交换意见。莫生尼果先生是共和国元首的亲戚，他本人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从前在勒班多附近战斗过，那是打败土耳其人的著名海战。现在他在帕多瓦教拉丁文，因此基督教世界的人才认识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光荣啊！"诗人道宾芮欢呼。"莫生尼果先生来向咱们的国王致敬，我快活极了，简直可以用诗句来描叙勒班多的会战，仿佛我身临其境一般！"

"你还是描叙咱们下一次的会战吧，"高个子杜巴塔用忧郁的声调要求。"我本人将哑口无言，"他对着自己充满预感的心，自言自语。

现在国王又戴上他那有羽毛的卷边帽子，帽子下面不受遮蔽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以免忽视任何东西。但是他受了感动，也许眼泪已经冒上来了：所以他才把眼睛睁得那样开，不眨动眼皮，也不移动手脚。专使把头俯到胸口，向国王致敬。然后他直着身子，昂起头来，人们才看出他的面目。原来他有

一只眼睛闭着，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刀疤。

他开始说话，是一种声调特别悦耳的拉丁语——虽然有点硬，却婉转流利。宫廷人员联想着一座大理石像。这时人们也看清楚了这是怎样一张脸——露骨的轮廓，锋芒毕露的鼻子，下垂的嘴巴，一切活象是古代哲人但丁的塑像。宫廷人员听不懂每句话，平常听惯的话，出自外国人的口，就有点不同了。他们从面部表情上看出：他们的国王受到高度的赞美，国王被比作古罗马的统帅，彼此先后媲美，而无愧色。

只有亨利一个人听懂每句话，而且不光听懂表面意思，还听懂了话里有话。“你的事情还在争论。你是什么人？你可以从致辞当中听出，或者你可以在致辞的当儿猜出吧。这位独眼哲人，表面上把你比作第一位征服这个王国的人，比作罗马的恺撒——你的先驱。骨子里他却在警告你，别始终作一只好斗的雄鸡，勇敢的骑士，在小事情上显得伟大，对崇高的事业却不中用。我知道，他宁愿我学什么人：他的同乡，法尔内斯族的帕马公爵，本世纪最著名的战略家。我不是这样的人，仅仅是一只没有伟大艺术的好斗雄鸡罢了。”

他想到这儿，烦躁起来，把眼睛睁得更大一些。这位不揣冒昧、对他说出了真话的来宾，忽然一下子才认真地，现在才认真地判断国王那张脸——发现他比众人的脸都瘦；正是这种清瘦，证明他的热情和决心，大大出乎专使的意料以外。专使停住话，双手合十。

当他重新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的声调变得委婉一些，没有方才那样简洁和生硬了；他也只说了几句话，主要是所谓“爱”。“纵然一个人机智百出和战无不胜，但是没有爱——”

这是福音，而不是恺撒，这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出乎每个人的意外，而尤其是对说话人自己，接着他就把话结束了。于是亨利也出乎意外地来了一手。他没有按照事先的规定，伸手给专使，让专使到月台上来：他自己跳下台去，立刻就给对方来个骑士授爵式，又抱颈，又在两颊上接吻。宫廷人员瞧见这番光景，乱哄哄地乐成一片。银船上的孩子们瞧见了，宝座上穿织金衣服的女人也瞧见了——因为她原是一位穿补缀衣服的渔家女儿，忘掉了一切应有的尊严，禁不住拍起手来。雄赳赳的奴隶们拍起手来，渔民们和两位灰白胡须的将官，也拍起手来。

亨利环视四周，快活地笑了——尽管同时有一股无名的战栗触到他的肩头。“倒不是象有凶手站在你的背后，不是的，这回是高飞的预兆。光荣第一次落在你的身上，而你已经快满四十岁了，这是世界的伟大光荣。简直象东方传来的童话，马上又要飞走了，使人听了受宠若惊。”

“专使阁下，等到仪式过去以后，再请您单独和我谈谈吧。”

“陛下！谈什么呢？”

“谈帕马公爵。”

纹章上的动物像

威尼斯的使节刚一离开，亨利心里就在想：“我必须来一次会战。”本来在使节大驾光临的当儿，他已经这样对自己说

过。正由于这种讨厌的光荣，使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始终是一个没有加冕的国王，没有得到自己的首都。一个象他这样没有钱的统帅，要维持军队不致解体，只好经常去占领城市，让城市给他付钱。不过那些都是他王国的城市；真是麻烦的事情哟，一方面要作自己国家的父亲，受到人民的爱戴，另方面又要挞伐敌人，逼迫他们缴款。自从图尔城举行童话般的庆祝会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和从前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了。

他扫荡了都兰省及附近省区的敌人，一直攻入诺曼底——当他取得阿尔克胜利的时候，就曾经在那儿驻过军队。胜利到哪儿去了呢？他离开占领的地区以后，那些地方又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的敌人和他不同，不是人，而是一个多头怪物。"你纵然砍掉它七只脑袋，他又会长出第八只来。这就是我和同盟作战的情形。只要我在我臣民的窝巢里是主人，他们就整街整巷地归顺我。他们发誓，决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我，然而只要我叫人去挖开他们花园里的泥土，那儿就埋藏有枪枝。这一切说来真是有趣，我好象是注定了要过这种生活。要是我实际上不能适应，而要干一些更伟大的事情，那末，我该聪明地对这方面默而不言。"

"我的健康状况还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他在这个常常下雪的冬天向每个人宣称，他也向站在冰天雪地里值夜的人宣称。"我的军队也没有疾病，它越来越庞大，单是这个鬼地方就付给我六万泰勒。咱们打赌吧，下一个城市到星期四就投降了！"

他真的同翁弗勒城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如果马因或者他

的儿子内木尔到星期四还赶不来，那末，城门就给他打开，事实果然是这样。同盟的领袖马因，居然不管什么同盟不同盟，自己躲在巴黎休息。“但愿我将来也能在那儿安逸地过活一下，”亨利满怀自信地说。他心里在想：“我必须进行会战。”他不断地把这当成一种快活的行动——或者也当成他生命的决定关头吧。

他在行李当中带了一件古怪的东西—— 一只闹钟，仔细地把它装好。他睡觉的时间还不及胖子马因吃饭的时间多。对于他的良好的天性来说，有时有了一件新闻，甚而就可以使他把短短的睡眠时间耽误了。他用臂靠在桌上，想：“我必须进行会战——这次会战不能象平常那样，可输可赢。我不许失败，只许成功。如果失败，我就完了。注意我的人实在太多了，全世界都面向着我，有事前就向我致敬的同盟者，而尤其还有西班牙国王，他一心总想吞并这个王国。只要我不在，他早就把王国夺到手了。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儿的人民在为他们的宗教而斗争。要是所有人的宗教都是真的，那末，连唐·菲利普对他们也不合适了。可是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我是胡根诺教徒，而且躺在冰冻的坚硬土地上。就让唐·菲利普来吧，就让他率领着大军来吧——我的宗教是真是假，反正没有关系，这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王国，而王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天意注定了的。这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国王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黑夜沉沉，帐幕下的一盏油灯蓦地爆炸一下就熄了。

闹钟响了，国王从床上爬起来，叫他的军官。今天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要骑马跑很远的路。要排去一条河沟里的水，

好让包围的人向要塞的城墙下挺进。等到这件工作完成以后，双方互相射击了一会儿，天色快到傍晚了。亨利为了广大范围内的其他工作，又骑马走了。他十分饥饿，到了吃夜饭的时候，才赶到阿朗松城。在少数几个侍从的陪伴下，他到了一位忠诚的上尉家去，但是没有找到上尉。上尉的太太不认识国王，她把他当成一位王军的军官，也恰如其份地招待他，不过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儿。

“我给您添麻烦吗，夫人？请您坦白地说吧，我是不讲俗套的。”

“先生，那末，我还是马上说出来吧。今天是星期四，我全城都走遍了；什么东西也弄不到手，我实在毫无办法。只有这儿附近的一位诚实手艺人对我说，他家里挂着一只肥大的吐绶鸡；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肯出卖，除非叫他来一块儿吃。”

“这人说话有趣吗？”

“是的，先生，在咱们这个区里，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风趣。他平常是个正派人，赤胆忠心地向着国王，他的生意情况也满好。”

“那您就让他来吧，亲爱的夫人。我实在饿了，纵然他是一个乏味的人，我也宁肯同他一块儿吃，比什么也不吃的好。”

跟着那个手艺人给叫来了，他穿着节日服装，手里拿着吐绶鸡。在烤鸡的时候，他和国王聊天，似乎他也不认识国王。不然的话，他很难这么谈笑自若，邻居的闲话，奇怪的思想和有趣的玩笑，他都讲得津津有味，使亨利暂时忘记了饥饿。亨利很快就学会了对方那副腔调——不是故意，连自己也不觉得。要作本国的父亲而受人民爱戴，倒也不是难事，不过同时

他还在迫使臣民服从，又在征收捐税。整个秘密就在于他的良心好，他所从事的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他用不着搞阴谋诡计，可以直截了当地唤醒人民，拯救王国。实际上，无论在睡眠，还是在清醒对话的时候，他总是不断想到这个问题。对面这个正派的手艺人，在讲话的当儿，也同样没有忘掉自己的工场呀。

国王在想："我必须进行会战。现在日子不远了。我已经占领了足够的设防地区，使胖子马因安静不下来了。我的表兄皮隆元帅那方面，也给同盟惹下了许多麻烦。我叫人把我们所有的成就都向英国女王报告了。我们现在打算包围德勒城：这一下马因不能坐视不救，他一定得赶来和我决战。西班牙人也会要求他这样作。要不的话，他拿菲利普接济同盟的第一批援军来作什么用呢？军队来自尼德兰，是法尔内斯总督派遣来的。难道我没有机会和那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最有名的战争艺术家见面吗？我倒想知道，法尔内斯对我说些什么。"

亨利想到这个名字，就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个手艺人嘻开嘴，合不拢来。但是亨利一字不漏地重说一遍他讲的故事。"手套匠碰见那个魁梧的钉马掌的铁匠在他老婆身边，于是他用妥协的态度伸出手去，说：'朋友，我真想不到是你啊。'"亨利哈哈地笑了。"好朋友，这故事有趣得很。"

"有趣得很，好朋友！"那个好人儿也重说一遍，对于伙伴的激烈举动放心了。这时主妇来招呼客人们就座。他们主客三人一起享用那只肥大的家禽，但是主妇和手艺人再三谦让，结果是客人吃得最多。他一边大嚼，一边嘲笑对方讲的邻人

的故事，手艺人越听越得意。后来手艺人喝干最后一杯，等大伙儿正要起立的时候，他忽然把圆脸拉得长长的，紧紧闭着双眼，特别显得难看。国王认为这也是开的玩笑，但是手艺人跪在他的脚边，请求道："请恕我无礼，啊，主人，请恕我无礼！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我认识陛下您，我当过兵，在阿尔克为我的国王效过力；我斗胆和您同席，满足了我的奢望。再一次请恕我无礼，陛下，我不得不装傻，好让您听了我的笑话开开心。现在不幸的是，一个象我这样的仆人，冒昧和您同桌进了晚餐。"

"那末，咱们要怎么办才好呢？"国王问。

"我看出一个唯一的办法。"

"什么办法？"

"您只有提升我到贵族等级。"

"你？"

"为什么不可以呢，陛下？我用我的手工作，脑子里有我的思想，心坎里有我的国王。"

"好极了，亲爱的朋友，你的纹章是什么呢？"

"我的吐绶鸡啊。我感谢它给了我一切光荣。"

"这算是你最有趣的玩笑。起来吧，吐绶鸡骑士！"

一部骑士小说

这位新骑士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奇遇到处宣扬，使国王在老百姓当中得到许多好处。原来国王也和咱们一样，是个诚

实人！不拿架子，接受劝告，固然，作为异教徒来说，他是注定要倒楣的。是呀，国王是个异教徒，不过，只要天意该当这样，人们也会习惯。上帝会让他胜利吗？

国王也同样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过去的历次会战都不及这次准备得周密。他又解除了对德勒的包围，不错，他把各方面的军队都撤退了，一直退到诺曼底省的边界上，但没有进入省区。他固守着依夫里。这儿还是法兰西的屏障，庇护着它的心脏——巴黎。

洛林家族的马因公爵，认为单凭自己的优势力量，就可以压倒敌人，用不着再决战了。西班牙的将军法尔内斯，帕马公爵，接受唐·菲利普的命令，把他军队的精华交给马因支配，计有六千名步兵，二百窝隆民族的矛兵；马因一共指挥着二万五千人。一个没有土地而武力不及他三分之一的国王，能够抵抗这种优势吗？何况国王面临着西班牙的联队！这是世界霸权的常胜军。但是国王固守着依夫里。

一五九〇年三月十二日。亨利度过了这个白天和夜晚，这完全和平常进行战斗以前的情形不同。他没有骑马，从这一支部队到那一支部队去鼓舞士气，人们也瞧不见他亲手构筑工事。根本没有战壕，也没有挖下战壕。辽阔的土地，一道小小的河流，河那边是优势的敌人，河这边是一个起草计划的男子。

他趴在地上绘图。他的元帅皮隆和多蒙已经认不出是他了，这时他一心只想着帕马。这位大名鼎鼎的统帅没有亲自前来，他并没有把事情看得这样重要——至少认为还没有重要到这个地步；但是后来唐·菲利普还是派他来作为最后的

救星。“主啊，但愿如此，我们在呼唤你。”

亨利也在祈祷。他一离开他的计划，就放弃了作战略家的野心，而热心祈求最高的决定。他和他的部队一起祈祷，也让另一派宗教的人自由活动，到他们的教堂里去接受圣礼，许多人都到那儿去，附近一带的教堂挤满了人。绝大多数的士兵，不管本身的信仰如何，都想听听国王祈祷——而他就在一大群部队的中间祈祷，他把脸朝着他们，然后抬起头来，仰望着天上的浮云，好象把下面激动人心的一切，都供奉给高坐在九重霄上的至尊者了。其实人心就是他自己的心，而受激动的正是他的肺腑。他的声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响得远。后来激动得太厉害的时候，又说不出话来了，或者声音被风吹散了。前排的胡根诺教徒都跪下去，把日曝雨淋的头垂下来，他们哭了，让眼泪淌在地上。

经过这次祈祷以后，亨利特别愉快，也给所有的人以信心。这种信心是至尊的上帝赋给他的。胡根诺教徒不断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帮助赢得这次会战。夜里下雨了，这对于敌人是不利的，王军都睡在村子里。早上，国王按照他的计划排成阵势；马因从对岸观察，不胜惊讶，他注意到了，敌方一切都准时进行。到了十三日，马因仍然不肯很快进行会战。他认为河对岸的好斗雄鸡等得不耐烦，就会失去了自制；出动一些骠骑兵来奇袭，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带一个瑞士上校到苹果树下面来，又俘获了几名雇佣兵。这么一来，好斗的雄鸡到了晚上，只好解散他那富有艺术的阵势，白白费了一番气力。

十四日。亨利又耐心地摆好阵势；多蒙元帅的骑兵，蒙

庞西埃公爵的骑兵，中间是他自己的骑兵，旁边是皮隆男爵，就是老元帅的儿子的骑兵，每队骑兵都谨慎地由步兵掩护着。有法国联队，瑞士联队，甚而还有来因河对岸的雇佣兵。一共加起来，只有六千或七千名步兵，两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密集地排列在一块儿，敌人从老远的地方望来，可能把他们的人数估计得更少一些。敌方相反地把战线拉得很长，以便显示出自己的优势。不过敌方的军队尽管庞大，人数却减少了。首先是国王不断得到补充，那位吐绶鸡新骑士，以及成百上千和他一类的人，都为了国王推诚相待，或者凭着良心的指使投奔来了。另一方面，近来有许多人都离开同盟跑了，这不光是由于下雨和其他讨厌的事情，也由于纯粹的恐惧。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国王将要获得胜利。

他自己保持着理性，只希望上帝也和理性在一起。在九点和十点钟之间，他的阵势又象昨天一样排列好了，只是为了顾及风向、阳光和火铳的烟雾，把方向稍为改变了一些。亨利显出和平常会战以前一样，快活极了，祈祷已经作过了，只等待战斗。每个人都觉得胜利在望。他的军官当中的一位诗人——杜巴塔，比亨利·那瓦拉大八岁，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跟他一起经历过许多升沉起伏：巴托罗牟之夜，鲁佛宫里的长期俘虏生涯、战斗和胜利，向着王位上升，战争幸运的动摇——杜巴塔，这位带着阴沉面容的高个子，他想着死胜于想着生，日子越久，就更少地想到生，更多地想到死。他当时面对着亨利，再一次用全心的爱和坚强的信念瞧着他，就象从前青年时候，他们一群人紧紧地靠在一块儿，马挨马，通行全国。那时胡根诺教徒在幻想当中，把这个国家当作圣地，他们认为

耶稣基督将在下面转弯的地方，亲自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而他们就向他高呼。陛下！您将要步他的后尘，为他而胜利。杜巴塔在依夫里瞧见国王的时候，再一次回想起当年的情景。

亨利停下来，因为这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这样咱们又得为宗教而战斗了，"他说。"杜巴塔，你因为人们的迷惑和险恶，总是惶恐不安。咱们的胜利和王国，也许可以教化他们吧？"

"也许，"这位充满预感的人说。"我希望这样。至少这些注定要在上帝眼光中看出胜利的人，可以办到这点。陛下！您必须解除我的职务。"

"不行，"亨利压低声调，决定地说。"这毕竟是一段生活，多年的老朋友，幸福的黑暗时期，我不想抛弃和失掉。你还是留在我身边，不然的话，我成了什么呢？杜巴塔，从前我秘密派遣你到宫廷里去。我给你的旅行付出了什么代价？"

"一次是一百五十泰勒，一次是八十五泰勒。"

"下次你将是一座大城市的总督。"

"这是登峰造极了，"杜巴塔说。"主人！今天我还在为你服务，明天我就要为一个更伟大的主人服务了。我也写好了一首歌，要请您唱，对您的胜利表示感谢。"他把歌词递过去。"这不是我的歌，而是您的歌，是您自己想出来和写下来的。这点务必请您当众宣布，使我借您的光荣，也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

这时他们的谈话被人打断了，亨利巴不得有此一举。原来瑞士上校狄石为了他的士兵的军饷问题，跑来请示。偏偏在会战以前的片刻时间。国王马上勃然大怒，用目光震慑着对方——甚而做出一些动作，超出本身真正感到的不满，好让

狄石在他的盛怒之下忘掉军饷。瑞士人也气得面红耳赤，紧紧闭着嘴巴，要在平常，他一定要对国王的尖刻语言回敬几句。上校迈开他那穿大皮靴的脚走了，亨利目送着他的背影，同时心里在想：现在瑞士人要离开我也来不及了。他们只好战斗，而且越勇敢越好，这样他们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战利品上，使战利品给他们变成钱。

至少作战的决心是绝对必要的。河对岸敌人那边的瑞士兵，也没有领到军饷，并且知道法国国王是他们联邦的同盟者，因此，他们在这次会战当中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他们说的话，亨利和狄石上校两人都知道，所以彼此都没有什么不放心。他们必须赢得胜利。亨利在他的帽子上插了一大簇白色盔缨，他的马头上也颤动着一簇羽毛。他骑马到前线去，说："伙伴们！上帝是保佑咱们的，那儿是咱们的敌人，这儿是你们的国王！冲上前去吧！要是军旗不在前面向你们招展了，那你们就瞧我的白色盔缨，你们会找着它，它总是引导你们走向胜利和光荣！"

他伸展他的肢体，窄窄的脸上，圆睁着一对大眼睛，心里在想："你们会感到惊讶。我的帽子！帽上的白水晶和珍珠就花掉我一百个泰勒，盔缨还不在内咧。瑞士人将要战斗！"——他还没有想完，同时已经瞧见敌军在移动了，开头是一个僧人：他向敌人担保，只要他的大十字架一出现，异教徒就会望风而逃。亨利的总攻击令已经快到唇边，但是他利用最后一分钟，骑马跑到前线去，直到瑞士兵的面前。"狄石上校！"从马上拥抱骑在马上的对方。"我方才对您不住，但是我会补偿一切。"

“什么话！陛下，您的好意将使我为您捐躯。”老上校回答。这时他们分手了，每人都赶在自己部队的前面，向敌人扑去。最初是多蒙元帅碰着敌人，他把敌人的轻骑兵击退了。接着德国骑兵把国王用来掩护步兵的骑兵中队击溃了，这在王军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现在最不幸的是，埃格蒙伯爵也率领着他的窝隆族兵袭击王军，王军一下子碰着西班牙和哈普斯堡两大势力，它还从没有和这号称无敌的世界霸权面对面地交过手。这是可怕的，从第一次不幸的冲突，可以很快地变成逃亡和败北。一个王军的兵士，在喧嚣声中快被人拥走以前，听见人说：

“喏，老异教徒，谁赢得了会战呢？”

“国王完了。他只要保住性命，就算不错了！”

洛尼平时是位胸有成竹的骑兵，现在也认为情势不妙——他已经带了五处伤，有枪伤、剑伤和矛伤，实在吃不消了，从喧嚣杂沓当中挣扎出来，来到一株梨树下，借树荫作掩护。洛尼，后来的苏利公爵，浑身是伤，不想再听喊杀的声音，第一次失去了知觉。大炮的轰鸣声也不能惊醒他。

国王也象在别的会战当中一样，亲自控制大炮，他懂得正确使用这项武器。敌人的炮弹都从他头上飞过，而他的炮弹却颗颗命中敌人。僧人首先拔脚飞逃，他把话说得太满了。现在同盟的军队成了迷信和虚夸的军队：它本身方才还大言不惭，夜郎自大，现在却吓得胆落魂飞，随着狂言一起消失了。这多亏得国王的大炮。埃格蒙伯爵是出于纯粹的憎恨，带着西班牙人和雇佣兵，拚死命向着大炮冲来。他的马屁股抵着一支正在发炮的炮管，想叫大炮屈服，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异

教徒和胆小鬼使用的武器。这时恰巧那尊炮没有发射炮弹。但是国王的骑兵向冒失的敌人扑过来，把埃格蒙连人带马砍成碎块。不伦瑞克公爵在他的德国骑兵袭击的当儿阵亡了，德国兵很快就逃走了。亨利——在忙迫的事变当中，别忽视逃亡的德国人，他们十分笨拙地在对自己的战线反冲：右翼在动摇了。

有一瞬间，不可测量，不可捉摸，但是时机稍纵即逝。国王成竹在胸，从马镫上站起来。他好象要测量这一瞬间，伸手去摸怀表，但是表掉了：八十个泰勒，而这一瞬间无法测量。他的计划不同；的确，这位好名的战略家，一点儿也没有把他现在将要着手的事情，预先记录和规定好。他向背后沉默的部队瞟了一眼，突然沉默得更深了。"把头掉过来！如果你们不想战斗，就瞧我去死吧。"他纵马上前，先跑了两匹马的距离，愤怒地冲入敌人的枪林中去，用手抓住敌人的枪，阻挡着敌人，等到他的骑兵赶来。他不光是用手阻挡住敌人，还把他的脸显示给敌人看，这代表着威权和伟大：平常也许不是这样，这时却表示出了伟大和威望。最初是僧人感到惭愧，后来是他们对大炮的恐惧，而现在国王又显示出他的面容。那些西班牙人、法国人、德国骑兵，他们都错过机会了！王军向他们扑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赶得鸡飞狗跳，突破了敌人方才还那样可怕、而现在星散了的火线，有一个骑兵把表给国王带来，使人不胜惊讶，他还补充说：

"陛下！在不到一刻钟以前，咱们被人打败了。"

"爱惜法国人！"国王从后面向追赶的人大声喊叫。同盟的瑞士兵投降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动手。国王本身只率领

了十五匹或者二十匹马，去追赶一群八十名以上的逃亡者。他停下来，亲手杀死了七个敌人，夺取了一面军旗。在他停留的地方，依夫里的会战就以胜利结束。国王跨下马来，跪下去。他把帽子抛在地上：再用不着什么人跟着他的白色大盔缨行动了，他真想一个人留下来，远远地离开所有的人；然而平地上到处传来散乱的喧嚣声。国王跪在地上，从胸口抽出一张纸，这是感谢歌，是他的老伙伴杜巴塔写的。

在很远的地方，洛林家族的马因，也就是强大同盟的领导人，使劲振作他那臃肿的身材，绝望地只同两位部下尝试：看能不能够再集合一支军队。在另一个方向的很远地方，有位身带重伤的骑兵——后来他成为大名鼎鼎的苏利公爵——从梨树下面的昏迷状态中醒来。

洛尼摸摸他的四肢和身体，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剑、手枪和矛，不是刺伤了他，就是打中了他，而且他还从马上摔下来：这是他的第一匹马，马肚子给人划破了。他骑在第二匹马上时，什么也不想了。他伸手摸到的地方，尽是血迹。“我的样儿一定难看，”男爵在想，他十分注意自己的漂亮面孔。夜色降临了。“我的剑折成几段了，我的盔给打坏了，我得把甲胄脱下来，这些挠曲的铁丝，刺着我受伤的身体怪难受。”——“喂！火铳兵，你忙着到哪儿去？过来一点儿，我给你那匹牵着的马五十个泰勒！但是你得扶我上马去。”

这家伙刚一拿到钱就跑了。骑兵只好摇摇晃晃地挣扎着上马，因为流血过多，又饥，又渴，又乏力，找不到方向，迷失在战场上：这时他又碰见了敌人——别的骑兵，他们的军旗上绣着洛林家族的黑十字。他们一定要俘虏我，咱们的会战这

回是失败了。

“谁在那儿？”同盟的一位贵族问。

“为国王服务的洛尼先生。”

“您说什么？我们都认识您呀。洛尼先生，请您允许我们向您介绍吧。您愿意赏光，按照赎金俘虏我们吗？”

“您说什么？”他开始也这样问。但是“赎金”这个词儿立刻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这是五个富于资财的贵族，每人都愿意按照身价付钱。这时洛尼才把情况弄清楚了。他在梨树下意料不到地成了胜利者。

感 谢 歌

这时国王跪在战场上，他的周围是一片尸体，个别的，或是三五成堆的，而且天色渐渐朦胧了。他最后碰见的骑兵都离开他了，因为他们发现他在读一篇东西，嘴唇在蠕动。已经是夜晚了，他把纸藏在一边，纸上写的正是那首感谢歌——在他听来，这歌词太悲壮、也太感伤了。他自己对于我主上帝的感谢，是合理地呼吁上帝。“上帝总是站在理性这边，”亨利在会战以后，跪在地上说，不过后来，他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也说出同样的话。

我的敌人都是可怜的、夸夸其谈的、行为欺诈的人，所以落得这个下场。他们怀着不应有的野心，妄想攫取不应得的权力，所以惹得上帝震怒。他们的信仰一定是错的，信仰而成为他们的，就已经错了；上帝的理性在反对他们。因为上帝的理

性赞助王国。

这就是他的忏悔，他从没有象在这片被离弃的、死寂的战场上说得这么清楚，他第一次不同情战败的人。他们当中有成千的人被杀死了，大约有五百人被俘虏了，而掉在河里淹死的人还不知道是多少。"上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所有的辎重都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要跟踪追迹，哪怕他们逃得快，这回咱们要抢先赶到巴黎。主啊，这是你的意旨，因为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就是他胜利以后的祈祷，他不象平常那样，为每一个被杀的同胞掉泪了。这时亨利完全觉得，邪恶最后总是不可饶恕的，他将要把胖子马因送上绞架。

这时后面有几点灯光在闪动。国王走到他的贵族那儿去，他们正在尸体当中找寻自己的人。"这是德·佛基雷先生，"他确定道。"他不应当死，我还需要他呢。"

他们告诉他，死者遗留下一个妻子，妻子就要分娩了。

国王吩咐："我把他的恩俸赐给孕妇。"

他们继续用避风灯挨次照视尸体，一直照到狄石上校的尸体。国王突然向后一跳，用手掩着眼睛。"要是我没有拥抱他该多好！咱们拥抱以后，立刻就骑马去进攻，而结果就不免这样。他想用十二分的忠诚来报答我。"——"把我这颗神圣的十字勋章赐给勇敢的瑞士人，"国王说，同时伸手向胸口上摘取。但是身上没有十字章，它在会战当中失落了，也没有骑兵去找它回来。国王垂下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尘世，我一点儿东西也不能补偿他们。他们本身已经到了永恒胜利的所在，我的短暂的胜利与他们还有什么关

系呢？一下子他想起了整首感谢歌，他方才在黄昏当中还读过，而且觉得它太壮丽、也太悲伤了。然而这时无比的惊恐束紧了他的胸口，使他没法呼吸。

他迅速夺去了一个人手里的蜡烛，拿去照视下面的尸体，果然找到了他预料的人。他哭不出声，填膺的悲痛，使他透不过气来。然而烛光继续照射着他的老伙伴，死者躺在那儿，握紧拳头，是不是他那无光的眼中还有什么遗嘱？“没有。当然没有。首先，因为这是从前骑马伙伴当中的一人，胡根诺教徒留下的还不少，为什么这个就要走了呢？难道你的时间已经到了吗？我的杜巴塔？以后叫我怎么办呢？”

为了解答上面的问题，宽慰自己的愁肠，他告诉贵族们，要他们给主唱一支感谢歌，而由他带头唱。于是他按照唱赞美歌的方式，简单而低声地念，其他的人都懂得这种方式，跟着哼唱起来。

现在，主和上帝，现在你的爱子，
要象一个用尘世的泥土塑造的人，
跨入电光包围的雷车里去。
是爱吸引他去，还有正义，
所有的天使都鼓着翅膀，
从四方八面飞到他的身边，
接引他到那繁星密缀的天穹。

这是国内美好的会战，
因为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派来，

我们在他的眼中看出胜利！
王国是你的，我的国王和基督徒，
现在你是世上的伟人和胜利者：
别了，离别使我心惆怅！
让我去到那永恒胜利的地方！

国王念完以后，泣不成声，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这么悲痛。最后两行诗已经念不清楚了。贵族们的虔诚的哼唱，压倒了他的声音。

乡村客店里一片欢呼声，不过有几个人，在这隆重的屋子外边等待国王从战场回来。

"陛下！我们等候您的命令！"

"天明以前，向我们的首都巴黎挺进！"

"陛下，这多亏您的赫赫名声……这一次势如破竹，再没有什么东西，也再没有什么人，敢抗拒您了……您的声威所及，城门必然洞开。"众口一辞，仿佛彼此事先约好似的。这是国王得到的印象，特别是下面一句话警惕了他。"一位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国王，决不会放弃他的宗教。"

亨利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瞧着他，他们怀疑他和他的决心。他早就知道了，也明白有些人在暗中动摇起来了，他认为这是免不了的，最好是从本身的苦闷和怀疑上，来推测这种情形。他又一次感到填胸的苦恼，就象方才在老伙伴的尸体旁边一样。"诸位先生们听着，上帝让胡根诺教徒胜利，"他用尊严而有力量的语气说。"我主上帝教导我，尊重两派信仰，同时忠实于我的信仰。"正是这点，他再也

把握不住了，而且也目睹一些听他说话的基督教徒，对他的话句表示怀疑。只有摩尔内是例外。他的德行高尚的摩尔内，他的外交家，富于实践的智慧，用通牒也和榴弹炮一样去打伤他的敌人，偏偏是他相信国王的忠诚。可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又从哪儿知道呢？奇怪，德行高尚的摩尔内这片善良信心，反而使亨利感到不快。他掉过头去。这时有人在说：

"陛下！巴黎值得做弥撒。"

国王迅速转过身来，说话的人是那位陀先生，的确名副其实，活脱一个O字型，他是一个大肚子青年人，得到前王的恩宠，变成了懒汉和窃贼。他是那些瓜分国土和国税的趁火打劫人之一。正因为这个缘故，亨利才叫他继续充当王国的财政大臣。搞钱的事情，最好是利用这类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完成得最快。相反，用有道德的人干这类事是不适宜的。当国王那带着疑问的目光射到摩尔内身上时，对方就说：

"一切光明磊落的天主教徒，都为陛下效忠。"

同样的话，亨利也用来回答过陀和他那一帮人，那时他们第一次迫使他改教。这是在被暗杀的国王的尸体旁边，而且成了一种危险的警告。可是当时是亨利自己把话说出来，而今天只有他的摩尔内在说。但是他挽着摩尔内的臂，握了对方一下。他用亲密的语气问：

"咱们是为宗教作了战吗？这是咱们最好的会战吗？"

"或许是的，"摩尔内说。"陛下，你再也没有权利象今天这样，去冒生命的危险，投身到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去。这是您一生当中最勇敢的鲁莽行为。"

"难道现在的情况真就有点两样了吗？您说的什么话，摩

尔内！”

当国王跨进宴会厅的时候，哗笑和叫嚣突然停止了。大伙儿都站起来，离开桌面和酒杯，眼睛向着国王，唱起那首感谢歌。这正是亨利方才在夜色迷茫的战场上，同少数几个人唱的那首歌。这些人大约也注意到了，尤其是老朋友阿格利巴·道宾芮。他是个五短身材，尽量踮起脚，加强他的嗓音。特别是最后两行，亨利本来念得模糊不清，或者甚而把歌词咽下去了，他却唱得十分清楚：

别了，离别使我心惆怅！

让我去到那永恒胜利的地方！

阿格利巴天生的那副果断而诙谐的面容，这时流露出鲜明的表情，使得国王没有一点儿怀疑了：原来他们的老朋友杜巴塔，在没有阵亡以前，就把感谢歌词给他们两人看过了。有人说：

“这是感谢歌，是咱们国王作的。”

“不错，”亨利大声地证实，正如逝世的人所向他要求的那样。他当着阿格利巴的诙谐而果断的目光，说出这句话，对方点点头。这时亨利在想：“然而这不是真的——这儿发生的一切其他事情，也不是真的。不过是再一次把这看作咱们老胡根诺教徒的胜利罢了。”

没有客人的筵席

向国王的首都进军，并不象命令规定的那样快。哪怕这是一支战胜的军队，纪律也不免松弛一些，尤其是为了要俘获许多东西，以及在各地追赶逃亡的敌人。国王只好等待他的上尉们重新把军队集合起来。他经过这场重大的战役以后，借打猎和爱情来消遣。尤其是第二桩事情，他睽违很久了。然而爱情才是他本性当中的真实力量，威尼斯的专使也立刻把这点看出来了。凡是他所作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性的作用，以及性的魅力所创造和提高了的力量。会战结束以后，那股诱人的魅力重新抬头，亨利又想起了他的女人：有的是他从前爱过而失去了的；也有他瞧见过正欲得而甘心的。

他写信给寇沁黛——他上升到王位时期的文艺女神。现在她的脸上长着红斑，他耻于和她见面，而高兴地了解到她住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南方。可是她的肖像仍然象一种疯狂的幸福，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继续写信给这位他已经不再爱的格拉蒙女伯爵。他对于这位浪漫式地被崇拜的人，已经掌握好了一套修词用语。迷人的性爱所提高了的力量，也使他成为写作的能手。

从前的寇沁黛，她看穿了，他只是在欺骗自己。她本身早就被他骗了。她在他那文笔生动的信纸旁边，写上一些辛酸的句子，她讨厌他的信：在信当中她的生活没有位置，只有他的会战、他的凶手、敌人、胜利，他的伟大的希望，他的王国。他

是否还记得从前的诺言，就是他进入首都的时候，让她站在露台上成为主要人物。负心人，你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抓起一把剪刀，往信里一戳，戳在他的名字上。

他自然感觉不到。在这些日子里，他甚而盼望那瓦拉王后到来，但是他只好同一个旅行经过的女冒险家逢场作戏一番。在他青年时期，他拥抱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王后，尤其是在不幸和极度痛苦当中。当时她虽然发现许多更漂亮的男子，可是她重视的还是他。她援救他，跟着他一起逃到他的王国那瓦拉。“玛果，你一去不复返了吗？当我正开始上升的时候，你就成了嫉妒我的女敌人，武装起军队来和我作战，要是你有钱的话，你会继续胡闹下去。但是你现在只身一人住在一座冷宫里，对我怀恨。我会再爱你，永远爱你，巴托罗牟之夜的玛果——”他在依夫里会战以后这样想，这时玛甘莉特·瓦卢瓦正在她的冷宫里，听到他的胜利消息，就使气打碎了好些最优美的意大利彩色陶器。

寡妇刺·罗什-居荣女伯爵的府邸是在诺曼底；亨利骑马走不多远就到了。自从他瞧见女伯爵以后，就常常骑马到那儿去。直到依夫里会战以前，他差不多都是夜里去，白天要工作和战斗，他抽不出身来。在晨光熹微的时候，他就到达她的窗口下，年青的女士走到阳台上来。他坐在马鞍上，她站在安全的高处，彼此对谈一会儿。他对她说：她非常美，只有仙女摩根娜才比得上她，但愿这位仙女不仅在梦中显示她的倩影。可是这儿在他的头上，梦中的倩影成了有血有肉的真人，一位金发女人，又高，又苗条，只要他有幸摸一下她的凝脂一般的肌肉，它一定不会象仙女一样化为乌有吧。

安妥妮特也用同样一些俏皮话来回答他。她那水波纹似的面纱，滑开后又拉上。她那海水似的蓝眼睛，时而显得庄重，时而显得轻佻，时而显得嘲弄，时而显得静默。这位聪明而又十分正派的女士，每次都使那位热情洋溢的追求者怀着希望。不过他耽搁一会儿以后，只好折回去，她并没有让他进屋。她借口说，现在还是夜晚；等到将来他的工作完成，她就再也不会推托了。依夫里会战以后不久，他就宣称，他想在一个白天的下午到来。"咱们围着粥锅兜了太久的圈子，安妥妮特总得有这么一天，承认自己接受亨利的爱。女主人！我的身体已经休息好了，只是我在精神上还摆脱不了苦闷，非要等到您跳过障碍不可。我的忠诚值得您这样作。您就作吧，我的心肝。我的一切，您把我当作一个至死都崇拜您的人来爱吧。为了证明我说的话真实不虚，我可以在您的雪白的手上吻一百万次。"

这些是他写在信里的话；不过后来一切都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占有过安妥妮特。他一点儿也不失悔，既不怪她的拒绝，也不怪自己的追求。后来他为了尊重她的道德，反而把她提升为王后的女官。

他当时宣布的访问，也和所有其他的访问一样，只是一个人去，不要人跟随。她的行动出人意外，站在露天台阶的一半当中欢迎他，引他到一座筵席上去，那儿至少放了二十个人的杯盘。最初他大失所望，向周围看那些客人。她噗哧地一声笑了，这一下他心下明白，应该怎样对付她。随着他也就恢复了自己的机智，要求站在墙边的仆人给无形的客人上菜。她打发那些侍从出去，立刻他重说一遍他已经写过的关于粥锅和

跳跃的话，而且说得比最优美的信札更流利、更风趣。她的确用不着担忧他会变心，他相信自己是一诺千金，永不反悔的。但是她回答道："陛下！您说崇拜到死吗？我太年青了，不愿瞧见您死，真要是那样，您就再也不崇拜我了。"

他们两人坐在放有二十份餐具的长桌旁边。那美丽、娇好的面容，又一次变得非常沉默。女士说：

"我在嘲弄，陛下，因为我心里害怕。大约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唱歌，就是这样的情形吧。您在依夫里战胜了，这要比战胜一个可怜的女人困难得多。"

这时他跪在她的脚边，吻她的膝盖，谦卑地向她请求。她露出严厉的表情。"就我的出身来说，要作您的王后，未免太卑贱了，而作您的情妇，又未免太高贵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于是她就佯言要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但是从他的背后离开屋子，跨上她早就准备好的车辆。在亨利没有注意到她离去以前，她已经得救了。

他寻找她，穿过了好些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里，开着一扇门，有人从那儿向他迎面走来。快要碰上以前，他才看出是自己镜中的影子。要在平常，这不会使他迷惘多久，然而他给少妇的举动弄糊涂了。"你好，老家伙，"他朝着镜子招手；他瞧着镜里的影子，心中犯疑：这位少妇真可以打他的面前跑开，因为他对于她不再是翩翩少年了。这是他在这方面的第一次怀疑。他不胜惊讶，再三端详，最后终于笑了，因为他反驳了自己心里的想法，性爱的魅力，照常在增加他的力量。下陷的双颊，斑白的胡须，从鼻根直到额头当中的深深的皱纹，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停住笑声，仔细在扬起的眉毛上，看出自

己的努力，而在睁大的眼睛中，看出自己的痛苦。

“为什么这样痛苦呢？”他郑重其事地问。“我打心坎里是快活的；所有的人都使我着迷。”他指的是女人，是全体女性。“她觉得你的鼻子太大了，”他决定地说。“它弯得太厉害，而且下垂了。一张窄窄的脸，和这样一只鼻子是不相称的！”经过一切考虑以后，他得出结论：今后他在“她们的身上”将比从前多费功夫才行。青年时代容易得来的幸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在思想上忘记了，还有别的东西也变化了。“亨利！”同一瞬间，女伯爵安妥妮特在叫，但是车子行在崎岖的道路上的声音，把一切都掩盖了，包括：她的叫声以及她的痛苦。

“亨利！如果你不是依夫里的伟大胜利者就好了。陛下！当您还是一个不著名的太子的时候，我就该碰见您。您在森林里打猎，找到了一个烧炭夫的女人，就使她幸福。您也在一次跳舞会上，叫人熄灭了烛光，而在暗中寻找您所要的女人。我真想成为这样的女人。春风一度以后，您就骑着马远远地走了。现在您开始想成为一个有恒心的人，成为一个忠诚的情人，这从您的额头上显露出来，我的亨利，而我也从您的眉毛下看出来了。我愿意跟着您走遍天涯海角，只是不到您的伟大和光荣中去。原谅我吧！您那过于夺目的光辉会射到我的身上。陛下！您可以用十年的时间答应和我结婚，可是您决不会履行您的诺言。”——“停着，车夫！折转回家去吧！”——“现在他一定走了。”她哭了。

轻声的问话

亨利只好利用打猎来忘掉爱情。他骑着马，带着猎犬，穿过一段平地，平地的尽头处，是一座小小的土丘，土丘上矗立着一座府邸。这时他瞧见了什么？有一行十分古怪的队伍爬上土丘，爬得很慢，猎人们很快就把他们赶上了。“喂，诸位，这是什么？”前头是巨大的马匹，皮肤都裂开了。

“陛下！这是洛尼先生的坐骑，最大的一匹是他在依夫里的第一匹坐骑，马儿倒在他的脚下死了，咱们后来才把它收拾起来。”

“为什么那个侍从拿着甲胄和白旗呢？”

“那是洛尼先生的侍从，他拿的是从天主教军队那儿俘获来的主旗。另外一个侍从，用断矛挑着洛尼先生被打坏的头盔。”

“他们后面跟的人是谁呢？”

“扎着头的是洛尼先生的马厩长，另一个骑在英国马上的人，是他的侍从长，身上穿着他主人的橙黄色和银白色的大衣，手里拿着胜利标帜，那就是洛尼先生在敌人那儿毁掉的剑和手枪。”

“但是在中间，躺在担架上的人是谁呢？”

“陛下，那就是洛尼先生。”

“我希望他的身体好，不然的话，他一定给自己搞不出这样好的凯旋式，”亨利面对着他的随从人员说。后来他又问队

伍当中的那个汉子："骑在驴儿背上、跟在担架后面的人，又是谁呢？"

"陛下！那是洛尼先生俘虏的贵族。"

"他们彼此大约在谈战争的幸运吧。你们自己尾随在队伍后面干什么呢？"

"我们是洛尼先生的仆人，跟着他到他那高贵的府邸里去。那儿是他的旗手，同着一中队宪兵和两中队骑马的火铳兵。还差五十多个人，而剩下的那些人，不是扎着头就是缚着臂。"

亨利对于这种虚荣的排场，真想哈哈大笑起来；但是那个好名的人既然躺在担架上，他还能嘲笑他吗？他走近担架旁边去：这是由绿色的树枝和桶箍做成的，外面蒙着麻布，上面摊开俘虏们的大衣，黑天鹅绒上绣着无数的洛林家族的银十字，另外还有他们被打坏的头盔及黑白二色的羽饰。在这些东西中间，扬扬自得地躺着骑士本人，但是遍体鳞伤。亨利亲切地说：

"亲爱的朋友，我现在祝贺您，您的脸色比我期待的好多了。没有摔坏哪儿吧？千万别摔成残废，咱们不许有残废人。关于您的冒险行为，到处都在传说，真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善良的洛尼听到这样朴实的话句，不再自高自大。他从躺卧的姿势中抬起身子，差点儿连担架也不要了，但是国王不许他那样作。于是男爵说出非常聪明的话。"陛下！"他说，并没有带着受苦的声音。"陛下，您给了我安慰，而您对我的关怀，使我受宠若惊。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我只好说，是我看出了上帝的帮助。感谢他的仁慈，我的伤口恢复得很

快，甚而连腰上最大的一道伤口也快好了。我希望最多不过两个月，又能够为您服务，而再获得一些伤口，当然也要获得相等的代价，这就是说，要出于爱。”

亨利听见这么说，非但不能笑，差点儿哭出来了，他感动得很厉害。他拥抱洛尼先生，洛尼说得这样郑重而谦卑，丝毫也不夸大。“瞧这儿，你们先生们！”他大声说。“我宣布他是一个真正合法的骑士。”

他还陪着队仗走了一段路，俯身朝着担架秘密地说：

“快点儿恢复健康吧，洛尼，你这个顽强的老异教徒，咱们好去占领巴黎。”

男爵也低声说：“陛下说话，再也不象一个本教的人。”

亨利仍然轻声地说：“这对您有什么妨碍吗？”

洛尼向着国王伸去的耳朵说：

“陛下！您不能向我这样一个顽强的胡根诺教徒要求，我会赞成您去做弥撒。但是有一点我却可以告诉您：这是最迅速、最容易的方法，使一切恶毒的阴谋诡计烟消云散。”

国王重新端坐在马鞍上。他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用手指点近前的府邸。“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如果我得到成功，权力和威望不断增加，您是一定有份的，洛尼先生。”

法国国王说完话以后，用踢马刺刺了马一下，带着猎人和猎犬，兴致勃勃地穿过他忠实而又聪明的仆人的林区。有一次他离开树丛，来到田野上，周围耸立着高高的白桦树，树梢轻轻地在蓝色的天空中摇动。农民们弯着腰在地上干活，他们听见马蹄声响，才抬起头来，打算跳到一边去让路。但是猎人们在这儿停留下来，农人们还不认识国王，他指点着那远远的

从蓝色树梢中露出来的府邸。他问一个年纪最大的男子："告诉我，朋友，这是谁的府邸？"

"洛尼先生的，"老人回答。

国王命令老人那个身强力壮的儿子："给我一把泥土，"那个人果然把泥土给与坐在马上的他。国王让这些泥土从这只手滑到那只手。"又好又肥的土，这田是谁的？"

"洛尼先生的。"

"你们瞧这儿！"国王把泥团掰开，泥中露出一块闪闪发光的银泰勒。"这是给玛德隆的。牵起你的围裙吧。"女孩听从他的吩咐，他把钱扔进围裙里去，她半闭着眼睛朝着他笑——这种调皮的巧笑和暗中的示意，是他青年时代司空见惯的。

他骑马跑开的时候，朝着后面大声说："你们有一个善良的主人，他也会永久得到我这个善良的主人。"

农人们张开嘴巴对望着，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们才赶忙跟在后面跑了一段路。马蹄掀起一片泥土，猎犬愉快地叫着，有一个猎人在吹号角。

人 间 地 狱

"上帝万岁，国王死了，"巴黎的人叫喊，而且真以为他这一次不光是倒楣，简直是完蛋了。不过国王没有理睬他们。雨水连绵不断，路上绝了行人，虽然他在芒特只隔一天的路程，人们却一点儿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他也象对待任何别的城市一样，不得不用武力占领这座城市。他刚一进城，就叫面

包师举行一次庆祝会。这个行帮的人听说，国王在他南方的家乡里有一座磨坊，而被人叫作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为了对这个称号表示敬意，他和他们一块儿打球，他们把他的钱赢光以后，就想不打了。他要求打个畅快，他们表示拒绝，他就命令通夜烤面包，早上只许卖出一半面包，于是他们只好走来，答应和他继续打球。

他故意叫人把这桩事情传达到巴黎去。那儿的人不仅知道他还活着，这已经够不幸了；而且还听见说，他把各地的粮食都收买光了。他军队的数量一定多得不得了！忽然，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承认，国王在依夫里打了胜仗。他把我们的公爵打得狼狈而逃。那个胖子和他溃散的军队，再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到我们这儿来。这回他挽救不了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个异教徒，我们只好等待他到来，上一次他把我们的郊区都抢光了，又杀死了九千人。

实际上是八百人，但是这座大城市的恐怖心理，把他的可怕声势和自己的软弱无能都夸大了。“他在攻打全国的磨坊和粮食，我们准会饿死！”他们说，被这种预感吓瘫软了，只好对西班牙人只顾供应自己的粮食干瞪眼。所谓西班牙人，就是指公使孟多查和托莱多的大主教，这位主教负有特殊的使命，要向他的国王唐·菲利普报告：究竟这些不久被选中了的世界霸权的臣仆，最缺乏的是什么？是信仰还是金钱？现在大主教注意到，最缺乏的是面包。他和西班牙的党派设法供应自己，市区的十六名首长，尤其是寺院，得到特别的照顾。

内穆尔公爵和奥马尔公爵在指挥驻军，他们不得不同西班牙联合，但是内心还是倾向法国，这对当时的巴黎说来，是

稀有的现象。只有坐在监狱里的老年人，还知道什么是自由、宗教和健全的思想。一位名叫伯恩哈特·帕利西的人，从巴士底监狱向内穆尔公爵——一个吉士族人——贡献一颗变成化石的头颅，把它叫作智者之石，本意是要洛林人看到这块古人的残骸而警惕自己，放弃他家族所抱的错误而不幸的野心，承认真正的法兰西国王。因为不久我们就到上帝的面前去了，这位八十岁的老翁说。他完全不知道，实际上，内穆尔接触到"智者之石"的时候，已经在反省了。

另外还有洛林人的妹妹，大名鼎鼎的蒙庞西埃女公爵，她的丈夫在国王军队里服务；她本人是国王的仇敌，并且由于自己训练了暗杀前王的凶手而感到自豪。她还不满足，她要亲眼瞧这个胡根诺教徒走上断头台。要是可能的话，瞧见他被车轮碾死和绞死！同盟的泼妇，又从她的阳台上向下煽动高等学校的青年，把她狂叫的声音传播到市街上去。这位美丽的、然而开始衰老的女公爵，在她的府邸里大叫大闹，肆无忌惮。仇恨和报复的欲望，激动着她的心，她感到苦痛，最后也感到疑惑。关于那瓦拉在依夫里的胜利，她早从战败者——她的弟弟马因的口里听到了，甚而比西班牙人还知道得早些，不过她一直缄口不言，后来实在按捺不住才说出来了。"那瓦拉，"她说，而不称"法兰西"；然而在她那热情激动的内心里，他只叫作亨利，而她的仇恨和她的幸福都成了她的痛苦。她听说，他把她训练去刺死前王的那个僧侣的修道院院长捉去了。亨利把院长交给图尔的法庭，被判四马分尸，女公爵足足有三个钟头不省人事。安卜罗西·巴莱走来，他虽然是一个胡根诺教徒，却是众人尊敬的外科老医生。他给女士放血，她醒了以

后，就问："他已经来了吗？"——这种声音和表情吓得老人退避三舍，尽管他经历过巴托罗牟之夜，平常也看见过不少可怕的东西。

现在这座大城市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城里的人以为他已经来了，其实他才在考虑，是不是再放任他的兵士去侵犯巴黎的郊区。"我们快饿死了！"他们哭哭啼啼地说，好象他们的市场上还可以堆满东西似的，但是他们被十六区的首长出卖了，那些人口头虽然说着法国话，而心里只想着西班牙。一五九〇年五月八日，国王终于把他的首都完全包围了。这一次他不给他们留出路，无论河流的左岸和右岸，都被封锁了，他占领了郊区，禁止暴行，命令他的大炮适当地向城上轰击——只是包围着它，包围得水泄不通。

十四日，列队游行开始了。僧侣们率领着市民保卫团。大伙儿先吃饱饭，僧侣们吃得过饱；他们直打呼噜，甲胄把他们的肚子捆紧了。僧侣们高高地扎起僧衣，揭去僧帽，戴上头盔，拿着武器。教皇使节出现的时候，这些宗教战士想用适当的方式来致敬，于是他们枪毙了一个发放救济金的人。这时内穆尔公爵用信赖的语气对奥马尔公爵说："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究竟还要我们伙着干多久？我是一个洛林人，然而毕竟是法国人，可是这儿是西班牙的世界。我们站在错误的方面。我们的位置应当是在城墙外边，连同我们的七百名德国人，八百名法国步兵和六百名骑兵。吉士或者那瓦拉，这个问题应当在外面用光明正大的方式来决定。"

奥马尔回答："请您别忘记市民保卫团，以及一切曾经屠杀过胡根诺教徒的人。您别忘记，他们害怕报复，这种报复使

内战一发不可收拾。要是我们现在撤退了，巴黎将陷入极度的恐怖，人们将要自相残杀，将要发誓，这是为了真正的宗教才这样做。”

另外一位贵族伸手指点那些正在跳舞和叫嚣的队伍，表示他懂了。“巴黎将要成为西班牙的城市，”内穆尔说。“我们吉士人上了当，唐·菲利普连军饷也不发给我了。孟多查在铸造小钱，把小钱从窗口上扔出去。这有什么用呢？现在这些人民至多只吃点死猫，而且还要在礼拜日才轮得上。”

这两位贵族只在雄厚势力的护卫下，才骑马通过他们保卫的城市。由于人心叵测，或者因为没有人靠得住，通常街上的人都逃光了。单独的行人不容易见到。在路上游行的那群人，想在行动当中显示自己更有力量。他们搜查寺院，而带头的是市民保卫团；不过他们找到的东西只够就地吃光，原来人们早把其余的一切好好地收藏起来了；于是他们就开玩笑，向那些僧侣恫吓：“在一只无舵的船上，最肥的人首先被吃掉。”等到他们终于吃饱了以后，才来举行弥撒和说教，不让人失掉勇气和热情。

另一群人拥上城墙去，每人都争先恐后，想了望一下城外的田地和正在成熟的庄稼。后来他们气急败坏地冲到高等法院去，嚷着要面包，叫得力竭声嘶。妇女当中爆发了疯狂病：她们挺身出来，叫人杀死她们，把她们的肉出卖，只要她们的孩子得到面包！

高等法院院长布里松，拿到这些穷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什么也没有，是个正派人。人们也在他家里把可疑的面粉吃掉了，这是私贩串的后门，但不是从磨坊里，而是夜间从

墓园上拿来的。布里松是个人文主义者，服从公理，所以内心上拥护国王，为了挽救这座狂怒的城市，他和内穆尔先生商量。他们进行危险的谈话，这在狂热主义的铁幕笼罩下，是一个伟大市民和一个伟大贵族所敢作的事情了。他们彼此承认，这种不信上帝的和敌视理性的暴行，的确已经达到了极限，从现在起，不顾一切牺牲，打倒同盟是唯一的出路，这样才好向上帝和人类的理性取得和解。

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两人都这样说，但是他们站在一道帷幕后面，从敞开的窗口，迟疑不决地向外张望。他们只看见教堂大门内外拥挤得水泄不通，街上尽是人，大伙儿都哑口无声，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有的人由于虚弱的缘故跪下去，有的人在直立的姿态中呆呆地出神；唯一可以听见的是教士的声音，就象犬吠一样：国王将要废除弥撒，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人民！想到你们的安全吧！布舍这个造谣惑众的家伙，多年以来，一直用他的妖言邪说蛊惑人民，使他的听众扩大，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现在他还是造谣到底，至死不悟；他在讲坛上张牙舞爪，信口狂吠。站在最前面的人给他吓倒了，他们向后面的群众回撞，群众动摇了，他们在死的恐惧和虚弱中呻吟。彼此差不多什么话也不说，互相挤压和践踏，只有呻吟声和狂吠声。这时布里松和内穆尔结束了他们毫无希望的谈话。不过谈话自然还是被人偷听去了。僧侣们带着一群行凶的乌合之众闯进来，要把整个法院的人统统绞死。公爵只好下令开枪。

训练有素的布舍，讲完了反对国王和理性的话，长期饥饿的听众，退潮似地流去了。最初，人的身体大瀑布似地奔泻，

后来就变成缓慢的溪流，而最后掉在后面的人，就象水沟中的潺潺流水，再也流不到大河中去了。这些水滴可怜而疲惫地浮游在附近的小巷中。有个女人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堵墙壁下。哦，侥天之幸！她的男孩在水沟里发现了一只老鼠，水沟时明时暗地流过这条小巷。男孩爬到沟里去，打石板下面穿过，抓住老鼠，从洞里探出头来。"妈妈！有得吃了！"这时走来了两个雇佣兵，一个是彪形大汉，一个是长着灵敏的狗鼻子的矮子。矮子一把捉住男孩，想夺取他手里的老鼠，男孩大声叫喊，不肯放手。于是那个高大的雇佣兵，把男孩从地上举起来，从后面抓紧男孩的短褂，他的巨爪向前擎着孩子，好象这是一件购买得来的稀罕物儿——迈开大步，转过街角。他那脸色苍白的伙伴，闭着一只眼睛，向后面斜视了一下，接着他们就走开了。

小巷中的少数几个人，都给吓呆了，有一会儿，他们还听见被抓去的孩子的啜泣声。母亲打算跟上去，她踉踉跄跄地碰到一个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的女人。这时母亲才叫喊出来，这是厌恶、恐怖和绝望的声音，母亲摔倒在地，不再动弹了。那个从房子里出来的女人，只好从她的身上跨过去。在最阴暗的角落里，有两个老年人在低语："她已经干过这样的事了。那两个雇佣兵把孩子带去怎么干，这位女士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她自己的儿子死了，但是从没有人瞧见过他的尸体。从此以后，她就吃着盐渍的东西过活。"他们的战栗的声音停止了。两个老人缩成一团，从房子里出来的那个女人，打他们面前走过。她显得相当体面，搴起衣服，以免沾上污泥。在她那毫无感情的脸上，两眼疯狂地向着那漫无边际的地方凝视。

良心的斗争

但是国王第二天放了三千个人出城，以免他们饿死。他的高贵的同盟者——英国的伊丽莎白听见这个消息，对他大为不满。他只好派遣专使菲利普·摩尔内去，此外，他也巴不得摩尔内有个时期离开自己的身边。专使要向女王解释：只要西班牙的党羽自己还有储备，饿死一些可怜的法国人，并不能迫使他们交出巴黎。除此而外，国王还准许居民夜晚短时间出城，收割城墙附近田地上的庄稼。忽然面包师傅那儿又出现面包了，照理人民应该感谢国王才是。可是僧侣们和市民保卫团采取种种办法增加人民的恐惧，并且散布消息说：国王供给面包，完全是由于迫切需要西班牙的黄金，他的军队逃跑了，而我们合法的统治者唐·菲利普的队伍，正在向这儿出发！上帝万岁，那个矮小的异教徒完蛋了。他那最美丽的梦，想亲眼瞧见王国首都的人民全都饿死，是不能实现的了。

亨利听到这些话，感到不寒而栗。城内关于他的恐怖传说，早已传到他耳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的良心也在劝导自己，而时间越久，良心就激动得越厉害。“亨利！你在这儿进行的不是光明而勇敢的会战。亨利！被你打败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是你首都的居民。他们精疲力竭地倒下了，他们失去了理智，不错，他们做出了违反人性的事情——而你本人这时却睡在安全的屋子里，有吃有喝！”

他在良心上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一一加以谴责。

他又和一位漂亮的女修道院院长谈恋爱，甚而把自己的住处移到第二教团屋子里去。“亨利！”他的良心在享乐以后叫着自己。“这些女修士献身给你，好比朱提司对霍洛费尼斯①。最初，她们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是后来地狱之火烧到临头，她们就会激怒到白热化的程度，把你活活杀死。这就是异教方面所受的咒诅和不幸——”这位基督教徒心里感觉到了，但是他始终象本教教友的样儿，在耳朵周围缠着一股鬈发。他的元帅皮隆对他的“换教”大开玩笑：因为亨利更换了好儿个宗教妇女，所以皮隆特别取了这个名称。亨利叫人把老头儿找来，第一次当面说出：他打算放弃自己的宗教，而改奉另一派宗教。

他对一些绝望的行动感到失悔，他本心不想做，而是迫不得已。但是始终没有一个老战士懂得这点，尽管皮隆领教过这位轻率好斗的雄鸡和国王，知道他有些深沉的思想，但也不完全了解他。在他们两人没有碰头和化敌为友以前，他们中间的斗争是很特别的，具有十分严格的、彼此互相考验的性质。皮隆始终没有忘记这点。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挺立着，每回喝了酒以后，就容易步履歪斜，然而他的头脑始终清醒，骷髅一般的脑袋，配着下垂的胡须——皮隆元帅站在那儿，左思右想，终于说出一些话，任何人都猜想不到，话是这样的温和，而且充满了怀疑：“陛下！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亨利点点头，没有出声。后来他才低声说：“请说吧——但是您要做得好象在说谎一样。”

---

① 朱提司是古犹太的女英雄，用计杀死包围耶路撒冷的亚述统帅霍洛费尼斯。

皮隆证实了他的暗示。“要猜测真理，未免白费气力。连我本人也不知道真理在哪儿。陛下以胡根诺教徒的身份，捍卫您的信仰和您对王位的权利，有二十多年了。您也反对过我，我曾经是您和柯里尼大将的敌人，我们这些罗马教皇的信徒，那样残酷地杀死了大将。我对过去的一切并没有忘记。陛下！而您呢？”

国王听见一位天主教徒说出这样温和而有力的话，这是给他的忠告。“真要我放弃我母后的宗教吗？”亨利明白过来了。他瞧见一种眩目的光芒，有人从光芒中看着他，而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是谁呢？只有他的负疚感告诉他。他睁不开眼睛，这是他良心上发出来的内在的光芒。“这是母亲，”他想。“这是大将阁下，”他想。

他虽然显得很苍白，而且感到非常乏力，可是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加强语气，再命令一次。到了最后一刹那，又把皮隆从门口叫转来。“但是您别把这消息对我的基督教徒说！千万别对我的基督教徒说！”

他知道，他们自然会晓得这个消息。他也可以想象得出每个老朋友的态度。他高兴的是把摩尔内或者道德君子派遣到英国去了。等到消息传到那儿，已经变成陈旧的故事了，纵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什么怀疑，摩尔内会有法子对付她。实际上，虽然走了一个摩尔内，却有不少的人对他表示出严厉的或悲戚的面容。有几个人在他看来，是比较容易应付的：爱出风头的洛格劳尔，野心勃勃的杜锐兰，你们有力量说真话，不以一个说谎的国王为然！他的阿格利巴故作不知，可是实际上是想给国王来个出其不意。“陛下！”他开口说。“我良心上感到

难过。"

"你吗，阿格利巴？"

"是我。除了我还有谁呢。有个朋友从巴黎把叛乱分子的姓名通知我，并且还把他们的信也寄给我，从信里可以看出，他们准备谋害陛下的生命。"

"把文件给我！"

"偏偏交给您吗？陛下！要是我告诉西班牙公使，说这种行为被发现了，他会比您给我更多的钱。不过您也知道，我平常虽然很看重钱，可是绝不会跟本教和国王的敌人打交道，而获得不义之财。"

"你宁愿让我落在凶手的魔爪里吗？或者你向我要多少代价？"

阿格利巴从没有象现在这样露出过惩戒的面容。一霎眼间，他的身体好象长高了三英寸。

"一个钱不要。已经安排好了，等到这些人来到您的面前，您还认不出来呢。"

"你说我已经遇到危险了，我可不信。"

"陛下！那就遵照您的吩咐吧。"阿格利巴果断地说，仍然用平常那种诙谐的语气。跟着就来了几位西班牙的绅士，奉了唐·菲利普的谕旨，来见正在包围自己首都的法兰西国王，建议国王和一位西班牙的公主结婚。亨利巴不得和自己的臣民谋取和平，急忙接见这些跑来谈判的人。只有第一个人给他带到面前，但是这人的两手被人抓着：左边是另外一个人，而右边就是阿格利巴，他做得好象这是一种不含恶意的礼节，紧紧抓着这个人的手关节。亨利明白了。他迅速地解决了这位假

使者，也不问这个人和其他的人后来结果如何。阿格利巴·道宾芮虽然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并没有付报酬给道宾芮，更没有感谢道宾芮给他的教训，就是：一个人应当怎样不自私，而光明正大地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事业。

亨利相信自己的不忠实是上帝要他这样作的，因为上帝决定要他拯救王国。"要尊敬上帝，"亨利这样给自己的不忠实辩护，要符合全知全能者的意旨是不容易的。"我服从全能者的意旨，不再想到我的母亲和大将，不再想到所有我们的宗教战士，而且与牧师们的信条相反，也不顾宗教战争中千百万的牺牲者了。"这时他的精神上感到一种新的、可怕的寂寞。"不是老朋友，不是宗教派别，也不是我们可以在里面祈祷的设防城市，可以阻止我了，连大洋边的拉罗歇尔也不行！没有信仰上的团结一致，也没有会战中的赞美歌可以阻止我了。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住我了，因为王国在召唤。王国是高于意见和意图的，甚而也高于荣誉：它是和我一样的具有人性的生物，"他就这样指天誓日地说，这时他真的感到得救了。"具有人性的生物——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我越过城墙亲眼看到——做出违反人性的事情！只要国王再也维持不住他们遵守人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作出那样的事情。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作，只有这样，才使我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得救。"

"咱们还是见见那两位不信上帝的人吧，"他说，但是他指的是和巴黎的红衣主教和里昂的大主教见面。他称他们是不信上帝的人，是为了强调自己对于王国的信仰，而那些人丝毫不把王国放在心上。八月间的一天，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带了一千多名贵族骑兵，到被包围的首都郊区的一所寺院里去，

找首都派遣出来的代表谈话。这是两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一直没有受到缺粮的影响，他们的全部随从人员也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朝国王鞠躬，但是并不太深。被包围的城市，显然还不需要他们的代表做出卑躬屈节的样儿。国王的态度却比不上他们那样庄重，他的周围拥挤得很厉害，他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奇怪，我被人挤得这样厉害。在会战当中情况还要糟呢。"

现在他心里在想，他们在这儿无非是争取时间，好让马因获得法兰德斯的援军来给巴黎解围。他们声称来和国王办交涉，是为了防止饥饿的巴黎市民发生暴动。这两位主教都深信，国王也和他们一样，对于饿死几千个平民是毫不在乎的。问题只在于他为了人民的爱戴，是不是可以坦白承认这点。在双方看来，最聪明的办法是遵照一切手续办事。于是国王向代表索取授权书，他们把文件递给他。授权书里载明：红衣主教和大主教阁下要去见"那瓦拉国王"，恳求他同意王国的普遍和平。然后再去见马因公爵，也要求他同意。话句既然浮夸，而且蔑视国王的地位。

亨利向他们指出：一位"那瓦拉国王"自然不配赋给巴黎和法国以和平。不过他极愿意见到他的王国获得安宁与和平，而不是为了争头衔。他甚而保证，愿意给一根指头，后来又再加上一根。对他来说，一次会战值得一根指头，而对于普遍的和平，他答应给两根指头。两位宗教界的外交人员，觉得他说话十分滑头，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提高了。"但是！"他更加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但是只要恐怖统治和饥荒还出现在巴黎城内的时候，巴黎是得不到普遍和平的。这只是

不讲实际的和平空谈。巴黎不能再饥饿下去了。我爱我的京城巴黎。她是我最年长的女儿。”他用这几句话揭穿了他们虚伪的和平使命；但不是每个人的真相给人揭露了，就注意到自己的弱点。

“他在巴黎当过俘虏，反正不过是那么一回事，”两人在背后自言自语。“他自命为人民之父，而问题只要一次败仗就解决了，他将要再一次坐在监狱里，而且决不会活着出来了。他自比为所罗门判案①时的真正的母亲，宁愿放弃巴黎，而不愿从废墟和死人堆中夺到巴黎——”他们不免带着嘲弄的意味，对他表示钦佩，同时又彼此对扫了一眼。接着他们就利用比他更巧妙的诡诈手段。他们装作在怀疑他的军事实力，不相信他的胜利是真的，而且还期待着意外的变化。如果巴黎在建立普遍和平以前向他投降，马因和西班牙国王又会取得它，而给与无情的惩罚。但是他们经验到了一点新的东西。

他们眼前出现一位赋有王权尊严的军人。他们再也不明白：是谁在说话，从哪儿在向下发言。他向天发誓，中断自己的话，激动起来了，但是当着威灵显赫的上帝，重复那可怕的誓言。“我们要挞伐他们。”他那千名骑尉也大声叫成一片，远远赛过事先练习好的和声：“我们要挞伐他们！诚心发誓！只要上帝鉴临，绝不容许可耻的事件发生！”两位代表吓得惊惶失措，看出他成了他们世界的敌人；一种朝气蓬勃的王权力量，向畸形的人间统治者菲利普和残暴的世界霸权哈普斯堡，

---

① 犹太王所罗门以智行鞫，在两个争孩子的妇人中断定那个不忍把活孩子劈成两半的妇人是亲生的母亲。参看《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三章。

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只有亲眼瞧见这种情形的人，才相信它是真实不虚的。身居高位、怀疑成性的绅士们，根据日常经验，认为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差不多都是没有使命的，所以他们也把每个具有威望的人当作骗子看待。这时一股电流透过两人的四肢百骸，尘世的形象，在他们眼前颤动起来，他们体验到了真正的王权尊严。尊严——对于压倒一切的上帝的仁慈来说，本是一个脆弱的字眼；因为一个人与上帝的仁慈比起来，毕竟显得脆弱和琐碎。两位宗教显贵始终没有这样想，一直到他们体验出：他们眼前出现一位赋有王权尊严的军人。

亨利在交涉的过程中，一直把对手控制在手里。经过那一刹那崇高的呼吁以后，他就当着他们，尽量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他不再认真对待他们了，他要求巴黎在八天以内投降，好象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王权尊严，不可久待，我们不好滥用它，王恩浩荡，不可多得，我们宁愿对那些善良的人推诚相待，而不愿通过大人物迫使他们下跪。

"我的好人，你们有八天的时间。要是你们宁肯等到把粮食吃光了才投降，那就好吧，让你们饱餐一顿临刑前的死囚饭，然后就是绞索。"

"一位法兰西的国王，不会这样残忍地对待他的首都，一位基督徒，也不会这样残忍地对待上帝的两个仆人。"

"那你们就冒险试试吧。"

"最可怕的是，碰巧又是我们两人再次被派来见您，但是下一回是脖子上套着绞索。"

"那就立刻叫城市向我投降。"

“如果西班牙人和十六位首脑听见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吊起来。”

“那你们就等待马因和来自法兰德斯的援兵。”

“陛下，您最后还是可以打败他们，我们更无疑地要被绞死了。”

“那你们就倡导投降吧。”

“陛下！你忘记了我们的职务，而把我们交给人民惩罚了。”

“那你们就尽管让他们继续饿死吧。”

“陛下，您得到的情报不确，现在还没有人挨饿呀。”

“那就祝你们永远健康。墓园上还有更多的尸体，无人看管的孩子到处都是，母亲都患了虚弱症。”

这时他们无话可答，只好垂下头来，直到现在，他们的思想是非常无耻的。因为他们真正失去了基地，就好象身不由己地听凭国王摆布。“不错，他同我们玩了一套问答游戏，这是按照拉伯雷①作品当中著名的一场写成的，而拉伯雷本人不过是一个滑稽角色。这位国王也是那样的人，他把我们当作傻瓜。”他们的威风扫地了，心里乱成一团。国王非但不容许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反而给了他们最后一击。他说出最后的话，不再是那样轻快了，而是用裁判官的沉重语气说的。

“德·里昂先生，”他向大主教说。“不久以前，您在圣米迦尔桥上遇着拥挤的人群。人们跪在您的马前，大声叫喊面包或者死亡。那时不是有位老人向您说话吗？”

---

①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 1494—1553)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思想家，文学作品有《巨人传》。

“我记不得了，”德·里昂先生吃吃地说，他的脑子里的一切都在旋转，仿佛末日来临了。

“他向您说了话，而且把您周围的绝望的叫声，称着上帝给您的最后考虑时间。”

德·里昂先生听见国王这种秘密启示，再也支持不住了，也象一个出身卑贱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被人抢去生吞活剥一样。他的随从人员搀着他，红衣主教站在他的旁边，脸色显得又苍白又憔悴。国王叫人拿酒来给他们提神，而当他们喝酒的时候，他已经跨上马背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诉身边的一位贵族：那位在桥上警告大主教的人是谁。原来是安卜罗西·巴莱大师，一位八十五岁的外科医生，站在桥上使出最后的力气说了话，而现在他快死了。“从前他曾经帮助过被暗杀的柯里尼，”国王亨利说，随即紧紧地闭着嘴唇，一路上再也没有开过口。

他的随从人员沉默着，马蹄发出低沉的声音。亨利想起老一代的胡根诺教徒。他骑马经过这儿，正是作为他们当中始终不变的一员。

一位艺术家

他们在军营里朝着他跑来。“法尔内斯在进军了！法尔内斯驻在莫城！”国王轻蔑地一笑，莫城隔得这样近，如果真有其事，他早就应该得到消息了；就是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两位仁兄，一定也会接到秘密通知，不会受他的愚弄，以致于昏厥过

去。他耸耸肩头，打算走开，可是有两个人在路旁等着他，正在互相争论。德拉努先生用他那只铁手勒着马缰。洛尼先生横跨在马上，他那显示英勇的伤口，不许他采取别的姿势，有一只臂包扎着。

国王说："和和气气地谈吧，你们二位！"

德拉努说："陛下！法尔内斯。"

洛尼说："陛下！这是诡计。他不可能驻在莫城。"

"陛下！"年长的一位叫道。"您相信谁的话？是这个冒失鬼的话，还是我的话？法尔内斯这人诡计多端，他有时甚而叫人散布真实消息。"

洛尼横坐在马鞍上，帽上缀着宝石，但是他的面容显得聪明而又冷静——他把这位年老而单纯的男子撇在一旁，自己骑马和国王并立在一起。"废话，"他高傲地说。德拉努大声咆哮起来：

"青年人！您带着您那漂亮的队仗骑马去试试吧。这会叫公爵满意，让他把您俘虏起来！"

"我的先生！"洛尼回答。"我是一只臂，您也是一只臂：咱们两人可以来比个高下。"

"这热闹我得瞧瞧，"国王说。但是他早显得心不在焉。只有年长的那个人很快活。他的面容配着白色的头顶发，激动得通红，虽然满脸都是怒气，却天真地笑了。

"我本人在西班牙人那儿当了五年的俘虏，吃尽了苦头，陛下！我在监牢里写了关于宗教和战争艺术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没有失去勇气。但是我写的战争艺术，是属于法尔内斯的。他是一位艺术家，您千万别忘记这点，陛下！"

“咱们的国王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位军人，这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洛尼断言。他负伤的情况与高傲的态度，给了他一种赫赫的声势。那位布列塔尼的胡根诺教徒，却更加使劲挥动他的手脚，连那只铁臂也挥动起来了。

“我所知道的东西，是十二年来法兰德斯的科学，而且我是作为基督教军队的领导者。在西班牙人没有用武力控制着我以前，我在那儿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他们的一切城市。自从帕马公爵来到以后——就再也不行了。”

国王若有所思地骑马走开，黄昏来临了。第二天，人们接到消息：马因带着同盟的军队，与法尔内斯统率的西班牙援军，在莫城会师了。在国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德拉努要求固守巴黎，皮隆也是一员老将，却要求向前迎击。进攻是首要的。咱们一直都在进攻呀！

德拉努说：“陛下！您的威风在会战当中是无人可及的，但是您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敌人，他躲避会战，而通过艺术来达到他所要的一切。陛下，我知道法尔内斯的为人。”

洛尼又要向这位其貌不扬的、穿皮上衣的元帅开火；但是杜锐兰伯爵，在高贵和漂亮上都不亚于洛尼，叫他闭上嘴巴。特殊的好胜心，使得青年洛尼过早地判断情况和人物。这时皮隆元帅可以畅所欲言，他认为国王的军队要分配在整个巴黎，势必暴露出一些弱点。敌人会突破弱点，而把粮食运进城来。德拉努接口说：

“正要他这样做，这时他必然要渡过一条河，或者穿过一座丛林；咱们的机会就到了。”

“进攻！”皮隆重说一遍。“向前冲到敌人的身边，趁他还隔

得远，意料不到咱们的行动，这才是作战的本色。”

“您怎么作战，法尔内斯是知道的，”德拉努大声说。他不慌不忙，但是不十分高兴地结束他的话：“可是法尔内斯怎样作战，您却不知道。”

“这未免太迷信了，”这时连聪明的杜锐兰也开口了，洛尼只是微微冷笑，而皮隆气得呼呼直喘。国王征询所有别的在场人的意见，因为他们看出，他想进攻，于是多数人都赞成向前迎击。

开始，那位大名鼎鼎的法尔内斯——帕马公爵，故布疑阵，使所有的勇敢兵士和敌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难道说，这样大的兵力会埋伏在一块小小的泥沼地后面吗？向前推进的王军只注意到泥沼，因为泥沼阻挡在他们前面。而那座丘陵却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恰恰是它隐藏着他们即将遇到的灾难。

王军把守着一切通向巴黎的交通线，特别是马恩河和拉尼，他们认为后面这个地方，大约是法尔内斯暗中所要攻取的。可是他一直埋伏在泥沼地后面，好象他最害怕的莫过于这位新著名人物的进攻——但是他始终让这位新著名的人物等待会战，一天过去了，一周又过去了。国王统率着一支漂亮的贵族军队，他们感到无聊，都带着自己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骑马跑开了。首都的占领，似乎还要他们在城外呆上一年，可是最后只有把首都攻下来，才可以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发财致富。法尔内斯躲在壕沟后面和车辆构成的营垒中间，叫人无法接近，而且也毫无便宜可得。那些一心只想到发战争财的贵族，又溜走了一大部分。只有洛尼这一类人，才坚持

下去，一半是由于自尊，同时他们也在想："谁晓得，在那些西班牙的辎重当中，有没有装着金手枪的口袋。如果我碰到这样的口袋，把它划开，那些黄金就流到我的钱袋里来了。"

亨利不得不看出，那位大名鼎鼎的敌人不好对付，而且是谜一样的叫人莫测高深。国王派了一个号令兵去，要求两位公爵阁下从他们的狐狸窟里钻出来。意大利人冷冷地回答：他打老远地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向敌人讨教。国王生气了，但是他得不到会战，连法尔内斯是什么样儿也看不到。亨利天天离开拉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单是有他的军队保护，还和别的军队隔着一条河，他围着泥沼地打转，等候法尔内斯。

日子过去了，他始终没有瞧见法尔内斯的影子。但是更可耻的是他的谍报员的报导：法尔内斯害怕了，而他的兵士却没有逃跑。他们准时布岗。特别是在寂静的夜里，轮流换班的口号声传到探听人的耳中，那虽然是好几种语言，却说得十分流畅。他们带来了铁一般的纪律。他们从法兰德斯起，以严整的步伐向这儿进军，只费了二十天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构筑营垒，活象从前恺撒军团的兵士。如果这批军队在别的将军的统率下，他们一定成了一群说各种语言的乌合之众。在他们当中，真正的西班牙人是不多的，大多数是窝隆族人和意大利人。要在平时，他们会比野猪更厉害地蹂躏这片土地，但是在帕马的统率下，却不亚于纪律严明的古罗马军队。究竟他是何许人？

亨利不肯睡觉，因为他知道：对岸也有一个人醒着在想，怎样毁灭我的荣誉。那人是奉了唐·菲利普的命令。"我得当心。"亨利枉费气力地试图透视黑暗。"法尔内斯那儿没有灯

火，然而他是从来不睡觉的。我相信，他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东西，而且认得出我。他一定是个病人，年纪已经老了，谁又知道，或许他只是一个影子和妖怪，而不是一个活人咧。”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潮湿的夜里，一个人容易发抖，尤其是想到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亨利忽然浑身一震，有什么东西碰着他的肩头。快过一霎眼的时间，他瞧见一张脸。这真是出人意外，脸忽然又不见了，黑暗而平静的空气，还反映出它的影子，空气中发出泥沼和霉臭的气味。

亨利哈哈大笑，离开这个地方。他的笑声的回音，好象在嘲笑自己，但是他及时地想起：这位大名鼎鼎的战略家还在跟荷兰人打麻烦，这是慢慢才知道的。他在荷兰大倒其楣。此外，他并不重视自己在法国的战役，他不过是奉了他的主人唐·菲利普的命令办事。一位统帅可以受人命令，而把胜利的果实归诸别人吗？这人本身就是一位统治人的王侯，但是他为了给西班牙国王服务，而忘掉了自己的公爵身份。西班牙国王的腿一点儿也不中用，老是坐在那儿不动。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号施令，梦想侵占别人的王国，而把这些任务交给一位异乡作客的病人，结果将是怎样呢？

第二天早上，帕马就立刻着手回答他昨天夜里想的问题，公爵已经摆开阵势，等待会战。实际上，那只是同盟的军队，他叫他们换了军帽和军旗。九月间的天气，战斗热烈起来了。国王手下的法国兵士，以为他们终于碰着神话般的西班牙人了，整个世界都在西班牙人的面前发抖，只有咱们法国人不怕！在肉搏的时候才证明，所有的兵士，不管这边和那边，说的都是法国话。在一鼓作气之下，人们奋不顾身地向着假想的西

班牙人砍杀，哪怕那是老相识的面孔。这时法尔内斯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会战的中心，连那个在前线到处瞎打的胖子马因，他都没有通知。他借那座不注目的土丘作掩护——从开始起，他就认为土丘比泥沼和壕沟重要——，命令他的部队渡过马恩河上的浮桥，悄悄地在暗中疾走，保持着铁一般的纪律。这位高明的战略家，不让作战双方听到一点儿声响。马因和亨利两人，都给蒙在鼓里，还是亨利早一点儿警觉了。拉尼已经被对方夺去了，或者快要被夺去了。河这边的马因，也终于明白过来，向着那个地方开炮，王军只好后退，战争失败了。

这么一来，巴黎得到从水路上来的粮食供应，而国王还在各处发动突击，想爬上首都的城墙，结果枉然。法尔内斯对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原想碰见一位国王，却碰见了一位骠骑兵。"更难堪的是他对待那位出身吉士大家族的马因公爵，表面上让他糊里糊涂地勇敢作战，而他自己却使用计策把会战打消了。马因虽然生气，却感谢法尔内斯还留了三个联队给他。策略完成了，这位著名人物又率领队伍回到法兰德斯去。国王不久又包围了巴黎，但对于这位战略家说来，已经没啥关系了。

他对于国王一定在这样想："这是一个评价过高的中庸之材。只消把他摆在适当的地位就行了。现在他最多只成为马因的对手。别了，记着我吧。"

咱们要活下去

接着而来的两个整天，亨利真的成了战败者。这比在生活的早期阶段中更不幸了，他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获得了好些辉煌的胜利，而且开始引起世界的重视，忽然又受到这样的挫折。占领首都的事情，只好长期推迟了，然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把省区的军队都调到这儿来。钱是始终没有的，这两天没有烘烤面包了，甚而连国王的衬衫都撕碎了。还加上一批和他往来的人。唉，咱们还是甭提吧！咱们大伙儿都是滑稽角色，谁要是倒了楣，马上就会遇到拆滥污的朋友，也不知道是哪股邪风把他们刮来，纯粹是一些渣滓。一位被驱逐出境的德国大主教，一怒之下成了基督教徒：这使人想起谁呢？咱们自己也想背弃宗教呀。陀骗子这个家伙，声名狼藉，但是他很有钱，他应当请咱们吃饭，付钱给咱们的牵线人才是。

在依夫里会战的晚上，财政大臣说了某一句话——很坏的一句话，卑鄙而令人难忘：亨利一直没有忘记那句话，始终避开那个说话的人。这倒不是亨利有心躲他，而是出于自然，因为那句话引起了咱们内心的反抗，不是反对一个外来人，其实是反对咱们自己。一句话本来算不了什么，而糟糕的是，听见别人提到它，就好象我早就知道，不过是默而不言罢了。

现在财政大臣又蒙恩受到接见了。谁给钱，谁就是咱们的朋友，哪怕他象咱们的一位老乡——加斯科涅的上尉那样，在恋爱当中碰到不幸而烂掉了鼻子。国王和冒险者往来，那些

人的样子，简直令人见了汗毛倒竖。

不错，他让他们来到自己的身边，以便从他们身上考验自己的健康和抵抗力量。他听人说到巴黎发生的种种情形，城里那些人的可怕和过激行动。疯狂终于感染上了每个人，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生存打算。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刻都保持着极度的疯狂，出身越好的人越不可能，不然的话，就未免太可怕了。让咱们在冒险者身上认识自己，好象咱们也成了其中的一人！但愿今天飞来一颗子弹，把这个穿破衣服的矮小国王葬送了，他的马蹄从没有踏遍这儿的土地，王国也从来不是他的。方才他们在巴黎把高等法院院长绞死了，据说院长阴谋拥护国王，反对西班牙。

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一座城市杀死一个主张公道的人，这比最坚固的城墙更使它和王国隔离了。所以布里松院长的敌人，事先安排好了许多阴谋诡计。他们先给一个无名人的死征求签名，后来才把最高法官的名字补上去。他们在西班牙司令官那儿寻求支持，又在索邦宗教高等学院里恳请免除责任，而且事先让演说家布舍对人民进行煽动。黎明的时候，他们把布里松骗到街上去，连同两位顾问一起，被人不明不白地扔进了监狱。敌人把他们三人吊在一根横梁上，用灯笼照着，一直等到三个人的身体伸得够长，面容表情符合了他们的愿望。然后他们才把这三个受尽凌辱的牺牲品，作了恰如其份的处置：带到格雷佛广场，绑在正式的绞刑架上。

这位法律学者完全料想不到，暴行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原来有部法典，这是本国的第一部法典，而他自己就是法典的起草人。本来精神事业不光是把我们同恶劣的现实分开，而

且也排斥这种现实。不过要使人相信它具有这种作用，确不容易。对于老百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非要大张旗鼓一番不可，因为这种最不名誉的死，在非常的方式下选中了最高法官。惯于迷惑人类精神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极端歪曲。这时已经天亮了，广场上挤满了人，死者的仇敌，站在被绞死的尸体的脚下，开始大叫大嚷：布里松是叛徒，打算把巴黎出卖给国王，国王将要惩罚这座城市和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可统统都没有活路了。人们！你们得救了，布里松就吊在这儿。总而言之，绞架上吊着一个人，只穿着衬衫，满脸血迹斑斑。这就是王国高等法院院长吗？这就是咱们可怜的国家里面还剩下来的凤毛麟角吗？

他们一动也不动，群众瞧见这种光景，都变得目瞪口呆，而每个赶到前面来的人，立刻给吓得瘫软了。事先安排好的凶犯，从广场的角落里大声叫喊：这些叛乱分子是有钱的，他们的房屋连同屋里的一切，应该归人民所有。但是没有人肯动手。抢劫不是天天都有，这得看准机会才行，然而群众都悄悄地溜回家去了。他们到了和刑场隔得相当远的地方，才大声说话。这时十六个委员当中的一员，听见有人说：今天早晨，法兰西国王赢得了他的事业，他只消否绝他那错误的宗教就行了。这位委员是个裁缝匠，听见这种说法，就勃然大怒地宣布：他将要割断其他十五个人的喉管。

国王倾听这些冒险者尽量报导巴黎的情形，自己从不插嘴，只是让他们说。这倒不是出于好奇心，他非常明白，这些人是什么想法，他们将会怎样劝他：改教，而且立刻改，首都就敞开城门欢迎他了！这些人本身都富有经验，错过机会，也犯

过不少的错误。他们乐得趁机把一切向宫廷和军营倾吐出来。因为他们已经作了两天国王的客人，他们的劝告也得到一定的重视。亨利的听觉十分敏锐。在大厅的喧嚣和混乱中，他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可是他暗中听得出远处的谈话，而且同时辨别出不同人的语声。一群年青人，躲开国王，但是从那清脆的声音上可以听出，他们在向有生活经验的人讨教，而且表示同意。窃贼陀嫌恶贫穷，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非摆脱贫穷不可。洛尼也表示赞成："咱们不能象国王那样穷啊。"亨利正在笑，但是听清了每句话。洛尼说过以后，他又听见聪明的杜锐兰同意阿勒克斯上尉的意见。"一个人必须防止不幸，"那个人说，他的鼻子已经烂掉了。

老将皮隆和老将德拉努在低声商谈。他们的意见已经一致，不再大声说了。在他们看来，国王受了法尔内斯的挫辱以后，只有结束战争才是办法。这是巴黎目前向他提出的建议，尽管两位元帅还不好明白说破，甚而要是有人当面对他们说出这句话，不管皮隆也好，或者基督教徒德拉努也好，都会气得跳起来，但是他们的确看不出有别的办法了。作为军人来说，他们不喜欢和平，因为他们是靠战争起家的。他们尤其不愿意在一次失败以后，就放下武器。可是他们得顾到当前形势的需要，不过不好明白说出来罢了。但是亨利窃听出来，而且懂得了。

他听见他的胡根诺教徒阿格利巴在提高嗓子说话。阿格利巴·道宾芮和那位德国大主教争辩，大主教由于改宗基督教而牺牲了职位，从此以后，他把弥撒当作对于职位的可靠保证。所以他在这儿再三劝人做弥撒。亨利从他的团体当中退

出来，挤到胡根诺教徒阿格利巴身边去，张开嘴巴，正想和他面对面地说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不干那种事情。"阿格利巴也分明瞧出，对方想说什么。这时有位名叫希戈的贵族，碰了国王的臂一下。希戈可以说出别人不肯说的话；所以别人叫他是国王的弄臣，他借讽刺来寓谏，也就甘居丑角不疑。国王也好象真的把那个位置颁给他了，让这位特定的贵族有时散布一些他自己还不肯承认的真情。新的真相可以由弄臣先说出来，希戈碰了国王一下，打断他的话，清楚地说：

"朋友！你的气色不好。还是用圣水① 灌灌肠吧。"

一个被人认为弄臣的人，说出这句话后，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吧？可是靠近他的人都哑口无言，大厅中继续保持沉默，一直到人感到气闷。这些拥挤在一起的人，陡然觉得空气不多了；窗户在傍晚中洞开了，大伙儿一窝蜂似地涌去，大厅中间只剩下亨利和他的老朋友阿格利巴两人。两人的面容给外面射进来的灯光一照，都显得十分苍白。他们沉默着，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感慨，最后的话好象已经说出来了。

要在平时，阿格利巴认为国王对不住他，一定写出了辛辣的诗句。他是个谈笑风生的快活人，为了向国王吐露冷酷的真情，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局促过。他有胆量触怒国王，甚而甘冒大不韪。可是这回的情形不同；显然可以看出，国王的心里难受。阿格利巴把目光射到地上，才说道："您勇敢地抵抗了那样久。"

"事情还没有完，"亨利迅速地回答。

---

① 天主教堂进口处设有圣水盆，信徒们用圣水洗涤自己的罪恶。

阿格利巴睁开眼睛，作为唯一的表示。

“阿格利巴！”亨利命令道。“来吧，咱们去向我主上帝呼吁。”

“陛下，我现在向您呼吁，请求您解除我的职务吧，这是我衷心盼望的。”

“杜巴塔也就是这样死去了，”亨利从一旁说。“我和你——咱们可有自知之明。咱们要活下去。”说到这儿，他们就一起走了。

他们跨上马背，骑马到户外田野里去，发现那儿有烽火、帐篷和军营。国王左右没有一个人料到这点，连机警的道宾芮也料想不到。“亨利，原来你组织好了一支新的军队，来代替那跑散的军队，你暗中写了大量的书信，派出专差，从遥远的地方，使你的贵族们重新活跃起来和鼓舞起来，你那些话句连诗人阿格利巴也写不出。亨利，你就这样悄悄地作了，同时你表面上和那些冒险者往来，还故意做出改教的准备。”——“陛下！”阿格利巴大声说。“我不想解除职务，我心里决不盼望有此一举。”

国王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他发出命令：全体官兵准备，不久向鲁昂进发。要是这一回还占领不了巴黎，那末，就要赶快夺取诺曼底的省城。这么一来，马因和法尔内斯都被吸引到北方战场上来了，而且其中的一位，曾经到过那儿。阿格利巴·道宾芮骑马跟在这位神机莫测的国王的马后，环绕着军营走，他明白了国王的意图，对于国王这种英明，感到十分高兴。正在这个时候，他再度吃了一惊。国王招呼他的牧师当中的一人。“但穆先生！请您跟军队一起祈祷吧。”

这个牧师在阿尔克的时候，奉了国王的命令唱起赞美歌，歌声挽救了一支自由战士和宗教战士的军队，取得了打败同盟大军的胜利。这一回这些人都到场了。胡根诺教徒从帐篷里，或者从烽火旁边，跳到原野中间来，年纪最大的人领先；他们脸上也有着和他们国王脸上一样的皱纹，身上的伤疤也和他一样；对他们说来，单是知道这点就够了。咱们为他战斗过，咱们还要为他战斗，而现在跟他一起祈祷吧。

阿格利巴·道宾芮置身在这粗糙而又虔诚的声音当中，打算伙着说两句话，但是他的心声先告诉了自己。他想："陛下！这是一种虔诚的欺骗。您把您多年的自由战士和宗教战士都骗了。其实您真正要作的事情，早就准备和决定好了。您一点儿也不会改变，因为上帝不许改变。主啊！实现你的意旨吧。要是我的国王会背弃信仰和忠诚，我可要抓住二者，上帝和他。"最后，阿格利巴在这种思想中也跟着祈祷起来，一直到底，都不让人干扰。

咱们的一份责任

国王包围了鲁昂城，要是这座城市被占领了，巴黎的粮食供应就有被截断的危险。马因终于赶来救援。这位同盟的领导人，趁巴黎在盲目的狂热中没有完全西班牙化以前，不断采用绞刑和枪毙，差不多使巴黎人清醒过来了。可是接着他又不得不呼吁西班牙的统帅，从法兰德斯转来；他没有法尔内斯，再也不敢希望消灭国王了。本来，他的危险的同盟者，也象

国王一样，极欲夺取鲁昂城。马因费了许多气力，想出种种借口，才使法尔内斯离开鲁昂。他认为一心想着会战的国王，必然要朝着他们赶来，来到对他们有利的地方。这时国王有了见识战略家法尔内斯的机会；他不想在公开的鏖战中，而是按照对方的嗜好，显示一点颜色给对方瞧。因此，他一共只带了九百名轻骑兵去接近对方。为什么呢？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意。

半路上接到报告：西班牙人正在鼓声和喇叭声中向前推进。这支庞大的军队，拥有一万八千名步兵，七千名骑兵，他们在密集的队形中移动，中间是骑兵队，旁边是辎重车，而最轻的骑兵中队就在外面来回飞驰，宛如巨鸟在鼓翼。在行家的眼中看来，法尔内斯在这丘陵起伏的地带行军，真是富有魅力的壮观。国王和他的骑兵，借奥马尔城墙作掩护，亲眼瞧见这番光景；但是他还想多见识一些东西，就单独离开了掩护。

这支漂亮的军队，在一个神秘人物的控制下，停留在当地。亨利有机会在白天看看敌人，这是出乎对方意外的。这位神秘人物显出一张憔悴的老少年面孔，没有胡须，执拗而又疲倦。伛偻着身体，好象痛苦使一个人缩小了。他坐在一辆小车里，驶行在这支漂亮队伍的前头，而他的脚上穿着拖鞋。这位神秘人物就这样乘着双轮车，在火线上到处转动、调度和指挥一切。他稍微指点一下，不管是在眼前或是在遥远的尽头，立即执行各种演习，好比在舞台布景当中，舞台机器早把较高的演出程序配置好了，仿佛有神人从火云当中指挥控制；正是这点，使得人的艺术产生出最宝贵的影响。这是一幕出色的戏剧；这位观剧人舍不得离开，反而一步步地冒险朝着广阔的田

野中走去。不错，他几乎完全感到满意了。那儿不过是——

那儿是一张憔悴的老少年的面孔，那儿是拖鞋。从对方身上吹来一股风，亨利好象嗅到了一股病人的气味。他问自己：难道那些兵士们嗅不出这种气味吗？健康的人，对于一位坐在车里、既不骑马、又不会使用武器的统帅，一定觉得有点神秘莫测吧。难道他没有遇到过刺客吗？没有。总之没有人那样尝试过。他是虚弱的，然而是不可侵犯的。软轿和小车，小心地载着他走遍欧洲，让他给世界统治者完成胜利。但是他只是冷淡而乏味地取得胜利。他放弃一切，执行他的伟大艺术，让人载着他到处走；同时他准许士兵烧杀，作为遵守严厉纪律的调剂。但是喇叭声一响，他们就得停止，不然的话，就要被绞死。一位奇才是神秘莫测的；人人都怕他，连同他那身体上的缺点和郁郁不乐的表情。被世界帝国征服的，说着各种方言的人民，在他的身上看出了自己。

法国国王亨利，毫无掩护地站在户外田野里，身后只跟着少数几个随从人员，他们在低声商量，怎样才劝得住他。但是他决不想离开那儿。他向前倾着身子，屏着呼吸。他今后绝不会瞧见这种情形了，而且他也要采取措施，绝不让这种情形再度出现。亚力山大·法尔内斯·帕马公爵，离开他的繁荣的国家，撇下城市的珍宝、大理石像和绘画，他离开和撇下一切，都是为了一场战役的缘故，其实这场战役对他毫不相干，他自己也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冒险行为。他一心只想着施展他的艺术。他越过拉尼河，就好象使用魔术一样，使巴黎得到供应，这是艺术作品。这儿，他以他的庞大的舞台机器，又在试验另一件艺术作品，一种迷人的奇迹，一件战略上的艺术作

品。

洛尼男爵的清晰而明智的声音，打断了国王的思想，提醒他注意到现实的处境。“陛下！这儿的先生们，爱您胜于他们的生命。您不能再用您的生命去冒险了。”

“什么话，你们大约是害怕吧？”国王问，这句话使他的部下吃惊，同时也使他们难过。洛尼又用众人的名义提醒他：不能用九百个人去攻击那支庞大的、严阵以待的军队。其实国王并没有想到那样作；不过他故意夸大那边的敌人，责备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一个害怕的人。他们向他发誓，他们看重的只是他本身的生命。他接受劝告，但是帕马的骑兵已经在向他进攻了。他和他的九百个人，不得不拚命抵抗，许多人牺牲了。国王带了轻伤，他幸而逃脱，因为那个鼎鼎大名的敌人不相信他就是国王本人，总以为这是一个骠骑兵，而不是一个国王。

然而法尔内斯在没有回到远方去很快逝世以前，还得见识见识这位国王的手段呢。事情是这样：亨利利用顺袭和逆袭，把法尔内斯追到塞纳河与大海中间的一座半岛上。他从开始起，就作好这种打算，而奥马尔的这场战斗，不过是一场烟幕。一下子奇迹出现了：这位旅行的艺术家和他的军队，也就是他的漂亮的工具，成了瓮中之鳖。半岛上没有粮食，但是有一支荷兰舰队开来援助国王。法尔内斯已经受了伤，陷入绝望。他怎么办呢？仍旧不外乎是拉尼战役那一套。这儿的塞纳河面有海一样宽，他仍然在万籁无声的夜里，渡过了一座浮桥。当国王的军队醒来的时候，眼看就要被俘的敌人，连一点影儿也不见了，他们气得哇哇直叫。亨利哈哈地笑了，他承认这一手是很巧妙的。脱离虎口的敌人，留下了一句话，话的意

思是说：他最后对法兰西国王却有了不同的理解；除此而外，还泄露出了自己的死亡。

“这位国王消耗的皮靴多于拖鞋。”

后来人们听说，法尔内斯到了巴黎；然而他在那儿对待他的好朋友，也跟平常对待敌人一样，没有费多少时间。“我在这儿的事情已经完了，”他只说了这句话，打破一片空洞的沉默。实际上，他不受胜败的影响，完成了好些十分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再度使作品成功的艺术家，留下他自己用不着的东西：这儿的土地和人民，他在鼓声和喇叭声中，载着他垂老的荣誉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亨利认为：咱们的事情在这儿绝没有完。咱们倒是应当成为不死的人；咱们为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有无穷的东西要斗争。咱们的一份责任就是为了人。

II 爱情的变幻

让我瞧瞧她吧！

国王在贡比涅的森林里的打猎；这天他追赶一只鹿，一直赶到毕加底省附近。国王同着御马总监贝勒加德，他们在这儿失去了逃鹿的踪迹。打猎的队伍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两位伙伴来到树木稀疏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国王坐在一根倒塌的树干上。秋天的树叶已经凋零了，阳光从上面射下来，使树叶变成了金黄色。四散的光线，包没着两个人的身子：一个四十岁和一个三十岁的男子。

"要是有点东西吃就好了！"国王说。御马总监立刻出乎意外地拿出他正想吃的东西，又把这些东西放在树干上，他们立刻就用这来充饥解渴。在吃饭的当儿，国王考虑了一下：因为贝勒加德是把东西装在鞍袋里随身带来的，他必然打算放弃打猎，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到哪儿去呢？

"你想飘到哪儿去，你这片枯叶①？"国王直截了当地问，带着机智的表情等待回答，可是对方没有说话。

"你在这儿比平常更显得黄了，枯叶，所有这儿的枯黄树

---

① 贝勒加德名费伊莫特，照法文字义即是枯叶。

叶都是这样。平常你是一个漂亮的男子，而且只有三十。一个人在这样的年龄多么幸福啊！从前她们绝不会跟我刁难，随时我都可以找到她们。你仔细朝着这两株橡树中间望去吧！难道你不觉得，有一位美人儿想从这阴影当中出来，欲前又却吗？当时她们总是说来就来了。”

“陛下！”这时贝勒加德说。“您愿意瞧瞧我的爱人吗？”

“在哪儿？她又是谁呢？”

“她长得美极了。她住的府邸就离这儿不远。”

“府邸叫什么名字？”——“寇佛尔。”问得快，答得也快。国王立刻明白了。“寇佛尔。那末说来，她是德丝特蕾家的人了。”

“甘蓓莉，”青年人说，他提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心脏也随着跳跃了。“她叫甘蓓莉，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今年二十岁，她的头发是纯金色的，比晒在这儿的树叶上的阳光还明亮。她的眼睛好似天空一般的蔚蓝色，有时我竟相信，只有在她的目光照耀下，天气才变得美好。她的睫毛是棕色的，她那又浓又细的两道蛾眉，犹如初秋的新月。”

“她会把眉毛剃掉，”国王插嘴说，那个求爱的男子，听见这句话大吃一惊，沉默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

“让我瞧瞧她吧！今天你们约好了。但是下一次你带我一块儿去。”

“陛下！要去就是现在去吧。”贝勒加德跳起来，他再也等不得了，非立即让国王瞧瞧他美丽的爱人不可。他们在半路上谈到这个家庭；国王想起来了：

“你那美人儿的父亲叫安托万，原来是拉费尔的总督，后来被同盟赶跑了。唉！那个母亲，她不是跟着人私奔了吗？”

"是跟艾勒格雷侯爵一起，已经有好几年了。据说以前她打算出卖她的女儿。这证明什么呢？陛下！您自己可认识前王的宫廷呀。"

"那个宫廷在道德风俗上是不大清白的。不过那时你的甘蓓莉还太年青，不好出卖呀。"

"十六岁，当时她的个子还没有长够。可是我已经注意到她了。不过侥天之幸，我是在她成熟以后才得到她的。"

"哦！还有她的姊妹，"国王还在继续想。"她叫什么名字？"

"一共是六个姊妹。不过陛下指的一定是姊姊迪安娜。她最初嫁给爱伯龙公爵。"

国王几乎想脱口而出地说：所有六个女儿和母亲一起，相好过的男子一定有一个联队了。他又想起，她们母女被人叫作七个害人精。但是他改口说道：

"你来往的是一个漂亮的家庭，枯叶。你要跟你的甘蓓莉结婚吗？"

贝勒加德公爵骄傲地说："她母系的一位祖先，受过弗朗兹一世、克莱芒六世和查理五世的表扬。先后爱她的有一位国王、一位教皇和一位皇帝。"

国王暂时放下御马总监的爱人和她出身的那家风流妇女。这时一下提起了那位爱伯龙公爵的名字，就使他想起从前的战斗，往事决没有使他完全忘怀。有关王国的千愁万绪都涌上了国王心头。这时他放缓马的步伐，不管他的随从多么着急，还是谈到他的敌人：他们私下把王国瓜分了，每人都在自己的省区里扮演独立的侯王，不肯向一位异教的国王臣服。甚至连爱伯龙这个人，他开头不过是前王的一个嬖臣罢了！连他也要

把宗教当着借口。他大声说："贝勒加德，你是天主教徒，又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吧，我是不是真的非冒险大跳一步不可。"

贵族明白国王的心意；他回答道："陛下！您完全用不着改变宗教。不管您信什么教，我们总是为您服务。"

"要真是这样，倒也不错，"国王喃喃地说。

"您得瞧瞧我的爱人，"同伴兴高采烈地说。国王抬起头来，在葱茏的山谷和潺潺的流水那边，有座府邸矗立在一片土丘上，周围和脚下，都是随风起伏的黄绿叶簇，屋顶同树梢一起，直插入蔚蓝的天空。从遥远的地方，人们还看不清屋宇的轮廓，好象那是一片空中楼阁。什么东西在等待着咱们呢？周围有壕沟和围墙保护着，上面还装置得有大炮，但是蔷薇花的藤蔓盘绕在上面。这所屋子里有什么东西等待着咱们呢？由于担心敌人和害怕改教的缘故，国王心里忐忑不安，容易产生种种预感。他勒住马头，说：天色已经晚了，他想折转回去。贝勒加德因为占有这位倾国美人，渴望得到主人的赞赏，就再三留驾。国王听他把那位美人儿夸得天花乱坠：两瓣朱唇中间露出珍珠一般的牙齿，双颊又白又红，赛过百合花和蔷薇，而白色占上风，浑身也白得象百合花一样，胸脯好象大理石，两臂好象女神，两腿好象仙女。

国王有点儿动心了，他们骑马向那儿走去。

府邸矗立在壕沟和吊桥后面，是由一座主房和向前突出的两廊组成的，每边有座细工雕孔的小钟楼。中央的主房有两层楼，高大的屋顶，露天的游廊，雄壮的大门和雕花的窗框。原来的建筑很粗糙，现在却修饰得十分美观了，到处都是蔷薇花藤，残存的花枝上落英缤纷。

国王等候在外边，让他的同伴一个人进去。正厅后面露出圆形台阶的两翼。贝勒加德公爵向下走进一座大厅里去，园里的浓荫反映到这间屋子里来。他回来的时候，身旁跟着一位深色头发的年青女士，穿着绣有玫瑰花环的鹅黄衣服。她迈着轻盈而迅急的步伐，抢在公爵的前面，朝着国王鞠躬。她以谦逊的身份，调皮地瞧着他。细长的眼睛向国王示意，别过份认真对待她这位美人儿的谦逊，而他也的确没有那样作。他立刻说道：

“您有这么多的优点，小姐，毫无疑问，您就是我的御马总监经常来拜访的人。我的期望并不过奢呀。”

“陛下！您说得真好听，尽管说下去吧。这时您的御马总监找我的妹妹去了。”她边说边退回大厅里去。国王跟在后面。

“原来您是迪安娜，”他大声说，故作吃惊的样儿。“那就更好了。您是空的。咱们可以来互相了解一下。”她针锋相对地说：

“我从来没有完全空过。但是了解我的人，必须有经验才行。您大概知道，他需得认识多少女人吧？二十八个。”

国王恰恰有过这样多的爱人，泛泛的交情还不算在内。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开了这个玩笑。

“好极了，”他也说，正想同这位女士订个约会。这一刹那，他瞧见台阶的平台上面出现一个人。

她的脚向下踏在最高的一层台阶上，身上穿着绿天鹅绒衣服，随着脚步的起落，下裾飘成了环形。落日的余辉，从上面照射下来，金色发辫在阳光中闪烁，发上的珍珠，一颗颗发出夺目的光辉。国王向前做了一个动作，立刻呆住了。两条手

臂一齐垂下来。一切都是由于这位向下走来的人儿，发出一股意想不到的魅力。“她活象是位仙女，是位王后——”国王心里想，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瞧见过丑陋的王后似的，一心只怀着童话般的感觉。“要是她是一位仙女和王后，也这样天真活泼，悠然自在，那该多好啊！”她的一只手捻着珠串，另一只手扶在栏杆上滑动——她的身体向下降落和移动，每移动一步，都显出奇妙的姿态：又沉着，又轻盈，又矜持，又大方，一句话：国王从没有瞧见过这种光景。他压根儿就没有见过这种款款的踏步呢。

国王站在阴影地方，她不知道，或者也没有去注意他吧。贝勒加德和她错过了，他过急地越过了另一道台阶。她笑他，把秀美的颈项掉过去，动作既活泼而又天真。她甚而一时忘形，向上跳了两级，差点儿就跑到她爱人的身边去了。他做了一个手势止住她，她又继续她那光辉四射的款款步伐。国王没有期待她去，他向后躲开了。当她来到下面的时候，他已经退出大门外去了。

一声叹息，从他的肚子里迅速往上直冒，到达了喉管，卡在那儿，使他说不出话来。这时甘蓓莉·德丝特蕾已给他带到面前，他反而哑口无言。御马总监松开年青女郎的手，不禁大吃一惊。他马上明白自己作了什么事情。国王失去说话的力量，好象受了打击，彻底被激动了——受惊骇了，贝勒加德甚而不得不这样想，他仔细打量女友的面容，看它是不是变成了美杜萨①。但是她的容颜仍然如旧，和别的女郎一样，只是

① 美杜萨是古希腊神话中蛇发人面的三魔女之一。

更妩媚一些，贝勒加德最清楚不过。他这份占有美人的自豪感，并不妨碍他觉得她给国王的印象过份了一点，他却看不出，这样的印象是危险的。

甘蓓莉在国王面前垂下她那棕色的睫毛，细长的睫毛，遮着一部分容光照人的面颊。国王不能正视，也不能含笑，不得不认为她的恭顺态度是真诚的。这是一位既不想讨他欢喜，也不想受他重视的女人，俨然是一位雪肤花貌的金发女神站在一旁。她自己也明白这点吗？看样儿，她可是毫不在乎的。国王叹息一声，他请求这位天仙化人，别为了他的缘故受到拘束。他对御马总监打了一个手势，总监挽着女郎的手，同她走了几步，退到墙边蔷薇褪落的地方。

迪安娜说："陛下！现在您会看不出我的一切优点了，但是我是一个好心肠的姐姐。"

他赶忙问：是不是除了她们两人而外，没有别人在家。她回答：没有，她们的父亲骑马出去了，她们的姨母乘车拜访亲友去了。"您们的姨母？"他扬起眉毛。"德·苏尔迪夫人，"她说，其他的话也是多余的了。他熟悉王国里的人物。苏尔迪夫人和甘蓓莉那位跟人私奔的母亲是姊妹，她本人也是放浪不羁的。她骗住德·苏尔迪先生，和卸职的前朝宰相德·谢维尼先生发生暧昧关系。德·苏尔迪先生是从前夏尔特尔的总督，现在也和德丝特蕾先生一样，没有职位了。他们统统没有职位，需要耗费很多的金钱。"这玩意儿看来很要破费咧"——国王心下忖度，但是他想过后也就算了。这是一眼就明白的事情，还值得踌躇吗？

迪安娜还告诉他一些事情，他的眼睛象在会战当中一样，

只是呆呆地盯着甘蓓莉那一方。他的嘴唇颤动，他感到心潮起伏，六神无主："这就是她。"

"这就是她，偏偏要等我活到四十岁，她才出现。他们把她比作大理石像，谈到什么朱唇皓齿，或者珍珠珊瑚，又谈到什么太阳和星辰。这些都是空话。除我而外，有谁领会到语言所不能形容的东西呢？除我而外，有谁能占有这无穷的东西呢？说什么女神或仙女，这值得什么？至于王后就更不用提了。我一直在寻找，一直错过了机会，现在才找到她。"

她和贝勒加德谈话的当儿，也保持着谦逊的表情，或者这是冷淡的表示吗？眼神是捉摸不定的；它们没有表情流露出来，好象不知道什么。"她不爱枯叶！"亨利按捺着使他痛苦的嫉妒断言。"但是她又注意过我吗？不错，她的睫毛下垂。现在她把脸俯向一朵蔷薇花：我永远忘记不了她那蛸蛴似的颈项转侧的光景。她抬起头来——望着我吧，立——刻。唉！不。别再这样了。"

他两大步就跨到了那儿，凑趣地要求："蔷薇花，小姐？"

"您要这花儿吗？"甘蓓莉·德丝特蕾谦逊地、甚而也可以说是骄傲地问。亨利注意到了，而且表示同意，因为她是值得骄傲的。他吻她递给他的蔷薇花；这时花瓣纷纷褪落了。贝勒加德服从国王新的暗示，又走开了。亨利趁此机会马上问道：

"我讨您喜欢吗？"

她早知道了，尽管她打量他的时候，目光富有诗意，始终叫人捉摸不定。但是她回答：

"平常别人总是先向我承认，我是不是讨人喜欢。"

“难道我还没有表示出来吗？”亨利大声说。

他忘记了自己哑口无言的情景，总以为她已经体会出来了一切。

“迷人的甘蓓莉呀，”他自言自语地说。

“谁告诉您这个？您的目光在注视别的地方呀，”她从容地回答。

“我已经瞧得太多了，”他冲口而出地说——但是佻优地笑了，于是开始向她献殷勤，恰合她的期望。他显得又甜蜜，又勇敢，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二十八个爱人的风流国王。她半推半就，这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一个人既然证实了自己的名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他的全部胜利，仅此而已，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出来。他乐而忘形，口里说个不停，一下子问到她的母亲。她那丰润的脸忽然显得冷冷的，真象大理石像了；她说，她的母亲不在家。“她是跟艾勒格雷侯爵一起住在以苏阿尔吧，”他多余地说，因为说溜了嘴，尤其是对方表示冷淡，自己更把话收不住了。同时他看出，这时她想把头掉开，因为他是国王，才没有那样作。然而她从头到脚扫射了他一眼，他突然感到疲倦。他立即在自己思想里追查：她的眼睛究竟在他身上扫射了一遍，看出了什么。鼻子太下垂了，他在心里重复了几遍，而且再三强调，仿佛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还不止此呢。

他回头看看贝勒加德，想把自己的日曝雨淋的脸，拿来跟这位比他个子高的美男子的脸比较一下，自己的牙齿实在差劲儿。“当我是年青的那瓦拉国王的时候，我可以叫她们给我身上穿金。这点咱们是知道的，不过打那个时候起，咱们不得

不干其他许多事情呀。”

迪安娜打量着国王，她说：“陛下！您希望休息一会儿。已经准备好了一间过夜的房间。我们的池塘里有肥美的鲤鱼，可以供您作晚餐。

“请你们给我面包和黄油吧，我要吻那只把东西给我拿到门口来的手，然后才告别。这是德丝特蕾先生的家，将来只有他本人在家，我才登门。”

所有这些话都是他针对着甘蓓莉说的，果然也是她进屋去，把国王要的东西拿来。国王长叹一声，意味着他放心了，贝勒加德和迪安娜听到后，都不胜惊讶。

亨利希望甘蓓莉走上台阶，然后再从那儿款款地踏步下来。可是她跨进下面的一间屋子，一会儿就转来了。国王站着吃黄油面包，边吃边开玩笑，问问农村情况和邻居间的闲话。他和每一个臣仆，比如：芒市的面包师，吐绶鸡骑士，都同样聊过天。后来他同御马总监一起攀鞍上马。但是他又把脚从马镫里抽出来，走到甘蓓莉·德丝特蕾的面前，很快的说话，他的眼神活泼而富有风趣，她还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形，本来应当引起她的注意才是。“我不久再来，”他说。“我的美丽可爱的姑娘，”他又说。他跨上马去，放马前行，没有回头看了。

等到骑马的人消逝在树林中去了，迪安娜才问她的妹妹，究竟国王悄悄对她说了些什么。甘蓓莉重说一遍。“什么！”迪安娜大声说。“你还做得这样若无其事吗？你要懂得，这具有什么意义！不多不少，正是幸福本身。咱们一家子都会成为有财有势的人了。”

“单凭他随便说的一句空话？”

“他是对你说的，不管你值不值得，那怕从前至少有二十八个人听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是现在没有别人这样快就听到他说了。咱们姊妹不是笨人，咱们瞧得很清楚，他在这儿陶醉得够多厉害呀。”

“我看不惯他那蛀坏了的黄牙齿，”甘蓓莉接口说。

“你竟敢对一位国王说出这种话！”迪安娜气得几乎窒息了。

“让我安静吧，”甘蓓莉要求。“说来说去，他可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男子了。”

“我真替你惋惜，”姐姐说。“他是一个还不到四十岁的人——而且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多么结实的体格，多么矫健的四肢！”

“皮肤就象给煤烟熏黄了似的，满脸都是皱纹，”被人爱慕的女人说。

“让一个男子大半生都消磨在战场上吧，他连胡子也剪不齐了。”

“应当说是灰白的胡子，”甘蓓莉补充说。姐姐气忿忿地大声说：

“要是你专门吹毛求疵，我还可以说，他的颈项长得不好看。”

“难道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吗？”甘蓓莉从容不迫地问。姐姐实在气极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今儿晚上就可以陪他一块儿睡觉。只有伟大的胜利者和声名赫赫的男子，才配有这种奇像。”

“我宁肯要普通一些的相貌。一位法兰西国王，穿着那样破旧的紧身衣，戴着那样蹩脚的毡帽，承他瞧得起我，在我是无所谓的。”

甘蓓莉说到这儿，就走开了。迪安娜从背后叫她，声音比平时高：

“你只晓得你那高个子傻瓜！你那漂亮的小白脸——你那香喷喷的废物！”

甘蓓莉掉回头来，说：

“你还提醒了我。国王身上的气味实在不好受。”

夜　行

国王和贵族骑马越过土丘，穿过参差不齐、黄绿相间的树丛，天空中抹着一片晚霞。这时树林在他们面前显得黑沉沉的。国王停住马，目光越过树梢，望着后面那座矗立在空中的府邸。落日的余辉，把那巍峨的屋顶染成绚丽的色彩。它们曾经发出过夺目的光辉，使人神往——真是有求必应吗？我心里有些胆怯。这一直成了习惯；我在会战开始的时候，总不免有这样的情形。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准打败仗，被人俘虏。

最初是仔细地东猜西想，以便立刻把愚蠢的经验忘掉。“我的本份，”亨利在想，“这一次就是忍耐。咱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闭着眼睛，因为咱们身上留下这许多经验的痕迹，不可能第一眼就讨人欢喜。关键就在这儿。在我的回忆当中，最难忘的是我打十七岁起，就认识园丁的女儿佛绿莱德，不怕危

险，不辞辛苦。早晨的露水还在闪闪发光，我跟她一块儿，和她相爱，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还挽着她的手，井水照着咱们两人的面容；但是爱情也象水中人影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我还远远地向她招手，而我那些骑马的队伍就把我吸收进去了。现在是——这座黑沉沉的树林。”

他勒马走进去。贝勒加德早就到前面去了，亨利一个人按辔徐行。“我必需长期包围她，”他说，“而在平常，包围总是在损失不少的时间和人员以后才解除。问题不在于这个人，朋友，这儿是你的自由的界限了，你自己先得流血牺牲。”他吃了一惊，停着马，向黑暗中张望，他那渐渐适应环境的眼睛透视进去。事情就有这样严重，和她一起就叫作幸福！因为已经有声音在号召，幸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的心脏跳得更厉害，头脑也更轻松了，他想起所谓年纪，只是一种误会，不过是咱们甘愿让步罢了。“我要幸福，我要再一次成为十七岁的青年，而幸福的诺言，在今天就叫作甘蓓莉。快实现它吧！这儿没有选择的余地，羞惭也无济于事，颓唐更不许可。只有战斗！再显出那瓦拉国王的本色吧，他是个矮小的男子，竟敢和巨大的危险作斗争。他们并没有杀死他，就是这个人儿也不会杀死他。”

他伸直身体作深呼吸，瞧见远远的地方，有一个一动也不动的骑马的人影。面前有条直路长长地伸展到那儿去，周围的树梢向下低垂，可是亨利在树叶和树荫中间，辨别出那一个又远又小的塑像，原来她在等候。“她爱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得不向真理屈服。但如果他也爱她，那末，此时此地，就让他在我的脖子上戳一刀。他不这样作吗？这样我就是更有

力量的人，因为我是国王。他年青而又漂亮：杀死我吧，枯叶，不然的话，你就失掉你的爱人了。我会想办法，不让她长远地觉得我又老又丑，枯叶。我的胡须花白了，然而这不是充分的理由，其实我本人也和别人一样年青。她会认识到这点，我不怕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要赠送，不断地赠送，而且故作盲目，向她追求，向她请求，忍气服低：最后她就不再爱你了，枯叶。她会爱我，爱我。”

到达了。他让自己的马和那一匹马站在一起，他朝着那个人的脸说：“贝勒加德！醒来！你想干什么？”

“陛下！只要您不希望单独一个人，我就给你扈驾。”

亨利听见这种安详而有礼貌的声音，吃了一惊。“怎么？这人没有受到激情的影响，只是我被它搅动了吗？至少他应当怀疑，这点是我可以要求的。”

“我老了，”国王说，他们骑马继续前进。“这点可以从妇女们近来对待我的态度上看出来。信不信由你，有一个女人，让我枯坐在摆有二十份餐具的无人筵席上，自己却悄悄地打后门乘车走了。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处境，今天也是这种情形。你可以满意了。难道你不满意吗？”国王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又追问了这么一句。这是对自己的嫉妒不打自招！国王胜利了。

“枯叶，是你再三要我瞧你的爱人，最好是你在她洗澡的时候让我瞧瞧。她真象你所说的那样又白又红。白的颜色压倒红的颜色，完全不错。我从没有见到过这样欺霜赛雪的皮肤，单是看上一眼，就够人销魂了。只是可惜我老了！”

这是用真诚的伤感语气说的，固然说得十分委婉。贝勒

加德听见这些话，更确信自己的幸福，因为他的幸福是现实，而不是空洞的诺言。“您说我是幸福的，”贝勒加德向上朝着静静的树梢大声说。接着他用不怎么高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友，我自己是法国的御马总监，今年三十岁，身材长得不错，傍晚的空气是柔和的。我有幸同国王一块儿骑马出游。陛下！您尽管夺去我的美丽的女友，这对于您的贵族说来，是莫大的光荣。但是甘蓓莉·德丝特蕾爱的是我，您会受她欺骗的。”

“你会被忘记的，”亨利同样低声地说。

“然而我始终是她第一个爱人，”贝勒加德说。“在前朝的宫廷里，那时她才十六岁，我们彼此就相爱了。先王叫我们两人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一块儿跳舞。幸好我们当时压制住了我们的共同要求。我虽然没有得到她肉体上的爱，然而她是属于我的了，不管吉士大主教也好，隆格维尔公爵也好，都得不到她的心。先王逃出巴黎，使我们分散了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我在这儿找到了她；但是这样的机会能够常有吗？”

未免说得太过火了，亨利本想插嘴说。说得太多，也太过火，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森林越来越黑暗，贝勒加德完全沉浸在幸福的陶醉中去了。

“有人告诉我：她住在寇佛尔。我骑马到那儿去，是谁站在大厅中呢？我们面对面地瞧着，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她等了我三年的时间，我始终是她的第一个爱人。姨母监视着，我付了她的钱，那夜的房门就没关上，有道楼梯通到边廊上一座细工雕花的小楼里去——我就在那儿和她睡在一起，”贝勒加德

结束他的谈话，正是最后一句话使他清醒了，他沉默下来，也许紧紧地闭着嘴唇。

“这就完了吗？”亨利问，显得很困窘，其实付钱给姨母而和侄女睡觉，本是笑人的事情。

“我说得太多了，”甘蓓莉的情人说。亨利也有同感：他耻于听见这一切。听见自己所要掠夺的一个人的自白，使我惭愧。他已经忘记了，方才在神经过敏的刹那间，还答应对这种企图付出一切代价，纵有种种屈辱，自愿装痴作傻，不怕损害自己的羞耻心。

骑马的人来到一片树木稀疏的地方，他们的冒险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月光从空中照射下来。忽然每个人都发现对方的面容严肃而又苍白。这时贝勒加德置身在这片深沉寂寞的环境中，开始象一个廷臣那样措辞。

“陛下！”他请求道。“请您别要求我夸赞自己年青吧。一位幸福的国王活到四十岁也是年青的，我——也许只有在今天才是年青的。”

“你的脸色显得非常黄，枯叶。月光遮掩不住你的颜色。一个人除了年青而外，还要有健康。你应当去洗洗澡，枯叶。”

迷人的甘蓓莉

亨利不管走到哪儿，或者站在哪儿，总得当心敌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有一天，有个农夫悄悄地穿过两军对峙的阵地。他头上顶着草包，在树林里走了四英里路，达到寇

佛尔府邸，过了桥以后，就来到院子里——这时有一个女仆唤住他。“站着，老头儿！厨房在后面。”对方塞了一点东西在她的手里，她瞧了一眼，大吃一惊，只好按照对方悄悄吩咐的话办理。甘蓓莉·德丝特蕾从房子里出来。

她瞧见一个矮小的农人，长着花白胡须，伛偻着身体，一张黑黝黝的脸上满是皱纹，就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儿。“你要作什么？”

“我给小姐捎个信来。那位老爷不肯说名字。”

“说吧，要不，就给我走开。”小姐本人已经在走了。她及时注意到，这人顾盼之间，神采飞扬。这真是一个农人吗？我在哪儿曾经瞧见过这对眼睛？总而言之，这对眼睛一定在第一次就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陛下！”她叫道，自己十分吃惊，又压低嗓子说：“你这样儿多难看！”

“我已经叫人来通报过了。”

“可是装扮成这种样儿！难道我不配您穿着盛装、带着侍从来光临吗？”

亨利的嘴在渍有尘垢的花白胡须的掩护下笑了。“唉！我对于她实在太老了。这个农人可比任何时候出现在人面前的国王都还要老。我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成就，再也不差什么了，倘使我带着盛大的仪仗队来到这儿，她会觉得我比枯叶更漂亮呢。”

甘蓓莉不安地朝着屋子张望；窗户直到现在都是洞开的。“您来吧！我把鲤鱼池塘指给您瞧。”

她在前面跑，他大踏步跟在后面，两人转到房屋后面去。

亨利暗中觉得好笑。“她有了一位追求她的国王，已经感到骄傲了，她决不肯让她家里的人瞧见我扮成一个肮脏的农人。事情在进展。”

房屋后面，花园开始向下延展，这样很好，可以不让人瞧见。到池塘下边去要经过一段荒地，那儿给黄绿的树叶遮着，有一座宽阔的台阶。亨利忽然两三个纵步，就到了下边。他的身子矫健，不再是矮小的农人了。他站在那儿等着，希望甘蓓莉也象第一次那样向下踏步，仿佛每一步都会踏在他的心坎上。

她还站在上边，现在把脚踏在第一步台阶上。一只手捻着珠串，另一只手扶在栏杆上滑动，完全和上次一式一样。她那棕色的长睫毛往下垂，她款款地向下踏步。这时又出现了迷人的姿态：又沉着，又轻盈，又矜持，又大方。他的心怦怦直跳，眼泪涌上来了。他觉得，应当永远这样才好。当她到了下边的时候，她的睫毛还下垂着。但是等到她睁开了蓝眼睛，就发射出全副不可捉摸的魅力。没有人说得出，她是不是知道她干的是什么。

亨利没有过问这些。他瞧见的只有这头发和这面容。从那有云彩的天空中筛滤下来的光线，使她的金色头发获得了一种光彩，分外显得雍容华贵。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白的保护色，使他着迷了，他摇摇头。

“陛下，您是不满意您的女仆。”甘蓓莉·德丝特蕾用非常细腻的谦逊语气说——朝着国王微微屈膝，但是屈得不深。亨利赶快抓着她，好让他直立起来。他握着她的手臂，第一次接触到她的皮肤。

亨利接触到她的皮肤后，立刻唤起了自己两种感觉，这是他决不肯对她当面说出的。第一种感觉：好象这是在他南方内拉克故乡里，一座滑腻的古代大理石栏杆，给阳光晒暖和了，他在上面用手摩挲，就象回到老家了。第二种感觉：好象这是从前，也就是他青年时代的一匹马。他用手抚摸那颤动的、活生生的毛皮，他是主人而兼崇拜者。

“陛下！您在作什么？您把我的手弄脏了。”

她把手缩回去，手上留下一道黑印。亨利正要用嘴唇把它舔去。她不许他那样作，她自己有花边手帕；因为手帕触着他的脸，又跟手臂一样给染黑了。“这也脏了，”她带着娇嗔说。然而他却感到，这是使人着迷的一瞬间，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爱情的一瞬间。她的皮肤在他的嘴唇下：“甘蓓莉·德丝特蕾，你被我吻的皮肤，有我故乡山岭上那股花草的味儿。太阳和永恒的大海，也有这股味儿——又热又苦，我喜欢的正是在辛苦和流汗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你的身上有这一切，上帝原谅我吧，也有他。”

这时他注意到她的勉强的笑容，也伙着笑了，笑得非常轻，非常柔和，借此获得她的心，使她变得仁慈起来。他们无缘无故地继续笑，活象是两个孩子，后来甘蓓莉用手按着他的嘴。这时她向四周打量，她的颈项表现出了令人难忘的转动，好象怕人在这荒凉的地方瞧见了他们。然而她不愿偷偷地和他在一起，他大约也明白了这点。这时他用信任的语气，问到她的姨母苏尔迪夫人：究竟她喜欢的是手饰、绸缎还是金钱。

“她无疑的是希望给德·谢维尼先生一个位置，”甘蓓莉坦然地说。“再给德·苏尔迪先生一个位置，”她又加上一句。

跟着她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是从容地补充说道："我本人只希望给德丝特蕾先生一个位置，因为我父亲现在的脾气坏透了。至于手饰、绸缎和金钱，我不知道更爱哪一些。"

亨利保证，下一回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不过为了要任命三位先生做总督，他必须事先占领一些城市和土地——还要一间合适的睡房。他说明了它的情况。

"楼梯引向边廊上一座细工雕花的小楼里去……我在那儿和她睡在一起，"他突然闭着嘴，这不啻是他的御马总监的口气。甘蓓莉明白，紧紧地咬着嘴唇，闪闪发光的细碎银牙，陷在唇里去了。亨利疑惑地注视着，甘蓓莉身上的一切，都美到极点，而且可以长葆美妙的青春。她的鼻子从今天起才弯得这样妩媚，没有人的睫毛有她的这样长和这样的金褐色。还有这整齐的、又长又细的两弯眉毛！完全不能想象，它们可以剃掉。

甘蓓莉·德丝特蕾让他从房屋背后越过田地走了，以免他碰见府邸里的人，他又扮着农人，穿过两军之间阵地，这时他不再想寇佛尔的魅力，只想到如何才是占领鲁昂的好机会。同盟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派来了一个司令官——唉，这人从前在巴托罗伞之夜就失去了理智，而现在他既不修补工事，也不筹划粮店，反而一味和居民争吵。国王真应该把全副力量放在占领鲁昂上，他自己也明白这点，而且当众宣布过了。可是当他另有所图的时候，别人就猜测这是什么缘因。他们毫不费力，就发现了德丝特蕾和德·苏尔迪家族，以及他们的诱鸟和靠山。现在国王是在强大的护卫下，正大光明地骑马到寇佛尔去。

第一次接驾的人都到齐了，因为他们早就得到了通知：德·苏尔迪夫人穿着有鲸骨箍环的硬褶裙，德丝特蕾先生，德·苏尔迪先生，德·谢维尼先生都来了，在六个女儿当中，只有迪安娜和甘蓓莉在场。小一辈的人知道要办理重要交易，都嘻笑着躲开了。

德·苏尔迪夫人带着严肃的表情，接过国王从红大衣下递去的荷包，这是一只小小的皮袋。她把袋里的东西倒在手上，这时她的面容开朗了，大大小小的宝石从袋里滚出来。她把这当作是国王订情的礼物，更大的宝石跟着就会来了——她和别人谈体己话的当儿，就这样表示。交易开始进行的时候，只有夫人一个人在这宽敞的大厅当中，面对着国王，大厅从楼下通到花园里去；墙壁上挂着好几位元帅的半身像，他们是这个家族的祖先，另外还有他们用过的武器以及他们俘获的旗帜，一切都布置得庄严隆重。

国王心里想："将来怎么办呢。这点蓝宝石和黄晶，都是我的洛尼从他的存货里勉强贷给我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妇人，咱们的眼睛不能离开她。放毒的女人一定是长得这样矮小和干枯吧。一张尖脸——而且很白，这种白色倒是罕见的，"他内心里怀着反感，"实际上很显然，这家子所有的妇女都长得白，在一个人身上使人迷恋的东西，换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叫人想到毒药和死亡了。"

府邸主人是一个秃头，只要他的情绪稍微激动，头就涨得通红。他是一个猎人，也是一个老实人。德·苏尔迪夫人的丈夫，身材矮胖，臀部很宽，尽管暗藏狡猾，表面上却做得十分自然。前任宰相德·谢维尼先生，个子特别长。他比众人高

出一个头，算是当地的美男子，要在别的地方，人们会嫌他脸色苍白，浑身都是文牍气。可是他的服装是最考究的。他来这儿全靠他和家主妇的关系。

亨利一眼就看透了这三位贵族。他对于男人们的经验是丰富而可靠的，至于妇女们呢？这就得看情形了，她们常常叫人上当；这不能怪她们，只怪我们自己在幻想。甘蓓莉和她的姐姐迪安娜，手挽手地站在一起。这是家常风光，两人都显得温婉可爱。亨利几乎忘记了这儿是一个令人颠倒的女人，无比的富丽豪华，是生活目的，也是整个爱情。表面上看来，好象咱们到了最后一瞬间，都还把握得住自己，而且可以悬崖勒马。

一个象德·苏尔迪夫人这样的女人，是明白这点的。因此，她摆动她那向外张开、五光十色的服装，向旁边做出一个重要的手势。甘蓓莉立即松开迪安娜的手，朝着亨利走来。开始他只是沉默着，因为他新发现了他心爱的人儿，她将要每天出现在他的眼前，好比太阳一样决不误期。不，他既然到了这地步，就不能再后退了。

这时大厅里挤满了人。大厅的门是敞开的，大门也是敞开的；通过前厅，可以看出外边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男男女女都穿着盛装，从府邸的附近一带赶来了。他们好象来参加订婚典礼，带着紧张的神情，口里嘁嘁喳喳，向墙边挤去。这时他们的确看到了国王在作什么：他抬起美丽的德丝特蕾的手，快要挨到他的嘴边，他给她的指头套上一只环——不过，那并不是使妇女们激动的戒指。原来是一个窄边的玫瑰花环，有些花瓣都脱落了。一个普通小伙子，也可以把这样的东西

塞在一个可怜的养女手里呀。这件事情过后，家主妇用手杖向仆人发出信号，让他们送点心来。一会儿就接二连三地端来了果汁、杏仁酪、果酱和土耳其蜂蜜。同时在一位神气十足的大司务的监督下，又在他们旁边安排了小桌，放上面饼和酒；大司务只服从手杖的指挥。德·苏尔迪夫人用干枯的手，紧紧地握着手杖，在空中微微挥动，她象成了一个女妖。在她那红色假发上，颤动着一片绿色的和一片黄色的羽毛。但是她转动脖子完全和甘蓓莉是一个神情——样儿非常相象，不过妩媚在这儿变成了丑态，而应有的快感也变成了厌恶。美与丑，不过一发之差。

在酒食的吸引下，客人们都忘了拘束，蜂拥到大厅中间去，乱哄哄地抢位子。最高贵的人，请求国王的左右引他们去朝见国王，以便向国王保证效忠，这是万分必要的，因为不久以前，他们才和他作过战。虽然这对于他是完全有利的，他却干脆地断言：每个善良的法国人都拥戴他，为他服务。国王让所有的人站在一边，只和隆格维尔公爵谈话。公爵是另一个追求甘蓓莉的人。她踌躇过好几次，也许直到现在都还决定不下来：究竟选隆格维尔，还是选贝勒加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人故意把头发漂白了，长着一张女孩面孔，这在过去的宫廷里是很流行的。不过他可勇敢，有一回他和一个女人偷情，自己身上只穿着衬衫，却把闯进来捉奸的丈夫干掉了。“你谈谈那件故事吧，隆格维尔！”国王让他讲话，甘蓓莉·德丝特蕾觉得受到侮辱，退回去了。她大概会说，她是给大厅里来回转动的人群挤走了。这些人只要瞧见国王或者什么可吃的东西，就一窝蜂似地拥上前去。他们不停地旋转，散发出闷

人的气息，喷射出刺鼻的香味，羽毛在人群头上颤动，有些颈子伸得比别人的长，硬领花上栽着一颗头，这头好象没有身体，在屋子里上下浮动。

国王本人也被他们带动得团团转，后来他顺着方向达到大厅的尽头；有一批结实的乡下仆人把守在那儿，不让闲人进出。家主妇正在候驾，举起手杖，仿佛国王被她的魔杖召唤来了。国王独坐一席，德丝特蕾先生、德·苏尔迪先生和德·谢维尼先生都站着伺候他：第一位端来葡萄酒和西瓜；第二位端来一盘肥美的鲤鱼；第三位端来一盘用松露调味的野味面饼。国王忽然感到饿极了，然而他还是先吩咐甘蓓莉·德丝特蕾坐在他的旁边。她却连影儿都不见了。德丝特蕾老爹低头走到国王身边，给他斟酒，老头儿真的动了怒，他的秃头涨得通红。"陛下！我的家里是一所妓馆。我早想夜晚巡查府里的寝室，保护我家的名誉，可惜它已经扫地无余了。那怕这家子死绝，对于我也是无所谓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住在以苏阿尔的两个通奸的人。"

他是指他的太太和艾勒格雷侯爵。国王问这个老实人，为什么偏偏那两个人是他的安慰呢。德丝特蕾先生回答，艾勒格雷侯爵在他管辖的城里，为了满足德丝特蕾夫人贪得无厌的欲望，大肆搜刮，弄得天怒人怨。这必然要发生极大的不幸。接着肥鲤鱼端来了。德·苏尔迪先生伺候国王吃鱼，尽管他自己戴绿头巾已经出了名，他却闭口不谈家庭的不幸事件。他一心只在夏尔特尔的城市和乡区上。他从前曾经管理过那座城市，他的朋友德·谢维尼先生是那儿的主人，后来他们两人由于法律扫地和王权消失的缘故，被人赶走了。根据鲤鱼的意

见——德·苏尔迪先生的确象一条鲤鱼——，占领鲁昂是不必要的，只有占领夏尔特尔才是绝对必要。前任宰相也证实这是完全必要，同时他给国王把鲤鱼的刺和肉分开，又把洒上松露的鹧鸪馅饼放在国王的面前。这位脸色苍白的官吏表现得比任何人都伶俐，首先，他会伺候，其次，他特别懂得国王的心意和嗜好。

“陛下！”他郑重而又迫切地说。“您可以迫使您的城市鲁昂投降，这么一来，您的省城诺曼底就获得安全了。不过这是一桩非常残酷的事情。陛下自己曾经宣谕过：您怀着悲悯的心情，瞧见您的臣民牺牲在战场上，您在哪儿获得了东西，也就在哪儿失掉了东西。可是在这儿乡间有一位众望所归的高级官吏，他非常适合于办理交涉，可以通过交涉的途径，使夏尔特尔归您统治。”他完全明白国王愿意怎么作，再加以说得委婉动听。

现在轮到德·苏尔迪夫人了；她的手杖招呼来了一只盖着的大盆，银盖揭开以后，出现一只栩栩欲活的爱神像，这个调皮的孩子，口角含着一根指头，鬈发上插着玫瑰花，箭袋里装满了箭。在场的人对这可爱的射手羡慕极了，大厅里传遍了赞叹声。这时德·苏尔迪夫人举起手杖，红头发上的黄绿羽毛不住颤动，朝着国王问：“我要不要让它下落？夏尔特尔给德·苏尔迪先生，掌玺的位置给德·谢维尼先生。”

国王的眼皮微微眨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德·苏尔迪夫人注意到了。她沉下杖头，于是迷人的甘蓓莉就坐在国王的旁边，紧紧地挨着他。

约 沙 法 谷

在耶路撒冷城东，面对着浩瀚的地中海，但是离死海不远，就是约沙法谷。这是圆形城墙与橄榄山中间的洼地。咱们认识这个地方，咱们也认识这座山谷，而且十分清楚客西马尼花园。最虔诚的人，都希望死后埋在约沙法谷，因为将来复活与末日审判的喇叭一响，首先听到声音的将是那个地方。但是在花园的树木中间，也就是在这儿的谷底，咱们的主受到试探。犹太想出卖他，他绝没有忽视这点，因为人总是喜欢背弃上帝，通过本身的弱点使他明白了。他宁可不死，他在客西马尼花园里，额上冒出恐惧的汗珠，同上帝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①

国王在夏尔特尔城前的军营，就叫约沙法谷。有一天，国王浑身都是污泥，从战壕里爬出来，是谁乘着软轿朝他走来呢？亨利象一个男孩那样拔步跑去，用手搀扶他的甘蓓莉下轿；这时他几乎把德·苏尔迪夫人忘了；后来两位女士在他的陪同下，走进约沙法谷。甘蓓莉穿着绿天鹅绒的衣服，这配她的金褐色的头发非常合适；她脚上穿着红色的摩洛哥小革履，走过污泥，但是胜利地微笑了。人们给国王的爱人布置了一座长形的旅店；她没有多耽搁，当天夜里，就在店里接见了

① 参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非常迷恋她的人。

她这样作，是因为她那富有经验的姨母德·苏尔迪指点她：这是值得作的，而国王这个人要在事后才付出代价，不错，他的爱情是会越来越热烈的。事实果然证明，这是具有卓见的真话，而首先得到实惠的还是德·苏尔迪夫人，因为她的老相好德·谢维尼获得了国王的印玺，被人称呼“宰相大人”了。长时间的不幸使得一个人多疑善怪。这位面容苍白的官吏，本是已故的凯瑟琳·麦第奇的工具，是巴托罗牟之夜的组织人，当他走进这位基督教国王的房间里来，是什么光景呢？他的额头上冒出一颗颗大汗珠，他认为这不外乎是别人要他串演的一出滑稽剧，很快他就会悄悄地滚蛋了。这在他那个时候是很普通的情形。

站在灯光前面和国王一起的，只有国王的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一位头发花白的男子。多年以来，他一直跟着他的主人，无论是在俘虏生活中，或者自由生活中，无论是经过死亡的危险或是经过幸福的日子。他救过国王的性命，给过国王疗治饥饿的面包，而且在国王受人威胁的时候，他总是保护国王不受损害。但是他从不劝国王疏远女人，因为他也和他主人一样，总认为妇女们搞不出什么坏事情，除非她们长得难看。达马涅克偏偏觉得德·苏尔迪夫人长得好看，她那红头发和她那恬不知耻的蓝眼睛，不得不使一位来自南方的好汉拜倒在石榴裙下。因此，他事先就站在德·谢维尼这面，尽量帮忙，让德·苏尔迪夫人的朋友好好地受到国王接见。达马涅克在轻微的暗示下，从桌子上拿起印玺和钥匙，非常庄重地把它们递给国王，仿佛是在举行公开的仪式。国王没有办

法，只好接过首席御前侍从递来的东西，再转递下去，拥抱宰相阁下，称赞他，原谅他过去的错误。“现在，”国王向着后面说，“宰相阁下再不会把这代表印玺的一对手枪拿来指着我，他会把它们拿来指着我的敌人。”

德·谢维尼尽管厚颜无耻，这时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房间后面，有低语和忿忿不平的声音，如果没有听错的话，还有武器叮当的声音。这是基督教的先生们，他们倒不光是对于这幕活报剧表示不满，那两位女士来到约沙法谷军营里，压根儿就使他们厌恶。最使他们生气的是，为了女人的缘故，不去占领重要的鲁昂城，反而在夏尔特尔城前浪费时间。他们还担心，国王新的热情会引起更大的不幸，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他的宗教了。

德·谢维尼先生侥幸躲过房间里种种可怕现象以后，一时还不知道怎样办，多亏他的女相好德·苏尔迪告诉他，谁在约沙法谷是更有力量的人。无论如何不是牧师们。这时两人一致同意，只许甘蓓莉用基督教徒伺候自己。她本人也看出了好处。平常她总是跳舞。每晚约沙法谷都有宴会和跳舞，这要算是最富于趣味的围城战役了。等到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国王带着一百名骑兵去守卫。他睡觉的时间很短，太阳还没出来，他就开始活动了。白天他去打猎——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人在他的身边，使他安静不下来，从前还没有人能够使他这样，而他的力量和活动，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间。被包围的城市还没有陷落，真叫他等得不耐烦了。他大概也明白，甘蓓莉·德丝特蕾所以委身于他，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服从实际利益的指导。

亨利发誓说：这种情形将来一定会改变；因为妇女们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她们的打算并不排除本身的感情。“这点咱们活到四十岁才明白了。二十岁的时候，要是一个爱人带来一大批没有职位的贵族，咱们是很难同意的。咱们绝不会想到，要费这么多的气力，把各种逐步上升的人物表演给她瞧：开头是个矮小的农人，她对他说，您可是难看；后来摆出国王的仪仗，又显出一个指挥、调度和经常警觉的军人；而最后还要让她看出胜利者。他一定可以使她的思想就范，因为妇女们所梦想的总是征服人民和土地的人，这么一来，她会把那年青的御马总监抛在脑后了。我就得到了她，而战斗的胜负也就决定了。”

夏尔特尔终于陷落了，因为国王的军队一直挖到城墙脚下，把墙根挖穿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攻克前垒，而最后攻克了城堡，国王也这样逐步攻克甘蓓莉，尽管她已经和他一起住在“铁十字”客店里，然而她还不爱他。她目睹他那种毫不松懈的精神，芳心的一个前垒不知不觉给他攻占了。他有理由相信，只要攻下夏尔特尔，也就可以进入她的内在堡垒。阳光灿烂的四月二十日，钟声齐鸣，张灯结彩，孩子们撒花，教士们唱歌，市长捧着钥匙，四位陪审官扛着蓝天鹅绒的宝盖，宝盖下面，国王威风凛凛地骑马巡视城市，这城刚一被他占领，居民就向他欢呼致敬。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尤其妙在他一生当中最心爱的人儿躬逢其盛。

盛大的欢迎是在一座进香的教堂里举行，出现在群众最前面的，是他最心爱的人同她左右的一切人。国王当着她的面，发挥出自己的权威，他斜着瞟了一眼，相信她完全被吸引

住了。但是有种秘密的缘因使她不安，她的脸红了，咬着嘴唇，甚而露出嘲弄的表情。可惜国王也发现了这种情形，原来有个人谨慎地躲在她背后黑暗的地方。国王很久都没有碰见这个人了，也一直没有问起过他。他现在躲躲闪闪地在四周出没。亨利一气之下，招手叫他所有的基督教徒过来，他们给他从人丛当中开辟一条通路——他赶到一所声名狼藉的屋子里去做祈祷。因为他的牧师只在这个地方为上帝服务，平常这儿只有滑稽角色到场，或者牵线人和扒手来到这儿为非作歹。国王宁肯来这儿，离开那些正派人士的团体；这样也好，促成了他下决心离开夏尔特尔。

他事先还是和甘蓓莉妥协了。她向他发誓，一定是他的眼睛看错了人，那位贵族决不可能来到教堂里，要不的话，她本人早就应该知道了！这是她最好的证明，亨利倒很乐意相信她的话是可靠的，尽管这种错误的推断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又有谁告诉他：她的确不知道实情呢？她那蓝眼睛流露出来的捉摸不定的目光，完全不能证明。它只是告诉他：你得当心啊！然而他还是和她妥协了，正因为他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占有她，而且还打算继续为她战斗。

她回到寇佛尔去，他去拜访她。德丝特蕾先生向国王表白：他家的名誉，的确在事实上受到损害。两人都本着男子汉的态度，把心里的话坦白说出来。"您自己是怎样称呼您的家呢？"国王问。"一家妓馆，"老实人气忿地说。"普通的贵族玷污了这个家。只差一位国王，而现在我们居然也有了。"

"老爹，最简单的办法是，上次您应该亲自陪您的女儿到夏尔特尔去。首先，您可以自己照管。除此而外，您早当了那

儿的总督了。现在德·苏尔迪先生代替了您的位置，但是没有人喜欢他，他既长得丑怪，而且忽然变得贪得无厌，从鲤鱼一变而为梭子鱼了。我需要的是诚实可靠的人，老爹。”

“陛下，我一心想报效王室，同时整顿我的家风。”

“有的是机会，”国王说，“您想在我这儿开始吗？”

“我想在您那儿开始，”德丝特蕾先生保证道，同时他的秃头涨得通红。

国王骑马走了，没有去看他的爱人。他在路上考虑英国女王提供的建议：他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三四千名兵士，而且预付两个月的军饷。此外，她还派遣一支小小的舰队前来帮助他，但是要他认真攻占鲁昂。这就是她的条件，大概这也适合一个老妇人的性格，因为她除了为权力而生活外，没有别的幸福了。国王加快马的步伐，最初甚而大跑起来，那些吃惊的侍从，都掉在后面了。他对自己的活跃精神十分得意，而坐在英国王位上的却是一位衰老的妇人。

伊丽莎白现在是个五十开外的女人了，完全为了担心自己的权力，把嬖臣们一个个地都枭首了，并且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她的天主教徒。亨利从没有牺牲过一个女人，甚而对那些谋杀他的男子，他都常常格外开恩。他也没有战胜无敌舰队，没有，世界霸权可惜还没有从他手里得到这样的打击。老百姓是不管年龄的，哪怕伊丽莎白活到六十岁，她坐在白马上，仍然是伟大的女王。在他们看来，她始终是美丽的。伊丽莎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任何阻挠，她既不懂得怜悯，也不懂得爱情。“我是不配‘伟大’这个称呼的，”亨利想。

他的马减缓步伐了。“我不配‘伟大’这个称呼。话又说

回来，一个四十岁的男子，还要虚掷多少时间，才能够顾到自己的事情呢？我已经瞧出来了，不必忙着占领鲁昂，我先要给德丝特蕾先生作个安排。”不久他果然这样做了。他占领了努瓦荣城，任命甘蓓莉的父亲作那儿的总督。这位老实人来到这儿，再也感不到有什么东西损伤他的名誉了。他的女儿把心事告诉他：她希望做王后。

她的仆从都是基督教徒。她给牧师们搞异教活动的钱，连她自己也受到了嫌疑。在夏天当中，国王开始赠送她大量的东西，于是她除了个人消耗而外，也余下不少的钱用于更高的目的。她听从姨母德·苏尔迪的劝告，和教会监查公署接洽，看公署是不是准备给国王办理离婚手续。不然的话——中间人露出口气——就得当心国王改教。那样一来，他立刻占领他的首都巴黎，变得异常强大，可以随意左右教皇，这就是说，贯彻德·苏尔迪夫人和她那位面容苍白的朋友要他作的事情。亨利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在这个夏天，把世界忘掉了。情形可惜是这样。

他在个别问题上始终是孜孜不倦，闲不下来；可惜的是他没有想到长远的决策，根本上，决策早就详细规定好了，所以他就听其自然。哪一个人又不休息，又不停顿，又没有弱点呢？认真说来，也许那并不是弱点，而是使一个胸有成竹的人更加坚强，好作下一次的跃进。这跟一个女人的情形不同，女人的伎俩不免受到感情的阻挠。苏尔迪这家人，固然在利用一个最美丽的工具，然而这个工具也免不了女性的软弱。甘蓓莉在寇佛尔府邸里接见她的贝勒加德，这儿除了少数几个仆人而外，没有别人。

英国公使从努瓦荣写报告给他的女主人：国王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爱上了总督的女儿。这位女士有好几次从城里失踪了，国王根本用不着去追查，就会接到一切密告：一次是她打算作什么，另一次是她在那儿作了什么。在她第三次出走的时候，他亲自远远地跟在后面，因为是夜晚，所以她没有发觉。他给马蹄上包扎了布片。遇到有月光下照的当儿，他就躲藏在阴暗地方。她乘了一辆又圆又矮的小车，车前驾着一只牡羊，她亲自驾驶，她那有褶的衣裙拖曳在地上。美人儿在银色的月光下驾车前进，他的心脏怦怦直跳，当她打森林旁边转弯过去，他就骑马跑到十字路口，一直到他再瞧见她的背影，他才放心了。

他穿过田地达到寇佛尔，把马系在门外，悄悄溜进花园里去，园子在夏天荒芜了。草木十分茂盛，一个人来到这儿，用不着担心被人发现。但是亨利嗅出了敌人的气味。他的官能由于嫉妒而变得特别敏锐，哪怕在平静而温和的空气中，也能辨别出浓郁的草木气息与人的气味。“攀过这株灌木，只要一株，你就会揭露出一副嘴脸，他对你没有怀着好意！”这时贝勒加德一动也不动，他和亨利一样，完全不出声，因为他们的爱人正沿着通向池塘的台阶走下来了。

大自然中一片深沉的静默。被她纤手拂动的树叶还在沙沙作响，她呆立在那儿，朝着下面的黑暗张望。长长的台阶，一半埋在黑暗中，一半浴在刺目的月光下。池水在暗中闪闪发光。她的衣褶闪着银光；她拥抱他的那只手也闪着银光。这位暗中来到的保护人，戴着一顶大帽子，把脸齐下巴都遮着了，下巴的颜色很白。“哦，无情的背叛！哦，黑夜里的女人！两

个人都多么狡黠，多么蛊惑人啊！”亨利忘了形，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用力把灌木往后一扳，一步跳上三重台阶，到了她的身边，不等她逃走，就伸手攫着她。他把头俯在她的脖子上，咬紧牙关说：“哦，要跑开吗，我美丽的爱人？是躲我吗？是躲我吗？”

她尽量稳住自己，声音还在打颤。“要我怎样服侍您呢，我高贵的主人？”

他迟迟没有回答，因为他在窃听。他也看出她面容露出紧张的表情。“难道说，咱们不是天生来就可以互相了解吗？”他用一种浪漫式的语调，摹拟黑暗和夜里出现的鬼怪。“咱们的先知的魔镜不是给咱们俩照出：每个人呆在哪儿，干些什么吗？”

“对呀，对呀。的确是这样，高贵的主人——”其实她完全没有听他说话，只在注意树枝中间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愈来愈弱，听不见了。她叹息一声，如释重负。

亨利和她一样心里明白，是谁走开了。“甜蜜的叹息！憔悴的相思！您再也用不着否认，您是为了我的缘故来到这儿。咱们怎么可以当面错过呢。难道咱们不是那永恒爱侣当中的一对吗？纵然周围的世界都崩溃了，他们仍然可以毫不变色，好象：阿贝拉尔和爱露瓦丝①，海伦和巴黎斯②。”

她非常害怕，担心他在这儿会想到自己不是巴黎斯，而是

---

① 庇尔·阿贝拉尔(1079—1142)是法国的哲学家和神学者，爱恋女郎爱露瓦丝，成了热烈与忠诚的爱情的典范。

② 海伦是斯巴达王梅涅劳斯的王妃，与巴黎斯相爱，因逃至特洛伊城，导致特洛伊之战，荷马史诗即歌咏此事。

梅涅劳斯。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笑，从阔边帽子下带着嘲弄的神情瞧着他，说："我冻了，咱们还是走吧。"

他握着她的指尖，手牵手地带着她，经过园里的台阶，又经过正在睡梦中的院子，跨上左边细工雕花的小楼。到了楼上的寝室里，甘蓓莉才意识到现实处境，因为事实再也无法改变了，她迅速脱下衣服，钻到床里去。这时床底下躺着另外一个人，超出了一位聪明爱人的意料以外。只有这位满怀热情的男子，才了解别人的鲁莽冲动。他早就作好了准备，知道对方不肯善罢甘休，所以一进屋来的时候，就用眼睛在四处搜索了一遍。床完全是在月光的照耀下。

亨利躺在甘蓓莉身边，她欣然把他拥抱在自己美丽的胳膊里。当她伸开手臂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出，它们稍微短了一点。最使他生气的是，另外一个男子也知道这个缺点。他们相爱以后都饿了，亨利打开自己带来的装点心的纸盒。两人都大吃大嚼，什么话也不说。这时甘蓓莉听到一种响声，这不是伙伴嚼东西的声音。她给吓呆了，不敢再吃东西。"吃吧！"他说。"或者你这小楼上有什么鬼怪吗？你千万别怕他们呻吟，我手边有的是快刀。"

"哦！亲爱的主人，真是可怕。有好几个夜里，我听到这儿有呻吟的声音，就到屋子后面去和女仆睡在一起。"这一次她实在没有兴致再笑了。亨利说："倘使它是枯叶的鬼魂呢？我许久没有瞧见他这个人，也许他死了。不管鬼魂也罢，人也罢，总得要活下去，"他边说边扔了一盒点心到床底下去。两人都等待着——他们真的听出床底下有切齿的声音：这是表示愤怒多于享受。

“咱们逃吧！”甘蓓莉战战兢兢地说，双手抱紧他。

“你这样紧抱着我，叫我怎样起来呢。”

“带我一块儿去，我害怕。你先打开门，我再把衣服扔给你。”

她从他身上翻过去，抓着他的臂，不胜惊骇地哀求道：“千万别朝床下瞧，要不，将成为咱们的不幸！”

“鬼怪不是我最凶恶的敌人，”他含糊地说，心里怀着痛苦和极大的恐惧。“我倒愿意相信有鬼怪。我不愿相信也不想知道的，是过去的东西，这对于你说来，是有血有肉的东西，也许它现在还活在你的思想里。”

“我的老天爷，咱们快逃吧！”

“他们把一切关于你的事情都向我报告了，有枯叶、隆格维尔以及他们以前的情形。当已故的国王厌倦你的时候，他把你卖给近东人查梅，这人是做银钱生意的。”

他还可以列举许多事情，尽管他毫不相信，只是发泄痛苦。但是她仆在他的脚上，推他的膝盖，等他离开床，她仍然坐在床面前的地上，用她的肢体紧紧地挡着他，不让他朝床下看。他穿好衣服，一眼也没有朝那儿瞧。最后，他给她披上大衣，抱起她，经过螺旋楼梯，回到下面院子里，穿过花园，一直到门外系马的田野上。他让她坐在他的前面。静静的夜，包扎的马蹄踏在柔软的泥土上——甘蓓莉完全听清他在脖子后面的喁喁耳语。

“这是好的。我知道。诱惑，考验，艰难的时刻。可是我仍然要获得你，我美丽的爱人。”

嘉德琳依然如故

寇佛尔花园在夏天里荒芜了，亨利也似乎沉溺在爱情中去了，这儿除了他来光顾而外，没有别人。不久这种感情上的纠缠，也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告解除。国王又从事他的一切事业活动，而且比从前更加积极，真称得上是日理万机，他处理得有条不紊，不过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容易使人失去主宰。忽然一声晴天霹雳，他亲爱的妹妹异想天开，竟自离弃和背叛他，想让自己心爱的苏瓦松作国王，她自己也同她诚实的爱人一起登上王位。亨利听见这个消息，就向各方面施加压力。他声称：凡是染指这桩事情的人，他一定要处以死刑。他命令他亲爱的妹妹到他的御营里来，要是她不来，他就派人去带她来。

他派人把她从故乡贝亚恩强迫带来。她在那儿从事推翻他的阴谋活动，不仅是想同堂兄苏瓦松结婚。后来她不得不承认，甚至有人想谋杀她亲爱的哥哥。生活的经验实在太多了，他们兄妹俩是一块儿长大的，而且在巨大的转变关头总是相依为命。根本上说来，珍妮王后的儿女，除了他们兄妹而外，也没有别人了。奇怪的是，这时亨利忘记了甘蓓莉·德丝特蕾。一个陌生人，虽然偶尔引起了一些误会和迷惘，但是这跟我的小嘉德琳的谋叛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他叫唤妹妹仍然用童年时候的称呼，他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他再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当她的马车离这儿还有一

天路程，他才忍不住了，骑马去迎接她。前面尘头起处，那一定是她的车子——这是他最初一段生活中剩余下来的一切，要是这点都消失了，他就会连自己也感到陌生了。尘雾散开，马车停下来。没有人从车里出来，扈从的贵族勒着马匹，站过一旁，看着国王纵马来到车门旁边。

"公主，请您下车，"他客气地请求，这时她才从车里出来。在离这儿不远的田野里，有一户农家。他们叫侍从人员留下，把行李都放在路边，只是两个人到那儿去。亨利说："亲爱的妹妹，您为什么老是板着面孔，我瞧见您，可高兴极了。"

话是鼓舞人的，也是安慰人的；一点儿也不象他事先想好的责备话句。没有回答，但是妹妹把脸朝着他，这已经够了；他受了打击。在辽阔而有云雾的天空下，他分明看出一张忧戚的面孔。这朵灰褐色的小花儿，好象浅淡的玫瑰，经不住暴风雨的袭击而枯萎了。在他看来，只要她还活着，就始终是一朵娇嫩的小花儿，不过花上留下了受摧残的痕迹。他安慰自己的良心，初见面时，良心是不安的。"脸上有受摧残的痕迹，而且老了——究竟谁老了？咱们可没有老呀。"他仍然伸手去摸脸：他们都老了。

忽然他承认自己错了，不过从前一个字儿也没有提过。"我早就应该把她嫁了，她又为什么不可以和她的苏瓦松结婚呢？一个人的幸福时间是不长的。她自己已经作了很多思想斗争，因为苏瓦松是天主教徒。我不久也要成为天主教徒。究竟咱们是为什么而苦恼呢？每个人都在扮演滑稽角色。你我都一样——咱们能胜任的多半是滑稽戏啊。"

从农家的屋子里可以望出去：侍从人员都走开了。亨利

搚干门口的木凳，让嘉德琳坐在凳上。他自己高高地坐在桌上，双脚悬空，桌子的四条没有刨过的木腿直立在地。

“究竟咱们是为什么在苦恼呢？”他大声重说一遍。此刻提到叛变，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不错，他有时甚而看出来了，那样说是错误的。“妹妹，”他说，“你大概知道，我主要是因为害怕你，才始终没有离开咱们的宗教，要不的话，一切都容易得多了。我可没有想到，你自己竟自那样作了，而且还想作一位天主教的王后。”

他说得轻松，带着和解的、几乎是快活的语气，她本来应当笑才是，哪怕是双泪交流地笑。一点儿也没有，她始终保持着那种可怜的、不肯坦白的表情。“哥哥，您经常使我失望，”她说，明白自己不能够再不管理了。他立刻把话接过去。

“我知道，我是抱着一片好意，等到适当的时候，才提议让咱们的堂弟跟咱们家庭结合。”

“你这样作，是把他争取回来为你的事业服务，一旦再也没有党派帮助他登上王位，你就会破坏你对他作的诺言——”她无情的结束她的话；由于内心的激动，所以她说得又无情，又直率。世界上也只有这个人儿才能够当面斥责他。否则，他后来决不会知道自己破坏了诺言。他一直没有重视这点，在他看来，整个苏瓦松问题，不过是次要事件，真正的危险，过去是洛林家族，而现在是哈普斯堡家族。“只消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就可以把善良的堂弟解决：你得到我的妹妹。话说出口，没有事了。”那时天主教的贵族们再三催促，要亨利赶快一刀两断，改信宗教，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拥护他的堂弟当国王。“整个问题值不得这样重视，”亨利在思想里重说一遍；“难道

我能完全忘记这点吗？现在叛变已经成为事实。真正的叛变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他的妹妹点点头，她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了。“始终只想到你的利益，”她说——表情严肃，但不是无情。“别人的幸福，你就完全忘了，而且还充当好人，让人们恭维你的人道。可惜你也太健忘了。”

“我知道，这是怎么来的，”他喃喃地说。“帮助我吧，亲爱的妹妹，”他请求道，同时他确信，说：“帮助我”比说“原谅我”，更能打动她的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故作不解地问，其实她和他一样，都想到那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

他带着鄙夷不屑的语气说：“被我打败的敌人马因，还把自己大吹大擂，派遣专使到各地去，准备召开三级会议，决定王国属于我，还是属于西班牙的菲利普。对于他们说来，打了败仗，还不算数。”

“王国么，”她教导哥哥，“它也可以选择苏瓦松伯爵，他和你一样是波滂后裔，而且早就是天主教徒了。”

“那么，上帝帮助我，我应当更快地改教才好！”

“哥哥！”她非常惊骇地叫，内心的激动，逼得这可怜人儿从凳上站起来，颠簸了两下，这时可以看出她身体上的缺陷，她急忙沿着农家的短墙走。篱笆树上结着一颗桃子，她摘下桃来，递给哥哥。他吻她的手，再从手里接过桃子去。

“不管怎样，”他说，“咱们兄妹始终是不变的。”

“你当然。”妹妹又显出严肃的、但精神旁注的样儿，这是女性的姿态，她常常用这种态度提到他的恋爱事件，也这样对

待本身不许可的变化。"你又找到了一个女人，而且为了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倒不是为了三级会议的缘故，想背弃咱们的宗教，"她断言道，尽管这种说法跟上面提到的事实不大符合。"不。德丝特蕾小姐只要举起一根指头，你就背叛咱们亲爱的母亲和大将阁下，也背叛今天还活着的我们这些人。"

"甘蓓莉本身是基督教徒呀，"他回答，这样说可以把事情变得更简单，因为她至少在和牧师们打交道。

嘉德琳撇着嘴巴。"一个狡诈的女人，她给你树立了多少敌人啊！她一定要求过你逮捕我吧，由于她的命令，我不得不来到这儿。"她气冲冲地瞧着这龌龊的院子和家禽。他急忙否认：

"她的口里从没有说出过这样的话。她很识大体，而且对我千依百顺。只有你才想损害我，这是绝不应该的，而你的爱人也没有得到许可，就擅自离开军队。"

她听见他发泄胸中的怒气，反而安静些了，这是很奇怪的。他本想把话中断，但是她要求："再说下去！"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结婚将给我带来生命的危险，难道这还不够吗？要是你们有了孩子，那么，暗杀我的凶手将永无穷尽，人人都这样对我说。我就害怕刺客的刀。但愿上帝保佑我死在战场上吧。"

"我的亲爱的哥哥！"

她走上前来，张开两臂，让他靠着她，他果然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的眼睛是干的，波滂公主不象她的王兄那样容易哭，也没有他那种幻想，至于她的婚姻将给他带来生命的危险，她认为这是敌人造的谣言。这时她心里更加悲伤了；他

的潮润的眼睛，没有看出她那迟暮年华的脸上的表情。

后来她向他提起从前的一桩事情。这是他在鲁佛宫俘虏生活的末期发生的，也成了他逃亡以前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他在一所空洞的大厅里，碰见他的妹妹嘉德琳同着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一样的面容，一样的身材，而更奇怪的是，那个男子也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所以更加显得相象了。妹妹靠在那个男子的身边，也跟平时靠在亨利的身边一样。

"我把他打扮成那个样儿，是让他更象你一些。"年华迟暮的妹妹在这儿农家的院子里说。"吃这个桃子。我瞧你多爱吃它。"他果然吃了，同时他的思想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去了。

他把桃核扔了，用低沉的声调说："别怪我对一切离间咱们兄妹的人宣布死刑。我不习惯用死刑来威胁别人。我这样作，不是为了王位，而只是为了你的缘故。"

两人在这儿完成了兄妹间的体己谈话，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主要的目的总算达到了。他们勉强把手反转过来，手心朝上；彼此对看一眼，微微地笑了。哥哥带着妹妹穿过田地，回到原地去。

亨利悄悄地附在嘉德琳的耳边说了两句话，好象害怕大路上有人偷听似的："嘉德琳，我不久将要作些什么，或者将要说些什么，你什么也别信。"

"她——将要当王后吗？"她正是为了这个迫切的问题，才不怕长途跋涉，来到这儿。他回答得虽然不够清楚，但是他的语气不会引起误会。

"你先作王后。"

公主命令她的随从人员，跟着马车转回去。国王沉默了，人们虽然觉得诧异，只好服从命令。他们从老远地方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得到这点结果。公主带着宫嫔和女摩尔人梅兰尼跨上马车，国王叫车夫尽快驾着车走。他自己纵马赶到车门旁边，俯着身子，伸手进去握了一会儿公主的手。前面是一座森林，道路越来越窄了，国王只好停留下来。他站在那儿，目送着马车的背影，直等到它越走越远，完全被尘雾淹没了，他才折转回去。

阿格利巴再度进言

一次搞的事情太多，是容易搅昏头脑的。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①，是各种疯狂的教派信徒的大杂烩，他们和那正在没落中的世界霸权的联合，极尽荒谬狂妄的能事，那个霸权始终想鲸吞王国。那些先生们当着观众表演丑角，观众都是饿得面黄肌瘦的老百姓，他们巴不得真正的国王把国内的粮食分配给大家，他们是多么愿意为这个而工作啊！“咱们注定要作的事情，大半是滑稽戏。”法国国王的老朋友说，他现在已经非常著名了，人们称他是蒙田；这个人也这样说：“我知道什么呢。”但是国王最忘不了的还是他说的那句话：“我不是怀疑者。”不，外在世界在某些方面，使咱们厌恶举棋不定，而破坏了咱们的温和态度。外在世界通常喜欢原谅的东西，至少在

---

① 这是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代表组成的会议。

某些时间喜欢原谅的东西，咱们必须无情地包围它，而且十分残酷地去制服它。或者咱们以社稷为重，竭力控制自己，离开本教，改信别教。上帝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好象命令我这样作，没有别的出路了，既然到了深渊的边缘，就只好拚命跳过去。

所以赶快吧！这时亨利怎么办呢？亨利把他的道宾芮叫到身边来，这是他的穿上甲胄的战场牧师，也是他的勇敢的良心，口里经常唱着赞美诗，昂起头，带着虔诚者的优越微笑。这个矮小的男子说："我受恩深重，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在他刚毅的表情之下，内心却痛苦地感到：这是最后一次了。阿格利巴，那瓦拉国王还卖你的账，这是最后一次了。等到他拚命地跳过去以后，就把他的老朋友：会战当中的老朋友，穷困当中的老朋友，以及本教当中的老朋友，都扔在这一边不管了。

阿格利巴本着纯朴的性格，利用他可以向国王进言的方便；他立刻把所有的话都倒出来，而且也象平常一样，开头就说自己没有钱了。他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有五次或者六次救过国王的性命。"陛下，管理您的财政的是一个混蛋透顶的冒险家，偏偏这位陀先生煽动您改信天主教。您自己说吧，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阿格利巴在想："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他就再也不会听我说话了。发生与不发生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距离。现在他在我面前低着头。现在他在说话。"

亨利："咱们大伙儿都是滑稽角色。"

阿格利巴："我瞧得很清楚，教皇得到一个蹩脚的信徒。

但是您一旦离开我们，就会使得那些平常对您赤胆忠心的人憎恨您。”

亨利："这要看一个人识不识大体。我的洛尼赞成我这样作。”

阿格利巴："但是这个人也长着蓝瓷似的眼睛和画一样的皮肤。您就是进了地狱，他也无动于衷。”

亨利："还有我的摩尔内呢！摩尔内或者道德君子。我们也讨论过了。我们两人都反对涤罪所①。我始终不顾所有教士的反对意见，离开了你。但是我一直认为，咱们晚餐喝的是主的真正的血。”

阿格利巴："讨论是好的，对于灵魂有益，不过只有在愿意认识真理的时候才行。诚实的摩尔内相信您。您容易骗住他，可以答应他将来开一次宗教大会，把两派信仰的神学者都集合起来，研究出真正的信仰。但是如果真正的信仰不是有益的信仰，大会又有什么用呢？”

亨利："我说它有用，因为好些牧师都承认，无论是在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宗教当中，都同样可以拯救灵魂。”

阿格利巴："如果这些牧师的肉体软弱，那他们也不会有踊跃的精神了。”

亨利："我的确看重怎样挽救我的灵魂。”

阿格利巴："主人，我倒也相信您的话。现在我请求您和哀求您，按照功绩辨别您的人吧。我们并不统统是洛尼那样冷酷而富有理智。我们也不统统象您的外交官摩尔内那样纯

---

① 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死者灵魂净化的地方。

洁无辜。但是您的最优秀的战士当中的一员——杜锐兰，曾经这样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叛变您，因为您本身已经在开始叛变了。”

这时国王又垂着头，阿格利巴瞧见了。

亨利：“叛变。说来说去，老是这句话。”

他想起他和妹妹的谈话。至亲骨肉都在叛变，他们事后才看出来了，而且还说，为了不要叛变，他们根本就不该存在。这时他听见对方提起但穆牧师的名字。

阿格利巴：“甘普利·但穆。在阿尔克会战中，当您快要失败的时候，他唱起赞美诗救了您。在伊夫里会战中，他做祈祷使您胜利了。然而现在开始了这样一个时期，他从说教坛上诅咒您。过去有毒蛇向您张牙吐舌，不过没有发生影响。这粗糙的声音说出真理，然而在负心人听来，这是毒药。笃信本教的教区人士都离开您了。”

事实果然这样。牧师写信给国王：“请您听一个甘普利·但穆的话，别听一个甘蓓莉的话吧！”

亨利：“我最大的错处是什么呢？”

但是阿格利巴默而不言——由于天性的纯洁，或者也是由于他的骄傲，不许他说出最后的判决。“巴比伦的大妓女，”他在想。但穆牧师生气的当儿，就私下这样说，不过没有当着教区的教友说罢了。“究竟德丝特蕾一家要把你拖到哪儿去，陛下，她在骗你，你大概自己也明白吧。不过她的父亲偷东西，这个你还不知道呢。”

阿格利巴：“我的灵魂到死都是悲哀的。受迫害的时期是好的。流亡是光荣的。南方的偏僻省份，距离王位还远，在您

没有钱开轮舞会的当儿，您就吩咐我作虔诚的考虑，免费维持您的宫廷。这时照耀在咱们屋顶上空的一颗星，就是您的妹妹——公主。”

亨利：“我常常怀疑你是跟她在一起的。”

阿格利巴：“她把我的诗谱成乐曲，又亲自歌唱，她赋给我那些无用的诗句以声和色，好比用金线和丝绸点缀了朴素的花朵。”

亨利：“我的阿格利巴！咱们都爱她啊。”

阿格利巴：“纵然我的声音哑了，我还是要承认，我又见着了她。您这样悄悄地忙着把公主打发回去，让她再度长途跋涉，我可在森林转弯的后面等着了她。”

亨利：“一点儿也不许缄默，她说了什么？”

阿格利巴：“她说，在那瓦拉家族里统治着萨利安的法典①，一切东西都传给男性的继承人——只没有传下坚毅的品质。”

最初，国王听见妹妹说过这句话，惊得双臂下垂。接着他就赶紧交叉着两手，喃喃地说：“请求上帝帮助我吧！”

一位神秘的丈夫

阿格利巴果然这样作了，还有好些人也在这个时候祈祷，每人都在心里为国王祈祷，因为在他们看来，国王遇到了危险：特别是在精神上，但是也在肉体上，救星真的出现了；至

① 萨利安的法典禁止女子继承王位。

少，国王有了获救的机会：德丝特蕾先生把女儿嫁出去了。

她上一次在寇佛尔的冒险行为：国王躺在床上，御马总监躺在床下，这种风声多少也传到了德丝特蕾先生的耳里。贝勒加德不能缄默不说。这位嫉妒的人，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屈辱，就和洛林家族的吉士小姐相爱；然而这个家族始终还在争夺王位，马因公爵一直在和国王作战。因此，枯叶的影子不见了，既不在鲁昂城前的战壕里，也没有跟着国王巡视各地的军情。德丝特蕾老爹趁两人不在，就把甘蓓莉嫁给德·李安古先生，这是一个体质孱弱的人，是他亲自挑选的。在这人身上，说不上什么精神和性格，不过他生了四个孩子，有两个还活着。德丝特蕾老爹特别要叫甘蓓莉看出这点：男女的恋爱将招致什么结果，而她在她未来丈夫的家里，已经稳稳地取得母亲的资格了。这也是德丝特蕾先生最关心的事情。碰巧这位乘龙快婿是位有产业的、三十六岁的鳏夫，他的府邸离这儿不远，而且他还是贵族。

甘蓓莉死了心，再三不答应，但是她一开始就说不出充分的理由。她觉得她的漂亮的引诱者已经抛弃她了，她也不希望她的高贵的主人来帮助她，要不的话，她早就叫他来了。听说高贵的主人和知心的朋友闹翻了，这点她倒还觉得高兴。女婿对德丝特蕾先生非常客气，他天生腼腆，一想起自己夺去国王的新宠，就吓得心惊胆战。除开这点外，他觉得德丝特蕾小姐，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都太美了，他非常迷恋她；加上他那样怕羞，势必要引起失望。他倒是有自知之明，可是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对自己有这种软弱的看法，就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德·李安古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临到他的光

荣日子到来的时候，就躺在床上装病。努瓦荣总督只好派兵去把他的女婿抓来举行婚礼。在这桩事情上，没有人感到舒服，只有德丝特蕾这个老实人，觉得自己作得痛快，他平常却缺乏这种才能。姨母德·苏尔迪夫人，眼看这家子的大好前途断送了，不得不伤心落泪，不过她也知道，幸运是变幻无常的。

婚礼过后三天，她从夏尔特尔亲自赶来，到李安古府邸去访问，这时德·苏尔迪夫人听到了什么消息呢？她先教了侄女儿一派大道理，然后才巧妙地套出她心里的话。究竟事情是怎么造成的，再也无法确定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李安古先生和夫人不睡在一起。新娘的父亲听见这个消息，气得骑马跑去，可是情形非常尴尬，夫妇俩说话都唯唯否否，他得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后来他跟女儿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才向他承认，他们夫妇至今并没有同房，而且根据她的经验，她和李安古先生同房的希望很少。老实人听见这样说，秃脑袋气得通红，立刻冲到忘掉本身义务的府邸主人那儿去。四个孩子的父亲，居然敢这样侮辱女性！李安古先生连声道歉，说自己运气不好，被马踢了一脚。“那你就不该结婚！”老实人气呼呼地说。

“不是我讨妻子，而是您招女婿呀，”这个受逼迫的人低声回答。他自己承认怕羞，但是同时做出一种想入非非的样儿。在这种情形下，叫人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究竟这是一个隐秘的怪物呢，精神病患者呢，还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德丝特蕾先生一下子失掉了勇气，他赶快逃开这座府邸。

紧跟着国王就来到努瓦荣，他得到消息了。他不光是骤

然失掉了心爱的甘蓓莉，同时他也听到关于她的母亲死亡的可怕消息。以苏阿尔离这儿很远，是奥弗涅省的一座城市；德丝特蕾夫人早忘掉了作母亲的义务，她宁肯不参加女儿的结婚典礼，也舍不得让艾勒格雷侯爵一个人单独留下。要是她出门旅行倒好了！这位半老徐娘对爱情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同时在银钱上也不肯饶恕她的情人。以苏阿尔的总督，只好无情地压榨居民，以满足他的情人的欲望。后来两人都被老百姓恨入骨髓，谋杀事件发生了。这是在六月的夜里干的，参加的有十二个男子，其中有两个屠户。他们打倒卫兵，冲进寝室去，把男女两人活活地宰了。男子还勇敢地自卫过；可是两人裸露的尸体，终于被人抛去喂乌鸦。

国王对努瓦荣总督说：以苏阿尔的男子，遭到了可怕的横死。"请您别忘记，还有他的姘妇咧，"德丝特蕾先生说，同时点点头，好象一个人的合理期望居然实现了。

国王应该注意朋友们在他周围的祈祷才是，他们规劝他别错过获救的机会。他爱人的母亲既然走入邪途，而达到那样的结果，衡情酌理，女儿大约也免不了步母亲的后尘。可是国王偏偏要从事这场冒险。现在甘蓓莉是在一个丈夫的保护下。亨利高兴的是，她的丈夫不是枯叶，否则将给他更多的麻烦。他丝毫也不肯耽搁，立刻就去看他美丽的爱人，随便她要求什么，他都发誓一定照办，只是她要离开这儿，要和他一块儿生活，如果不这样，他就忍受不了。她也忍受不了——最后，甘蓓莉承认，伏在他的胸上啜泣，也许还淌了眼泪，不过亨利没有注意。总而言之，她用悲叹的声音，提起李安古先生的名字。而且还说了一句话，简直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了。"这是

真的吗?”他问。

甘蓓莉点点头,只是唉声叹气,怨自己不得不忍受这么一个虚有其名的丈夫的折磨。“我可怜的母亲死了,给我一个可怕的警告。我害怕李安古先生,因为我不了解他。他说的话,都是空洞的,他作的事情,都是谜一样的。他一个人躲在房里,房门下了锁。我虽然从钥匙孔里去偷觑过,可是他在里面用幕遮着了。”

“这个咱们马上得弄清楚,”亨利决定,立刻带着战斗的精神去找府邸主人,可是对方不敢应战。房门大开,一个相貌委琐的男子朝着他鞠躬,这人好象除了身上绣银线的漂亮衣服和闪光的领花而外,对一切东西都漠不关心。他的长统裤和短上衣显得笔挺,特别和他这样一个发育不全的身材不相称。说话要把握现实才对,于是亨利问这个衣冠楚楚的男子,究竟他的衣料打哪儿买来,值多少钱。在对方回答当中,亨利突然大声问道:

“有人说您不是男人,这是真的吗?”

“我曾经是那样,”李安古先生回答,仿佛传说不虚。他说话彬彬有礼,但是吞吞吐吐,一再鞠躬。“我有时是那样。陛下!我也明白,我什么时候该那样。”

这话听来,完全显得骄傲。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于妻子的情人——国王的服从。看来无法证实这人有什么意志,也得不到他的保证。亨利又提出问题,几乎是一种请求:

“关于被马踢伤的事情呢?”

“的确发生了那件事情。医院对于伤势及其后果的判断,有许多解释。”言外之意,他让国王自己去参详。

亨利渐渐感到惶惑不安。对方那种神不守舍的表情，那种谦卑的态度，都令人莫名其妙，而且还带着一种自信，活脱是个梦游人或者鬼怪。这个人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要求；只是出现在那儿，证明自己软弱的存在罢了。亨利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用拳头向桌上一击，大声叫道："说真话！"他这句话针对着两个人，针对这个怪物，而更多地还是针对甘蓓莉，也许她骗了他，每天夜里都和这个男子睡在一起呢。他迈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倒在一张椅子上，咬着自己的手骨节。

"您要命，就说真话！"

"陛下！您的仆人静听您吩咐。"

这时嫉妒者心里明白，所谓真话等于是命令。他早该想到这点才是，只好暂时稳着自己，口授叫对方笔录。

"您把李安古夫人转让给我。作为补偿，我任命您作我的侍从官。甘蓓莉从我这儿得到亚叙，包括府邸、森林、田地、草场在内，作为同居生活的保证。"

"我什么也不要求，"那位丈夫说。"我只是服从命令。"

"甘蓓莉仍然保留您的姓。也许我不久封她作亚叙的公爵夫人。要是她死了，您的女儿承受一切遗产。先生！"亨利又叫了一声，因为对方好象在站立的姿态中睡着了。国王命令道：

"我们决定的事情，您得承认，不许有异议，要不的话，您就要吃到苦头。德丝特蕾小姐是被迫嫁给您的，您在结婚生活中，没有尽到丈夫的义务，不管是由于被马踢伤，或者别的什么暗疾。您懂吗？"

李安古先生听懂了，这可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尽管他

还是显得那样呆滞。他越是听到赠品、死亡的危险和命运的转变落到他的身上，就越是显得呆滞。亨利不再去理他，跨出屋子去，把门顺手砰的一声关上。

留在屋里的人，有好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一动也不动。后来他才直起身子，把门闩上，用幕遮着钥匙孔隙。他从柜里取出一本皮面厚书，书上盖有阿梅伐尔·德·李安古家族的纹章，他开始记录。他按照过去的习惯，记录他生活当中的事件，也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写上去。他十分详细地记录国王的为人，国王的谈话，内心的激动以及国王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情形。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的笔下，国王的形状和地位，引起记录人本身的鄙视。他对他美丽的妻子，也早作好了这样的记录。但是他决定把自己的文字记录向后代公布。他在书面上大书特书："非常重要的真凭实据，具名人尼古拉·阿梅伐尔·德·李安古先生，等他本人死后才许开读，而且世袭珍藏。

"我，尼古拉·阿梅伐尔·李安古等地方的主人，完全明白自己的死亡是免不了的，只是不知道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把自己预备遗留的东西，用遗嘱的庄严形式书写下来；然后补充说道：凡是他遭遇到的一切，都是不公平的，都是诳言和武断。他在生男育女的肉体问题上，既非无能，也不笨拙——可以当着上帝说出这点。要是他在办理离婚手续当中说出相反的话，那只是由于他服从国王的意旨，而且害怕自己的生命遭到危险。

拉法伊牧师

甘蓓莉毫不耽搁，就来到亨利身边。他遣走了那些扈送她到御营里来的贵族侍从，两人十分幸福。妇人庆幸自己离开那座阴森可怖的府邸，不再去理睬什么人关着门捣鬼了。男子得到她的爱，也欢喜欲狂，她把他和那个被抛弃的丈夫比起来，自然是爱他。她那光洁而令人陶醉的肉体，在两情相洽当中，非常温柔，那个热恋得如火如荼的人，还没有注意到这点。今昔的差别，是不可否认的：从前她总是郁郁不乐，勉强服从他的意旨，现在却有无限的耐心和情谊。亨利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一切了，凡是攀上顶峰的人，就感到自由。他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留在甘蓓莉的身边，或者到别的地方去。纵然海枯石烂，他们的爱情将始终不渝；可是后来他还要一再地经验到：他们的爱情是永恒，还是短暂。

实际上，亨利什么也不知道。这位美人儿却出乎他的意外，给他造成的麻烦超出了从前所有的妇女。在她有生之年，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她逝世为止，而她的死也成了他本身去世以前最大的事件。现在她只是心甘情愿地献身于他，别的没有什么了。因为她是个坦白人，一点儿也不想装假。不过她还不觉得的东西，他将要逐步获得，这就是说：她的温存，她的热情，她的虚荣，以及她的忠贞不贰。他不断发现新的东西，而在这种关系的每一阶段上，他都徬徨不安地踏入一个新世界。他将要成为一个新的国王和新

的人物，她也要通过他来改头换面。他还要否认自己，感到惭愧，使得她爱他。他将要改变宗教，而占有王国。他将要成为胜利者、弱小者的保护人、欧洲的希望，总之，他要伟大起来。不久，愿望都得到满足，因为一切早就决定了，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地实现。末了，伟大国王的情人向他宣布最后的事情：她死了，使他注定成为梦想者和先知。当代的人都纷纷承认，他们对于他和他的行动感到厌倦了。当他孤独地上升，而渐次消逝的时候，人们离开了他。现在亨利还一点儿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正把李安古夫人接到他的行宫里来，跟他一块儿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

她在这儿，使得所有的人都非常满意，既不树立男性的敌人，也不树立女性的敌人。妇女们看出而且承认，她在言行举止上，没有一点儿不贞洁的地方。她对待每一个出身高贵、或者年纪较大的妇女，都显得天真而又谦逊。她的地位是由于国王的恩赐，而不是由于阴谋诡计和邪僻行为得来，别人找不出丝毫可以非难她的理由。宫廷里的男子，都是单纯的战士，比如：粗鲁的克立荣，勇敢的阿朗布尔。"独眼龙"，阿朗布尔的朋友和主人这样称呼他。"明天咱们有一场战斗，独眼龙。你那只眼睛可得当心，不然的话，就会马上瞎掉！"御营里面，较年老的胡根诺教徒，都是操行纯洁的，跟国王大不相同，年青的胡根诺教徒，却在各方面把他当作榜样；不过对于这两类基督教徒以及他的忠实的天主教徒来说，亨利都是伟大人物，值得崇拜，而完全理解他的，只有他的爱人。

美丽的德丝特蕾觉察到这点，自然而然地就被吸引到环绕着国王周围的气氛中来了。他在这儿的人格，大大超过了

一个和她朝夕相处的情人，甚而连她曾经拜倒过的夏尔特尔的胜利者也落下风了。这些男人都随时准备为他捐躯，而每个妇女都交出了她们的儿子。因为国王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是他们当中最完全的人，是他们的信心和希望，所以无论男女，都认为效忠国王是对的。甘蓓莉是个天性冷静的人，重视理性而反对放肆，她默默观察到一切，暗中觉得好笑，但是同时她也了解到，她的前途在哪儿，以及她应当怎么作才对。纵然她的心还没有受到感动，她的思想却在改变了。

她是宫廷里面最沉静的人。她的崇高地位，几乎使人不敢接近她，有些人甚而说她冷酷。崇拜她的达马涅克先生，国王的首席御前侍从，称她是北方的天使。除了亨利而外，没有人象达马涅克那样懂得她的魔力。北方的天使，其他的加斯科涅人也这样称呼她，而且用毫不掩饰的羡慕目光，去打量她那对捉摸不定的盈盈秋水。本身出身于北方省区的贵族，提到这个称呼时，也和他们主人的精神一致，出于心甘情愿，没有嘲弄的意味。后来连倔强的阿格利巴·道宾芮也承认，象德丝特蕾女士这么一个绝代佳人，却没有发出不正当的魅力。

在众目所视之下，甘蓓莉绝不肯犯错儿，至少不犯较严重的错儿。人们在等待，听她口里是不是提到贝勒加德的名字。究竟她怎么打算，作还是不作，都有损于她。后来她果然提到她从前的情人，但是人们意料中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年青的吉弗里是和御马总监同辈的人，在相貌端正上，两人长得不差上下。他向她献殷勤，表示出彬彬有礼的敬畏态度，并且通过她也把国王恭维备至。“吉弗里先生，您说了一句话，叫国王永远也忘不了您，”李安古夫人当着好些倾听的人的面

说。“这算得是整个贵族所能说出的一句名言：‘陛下！您是勇敢者的国王，只有胆小鬼才会离开您。’您这样说，完全不错。不过贝勒加德公爵不是胆小鬼，国王不会长久失掉他，一定会见到他转来。”

这就是她说的一切。关于吉士小姐，一个字也没有提，措辞非常明白，绝口不谈恋爱故事，而唯一放在心上的是对国王效忠。这种措辞不仅非常巧妙，而且也显得坦率和单纯。这样就预防了诽谤——或者还不能吗？公开要求一个人事事都做得无可非议，鉴于种种实际情况，未免太过火一点。御营里的牧师常常这样指责：如果国王和李安古夫人结婚，就犯了双重通奸罪，既蔑视宗教，也引起世间的愤怒。这回牧师们提高声音，说出“耶洗别”的名字，主教没有开口。牧师们说到“耶洗别”，好象可以把犹太国王亚哈的女人，拿来跟法国国王的女友相比，前者劝犹太国王改信她家乡的神巴力，而后者是个天主教徒。总之，耶洗别受到了先知以利亚的迫害，等到后来狗把她浑身的肉都啃光了，只剩下头颅、脚和手掌。①先知早就正确地向她预言过了。然而牧师们在这方面做错了，他们表现得太无情，因而也就不够聪明。他们使女士害怕，也使她的善良意志失望。

国王的爱人，从她所属教堂的教士口里，只听到一些安慰她的好话，偏偏得不到她和国王结婚的保证，看来事情还远没有到这地步。甚而连德丝特蕾太太跟她丈夫离婚的事情都还模糊不清，于是怕事的教会外交家，更不敢染指国王的婚

① 参看《旧约全书·列王纪上》。耶洗别是犹太国王亚哈之妻，以残忍放荡著称。

姻了。他的改教问题虽然势在必行，而且已经迫在眉睫，主教们跟国王的爱人谈话，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这就给甘蓓莉一种暗示，她懂得了。她私下跟亨利在一块儿的时候，对改教问题也一字不提。可是她把她的基督教仆从都遣散了——丝毫也不惹人注意，这是听了做事乖觉的德·苏尔迪姨母的劝告。

拉法伊牧师是个仁慈的长者，他从前曾经抱过孩提时代的亨利。只有他才向国王谈下面这样的话。他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既不是出于虔诚的狂热，也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自卫。他承认，一个人在两派宗教中，都同样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不过，倘使我是天主教徒，而且是在做弥撒的当儿——不是如我所希望的，是在传道的当儿——，被召唤到他的面前去，那末，在九重霄上的主，也不会因此而不理睬我。"

牧师坐在一间屋子里，亨利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请您说下去吧，牧师先生！您不是甘普利·但穆，您手里没有拿着火剑。"

"陛下！这是向坏的方向转变。您自己使用权力摆脱教会的范围，就别责怪您的教友了！"

"要是我听从您的劝告，"亨利回答，"那末，很快就没有国王和王国了。"

牧师迅速地用手在他面前一挥。"这是世俗的说法，"他说，没有加强语气，仿佛这是一桩应当抹杀和取消的事情。"国王倘使坚持本教，就受到暗杀的威胁。但是如果他改信别教，我们胡根诺教徒无论在信仰自由或者生命安全上，就再也没有保障了。"

"你们想的是自己的安全，"亨利不得不说，因为这未免有

失体面，所以他措辞激烈。“我希望我所有的臣民都得到和平，而我本人得到灵魂上的安宁。”

牧师重说一遍：“灵魂上的安宁。”语调缓慢而又迫切：“世俗不是这样说法，咱们才这样说啊，陛下！改教以后，您的心情再也不会这样轻松和单纯了，您也不会单纯和无所恐惧地站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曾经爱过您，并且因此主也爱您。您是仁慈的，因为您没有丝毫负疚的地方，您也是快活的，只要您自己不背离本教。但是以后——陛下！以后您就再也没有这种希望了。”

或真或假，也许又真又假吧：这是本着重大的宗教责任感说出来的话，因而使得国王变了脸色。牧师不敢正视那个少年时代的被保护人，急忙低声说：“但是您没有别的办法。”

他想站起来表示：再也不是宗教在启示，只是一个恭顺的人在说话。国王仍然叫他坐着，自己迈开大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再说吧！”他要求道，心里所想的比口里说出的多：“难道说：我又犯了别的错误，或者增加了别的道德吗？”

“还是和从前一样，”拉法伊说，“但是您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变了。”

国王：“难道我再也不会幸福了吗？”

牧师摇摇头：“您大概自命为幸福。但是从前上帝赐给您一种没有后悔的幸福。以后您将受到一些委屈，自己还会犯下一些更严重的错误——为了您那个亲爱的女主人的缘故。”

“我亲爱的女主人，”亨利重说一遍，他的确是这样称呼她。“她又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呢？”

“陛下！您就等待着一切将要到来的事情吧。先别去提

它了！”

这是什么意思！国王不耐烦再听老人的训诲和隐谜了，他离开屋子，走到努瓦荣城的市街上去。那儿有大堆老百姓在拥挤。等到国王到来，人群才散开，从包围圈中放出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本城的总督德丝特蕾先生，他自从他的女儿受到特殊恩宠以后，已升为本省的总督了。他费了莫大气力，才挣脱出来，还有几双手抓着他不放。

“总督阁下，谁胆敢这样冒犯您？”国王用坚决的语气问，因为他的卫兵在前面开路，老百姓开始逃窜。德丝特蕾先生的衣服给人撕破了，从里面拖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小孩的帽子，非常小的鞋子，一只白铁表，一匹木制的圆斑灰色马，漆得油光水滑。

“这是我买的，”德丝特蕾先生说。

“这帽子不是他买的，”一个女店老板说。一个手艺匠也跟着说：“我这婴儿鞋也不是他买的。”另一个人和气地，但不免含有几分讥嘲，请求把他的玩意儿的价款付给他。国王在这十分尴尬的情况下，等待总督回答，可是他总是咯咯地说不出话，他的秃头涨得通红，泄露出了自己情亏理屈。他的帽子被人践踏在地上，一个衣冠齐整的市民，出其不意地从里面拉出一样东西——你瞧，原来是一只戒指：不是冒牌，是真正的宝石。“这是从匣子里拿出来的，德丝特蕾叫我把匣子端给他瞧，”商人解释。

“这些东西统统对头，”国王说。“我跟总督阁下打了赌，断定他在暗中悄悄地买不到这些东西。我输了，让我来付你们的钱吧。”

他说了以后，就迈开大步走了。

国 王 的 仆 人

出了这件事情以后，亨利没有通知任何人，就赶快离开了城市。达马涅克随时都准备好了旅行袋，马已经上了鞍具。亨利想跟德丝特蕾家族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好进行战争，自己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但是他割舍不下甘蓓莉，而且心里对她抱愧，所以他就在鲁昂城前的战壕里，拿生命去冒险。英国女王对他非常生气，他从他的公使摩尔内来信中知道了。这时好些天主教的贵族向他忠告：他们不能再呆等他改教了，马因给了他们去依服多数的最后期限。从现在到三级会议召开，他们的时间是紧凑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了：这次会议只选一位天主教的国王。在这重重烦恼当中，亨利瞧见一乘软轿，沿着迪埃普的大路，晃悠悠地抬来了。他马上明白，软轿给他载来的是谁。他的心脏跳得很高，但不是由于快活和强烈的要求，象软轿第一次到约沙法谷的情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这段时期中，发生了许多事情。

他走到他的屋子里去，在那儿等待她。甘蓓莉一个人悄悄地跨进房间。"陛下！您使我难堪，"她说——既不是抱怨，也不是责备，仍然本着她那种沉静的美丽态度，而这点使他难受，感到茫然如有所失。他从她那完整的仪容中，发现出更多的特征。当两人沉默的时候，他很担心彼此即将进行的谈话。亨利瞧见她有双下巴的痕迹。一条浅浅的皱纹，只有在一定

的光线下才看得出来，但是它显得无比的妩媚！“夫人，我准备使您满意，”他听见自己这样客气地说，好象是对待一位陌生人。可是她仍然保持着高贵的亲密态度。

“您处理事情怎么可以这样错误，”她摇着头说。“您自己必需保护我的父亲和我，反对努瓦荣城的人才是，他们再也不尊重我们父女了。”

“不能向他们要求这个，”他严格地说，但是同时向一张椅子打手势，要她坐下去。她果然坐下，更严肃地打量他。“一切都要怪您自己。您为什么不就地处罚那些胆大妄为的老百姓，他们向您控诉德丝特蕾先生。”

“因为他们有道理呀。那些东西都挂在总督的衣服衩口里。那时我觉得，好象是我自己作的一样。”

“多么孩子气！这是我父亲一些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弱点，也许近来更增加了。我们自己人这样习惯了；我偶然忘了事先告诉您。我的姨母德·苏尔迪常常乘车到商人那儿去解释误会。再说，那反正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那个戒指并不是不值钱的，”他肯定地说，忽然他瞧见她那只美丽的手靠在椅背上，宝石正在她的指头上闪闪发光，便大吃一惊，原来她把戒指戴上了。

“我真不懂，”他说，语气多半是惊讶。“不过，夫人，请您告诉我，我的总督拿孩子玩具来干吗？”

她瞧着他，她的目光起了变化。方才是由于自己受到的侮辱而生气，目光显得又明亮，又坦率，这时混合着一缕柔情。哦！这可不是她故意做出来的。

“甘蓓莉！”亨利半大声地叫，他那已经抬起的手又垂下

来。“究竟这些玩意儿拿来干吗？”他低声问。

“我快要生孩子了，这是给孩子准备的，”她说——低下头，轻轻把松开的手向他伸去。她柔顺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等待他吻她和感谢她。

当他们下一次在一块儿的时候，她要求更多的东西。她要国王任命德丝特蕾先生作炮兵都督。她坚持到底，非要他使她父亲满意不可。为什么偏偏要这个位置呢，她没有说明理由。亨利打算把这件事情马虎过去。“德丝特蕾先生哪里懂得使用火药。那灰色的城楼不是他炸裂的。”

当国王包围德勒城的时候，是洛尼男爵把它炸裂的。洛尼是个了不起的计算家，而且还掌握使用地雷和大炮的技巧。“洛尼先生的地雷”已成了德勒城前的口头禅，用来嘲笑一个自命不凡的好名的人干的麻烦的工作。他费了六天六夜的工夫，才把那灰城楼的厚墙用四百磅火药填满了。在快要爆炸的当儿，御营里的男女人士都集合在一起，彼此开玩笑。开始只冒了许多烟雾，轰隆地响了一声，但是后来有七分半钟的时间，什么响动也没有。看来上尉那种有学问的骄傲态度，似乎快要受到惩罚——可是，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城楼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倒塌下来了。事前没有人相信，连被包围的人也不相信。他们站在城楼上，在地雷爆炸中牺牲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幸免于难的人，他们每人从国王那儿得到一个泰勒。洛尼本来想当总督，可是又被人排挤掉了。首先，因为他是“本教的人”；其次，他的敌人，那个胖子流氓陀，答应多给国王缴纳一部分税款，自己绝不从中揩一点儿油。这么一来，他哪里还能当得上总督呢。

但是炮兵都督的位置至少是空的，亨利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位置留给劳苦功高的洛尼。他等到勇敢的洛尼从鲁昂城和要塞里回来，就用这个位置来酬劳他。原来国王派遣洛尼到那儿去，负责交涉那座城市投降应付的代价。

“美丽的爱人！”亨利叫甘蓓莉·德丝特蕾。“我心爱的女主人！”他又请求。“请您别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吧。您可以给德丝特蕾先生随便挑选一个您想得到的位置，只是都督这个位置不行。”

“我怎么能够听从您的话呢，”她回答。“要是您不满足我这个要求，整个宫廷的人，都会瞧不起我和我的父亲。”

也许她的怀孕状态使得她那样固执吧。亨利暂时只好用一种不负责的诺言来搪塞她，同时派人到鲁昂给洛尼送了一封紧急信，要他赶快把事情办好。这件事情不能为了金钱问题遭到失败，要洛尼一定想办法，把城门给他的主人打开。这么一来，甘蓓莉可以忘掉都督的位置，而同心爱的国王一起，骄傲地通过凯旋门，进入诺曼底公爵领地的首都。

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封信对于国王的公使是非常必要的。不错，要是没有这封信，国王就很容易失去他的鲁昂城，而洛尼公使也很容易失去他的生命。

德·维拉先生代表马因和同盟在鲁昂负责指挥。关于代价问题，洛尼已经和他争论了两天。公使逐字逐句地反驳总督提出的一切条件，而且断言，王室的库存担负不了那些条件。这是一方面；同时同盟和西班牙国王的代表，答应向德·维拉供给无数的黄金，而且他们接受任何条件。洛尼本着北方人那种富于理智的头脑，总是转不过弯，宁肯炸裂城楼，

摧毁城市，而不愿浪掷有用的金钱。除此而外，洛尼，后来的苏利公爵，十分注意自己的高贵地位，他甚而为了这个缘故，特别讲究排场。就个人来说，他是胜利了。德·维拉先生招待他住在天字第一家旅馆里，叫自己的亲信去伺候他，又把自己的秘书派给他用，而且又请他在他爱人的家里吃饭。这一切都表现得很好。总督是个直性子，不久就把自己想好的一切条件完全提出来；当然，随着另一方面答应给他的黄金数量的增加，条件也增加了。后来他把它们列在一张长单上：职位和爵位，要塞，寺院，一百二十万支付债务的费用，另外还有一笔年金，接着又是寺院管辖区。这一切不是一个人的脑子装得下的，德·维拉先生是个办事有条理的人，所以把一切写在纸上，当面念出来。

洛尼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心里在想："好个可恶的绿林强盗！原来您招待周到，而且在您的爱人家里请吃饭，就是为了这些。要是我从表上取消几条，您就会把自己出卖给西班牙。要是咱们没有大炮，倒可以任您嚣张。我要教训教训您，怎样在城楼下放炸药。结果是您去上吊。"

洛尼的蓝眼睛和光滑的面孔，不动声色地提出合理的反建议；但是总督打断他的话，声明自己还忘记了一点。至少鲁昂城周围六公里以内，禁止基督教徒做祈祷——他这样当着异教徒和一位异教国王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么一来，会谈就激烈起来了，这天没有达到什么结果。不过他们签了一项预备协定，这只是由于洛尼非常喜爱文件和签字；而没有文件——哪怕是毫无内容的——，他是不肯放下谈判的。他通过专差，向国王报告对方提出的无耻条件。在决定答复没有

到来以前，德·维拉忽然怀疑毫不知情的洛尼是暗害他的凶手。这是由于他弄错了人：原来有个冒险家打算绑架总督，勒索赎金。够了，当他们再碰头的时候，总督鼓起眼睛，一心只想吊死和绞死对方。这点洛尼在上次就考虑过了，不过他没有表示出来。这时健全的理性告诉他，只有来一次疯狂的场面，才可以挽救自己免遭不测。因此，他先给总督一个下马威，叫嚷得比对方更凶，甚而骂这位贵族是个寡廉鲜耻的叛徒。这么一来，对方果然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 一个叛徒？您是在说气话，先生。"

"您自己才气得不讲道理，瞎扯暗杀故事，我丝毫也不知情；不错，您甚而想破坏您的诺言，可是我手里有一份预备协定！"

这些紧急的话句，勉强唤醒了德·维拉先生，于是他在爱人进来的当儿说："请您别嚷，夫人，我也不再嚷了。"可是他突然缓和下来，多半是由于吃惊，这不会坚持很久的。洛尼先生的清白无辜，急需一点确实的证据，不然的话，他还是要遇到麻烦。就在这个时刻，他仆人当中的一人，把国王的信递给他。这是对鲁昂总督所提出的无耻条件的决定性答复。不过李安古夫人的要求，是促成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要不的话，它也许不会到得这么凑巧。有一点始终弄不清楚，是不是洛尼公使在客店里早就接到了这封信。正在紧张场面下递来这封信，它的影响是显著的，人们事后考虑，再也不相信这是偶然的了。不久，总督的爱人就表示出自己的怀疑。

不管怎样，国王接受一切条件，包括禁止做祈祷的那一条在内。他没有特别提到，于是德·维拉先生也把这点忽略

过去了；不过他可以作海军大元帅。他随即向公使赔罪，因为他错把对方当成了谋害他的凶手。幸好真正凶手的一个助手落网了。总督派人把他抓来，亲手用绳套着他的脖子，手下人当着主人的面，把这人从窗口吊下去。这件事情办好以后，余下的就是庆祝幸运的结局了。“同盟完蛋了，”总督从窗口大声叫，粗鲁得象一个老兵，窗口外面吊了一个人，早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注意。总督下命令：“大伙儿一齐高呼：国王万岁！”老百姓果然这样高呼，他们的声音传到港口，那儿的船只正在放炮。要塞的城墙上也在鸣放礼炮，没有一座教堂不传出愉快的钟声。人们在圣母教堂里做感恩的礼拜，洛尼坐在第一排。城市的各种团体都表示欢迎，他们赠给国王的公使一份贵重的礼物，这是一套镀金的银餐具。洛尼就带着这份礼物离开城市。

当他在伊夫里会战当中受伤躺在梨树下，他也就地取得了胜利，甚而俘获了几个有钱的贵族，洛尼这个人一直是走运的。这回的运气也不小，由于他的功劳，将使国王获得一座最好的城市。在这点上，国王的好仆人的确是值得酬劳的。现在他到达了，国王拥抱他，他又说了一些漂亮的话；镀金的银餐具是属于国王的；国王的仆人在原则上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接着国王仍旧把餐具归还他，并且还加上三千金泰勒。这一切都做得不错。但是当洛尼要求炮兵都督的位置时，国王又拥抱他一次，任命他作芒特城的总督。洛尼丝毫不加考虑，戆头戆脑地顶撞国王，说国王忘恩负义。国王听见这么说，仍然用诙谐的语气来解释严重的事情，可是洛尼从不理解这一套：“忘恩负义，人们早就这样说过了。但是您还是听听宫廷里最

近的新闻吧。”

没有多久，洛尼就把一切弄清楚了。他闭门思索了一个钟头，然后去见李安古夫人。她立刻就明白了，他是为了都督的位置来的。不过他表面上始终不动声色，保持那份尊贵态度。他的衣帽上戴着许多珠宝。“夫人，我请您给我的光荣，让我参加您高升的机会。我在侍奉国王，将来有一天，您也可能用得着我呢。”

甘蓓莉不加思索地回答：“谢谢。国王要是上战场去了，他会通过德·瓦雷纳先生得到我的信。”这人从前是个大司务，现在负责传递情书。洛尼变了脸色；他那苹果般的面容，倒也没有消失光彩，只是暗淡些了。甘蓓莉大约也注意到了，但是她疏忽了，没有马上道歉，后来她每次想法补救，都没有成功。要是这个时候德·苏尔迪姨母在她身边，就会指点她，也许她可以避免树立这个终身的敌人。现在这个最可怜的人，非但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反而顽强到底，骄傲地瞧着洛尼先生，以至于她的女仆暂时停止给她梳头，有一会儿，大家都陷入难堪的沉默。

后来洛尼先生跪在踏凳上，给夫人穿上拖鞋，原来她在激动当中把脚上的鞋子滑掉了。甘蓓莉不耐烦地瞧着，心里在想：他纵然这样讨好，还是当不成炮兵都督，这个位置是决定给德丝特蕾先生的了。受侮辱的人，完全不动声色，他夸赞她的小脚长得漂亮，就告别走了。他刚一离开，甘蓓莉打心坎里大吃一惊：她忘了给洛尼祝福，而且一次也没有想到光荣地获得了鲁昂城。他现在一定到国王那儿去了。“快跑去叫他回来！”她命令她的女仆。结果枉然，洛尼没有转来。他问自己，

他为什么从内心深处痛恨这位美丽的妇人。他没有找到根本的缘因：这是她和他的相似性。这两位出身北方的褐发人，都长着白净的皮肤，都具有冷静的理智。国王是一个喜欢笑和哭的人，被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了；但是慢慢地有东西在滋长，超出了他们本人的经验以外——这就是感情，只有一个出身南方的人，才可以把这个教导他们。不久每个人都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光是要国王的恩宠，还要爱人的信任。两个嫉妒的人，都爱着同样一个人，但是互相猜忌，一直到死为止。

国王已经到了圣但尼，后来他就要在那儿改变他的宗教。在这个问题上，他至今还没有确定的打算，心里老是傍徨不定，虽然有许多事实已经确定了，而且最后的事实也将出乎意外地到来了。这时他在和教士们开宗教会议，探听巴黎城里三级会议的消息，毫不起劲地等待一些可能被扭转的事件，他自己想延宕时间，也许想和他的上帝商量吧。在他烦躁的预感中，更盼望他的美丽的爱人到来。这一回他把她留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后来才体会到离别的滋味多么难受。这时他恍然大悟，他们两人应当是形影不离的。国王想派人去把他心爱的人儿接来，他认为担负这个任务的人，没有比勇敢的洛尼更适当的了。一个善良的仆人，不会因为一点失望而动摇他的忠诚。洛尼不可能不喜欢甘蓓莉，因为他本人的幸福是操在亨利的手里。亨利这样想。

洛尼立刻准备旅行。他用不着考虑：他在为谁工作，以及什么人将成为这次周密筹备的中心。他不管这是不是他的女敌人，他总是主张要有一支庄严的队仗通过国内，而且排场要隆重。他本人带着侍从，骑马在前面开路，后面保持一百步的

距离：两匹骡子拖着一乘软轿，轿上安然坐着国王的情人。中间又是一段距离。后面是一辆四匹马驾的车，车上载着妇女。再后面隔着老远一段路，才是十二匹驮着行李的马，作为殿后。男爵本着他那有条不紊的办事精神，也把这次旅行安排得和别的活动一样，又隆重，又华贵。纵然在队仗中心的是塞密拉密斯王后①，而不是甘蓓莉·德丝特蕾，也要感到尽美尽善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洛尼那样办事认真负责。到了有陡坡的地方，驾着四匹马的车夫，偏偏忍耐不住，要从座位上下来小便。有匹调皮的骡子，尽管驮着那样沉重的东西，却狂奔到拖车的马儿那里去，它颈上的铃子叮叮当当地直响，而且叫得非常难听——正不亚于赛利那斯②醉后骑驴过巴陀谷。四匹马吓得逃跑了；眼看沉重的马车快要压倒轻便的软轿，把它踏碎，抛到陡坡下面去，而王国里最宝贵的人儿也将同归于尽。“停着！停着！”她们高声叫喊，但是大伙儿吓得手忙脚乱，不知道应当怎么拦住才好。幸而车辕断了，车子停住，只是马匹跑开了，它们跑到前面，就给洛尼先生的人截获了。

夫人躲过了这一场大难，骑士再快也来不及救她。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表示恭顺的态度，看见没有出事，才尽量发出沙哑的欢呼声。夫人气冲冲地，满脸涨得绯红。直到现在，人们很少瞧见她的脸上有过这样的颜色，平常总是鲜嫩的百合色压倒粉红的玫瑰色。骑士目睹这种变化过程，心里暗暗感到得意，因为他想到国王过去的好几个爱人，都是因

① 相传为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亚述古国的王后。

② 赛利那斯是古希腊神话中酒神代俄奈萨斯的伙伴。

为脸上快长红斑，才惹他厌恶而遭遗弃了。不过在这样一个年青的女人身上，至少还得二十年哩。尽管这样，洛尼觉得有了希望，几乎二话不说，下令继续旅行。德丝特蕾女士的想法不同：一定要有人感到她在生气，纵然洛尼没有，他也得亲手鞭责马夫，怪他不该在不适当的时候去小便。国王的伟大仆人果然这样作了。不久他把美丽的旅行人亲手交给国王，她的面容又完全恢复了百合花的光辉。“所有的人都被不幸事件吓青了脸，”他向那位迫不及待的爱人说。“只有李安古夫人才显出比平常更动人的颜色。陛下！可惜您不在场啊！”

可怜的爱丝德

他们两人暂时住在旧修道院的宿舍里，关于这点，布舍教士正从教坛上，对全巴黎的人大放厥词。不过他的成就再也达不到从前的高峰了。听众当中没有发生挤死人的现象，而癫痫症也很少出现。这首先是由于三级会议失败了。人们终于看出，各式各样觊觎法兰西王位的人都站不住脚，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去，而真正的国王却等候在首都的大门口，他只消改教，立刻就可以进城。他也证明了自己的信心，因为他再也不打算使用暴力闯进城去了。城门是洞开的，农民把东西带进城去，巴黎居民也敢于走出城来了。他们都吃饱了，因而鼓起勇气，也恢复了久已失去的好奇心。饥肠辘辘的人，如果老是听布舍说谎，最后倒真的会忘掉怎样辨别方向和事物了。

他们大批地涌到圣但尼去，然而只有个别的人才闯到旧

修道院的附近；至多只有两位朋友，他们打算联合起来，采取自卫。他们心想：归根到底，这儿是在和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人打交道呀，不然的话，一个被斥逐的异教徒，就敢于挺身出来，和整个同盟、西班牙的军队、菲利普的黄金和教皇的放逐令对抗吗？今天偷偷溜进寺院花园里来的两个小市民，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想用自己随身带的干粮来支持一些时候。真倒楣，说到鬼，鬼就准时到了，不过他没有用硫磺烟火来开路。他连卫队都没有带，既没有穿甲胄，也没有拿武器，他的穿装打扮简直不象一个国王的样儿。咱们躲在篱笆后面，照理他不会看到咱们，可是咱们还是被发现了。他的身边一定有点什么古怪的东西。"陛下！我们没有恶意呀。"

"我也没有。"

"我们发誓：我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您是反对基督教的人。"

"我可是不得不把你们当着愚蠢的小鬼。现在是时候了，让咱们彼此更好地认识一下吧。咱们三人天长地久地还得一块儿活下去哩。"

他们随着他的手势，离开躲藏的地方，来不及思索，就跪在他的面前。他瞧见他们那种惊惶失措的样儿，和气地笑了，忽然严肃地问起他们最近度过的困难时期；他们提到某种面粉，这的确是他们从墓园里弄去的，说来连他们自己也不肯再相信了；国王听到这儿，就闭上眼睛，变了脸色。

后来他们把遇见国王的情形，告诉许多好奇的人。那些人急欲知道的，倒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的表情和姿态：究竟他显得凶恶，还是善良。

“他显得忧戚，”两个亲眼瞧见国王当中的一个人说，但是另外一个人反对。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整个时间，他都过得很快活。尽管那样，总算不错呀。”说到这儿，他的话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他把国王当作一个滑稽家。

“尽管那样，总算不错呀，”那一个觉得国王面带忧戚的人，也疑惑不定地说。

“他可长的高大呀，”在这点上，两人的意见一致。“高高的个子，见人有说有笑，一点儿不拿架子，洒脱得简直叫人吃惊，不错，咱们还——”

“给他握了手哩，”第二个人赶快抢着说。第一个人狼狈地沉默了。他差点儿把他们跪在国王面前的情形泄露出来。

国王这时在寺院花园里接见拉法伊牧师，牧师用手搀着一位蒙着面纱的女人。“我们是趁人不见走进来的，”老人劈头说出这句话。

亨利不明白对方的意思，目光从牧师的身上，又移到女人的身上；但是她的面纱很厚。“趁人不见——而且还是出乎意外哩，”他匆忙地说；他正要去看甘蓓莉。

“陛下！亲爱的儿子，”老人说。“上帝不会忘记任何东西，至少在咱们思想冷静的时候，他就把咱们过去的行为显示给咱们瞧。凡是有过这种行为的人，就不应当否认。”

这时亨利明白了。这个女人一定是他认识的，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罢了。他徒劳无益地想在她那只没有戴手套的手上，找出一点标记。没有戒指；但是手指由于劳动过度而肿胀和裂开了。他心里已经念出她的名字，但是害

怕有人偷听，他真想朝着屋子周围的窗户打量一番。

“她是本教的人，”拉法伊说，同时揭去她的面纱。原来是拉罗歇尔的爱丝德。亨利曾经爱过她，也和其他二十个女人一样，也许比其中的十个更爱一些，谁还分别得出呢？他想朝甘蓓莉那儿走去。

“这是德·布瓦朗培尔夫人，我瞧出来了。夫人，您来的时间不凑巧，我正有事呢。”他在想：“甘蓓莉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

拉法伊牧师披着飘萧的白发，很坚决地说：“您仔细瞧瞧吧，陛下！既是本教的人，就不应当逃避责任。”

“谁在说逃避。”亨利故作生气的样儿说，但是他在谈话过程当中的确想逃避。“我并不逃避，不过我有事，不许人打岔我。就是您也不行，牧师先生。”

“陛下！您更好地瞧瞧吧，”牧师重说一遍。这时亨利的一只翅膀垂下来了，再也不能远走高飞，既不要求，也不生气了。现在站在他面前的人，真的揭去面纱，是一个年华迟暮、多愁多病的穷苦人，但是她从前曾经引起过他本人的迷恋，鼓舞了他的力量。如果所有那些妇女，没有引起过他的迷恋和鼓舞了他的力量，那么，他就到不了今天这种地步，甚而连他首都的大门也见不到了。“爱丝德！竟成了这个样儿。拉罗歇尔这座海边的要塞，是胡根诺教徒的坚固避难所，咱们从那儿出来，在无数的会战当中成了宗教战士。牧师，您不必用眼睛瞪着我。咱们同意了，她来得正凑巧。”

“夫人，您希望什么？”亨利问。

他心里想：“偏偏这个时候，让胡根诺教徒爱丝德狼狈不

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正要改信宗教，这样我才可以幸福地和耶洗别一块儿过活，她劝诱亚哈王信奉异教的神巴力，但是她将来会被狗吞噬掉。哦，迅速遭到报应的美人儿！咱们作事忘恩负义，把美丽玷污了。此刻在拉罗歇尔的爱丝德的脸上，分明刻上了悲伤和困苦的痕迹！”

这时如果她没有说话，他倒真的逃走了。她那沙哑而软弱的声音说：

“陛下！您的孩子死了，打那个时候起，您的会计处就再也不付钱给我了。我家里的人把我赶出来，我一个人无依无靠，挨饥受饿。可怜可怜我吧！”

她打算用一只脚跪下去，但是由于浑身乏力，完全摔倒了。不是亨利，是老拉法伊搀她起来。牧师的目光严肃地盯着他，亨利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后来他走了。他向牧师点点头，好象承认，这一切只好这样。他到了走廊上，脚步越走越慢，心里在思索：“我干出了什么事情？我还可以挽救什么呢？这是我对人无情的最不可原谅的例子。我枉自轻率地倾洒眼泪，但是我每次一转眼又到别的女人那儿去了。这也就是我的名声，众人都知道，而我是最后一个了解自己情况的人。”

他的确醒悟了，他对自己遭遇到的事情颇为惊讶。他牺牲了别人。按照天理人情和他的真实觉悟来说，他都不应当那样作。他根据本身的经验，深知生活艰难，这一贯需要内在的坚定性，在不幸的学校当中，以及走向王位的道路上，都是如此。不过咱们的良好态度，是靠牺牲了一些人而来的。亨利又想到爱丝德的身上，因为他完全缺少原来答应给她的那笔年金，要给爱丝德，就得克扣他的尊贵女主人甘蓓莉的收

入。他认为这是办不到的，而且担心她决定一点儿也不肯放松。他只消回忆一下那种情境，她那美丽的手靠在椅背上，手指上的宝石闪闪发光，而那颗宝石就是德丝特蕾先生偷来的。

他沉浸在重重的心事中，踏着极轻的步伐，跨进她的寝室。他从套间里穿过敞开的门，向里面张望：美人儿正坐在梳妆台边，她在写字。"不过，一个女人除了对我本人而外，是不应当写信的。别的信哪能够使人完全不怀疑呢。"亨利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现在他心里再也不想别的什么了。他从背后看她在写什么，而她却没有注意到他，不过两人的动作都在一面透明的圆镜里照出来了。亨利念到："夫人，您遭到不幸。"

他大吃一惊，立刻就知道了，这是给谁写的。他带着惶恐的紧张心情，瞧见她的笔头在纸上移动，因为笔尖划得沙沙地响，否则他的呼吸会被人听出来了。他呼出的气，使镜面蒙上一层薄雾。笔尖划出粗壮的字迹："夫人，这就是咱们的命运，只怪咱们从前相信好听的话。咱们得好好的当心自己，否则咱们就难免遭到毁灭。您并不使我惋惜，您的态度是渺小的，您出现在这儿的花园里，使我失去了体面。我愿意给您钱，请您赶快离开这儿。您那已死的孩子的父亲，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信就这样写下去，只有亨利完全看清楚了。镜面上的玻璃，受了他的气息吹嘘而变浑了，当她突然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分辨不出镜中的人影。他立刻退出寝室去，而且相信，她知道了他来过这儿；她的信与其说是对她，毋宁说是对他而发的。

他和她离开了好几天，甚而在考虑怎样和甘蓓莉决裂。她是那样高不可攀。她在信里向他明白表示：如果他帮助那个

女人，她是决不会原谅他的。实际上，他也不敢作。他在好几座城市里的事务，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忘掉女主人在发脾气。他虽然忘掉了她发脾气，但是没有忘掉她；他对甘蓓莉十分迷恋，使他再也无心想到另外一个可怜的女人了。他在第三天接到消息：他的爱人接待了贝勒加德公爵。

他感到非常烦躁，最初好象是在发寒热，他整个青年时期，凡是过度地劳碌以后，就会受到这种病症的袭击和困扰。这是对于自信的失效，面前显出一片空虚，所以他才这样烦躁。照理说来，这个四十岁的男子，大可不必再感到意外的惊讶了。凭他这种取得生活保证的年龄，他可以亲手把他生活意志上的裂口缝合起来。他跨上马背：给那叛变的人来个出其不意吧！他快马加鞭，把随从人员都抛在后面，逆着风势，大声埋怨和叹息，非报复不可。行动吧！决不要怀恋同衾共枕的旧情，决不让绝望的情绪发生，但是要严惩那两个人。他在黑夜中穿过树林，纵马狂奔，一直到马匹摔倒了，他坐在枯黄的落叶上。“德·卜拉兰先生！”他叫，贵族们都赶到了。

他向那俯着的耳朵吩咐，这是他一生当中从没有发出过的命令。贝勒加德非死不可。“派您执行这个命令，用您自己的脑袋担保！”卜拉兰并不喜欢御马总监，他可以在决斗当中杀死对方，只是他这时不相信国王的话，这不是一位派遣刺客的国王，他从不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置于死地，他也不会使用这种手段对待他的枯叶。卜拉兰冷静地回答：“陛下，咱们还是等到天亮再说吧。”

国王气得一下子跳起来。“你以为我疯了，是不是？但是我要您执行我的命令。不光是对贝勒加德。要是您碰见

两个人在一块儿，您就不应当单单杀死他。”

“我在黑夜当中听不清楚，”卜拉兰先生说。“陛下！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以您的仁慈著称，您是哲学家们所称道的新的人道和怀疑的君王。”

“这是什么话？”亨利粗暴地问。“我什么也不管了。两个人都得死——那个妇人尤其应该死，先杀掉她。”他大叫一声：“我不能瞧见这种情形——”他用手遮着眼睛，心里浮起了种种幻像。

这位黑暗时间的证人，尽量跟他离得远远的，以免继续陷入难堪的处境。后来国王攀鞍上马前进了。当他达到圣但尼的时候，天才拂晓。亨利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台阶，他要进去，但是他不得不在外面站一会儿，通过那纹丝不动的门，他看出有人冒昧闯来的一切情形，仿佛他自己是在门内一样。有一种恐惧的心情苦恼着他，大约屋里的人也不会比他更难过了。门锁终于开了，他那亲爱的女主人站在他的面前——旧燕归来，他忽然注意到，他已经失去过她了。他的血液涌上心头，因为他又获得她了。她已经穿好衣服，好象要准备旅行。一个穿着整齐的女人，在这天刚拂晓的时候，是显得很奇特的，何况窗户被掀开的当儿，窗上的玻璃响了，而且还可以听出有人跳到花园里去的声音。

“请您解释这一切吧，夫人。”

她昂着头，心平气和地回答。

“有一个失宠于您的人，请我代他求情。”

“他是从窗口跳出去的。应当拦住他。”

她阻止他那样作。“陛下！您的同盟的敌人，向他建议，但

是他没有出卖您。”

“他和同盟在一起，也和您在一起哩！夫人，这是什么缘故，您穿得这样整齐，而您的床铺乱得一塌糊涂？说情！在天将拂晓的时候，而且在乱得一塌糊涂的床上。”

她穿着宽大的衣裙站在床前。“您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她从容不迫地说。

他用脚在地上顿，使得谈话的经过变得不大冷静了。“请您自卫吧！您还不知道，我是来赶您走的。”

她用考验的目光正视着他，好象这是一个正在发寒热的人。“请您坐下，”她要求道，同时她自己也坐下，坦然地瞥了那零乱的床铺一眼。接着她就说：

“陛下！这不是您第一次侮辱我了。您藐视德丝特蕾先生。您在下面接见另外一个女人，也贬低了我的身份。您没有告别一声就走了，我一时意志薄弱，回答了一位比较可靠的朋友的信。他在天亮以前到我这儿来，您应当用细腻的感情来体会才是。难道说，您宁愿他在大白天众目注视之下来见我吗？”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把话听完，他的手抓着椅子的靠背，以免从椅子上跳起来。实际上他没有跳起来，反而把椅子拉到她的面前去，逐字逐句地对着她的脸说：

“他要接你走；所以你才穿好衣服。你们想离开这儿。你们想结婚。”

“但要得到您的允许，”她回答，同时扬起脸，但是没有离开他的脸。

“我决不允许，”他喃喃地说。“你是我孩子的母亲，”他突

然大声地说。她听见这句话，睫毛迅速地眨了两下——别的什么表示也没有，接着就是一片沉默。两人膝头挨膝头，几乎下巴挨下巴，又是一片屏息静气的沉默。他开始感到身上发冷，突然嘴和喉咙干燥起来，他连唾液都咽不下了，走到桌边去，喝了一口水。跟着他就离开了房间。他再也没有回头望她一眼。

李安古夫人没有再等待了，她叫人收拾行李。她拿不稳，是不是自己赌输了。看来只有到姨母德·苏尔迪家去比较合适。德·苏尔迪夫人曾经说过，"无论天大的事情，决不请求，也千万别说'谢谢'这句话。"甘蓓莉就是在遥远的地方，也听从姨母的劝告。这时她心不在焉地吩咐女仆收拾箱子。她本人没有高深的智慧，由于思想脆弱，才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得罪洛尼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可是这一回多亏她想起自己学来的那条原理：决不请求，决不感谢，只是等候对方来迁就。"他没有人，"她反复思量。"他在这世界上没有别人，因为他面临着一次飞跃，他管这叫拚命的飞跃，而且也知道是为了什么。他失去他的党派，比得到王国的可能更大。我们夜里睡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不大说话，只是他独个儿自言自语。我觉得作一个单纯的人并不坏。"

这时她命令女仆停止收拾行李。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穿上蝉翼似的薄纱衣；她突然觉得，他一定会转来。"他认识的那些女人，多半都骗了他，他不过打个哈哈就拉倒了。他一直就是这种习惯，许多人都这么说。他从来没有嫉妒过，这算是他破天荒第一遭哩。"——"他的心里一定是怪难过的，"她半大声地说，轻轻用手揉着肚子，对于这个为了她的缘故而

改变常态的人，暂时感到一缕柔情，他由于她的帮助，也增加了忍耐的能力。她几乎有点儿后悔了。“当他提到他的孩子的当儿，我眨动了我的睫毛哩！”

他跨进房来，举起她的双手，说：“夫人，把事情忘掉了吧。”

“您觉得抱歉吧，陛下，”她怜惜地回答，但是分明知道，他度过这一点钟的时间多么不容易。他的脸本来应当显得又苍白，又疲乏。可是由于他在各种战役中受尽了日晒雨淋，面容一直经受着斗争的锻炼，所以表面上的紧张，压倒了疲乏和苍白，应当从皮下去看，才看得出来。她正是这样作，才受了感动。

“陛下！您本着百折不回的态度争取我。”她边说边向他伸开双臂，不再是被动地忍受，也不光是表示亲切，而是带着剧烈的要求。

他们经过了销魂的一刹那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变化。他呢，还是从前那样不肯休息，感情热烈；而她呢，却显得冷静而捉摸不定。“北方的天使，”他绝望地说。“您向我发誓吧，什么都比不上您对我和我对您的忠诚。”但是他完全没有用心倾听。“您还能对我提什么忠诚呢？有两次，您都破坏了诺言。您瞧见我受到可怕的嫌疑，一点儿也不在乎，同时您却原谅别人的公开叛变。枯叶害怕同盟，他不光是争取吉士小姐，他也和她的母亲发生了关系。他并不看重她们，而他也不属于我。”

嫉妒的人，在向这颗不可征服的心施行突击，唯恐把那个男的对手贬低得不够：“您可以写信给他——按照您的一切诺言！您绝不许再说：我将要作。您应当说：我就在作。请您下决心，女主人，只要一个仆人吧。”

他长叹一声。双手抱着头，从房里跑出去。他觉得："我不能陷得更深了。"

拉法伊牧师在古老的花园里等候他。亨利瞧见牧师，联想起自己的不幸和过失，好象挨了当头一棒，站在那儿，一步也走不动。牧师站在和他相隔十步远的树荫下。"可怜的爱丝德死了，"他说。

亨利把头低到胸口，呆立了很久的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使那个站在树荫中的老人觉得难受。他说："这要算您最大的过失了，陛下！可怜的爱丝德，已经达到永恒之爱的所在去了。"

亨利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到天空，自言自语："我最后在约沙法谷还有过选择的机会——"说完以后，就迅速离开了。

拉法伊悲戚而又惊奇地留下来。国王说了亵渎神圣的话。国王的神经错乱了。他准备改信宗教，但是当他受到诱惑而抵抗的时候，还胆敢把自己拿来和救世主相比。

后来拉法伊牧师才知道：原来约沙法谷是夏尔特尔城前御营的名称。有一天，国王满身污泥从战壕里出来，软轿把谁给他抬来了呢？这是上帝以那不可测的意旨，给国王创造的人儿。

一个老基督教徒决不会相信，甘蓓莉·德丝特蕾从没有劝过她的爱侣改教。亨利至今虽然明白真情，也只有当她在谈话与缄默当中的态度分明，才有可能。可是后来，每逢亲信的人问到他关于改教的事情："陛下！究竟是谁使您改的教？"他就这样宣称：

"我的尊贵的女主人，迷人的甘蓓莉。"

III 拚命的飞跃

不义的神秘

菲利普·摩尔内总共只有一个英国朋友。特使经过历次旅行以后，现在再度横跨海峡，而且这一回负有最麻烦的任务，他得好好地回忆一下从前认识的那些熟人。他认识的倒也不少，各阶层的人物都有，可是他和好些人都长久失去联系，几乎把他们忘掉了。不过他逗留得最久和最早的时期，是他的流亡时期，同时也是他的学习时期。他曾经求教过的那些人，都还活在他的记忆当中，而有些人已经去世了。那时这位流亡的基督教徒的产业被没收了，倘使他在本国被捕，那末，他不是陷身在牢狱中，就一定断送在刑场上。一个青年人，处在这种艰难的境地，而本身又抱着激烈的思想，无怪乎他在伦敦去拜访每一个团体。由于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巴托罗牟之夜的畸形怪象，他逢着机会就尽情加以揭露。那些廉价饭店中的客人听他说话，没有人表示不高兴，不过他们是不是信以为真，倒大成问题。他指天誓日地痛詈那些凶手，当时他们还在他的祖国掌握政权，这位流亡者对他们的恐怖行为，表示深恶痛绝，他预言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无论是在天上和人间。人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就问他："您真的是这样想吗？"

在过去那段生活中，有一天，摩尔内把衣服交给一位裁缝师缝补：裁缝师一边缝补，一边欣然地听他讲故事；裁缝师太太还叫了其他邻居来听。这位流亡者说得忘了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自己几乎只穿着衬衫在演戏剧，暴露了肉体以后，又暴露了灵魂，他除了脱下来的那套衣服外，没有第二套。接着他就缄默了，在裁缝师没有给他穿上衣服前，他的听众都没有搭腔。后来一位女邻居给他带来一罐啤酒，同时说道："您报告的一切，一定都是真的，不过隔这儿很远。我从没见过一个这样的女人，竟疯狂到了这种程度，连人血也喝起来了。"

年青的摩尔内得到这次教训以后，避免再随时发泄自己的感情了。过去种种，简直令人怵目惊心，似乎可以激怒整个世界，而可以大声呼吁上帝作证。彼此相隔才一百英里，同样都是基督教世界，那些事情在这儿至多只象某种发明一样惹起注意，就良好的影响来说，甚而还不及科学上的发明。从此以后，这位流亡者密切注意科学，它的真理是无止境的，而且有着共同的语言。他说话被人接受了。

这时他徒劳无益地遍访伦敦的书商，要求他们承印他关于神学的文章。一部分书商担心，文中的某些意见，即使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里也是被禁止的。另一部分书商又要求作者不用拉丁文，而用英文写。他得到的收获，是在那些书店里碰到了一些有学问的高贵人物。好些人都抱着好奇心，他们邀请这位外邦的亡命者到家里去，同他讨论，让他教他们的子女念法文。其中的一位就是伯利爵士。

爵士有好几个儿子，长子和摩尔内同年，是一个真正胸怀坦率的人。他并没有把别人的不幸视为当然。"咱们两人都

是同一信仰，咱们在精神上都努力从事于一种较高的人道，再加上彼此的出身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贵族的价值，而英国的贵族现在价值要高些。虽然如此，他有许多象我的地方，我也有许多象他的地方，命运大可以把咱们两人的位置对调一下。”这位胸怀坦率的人，目睹这些情形，丝毫也没有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住在安全的地方，而他必须逃亡。他被剥夺，被威胁，整个人格都受到侮辱。我却事事如意，面临着远大的前程，我虽然和他相似，但是我是一个英国人。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女王！”

爵士的儿子感谢自己吉星高照，但是由于内心的同情，他分明觉得自己对于别人的遭遇负有连带责任，别人的厄运也是可以避免的。只有愚蠢人才无动于衷。凡是有识之士，就非干预和行动不可。这样才可以使得作为整体和唯一结构的基督教世界，不致于因为我们坐视它遭到不义的袭击而土崩瓦解。咱们设想基督教世界是一座大厦，它的上部越高越细，而最高的顶端从画面上消失了。感觉灵敏的人，哪怕平常不善于描绘，也立即可以设计出一幅图画。下面是柱头，各自独立地矗立着，但是彼此互相毗连，就好比英国、法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和王国。大厦就盖在柱头上。现在有一个魔鬼，手里拿着火炬，在这完美的图画中乱跑。不知道它为了什么缘故，放火点燃了第一排柱头，接着第二排以及其他更多的柱头，都陆续着火了。有个基督徒站在旁边，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感到苦闷，但是他绝不阻止灾难的发生。非常奇怪的是，灾难一时还没有发生。大厦还保持在烧毁的基础上面，好比虚悬在空中一般；它的尖端从画面上消失了。当制图人把图画放在亡命者的面前，后者看了几眼，就解释道：

“不义是神秘的。您的设计不啻是把不义的神秘表示出来了。”

原来的设计人听见这样说，大吃一惊，埋头朝着画面，好象他是初次瞧见一般。但是摩尔内经过了流亡的道路，学到不少东西，这一瞬间，他对自己遭到的不义感到自豪，因为这是神秘的一部分。从此以后，他一直不停地提到不义，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却主张正义；在正义问题上，没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

他在青年时候，常常和英国朋友一块儿打球和划船，这比进行学术谈话的时间还要多些。他们两人互相交换书籍，甚而共同交往一些男朋友和女孩子，在各方面都亲如手足，丝毫没有恶意。泰晤士河的空气和河岸，呈现出润泽而清新的色调，有些夏日成人变成了幸福的孩子，连这位额上有苦难标记的流亡者也不例外。哦，芬芳的乐园，你转瞬就消失了——赛跑、唱歌、接吻、花球、树丛中的喁喁情话，丘陵后的幽扬琴声——你消失得多么快啊，芬芳的乐园。后来流亡者回到故乡，他选择自己愿意效忠的君王，奉了国王的命令，旅行到各国的宫廷，而到得最多的是英国。可是这回的确不是儿戏了，现在那儿的人，成了他外交活动的对象，那并不是可爱的或者容易对付的人。可是他也象从前那样轻松地踏上海岸和白垩岩，好象到了朋友的家。他在这儿只认识一个朋友。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友谊，正是感谢这个朋友，而不是别人。一个人爱上一个国家，不是由于一种思想和信仰，就是由于过去的光荣，不过当他偶尔到达这儿，在岩壁下登陆的时候，对这一切大半是不自觉的。

伯利爵士承袭了父亲的爵位，作了王国的财政大臣。这

位特命全权大使没有先去拜访法国的常驻公使，就直接到爵士那儿去。他来到一家门口，周围是水光云影，脚下是渔舍密集的海滨。摩尔内碰见朋友在一所不大不小的房间里，财政大臣正在监督几个抄写员办公；国家的财政，就是由这儿管理着的。来客出现的当儿，抄写员都好奇地抬起头来。他成了众目注视的目标，后来他们才低下头去，实际上这并不值得注意。稍微过了一会儿，高贵的爵士说："我希望您旅行得不坏，"接着他就邀请客人到他自己的内室里去。他们在这儿才相互握手，彼此对瞧了许久。大概是找个借口吧，他们就这样说："你的样儿没有变，"而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愿意彼此面对面地瞧瞧。

"情况困难啊，"伯利开口说，这时他们坐在坚硬的椅子上。摩尔内明白，这是要他放心说出心里的话。他勉强地把话咽下去。"您还是老样儿，"伯利提醒他。

"我也没有失去勇气啊，"摩尔内回答。

"您上次在这儿干得颇不容易，不过后来您还是得到美满的结果走了。"

"因为您的女王是一位公正而有恒心的人，"摩尔内补充道。他重说一遍：公正，又再三强调：有恒心。究竟他想到谁：既不公正，又没有恒心呢？他赶快纠正自己的思想，大声说道："我的国王仍然抱着同样的决心，我为了这个缘故，一直在为他服务。只是他处的地位动荡不定，不是他本人动荡不定。因为他没有用饥饿的方法来迫使他的首都投降，引起您的女王的不满。更糟糕的是，这种谣言居然传到了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耳里，据说我的国王企图背弃真正的宗教。"

伯利沉默了，这是严肃的沉默，摩尔内低声问："您相信那

种说法吗？”他又提高声音说：“上帝作证，我确信相反的一面。”

“那末，您就是说服女王的适当的人，”对方回答。

“您愿意象上次那样帮助我吗，伯利？”

“老伙伴，”尊贵的爵士说，试图改用从前的语气，“上回的事情是最清楚不过的，跟目前所要交涉的事情不可相提并论。女王的脑子里有过一个男子。我们大伙儿也都作过年青人啊。”

“年青？那不过才两年呀。”

大臣不胜惊讶，屈指计算。果然，两年前，女王还在恋爱，还在烦恼。但是他没有打断客人的话，摩尔内说：“两年的时间变化不大呀。象您的伟大女王那种热情的人，是不会改变的，纵然诱因是个男子，或者比男子贵重得多的东西：这就是宗教。为了艾塞克斯伯爵，我曾经流血又流汗——”

大臣又在想自己的心事，没有打岔特命全权大使的谈话。“热情，”他考虑道，“是比智慧容易把握的。当热情和烦恼都化为乌有的时候，我还能作点什么呢？”

“我曾经为艾塞克斯流过血汗，”摩尔内说，“这回我又会碰到什么呢？”

“你会吃惊，老朋友，”伯利真想预先把话说出来。其实他只是说：“亲爱的朋友，这回您要大费唇舌，比女王陛下更激动呢。假使女三发脾气，您却用不着担心。”

“真的用不着吗，伯利？从前艾塞克斯坚持要留在驻法部队里，不顾女王的一切召唤和命令，他甘愿失宠于女王，而不愿错过和帕马公爵碰头的机会。那时我受到多么厉害的威胁

和埋怨啊！我的国王没有用应有的荣誉亲自接待艾塞克斯！我的国王轻率地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而最不可原谅的是，他把英国部队和艾塞克斯调在最前线，他居然让艾塞克斯在前线战斗！快放艾塞克斯伯爵回来，在艾塞克斯没有回到宫廷以前，再也不会有英国兵士来对付大名鼎鼎的帕马了！法国的事务使你们陛下忙得不可开交。女王夜里睡不着觉，感到不舒服，经过最后一次愤怒的声明，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两年以前，”伯利重说一遍，目光下视。接着他又抬起眼睛，说：“摩尔内，您别忘记，您说的是过去的事情。后来您还是得到了联队，虽然是在您走了以后，那时艾塞克斯已经回来了。咱们两人，摩尔内，可以在伟大女王的面前担当一些事情，咱们忽视了——不是故意的，而是由于我们的天性和思想——忽视和忘记了一个女人的处境，她也和一切其他的妇女一样。摩尔内，女王对于您是垂青的。”

“我仍然会得到垂青吗？在我离开以后，她一定接到一些不好的报告吧。”

“哦！这是什么话，”伯利说，站起来，真的笑了，显得很快活，使这苦恼的谈话轻松地收场。“当你们呆在巴黎城前的时候，有人在您的桌边开玩笑，说女王的法文讲得不好，她想到这一点，再也不肯宽宏大量了。不过，您将会受到应有的接待。您是这个国家和它的统治者的忠实朋友。”

总的说来，这次再见是令人鼓舞的。女王第三天就谕令特命全权大使去见她，这可以看作是良好的预兆。她派了一部花车到公使馆去，公使已经向她递了国书，由博瓦尔·拉诺克尔先生伴随着摩尔内。一支英国仪仗队骑马跟着花车。正当

两位使臣跨进华丽的大厅时，女王伊丽莎白朝着他们走来。她的身后跟着许多人，都向左右分开，雁行侍立。倘使这时没有贵族和宫嫔的烜赫排场，摩尔内一直还在等候大不列颠女王陛下，其实她已经站在那儿，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块空地方。在他看来，她似乎比从前显得矮小些。两支长腿支持着她的躯体，显得更随便些，她的头发也不象从前那样梳成了高髻了。的确，伊丽莎白戴着一顶软帽。

这是特使初进大厅时所看到的情形。其余的东西，他在女王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才辨别出来了。他从敬畏的姿态中抬起头来。女王没有施脂粉，只有眼圈周围涂上了一点蓝黑色的墨，使目光显得柔和，她的顾盼富有艺术，不侦察，不呆滞，不象鹰隼那样，看去没有眼皮，露出灰蓝色的光芒。近来她的一切特征都更显明了，显得衰老了。或者这样说，现在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真实的年纪了。这位观察者在伟大女人的意志支配下，始终没有注意到这点，他终身都把英国的伊丽莎白看作持久不变的力量，就是从肉体上说来，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她的长期的统治和顽强的青春，欧洲的宗教自由不知道成了什么光景，那瓦拉国王，后来的法兰西国王，也得不到安全和保证，而使他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增加勇气了。突然摩尔内注意到，有几缕白发从她的软帽下边露出来，他变了脸色，感到难于措辞。

今天出现的一切，都不过是照例的仪式。女王站着听人转达法国国王对她的庄严颂词，特使开始是用拉丁文，后来又用英文表达。她坐下来，以便致答辞，朝着高座上跨了四级，但是她的步伐没有不久以前那样轻快了。她走得异常缓慢，

也许是故意做作吧。这时摩尔内开始对她怀疑了，这变化未免太明显、太突然了；她走路时故意做出吃力的样儿，引起一位贵族伸手去搀她，这就是艾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一眼也没有看他，他的手几乎没有接触到她，但是忽然她又恢复了伟大的态度。女王高高地坐在宝座上，束身马甲绷得紧紧的，她现在穿的是深灰色的丝绸衣服，不是她多年以来爱穿的那种闪闪发光的颜色了。她的宠臣至多不过二十五六岁，光滑的小白脸上，看不出真实的年纪，态度象男孩那样漫不经心，个子相当瘦长，倒还显得高贵——为什么有只长腿老是在摇摆呢？他帮助老妇人登上宝座，这就是他所表示的活动。大概要让那些外国的观察者看出，他在宫廷上的意义，超过了女王所承认的限度。他好象是主人，而她对于他的魅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快些衰老。这点可以纯粹从他的外表上使人明白。他的整个恭顺都是虚伪的，甚而他那无可否认的优雅态度，也是假装的。如果他的女保护人不当心，这位可爱的人儿一定会堕落。漂亮的大腿不会摇摆多久了：女王，当心这个不可靠的小伙子的行动吧，他可以由空洞的骄傲，一变而为你的恐怖和致命的打击，其实他不过是个被玩弄的孩子罢了。

特使完全不喜欢这个宠臣，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十分高兴。艾塞克斯擅自占据前面的地方，大将和宫内大臣以及其他开始参与仪式的人都环立在御座周围，组成半圆形。这时由艾塞克斯来表演，好象他们主要的是把他烘托出来，连女王也成了他的点缀品。他向他的叔父莱顿招手，这一位又招呼第二个人，最后第三个人才交出一卷写好的纸——可以看出，这不是出于心甘情愿，他们是被迫这样作的。艾塞克斯毫

不在乎地弹着指头，以便更快地得到女王的召书，让他亲手把它递给女王。别人好象都不配那样作，只是望着他懈怠而服从地把展开的文件持向女王的面前。他受了女王狠狠的一击，赶快把文件放在地上。宠臣再也没有需要了，他作出一个丑脸，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至于他心里想些什么，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轻轻地踏着鞋底向后溜走，躲到他叔父的背后去了。

女王的声音，也象平常那样，清晰而有威力，它传到了柱头和帷幕后面，宫嫔们都张开嘴巴；因为她们也吸进了那股力量。伊丽莎白称法兰西国王是基督教世界唯一的君王，他手里拿着剑反抗西班牙——她说到这儿，站起来，等候宫廷人员表示完了赞同的声音。接着她就说了几句官冕堂皇的话，和两位使臣告别。他们朝着她鞠躬，瞧见那卷纸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他们退出去，一直用脸朝着女王，摩尔内看得很清楚：伊丽莎白从侧面走下台阶，用脚踏在纸卷上。

女王只等了五天，又乘人不注意把摩尔内叫去。他步行进去，发现伊丽莎白一个人坐在书案旁边读书。他在王宫里一个人也没碰到。外交家利用这个机会，称赞王朝的幸福情形，这儿不是军营，门口也没有双重卫兵，而是在公正的制度下过着安宁的生活。伊丽莎白仁慈地招呼他，听他说了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深深地低着头，这样可以从下面向上瞧，静静地问他，究竟他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她对于自己的安全是警觉的，至于她的兵士是不是立即跑来阻拦人，这没有什么关系，他自然也明白这点。他只想如何把话引到正题上，就是他的主人，法兰西国王开辟了一个国内和平的时代，这正是英国

感谢它的伟大女王所赐予的东西，由此也就说明他的主人在态度上的一些特点和动摇，容易引起别人的诧异。他打算从这段话过渡到关于改教的传闻上去。女王没有注意。

“我不得不常常抱怨法国国王，”她清晰地说，这声调是训练有素，而且经常公开考验的。她又令人惊讶地接着说：“他本来应当用武力夺取鲁昂，我为了这个缘故，才派遣部队去支援他。”

摩尔内回想起：“不过两年以前，那时她好象是个没有肉体的、苦难的灵魂，因为她的艾塞克斯不肯离开鲁昂！现在坐在这儿的是一个放弃享乐的女人。她没有戴软帽，这时可以看出白色的发绺，红发给掩盖着，显不出来了，好比埋藏在地下的黄金。”

“他可以用饥饿的方法得到巴黎，”她补充说，也象方才提到鲁昂的情形，并没有加强语气。摩尔内立刻说明事先准备好的意见：一个国王必须爱惜本国人民的生命，哪怕他们反抗他，因为他应当和他们一起，按照上帝的意旨而生活。

她又打量他一遍，看他究竟虚伪到什么程度。于是她简要地说：“我赞美您的国王。”

特使鞠躬致谢。“但是改教问题呢？”他心中犹豫不定。她用更亲信的口气，向他说明她赞美的是什么。

“您的主人是个国王。他宁肯赎买他的城市，而不愿摧毁它们。因此，他才任用洛尼一类的生意买卖人。”

“这是一个忠诚的仆人，”摩尔内用坚定的语气辩护。伊丽莎白点点头。

“他倒是从前的旧人。一个国王总是培养新人。他把旧

人抛在一边——”她说到这儿，把手一挥，“如果他们不堪再用了。”

摩尔内真想问，是否新人也可以是无赖和叛徒。但是他没有开口，继续听下去。

“他可能不改教而达到目的，”这是她说的话。特使的心脏怦怦直跳。伊丽莎白嘻开嘴唇，向远方谛听。“那会牺牲许多人的血，”她半大声地说，耸耸肩头。“和平时代到得没有这儿快。在他每次会战以后，各国都在考虑，是不是过早地承认他。教皇说：‘看一看再说。’但是法国国王的同盟者呢，他们也许终于厌倦了，既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耐心。”她出乎意外地用锐利的目光正视特使。

他明白机会到了，然而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他本来期待着种种责备，现在伊丽莎白对于不幸的谣言，并没有表示生气。她这样说，好象那是真的，而且好象那是她所希望的。摩尔内不相信她的话。这位伟大的女基督教徒，既不能放弃希望，也不能放弃耐心，因为她的同盟者坚持宗教。她不是这样的人，她在怀疑别人。摩尔内假定，她是故意装出老态和厌倦，好掩饰她对于真正宗教的一贯热情，她也正是这样在引导这个话题。“时机迫切；决不要犯错误！千万不可以承认，国王可能改教。她在考验你，要你坦白说话。咱们本来也要这样作，而且可以不发生什么危险。我的国王没有改教！”

摩尔内激励自己以后，不过才一次呼吸的时间，他又恢复了训练有素的练达手腕，以及他的全部镇静力量。但是他恰如其份地开口，历数新的宗教和人类解放的种种成就：这些成就始终不变，正因为这样，基督教才支配了世界。威尼斯这个

最古老的共和国，向法兰西国王致敬，他们把自己和罗马分道扬镳的希望，寄托在他和他的事业上。教皇本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看看再说，" 因为他再也不能够把半个欧洲都归附的统治者逐出教会了。"他是唯一的一个手里拿着剑反抗西班牙的君王。"摩尔内照样重复一遍伊丽莎白说过的话。"尽管没落中的西班牙还要召集军队，尽管它至今还象死尸一样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可是归根到底，它还能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儿不是个别的英雄和君王拿起剑在反抗；这儿是欧洲的各国人民在反抗，是一次人类解放的运动。它可能受到挫折，但是它会更快地向前推进；它可能遭到失败，但是它会更有把握地增长起来。我的国王在战斗，而且是站在坚定不移的基础上：这就是历史上上帝的意旨。"

女王听他说，没有开口。她的表情是虔敬的，好象在模仿一个女学生，最初她伏在书案上，用手撑着下巴。摩尔内在仓卒中觉得："我讲这番话象在表演，她在留心听取我的讲演艺术，难道这样就完了吗？"他没有时间长久考虑这种印象。他负的任务是提高说话的影响来感动女王——凭什么呢？——因为一切真正的事实都摊出来了。"我把站不住脚的事实都翻转过来了，硬说我的主人忠实于真正的信仰。这不可能！"摩尔内看出来了，"我不能再这样说下去，因为他不会忠实于它。他要背教。"这是可怜的摩尔内最初对这个问题得到的无可抗辩的确信；这时他又通过自己的讲话，而且在英国女王目光的赞许下，恢复了这种确信。

他从椅子的扶手上抬起双臂，就这样举起手，眼睛转向别的方面。一下子他下了决心，站起来，用右手按着胸口，简

单地说："我承认。我的国王将要改信宗教，他要冒险作一次如他所说的拚命的飞跃。"

伊丽莎白虽然没有说话，她的态度却在表示：咱们是同意的。为什么现在才说呢？摩尔内回答：

"因为这是事实，同时又是假象，但是它是不真实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年的宗教战争，这是很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一笔勾销得了的。他的心不能改教。"

她耸了耸肩头，这意味着：那就没有心了。摩尔内更加强了语气：

"他改信过五次宗教，有三次是由于困难和强迫造成的。这回将是第四次，而且也不会维持多久。这个我知道，而且可以作证。我的国王为了成为伟大的人物，就得为我们的自由而斗争，否则他就一无所有。但愿陛下记着这一天，听取一个卑下的仆人向您晋言。请您千万别重视我的主人改教，千万别取消您对他的援助和友谊。"摩尔内深深地呼吸一口气，好把最后的话说出来；不过这是他在呼吸的当儿才想起的。

"法兰西国王将建立自己的国家教会：联合两派宗教，把教皇从我们的信仰中排斥出去。"他说得斩钉截铁，因为他现在已经明白和洞察一切了，他用一句成语来结束谈话："高卢①面临着分裂。"

伊丽莎白打量他，赞许地点点头，她的整个回答就是：他由于热情而办到了本来办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虚构。

她是用拉丁文说的。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一

---

① 高卢是古罗马时代法国的名称。

切都是您想象出来的，您的精神错乱了。"但是她说得很和气。她又说出下面的话，让他清醒过来："亲爱的，您关于自由斗争的话，讲得非常好。不然的话，他为了成为伟大人物，就一无所有了。因此，他改教以后，还要继续攻击和打败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我对这点是有把握的，而且愿意帮助他。但是宗教斗争呢——"这一次是尖锐的语气。"杜勃勒西先生，最近十年您在哪儿？"

他看出："我失败了，再也没有办法，只好象一个基督徒一样说实话。"——"上帝的光荣是和国王的工作同样重要，"他承认。

伊丽莎白听见这样说，突然显得完全老了。"您抱着这样的意见，就准备着第二次流亡吧，"她用颤抖的声调说，似乎感动得快流泪了。"您富有幻想的能力和辩才。您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我是一位年老的女王，而且知道，这是怎么来的。你们的主人将要拥抱你们基督教徒，因为他富于感情；但是如果你们认真反对他，他就会砍掉你们的头。我自己就这样对待我的天主教徒，不过没有拥抱罢了。上帝的意旨，在这儿是这样，在那儿又不同。砍头，"老妇人沉痛地重说一遍——这声音听来真可怕，简直叫人受不了，以她那种统治者的身份和清晰的声音，本来应该说出另外的话。这时摩尔内已经打算逃走了。

她说话中好象想起了他："我但愿您是除外！您不应当再遭受痛苦，我要为您说句好话。您为我服务过，也象为您的国王服务那样，我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不过我不会再欢迎您作他的大使了。"

她继续说话，越说越自然，越不显得衰老。"他为了他的

基督教的胜利，是成功了，因为他有了新的爱人。"她用手制止摩尔内打岔。"一位女王也知道这个。现在什么人将会密谋反对他的天主教的胜利呢？在密谋当中总离不开爱人。"她挺直身子坐在那儿，两手紧握着靠椅的球形把手，目光象一只老鹰，显出灰蓝色，好象没有眼皮。忽然她跳起来，迅速地走了几步；头向后仰着，大声地问：

"您瞧见了他吗？"

摩尔内被这种怪状吓呆了。"我认识他，"她大声叫。"我开始认识他了。那时我们费了许多气力，才把他从鲁昂接回来，应该让他留在那儿才是，我的经验可多了。"

她迈开长腿冲上前来，俯着身子朝着摩尔内。"您在奇怪那卷文字，是不是？您明白了仪式的意义吗，完全让他站在前头，而我成了他的点缀品？这样您就记着，这有多么危险。您的国王称它是拚命的飞跃。但是我不想飞跃。"她的叫声变成了悲叹。"您的国王爱得最多的是谁，就得砍掉那个人的头。您把这点告诉他吧！您别忘记警告他，好让他给所有的叛乱分子来个措手不及。他对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不等到他们本身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这个女人毫不掩饰地哭了，她倒在一张矮榻的天鹅绒枕头上；一个可怜的、了不起的女人在苦恼，显得率真而可耻。"我不能目睹这种情形，"摩尔内心想，但是他没有动。"这是女王呀。"他浑身战栗，分别不出是厌恶，还是敬畏。她却伪装出衰老和厌倦来掩饰她那不可告人的热情。"这不是对于宗教的热情，而是对于权力和她的王国的热情。"——这位虔诚的人自言自语，以免想到最坏的事情。可是在他的想象中浮起一

座漆黑的断头台，他也看见谁跨上台去。

他把头掉开，等待着。后来当他掉回头来的时候，伊丽莎白又坐书案前读书，已经翻开一卷，嘴唇蠕动着。她指点他，说：

“您有点心不在焉，特使阁下。我方才读了拉丁文——不是法文，您知道，我的法文程度还差。您一定想起了困难的时期，而您的确可能又碰到这样的时期。您在这种需要休息的年龄还要经历一次流亡。但是我记着您，答应供给您的避难所。”

摩尔内就这样被遣走了，他可以回到泰晤士河边的宾馆里去。他不愿意拜访任何人，也不想去看常驻公使；更不想去找伯利爵士。他的寝室华丽得和王宫一般，但是没有职权和内容，这位不幸的人儿发现了自己的写照：“咱们从现在起，成为粉刷过的坟墓了。至少我对本身新的处境，似乎还没有失去勇气。我在女王那儿，还是以活人的资格出现：等到她对我说，我被抛到死人堆里去了。”他回忆过去：“我办过几回政治事务，佯称我的主人将要改信宗教，其实是用来混淆视听。现在果然成为事实了，而我自己是受骗的人。”他俯着身子，站在窗口前面；下面是动荡而闪光的河水。从前这儿有过星期日，泰晤士的河流、空气、河岸呈现出润泽而轻快的色调。这使得每个人都成了幸福的孩子，连流亡者也不例外。从前这儿有过星期日。

摩尔内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他没有陷入绝望。第二个星期，他留在屋里称病，其实写成了一篇典雅的、非常动人的文章，论法国国教的必要性。倘使他这时可以在他的房里召

集一次宗教会议，包括牧师、主教和国王，他有把握贯彻他的目的。工作既然完成，房间又显冷清了。于是摩尔内生起火，把一切纸张抛进火去。后来他去拜访公使博瓦尔，毫不掩饰地报告自己在女王那儿失败了，不过他又提到自己和她打交道的经验：只要你不松懈，她会改变决定。他要博瓦尔设法再让他觐见一次女王。现在摩尔内有的是力量，相信她会对国王改教提出抗议。她会劝阻他不干坏事，摩尔内强调这一点。博瓦尔答应照办，不过他不希望英国女王干预法国的事情，她认为摩尔内先生是个神学者，而不是干政治的实践者，哪怕摩尔内提出许多世俗的理由。后来伊丽莎白说她很忙，一时分不出时间，她希望稍缓再见杜勃勒西·摩尔内先生，她命令海军大将拨一只王家海军的军舰送他回去。

启程以前，摩尔内去向他唯一的英国朋友告别。财政大臣这次不让客人经过普通的办公室了，他给客人开了一道秘密的小门。摩尔内伛偻着身子，才走进了那有黑木家具的房间。桌上放着两只酒杯，一瓶淡红葡萄酒，这是法国国王天天喝的酒。“我们来为他的幸福和健康干杯吧，”伯利爵士说，他们站着干了杯。

他们坐下去，都沉默着。“现在您一切都明白了，”后来高贵的爵士说，同时皱起他的脸，好象这酒的回味有点酸。“您的国王也和从前一样，有一个反对西班牙的同盟者。”

“也反对宗教，”两人都在想。“也反对正义。世界就是这样啊，”两人都在这样想。“没有王权不犯错，不悔过。”摩尔内试图回味当时的情形，慢慢地说：“国王以巨大的自制力量冒险作出拚命的飞跃，咱们可没有那种力量。我对于您的伟大女

王的智慧，实在找不到可以赞美的话句了。女王教导了我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真是好极了。”

“好极了，”伯利重说一遍。他两眼闪闪发光，翘起食指，好象回忆起从前关于奇迹的想象。“我瞧出来了，”他象平常那样简单地说，“您的活动没有结果。请您原谅我吧，亲爱的，我没有事先告诉您。我了解女王的智慧，而且也知道，智慧比热情难于把握，她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热情。”摩尔内没有回答——一字不提伊丽莎白自我暴露的情形，而且始终对这点讳莫如深。他反而这样说：

“我和我的国王的关系，一点儿不会改变。我明白自己的义务，在他改教以后，我更要努力履行义务，因为在更危险的情形下，我的主人也将和从前一样。”

伯利这时从旁射了他一眼，插嘴说：“您自己也得改教吧。”

“不，”摩尔内大声说——立刻控制着自己，压低声音，分别不出是恭顺，还是倔强。“我是什么人，敢于否认真理。因为国王们那样作，使我吃惊，而世界大厦仍然屹立不摇。”

“请您干一杯，让我去找一点东西，”伯利要求道，同时站起来，用手一揿，把墙上一张图表翻过来，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一张纸，把它摊在桌上：纸已经变黄了，而且折坏了。纸上绘着基督教世界的古老大厦，建筑物越上去越细，而顶端的部分从画面上消失了，两人默默地瞧着——那个神秘的魔鬼怎样挥着火炬闯进来，柱头已经着火，一个基督教徒只是站在一旁干着急，大厦还给已毁的支柱撑持着，好比虚悬在空中一般。最后，伯利说：“不义的神秘，您这样称呼过我绘的这幅图画。那时在咱们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前，所能知道的只是这

点。”

“凡是咱们迄今希望的一切，都是事与愿违，”摩尔内说。

他的朋友把那张纸递给他，他把它照旧折好，带在身上。“别了，菲利普，”他的朋友说。

他们当中没有人流泪，他们的面容反而更严肃了。但是他们一反平常的习惯，彼此拥抱了。

打败仗的人

天主教国王低头跪下，接受免罪。听取忏悔的神甫，用手掌触了一下他那头上稀稀落落的鬈发，然后搀扶他起来。“熄灯！”唐·菲利普带着鄙夷神情命令神甫，好比在使唤侍从。这一刹那，他所有的罪过都洗涤干净，完全不承认宗教上司了。“这要等到他下次请求免罪了，”神甫心里想，同时他根据普通经验，也只好承认天主教国王的威权。于是他遵照国王的吩咐，把窗帘拉开，又把最后还燃着的一支蜡烛熄了。这支蜡烛最初是固定在墙边的桌子上，一面银盾把烛光反射在纸上。开始有好几支烛光照着纸，渐渐地都熄了，这位失眠的人通宵没有阖眼。

春天早晨的曙色射进屋来。神甫瞧见国王的眼睑红红的，他去开窗，以为国王要他这样作。“别忙，等我叫你再开，”老头儿嘟哝道。“我并不忙着瞧阳光。”他坐在那儿，闭上眼睛。“我并不忙着瞧闹嚷和拥挤，至少是不忙着瞧人们那种饱暖思淫欲的样儿。”他浑身的衣服都是黑的，只有很少一点白

色。衣服都压绉了，手上尽是灰尘和墨水。他的下巴深深地垂下来，显得有气没力，硬领花使得他的头转动不灵，他睡觉只有把头垂到胸口，否则就不行。因为国王在打呼噜，神甫用眼睛朝着街上扫射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那边街角后面，大约是一匹马的尸体，它从昨天或者从上周起，就被人忘掉了，这时只看得出那肿起的肚子。等到太阳一照，大批苍蝇都飞来了。直到现在，那些房屋都显得暗淡无色，远远地形成一个紧密的半圆形，环绕着王宫，从上而下地望去，它们就更加矮小和卑下，王宫凌空矗立，朝着初秋的朝阳，把浓厚的阴影覆盖着那些湫隘的地方，周围显出一片空虚。

在高高的窗口下面，出现一个乞丐男孩，他拖着一个身材非常臃肿的妇人，妇人也跟男孩穿得一样破烂，只是年纪要大三倍左右。众人都知道，他们俩在王宫柱头中间的石凳上过了夜；这时趁别人还没有来，他们拾起地上最有用的垃圾。每逢小伙子找到一点吃的东西，他就给那个荡妇的屁股上一击，催她赶快加劲，显出他是主人。神甫带着一切世俗绅士们常有的鄙夷态度，想到世人，特别想到背后那个打呼噜的人。但是假寐的人惊醒了，他立刻恢复知觉，说："够了。世界不知道什么叫作安宁。它也从没有完全安宁过。"

"就连在您自己的寝宫下面也没有啊，"神甫证实道。"安宁与和平，只有上帝那儿有。国王的天职就在于惩罚那些抱着浮夸欲望的人——也该敲敲您的屁股，"最后一句话，他让它从牙齿缝中消失了。

"我已经在开始了，"国王重说一遍。"但是为什么不成——而且越来越不成呢？王国和它真正的安宁，有好几次，

我都快要把这种安宁扩展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去了。总有一个叛乱分子出来跟我捣蛋。您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上帝容许一个胆大妄为的上尉——"

"一个异教徒，"神甫纠正道。"上帝少不了异教徒，他们的没落，不断增加上帝的声望。"

"也增加我的麻烦。增加我的失眠，肉体上的衰老和精神上的试探。在这野蛮的世界上生活，是不健康的。只要有一天没有反叛和异端邪说，我就算达到高度的和平了。"

"阿门，"神甫接口说。

"事实相反，我打了败仗，一个胆大妄为的上尉打赢了。天主教的尊严对我有什么用呢？他们在巴黎选他作法兰西国王，我失掉了一个王国，这是关系一切的唯一王国，也是我必须并入我父皇疆域的最后一个王国，只有这样，我才算是征服了整个世界，而世界也才算是得到拯救了。"

"这超出您的能力了。您还是抑制一下自己吧。"

唐·菲利普出人意外地提高声调。"难道那个上尉也抑制自己吗？他改信宗教，跨进教堂，不久他就是法国国王了。你们坐视不管。今天法兰西王国的主教们，反而集会在他的身边，在信仰问题上教导他，他会嘲笑他们，满口承认他们希望的事情。然后他就进入巴黎——带着他的情妇，你们居然放任这个反叛者，异教徒，荒淫无度的人猖狂到底。"

"您为了收买法兰西，只付出了八万泰勒。"

"我不光是付钱，还做了更多的事呢。我得到教皇克莱芒的许可，不准教士去接近他。但是你瞧，他们统统集合在他的身边，而且向非基督徒和哲学家表示不负责的宽宏态度，后者

竟敢对他们提出条件。正因为你们出卖宗教，我才被骗失去了一个王国。”

“也许您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损失一个王国吧。”神甫向前伸着头。“为什么自己不到巴黎去帮助西班牙公主，宣布她成为法兰西女王呢？那个上尉可是亲自到场呀。您也打算从您的书案前占领这个王国，但是您已经象这张桌子一样脱榫而颠簸不平了！”神甫摇动家具。国王生气了，正要一下子跳起来，他赶快摇手止着。“问题绝不在于教会是不是正确为您服务。这未免太傲慢了。问题却在于您是不是还为教会服务：这个问题将在罗马考虑。”

这时国王陷入沉思中去了：椅子变大了，神甫在他的面前成了一个黑色的巨人。唐·菲利普受了打击以后，把脸皱成一团，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成了一块打皱的肉皮。在这紧缩的脸上，只余下细细的胡子和窄窄的额头，上部给曙光包没了。疏疏落落的白褐色鬈发，竖立在尖尖的脑袋上。

休息时间过去，恐惧被克服了。唐·菲利普转动他的座位，用背朝着窗子，神甫不得不跟着他打转。“服务，”国王说，考虑一下，又重复说道，“服务——这就是我的生活。用不着考虑，就是罗马也用不着考虑了，连最渺小的家伙，也敢于反对我这样的人！”神甫没有回答，由于阳光加强而眨动着眼睛，这时唐·菲利普的面孔恢复了常态，这是一张顽固的面孔，在他统治的时候，显得残忍，古怪，而且和猫一样的奸诈。他用不着提高他的声音，王国和遥远地方的任何人，都吓得打抖，赶快迎合他的意旨。

“我就从这儿书案前统治世界帝国，不费举手之劳，动手

动脚是可鄙又可笑的。单凭我的精神就够了，世界已经向我屈服，在我的意志支配下，世界好比是块任人搓弄的泥团。可是愚蠢的上尉之流，居然闯到禁区里来捣乱，既无远见，又不能向前进取。是不是麻痹了？上尉原本是个跛子，我的动作却快得象天使一样。”

神甫一动也不动。“单是说着玩还可以，”他想。“可是现在他要胡来了，而且是用幼稚的亵渎行为来结束。”

“还有他的纯洁也成问题。我就象一个没有肉体的人，放弃了肉欲，这也象一切其他的东西一样，是通过我的精神力量来达到的。你们要我祈祷和忏悔，这样我更可以象上尉一样拥抱肥肉了，因为你们宽恕了我的罪。连天上的主也无法干涉，使我成为神灵的一员。我的精神和意志已经作出一切，所以我才统治世界帝国，而没有陷入人的肉欲中，也没有接触肉体。肥肉并没有在我的手里屈服，它也没有向我喷射出气味，它没有受到欢乐的浸润，也没有接受欢乐。我把一切肥肉都让给上尉了，因为天国绝不是他的，而且永远也不是他的。”

“这有什么用呢，”缄默的神甫在想。“在您的讲话中，肉和肉体已经出现了不止十次，而在您的思想里，更多得不胜枚举了。”

“最后，他会被抛进沸腾的十八层地狱里去。”唐·菲利普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他用唱歌的声调说话，同时转动着他的眼珠。“不久，上帝的手就把我接引到他的宝座旁边去了。光芒从弧形的圆柱中发射出来，而不是从上帝的身上，他也象我在这儿一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但是肉体横陈在光辉中，这是虚无飘渺的天使们的肉体。她们显示出异常丰满的女性

美，躺在那儿任人抚摩，这当然是按照超世俗的意义说的，与上尉那种肥肉享受大不相同。”

神甫认为机会来了。他加强宽容的语气，说：“你知道天上的什么呢，唐·菲利普？世界帝国并没有由于您的活动而接受到最轻微的光辉，它倒是处在恶劣的境况中。在您这个百分之百的世人与永恒幸福之间，存在着教会：您别把教会忘记了。”

唐·菲利普听见这样说，露出顽强的、但是无可奈何的神情。他打算反驳，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方才忏悔过、而且暂时免了罪的基督徒在说话。不过这并没有驳倒神甫，神甫反而说得更加严厉了。

“这是思想犯罪。您忏悔过而且不断重新忏悔的，是思想犯罪，您又堕落得很深了。您想成为圣洁的人吗？这完全要靠我。我的话句可以取消您的行为，也解脱您想过的东西。”

“你这样认为吗？”唐·菲利普心慌意乱地问，神甫从他失神的眼睛上看出来了。

“您睡觉吧，”他命令道，“当心，别作梦。法国国王无法控制的变化，是您受试探的可悲的原因，这点我比您知道得更早。您放心睡吧，我将从中设法斡旋，使您醒来没有罪过，直到下次为止。”

唐·菲利普闭上眼睑，但是他的脑袋垂在自己的胸口上，得不到安静；脑袋应当靠在别人的胸口上，忘掉自己才行。那渴望已久的肉体应当屈服在他脑袋的重压下，并且把气味向他喷射出来。唐·菲利普非常担心神甫在提防他，猜出他的任何思想犯罪，甚而亲眼看出什么。有好一会儿，他装作睡着

了。后来他又故作醒来，神甫已经走了。唐·菲利普很吃力地站起来，咽着唾沫，走向窗口，他把双扇窗打开一条缝，把脸塞进缝里去。

阳光照到了窗下的市区深处，白色的光波冲溯着这一边的地面。在市街那一边，后面很远的地方，房屋还是阴沉沉的一片。阳光照射着那没有铺砌石块的土地，上面显出一条条又粗又硬的泥沟，洼地上长满了杂草，晨风刮去草上的尘土。有好些乞丐男孩在街角跑来跑去。唐·菲利普缩回头来，因为他觉得被人发现了。其实没有；只有一乘轿车弯到广场上来，车有两只轮子，由三匹骡子拖着，丝绒车身上空，撑着一把罗伞，伞上满绣着金线。车夫跟着车走，用鞭子向着男孩们抽打，但是毫无用处。乞丐太多了，他们拦住车轮不放，滚向牲口面前去，七手八脚地差点把整个车子推翻了。车夫不再鞭打，一个女仆把钱抛给那些大叫大喊的人。女主人从坐垫上站起来。

这是一个身材丰满的豪华妇人，但是唐·菲利普看出来了，她不是宫廷里的人。她向周围打量，显然在寻找援助或者观众，不过在这样大清早的时候，当然碰不到什么人。唐·菲利普只是从窗帘缝中偷觑。这是一位富于肉感的女人。隆起的乳房，给黑丝绸绷得紧紧的，轮廓十分鲜明，衣服的花边已经滑下来了，露出一部分胸脯，美人儿也不再遮掩它了。她甚而裸露出大腿，正抬起大腿，想从轿车里跨出来，以便更好地看清乞丐们打架。这时唐·菲利普获得一种印象，好象她是有意现身出来，而且是特地给他瞧的，这种印象当然是错误的。"时间太早，象这样一位人儿，不会冒失离开床铺，想到有

位年老的世界统治者，在通宵失眠以后，从窗帘缝中偷觑。"他的坏念头使他迷惑了，而他的思想犯罪，就把他钉牢在窗口旁边。

"我是什么人？各国人民都在我的大桡帆船上罚作苦工。而我呢？一个囚徒——没有快乐，没有肉感。只能走十步路，穿过那道小门到礼拜堂去，我在那儿和上帝打交道，别人不配跟我往来。神甫们从来不知道这点，上帝在对话中相信我，好比相信一个唯一的自己人。后来，他就放我回到我的书案旁边来了。"他大声说："我是一个囚徒，我唐·菲利普，上帝之外，数我为尊。"

"别亵渎神圣，"神甫说。"上帝之外，数你为尊，同时又是囚徒，这成什么话？"神甫露出笨拙的嘲笑。国王气得在牙齿缝中说：

"闭住嘴巴！"他并没有掉回头来，神甫一点儿也吓不倒他，尽管神甫这样突如其来，而且话句说得那样沉重和厉害。唐·菲利普命令这位相处惯了的训育导师："快说，那个女人是谁？"

神甫只是瞟了一眼。"每个人都认识她，她是全城最有名的妓女。她向我作忏悔。让您知道，我还发现了不利于您的安全的阴谋呢。"

"你去带她上来。"

"干吗？她方才忏悔过，并没有什么新闻。"

"你快去把她给我带来，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

现在神甫明白了，而且也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他从虔诚的恐惧，转到单纯的鄙视；同时随着这种鄙视，又显出亲密的

表情。"我带来一次严重的罪过，"他用日常办事的语调说。"除此而外，咱们还会遇到证人，因为宫廷里已经有些人起床了，您还是等到今天夜晚吧。"

唐·菲利普只是用眼睛盯着他，没有回答，结果神甫没有办法，只好朝着门口方向退去。"我必须问我的上司。您的意图，由于您那种漫无限制的思想犯罪，也许可以原谅的。"他说到这儿，已经到外边去了。唐·菲利普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在窗口走来走去；他不断朝下看，确信轿车还停在那儿，那块肥肉已经半途下车了。由于平常放纵惯了，这块大肥肉又叫又骂，尽是一派下流话，因为那些流氓把马缰扯断了，车夫不得不把骡子重新套上。唐·菲利普旋风似地转过身来，脚步没有丝毫声音。他每转一次身，激动和恐惧的心情都在增加。他惟恐那个卑鄙的神甫没有到达以前，轿车载着肥肉走了。这时他听出了一片激动的脚步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活动，投了一个影子在墙上。原来是一位贵族侍臣给他送巧克力来；他的任务是，要象影子一样，不让人听见和看见。唐·菲利普气得朝着他大声叫喊：

"你自己把它喝下吧！"

茶杯叮当地响了一声，侍臣吓得魂飞天外，他是从一个内廷执事传来的茶杯，内廷执事从一个侍从，侍从从一个男仆，男仆又从另外的仆人，大伙儿一起从神气十足的大司务的手里接到托盘，而这个大司务又是从厨房里一长排服务人员的手里接来的，而最后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肮脏龌龊的人把巧克力煮好了。可怜的贵族，在慌忙中考虑了一下整个过程。巧克力在路上经过许多人手的转换已经凉了，但是它也可能被

一只无名人的手放了毒。国王一定是接到消息，降罪给我，所以要我把它喝下去！他喝了巧克力以后，立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唐·菲利普没有注意，因为神甫终于到达肥肉的身旁了。

神甫没有转弯抹角，而是走的最快的捷径。那位著名的妓女，说了几句开门见山的话，听取来意，但是她胸有成竹地加以拒绝，于是价格上涨了。据她说，她是去做早弥撒，路过这儿，她知道是什么缘因，别人不应当阻拦她，她的健康高于一位老先生的情趣。这时唐·菲利普猜到，他们磋商的是什么。他制动手铃，没有叫醒那位失去知觉的侍臣；而是一个在外面伺候的秘书，冒冒失失地给尖锐的铃声唤进来了。“你快跑下去。要超过牧师，出加倍的数目。”

数目已经大得可惊，牧师失去了呼吸。“这次举荐竟光顾到您的身上！您必须付出代价才是，我的女儿！”她仍然坚持：她要做早弥撒，而且很懂得，这是为了什么。当秘书飞跑下来的时候，她对他出的价钱大声笑了。“龌龊汉，”她说，第一次抬起她的头来，正对着国王的窗口。这么一来，唐·菲利普浑身的骨节都酥了。他忘了把头缩回去，于是他们四目相视，互相打量一番，一个是世界统治者，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妓女，她那火热的目光，穿过绣有花边的面纱，他那紧张的目光，也溶解了狂想与苦痛织成的罗网。

妇人跨上轿车，她的手发出信号，正要准备走了。她只是扭回头去回答了神甫和秘书两句话。唐·菲利普一步跳在侍臣的面前，侍臣脸青面黑地从昏迷状态中爬起来。“挡着她！挡着她！她要什么，都给她。”

事情就这样发生，再也无法阻止了。那个著名的妓女只好折转回来，跟着他们，边走边在暗中想：她已经再三劝戒过他们，她要去做弥撒，而且很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她已经尽了忠告。从昨天起，她就发现了可疑的病症，所以这样大清早就起来祈祷，特地为了使自己免除那种病。别人不让她祈祷，所以病就免不了。过了几天，唐·菲利普，这位世界统治者给传染上了。

反　省

象亨利这样的人，生活当中的巨大转变，既不是由于长期讨论，也不是由于突然决定。他确定了方向，同时自己还不知道，或者已经知道，不过不肯相信罢了。他被人朝着那个方向引去，有时也看出，这是巨大的奢望，不过它还隔得很远。既然踏上了这条路，要转回来就不容易，目的使人怀疑，而要达到目的却大成问题，可是一下子居然达到了，这就好象是一场梦。不过亨利没有一刹那的时间觉得自己是梦中人，他分明是一个不断行动的人！他接连不断地打击和反击，他对于这个王国的坚毅意志，他为了这个女人的持久热情，这些都化为行动，胜利与失败，交迭而来，难道一个人在这种行动当中还在做梦吗？鏖战、包围和种种事务；有许多被占领的地方，也有不少是赎买来的，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人在内；秘密磋商，钩心斗角，不是收买，就是征服。要是他的对手马因想引诱他的天主教徒，那末，他就采取报复手段，攫走对方的人，说服他们

来进行共同讨论，结果他们坦白出来：他们拒绝国王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宗教问题。他听见这么说，就自然而然地向大会宣布，而且是通过一位主教：如果一切都就绪了，他就要改教。

他常常许下这样的诺言，许多人都在怀疑，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他们在巴黎既没有选那个矮小的苏瓦松，只让他空欢喜了一场，也没有选西班牙的公主，因为西班牙派已经名誉扫地了；他们选出合法的国王，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背弃异教。大伙儿都认为他会改教，所以不再踌躇了。如果说他后来对待他们很好，这是由于事情不能怪罪任何人，连他本人也不能怪。许多人都逐渐承认，他有良心，而且有本着良心行事的权利。他们长期以来，吃尽了固执的苦头，宽容终于得到胜利了。洞悉内情的人，特别是消息灵通的人，毫不踌躇地否认他会改教。"这位贝亚恩人，为了纯粹的利益起见，不会改教，"一位公使说。亨利承认他说得对，当他明了面临的情况以后，连自己也这么说。

当时包围他的那些主教和主教长，用多数人的信仰来教导他，但是他反驳他们，或者他们也的确被他反驳倒了，因为女基督教徒珍妮这个具有战斗性的儿子，在神学上也显示出他的英雄气概。事件发生以前三天——这是他早就预见到的——他还孜孜不倦地反对涤罪所，他把这叫作恶劣的玩笑，问那些先生们是不是真正相信。他打发他们带着他们的誓约格式回家去，可是他们又换了另外一套格式跑来。教皇的使节根本禁止他们同异教徒接近。亨利这方面指天誓日，而且叫人作成记录：凡是他作的事情，都不外乎是保证良心上的安宁，如果他的良心反对，那末，他对于四个王国也和对于他自

己的王国一样，不愿放弃和离开这个把他哺育成人的宗教。当他说出这些话，叫教会的抄写员把它记录下来，大伙儿都鸦雀无声。

不过大会场上可没有这样安静，那儿在继续提证据，在争论，在忙于事务。珍妮王后的儿子，只在灵魂深处保持着静默。在他一生当中，一切都没有这样沉默过，而他也从没有这样孤独过。他第一次觉察到："我在作梦，我只是表面上在行动，我的意志和要求，好比是梦中的呓语。我遭遇的事情，叫我无法控制。我枉费唇舌，想消除蛊惑。截至目前为止，我置身在梦境当中。我一句话也想不起，平常我却知道得不少。平常我知道，我是什么人。"

当天夜里，甘蓓莉哭了。亨利躺在她的身边，打量她，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出。这是第一次，她利用夜里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哀求他改信宗教。平常，无论是白天，或者是在寝室的保护下，她都没有在宗教问题上逼过他。她用不着考虑就明白，她的肉体和他的爱情，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或者只是无声地起着作用，不说话，也不流泪。她特别不容易流泪。迷人的甘蓓莉从来就不爱哭。她不请求，她不喜欢感谢，也很少流露自己动了感情。这时德·苏尔迪姨母来了，敦敦地教训和指点她应当怎样作：国王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对手，他在和教长们争执，他口口声声提到自己的良心。一个人既然决定了这一步骤，而且实际上已经走了，还说什么良心呢。

"不是步骤，"甘蓓莉回答姨母。"他把这叫作飞跃，他在信里这样告诉我：'星期天我要来个拚命的飞跃。'"

她用极轻微的犹豫语气说出这几句话。可是富于经验的德·苏尔迪听出来了，侄女儿身上开始渗入了感情，这对于实际的理性大为不利。因此，她立刻放弃那些无关痛痒的劝戒，比如宗教的利益呀，王国的存在呀，或者一个女基督徒和一个异教徒同居的令人怀疑的灵魂救济呀。她把这些都抛在一旁，单刀直入地提出严重的理由，她问："如果你执迷不悟，你要你的父亲从努瓦荣被人赶走吗？要德·苏尔迪先生从夏尔特尔被人赶走吗？要德·谢维尼先生交出印玺吗？国王会失败，而且要被迫逃亡，我们大伙儿也会失败，这都得归罪于你。幸好我还在这儿。怎么说？你在可怜你那个心爱的绿头巾，你拒绝做出唯一正确的事情，不让他改教吗？"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甘蓓莉问，不免有些吃惊。

"别把你的身体给他。随他高兴怎么作就怎么作。我是特意来到这儿，启发你的智慧！"

"我不相信这个，"甘蓓莉说。

姨母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她才勉强说："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故作镇静，用手轻轻揉她涂了脂粉的眼睛。

"你再也想不到我们大伙儿了，也忘了我们受过的贫穷和迫害，现在它们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亲爱的孩子，纵然你不想到我们，也该想到你自己！他只有转入合法的教会，才能保证你的将来。这样他才会离婚，才会和你结婚，也才会把你抬举上宝座。今天这一切都还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而且你知道，这是什么样儿：完全和你本人一样，有乳房、肚子和臀部。如果你今天和这个夜晚错过了机会，明天你就后悔莫及，幸福一去就不复返了。这样你就使他遭到不幸，一旦他成了不幸

的国王，那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如了。你与其为了一点点改教问题而可怜他，倒不如给他防止最不幸的事情吧。真要到了那一天，你们将在不幸中生活，随你走到哪儿，都会遇到不幸。但是我热爱的孩子，请你相信我的话吧：在不幸当中是把握不住人的，而尤其是他。"

甘蓓莉虽然受到这样吓唬，还是没有作出反应。她慢慢地微笑，摇摇头。她确信自己掌握得住他。德·苏尔迪夫人气极了，简直失去了常态。她又跳又闹，用刺耳的声音，骂出一派极下流的话。

"你实在蠢得不配作婊子！"这是最后一句话。"人就靠有本事！"她边说边扬起手。甘蓓莉不等她的手打到脸上，先用手挡住了。

"德·苏尔迪姨母，"她异常冷静地说。"你方才说的一些话，我记着了。所以我决定了，今天夜里，我打算哭。"

"哭。好的，你就哭吧。"夫人已经消气了。"但是把你的身体给不给他呢？"

甘蓓莉没有回答，她打开门，让那些妇女们进来。

夜里，她用美丽的臂遮着脸啜泣，亨利没有问她是什么原因；甘蓓莉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中仍然在窥探：他再也不注意她和她故作的悲痛，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雕花的天花板，灯烛的反光正在上面盘旋闪灼。甘蓓莉不了解他，但是她的主人受到这种商量好的逼迫，使她非常难过，她在加强的哽咽声中，请求他一定要改教，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而且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听见她说的话吗？看他的神情，好象在谛听什么莫明其妙的东西。忽然她放弃了故作的悲泣，完全缄默了，后

来她的心在说话。真正的心声是轻微的，几乎听不出来。

"我们将有一个儿子。"

她忘了，当他出其不意地把她叫作他的孩子的母亲，她曾经眨动过两次睫毛，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提这个话头了。在这夜晚的片刻间，她没有别的办法，好象他真是孩子的父亲，将来也不会变，而且绝不会怀疑。现在机会到了，因为她在开始爱他，由于怜悯，也由于他不可了解。但是完全听出了柔和的心声，他把脸挨着她的胸口，她抱紧他的脖子，她有颗真正的泪珠滴在他的嘴里。这就促成他们这一次的和谐。

她闭上眼睛，让睡眠到来，仍然觉得他还象方才那样躺着，保持着他的秘密。她在半睡状态中问：

"我亲爱的主人，您为什么老是朝着上面瞧呢？"

他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因为她的呼吸已经深了："不是瞧，我是想听，而且在等待一句话。思想无济于事，只有谛听才行，当我心里最静的时候，就听出一种琴音，也不知道它从哪儿传来。它的声音是低沉的。的确好象是适当的伴奏。我只差听到一句话。我实在太惊异了。"

甘蓓莉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又到主教们那儿去了，他们引导他进入宗教，而且这应当成为最后的定局，事后的选择和考验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今天不放他走，星期六原是最后一天，他一直坐了五个钟头，他本人也没有想到退席，反而担心这种纯粹座谈式的讲话结束了。

这重大事件发生在圣但尼古老寺院的另一间屋子里，国王的爱人和他的妹妹坐在一块儿。嘉德琳公主也象德·苏尔迪夫人一样来到这儿，她的想法也和夫人没有区别；不过思想

不是对任何人都是同等适合的。她亲爱的哥哥要改教，以便得到光荣。她希望别人原谅他，改教诚然不是良好的出路，她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王国是不是重于灵魂。因此，她非常同情她亲爱的哥哥；他是他们家族的首脑，他应当统治，也必须付出代价，但愿他别牺牲掉永恒的幸福。“在迫不得已时，”嘉德琳心想，“我本人也会接受别派宗教，好同我可怜的苏瓦松登上王位。我受到处罚，而我亲爱的哥哥得到保全。现在他将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我的苏瓦松将无足轻重了，我十分明白这一点。认真说来，我从没有打算背叛我亲爱的哥哥，倒是想挽救他。”

其实她不是普通旅行来的，而是逃亡来的，因为苏瓦松自己在选举上失败，就归罪于嘉德琳。他认为她反对他，帮助了她的哥哥。所以两人分手时的情况非常冷淡，成了后来翻悔的一次分离。他们在一块儿已经耽误了太多的事情，说来实在不值得，更不应当再把共同生活牺牲了。这回也象其他几回一样，终于缺月重圆，不过暂时嘉德琳还无法袪除恐惧的感情。她坐在哥哥的爱人身旁；既在为他，也在为自己感到烦恼。甘蓓莉也和她的情况一样；她们不是靠别的，而是借助于纯粹感觉所获得的印象，使得彼此联合起来。另外还有一些东西也有助于她们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嘉德琳知道，一个孩子快要诞生了。

妇女们相互间说一句话，总是低声细语，而大半是缄默不言，这正适合于这家的紧张和严肃气氛。

“他们已经逼迫他四个钟头了。他已经签了字吗？”妹妹问。

“关于明天的事情，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对我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总是朝上谛听，露出神秘的样儿，”国王的爱人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又才轻声地说：

“我可是不愿意他打这个麻烦。正是现在——”话句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在期待，我将给他生个儿子。”

妹妹从她的呼吸上已经明白了，或者看见她的手轻轻地抚摸肚子，也把话中的意义推究出来了。她拥抱甘蓓莉，附在她的耳边说：“咱们是一家人了。我等着你生下你的孩子。”

这么一来，算是把甘蓓莉心里想的事说出来了，自从她亲爱主人的妹妹来到这儿以后，她就存在着这种心事。现在她被家庭接受了。再也不是外人了。倒是德·苏尔迪姨母的精打细算，使她感到陌生。如果她当了王后，真正的王后，很自然的是由于她的肚皮，而且也因为正在用考验目光瞟她肚皮的御妹，现在和将来也将成为她自己的妹妹。

嘉德琳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瞧见那张美丽的面孔，显得疲乏和苦恼，但是她有孕了。“我自己的面孔，只是白白地憔悴，再也不会恢复青春了，而且也不会分化出另外一张小面孔，因为我不能生孩子。这难道不使人嫉妒吗？我那性情轻浮的哥哥，这回却始终保持他的恒性和忠实，这是没有办法的。好吧，亲爱的，但是王后呢？你不会当王后，让你等吧，我知道他的为人。他把你拖延下去，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公主的眼睛把房间上下打量一遍，布置是简陋的。只有唯一的一件珍品：这就是用无数各色宝石镶嵌的圣母像。嘉德琳刚要问这个，甘蓓莉红了脸，掉过头去；嘉德琳只好作罢。“好的，亲爱的。他们赠送你巨大的礼物，也要你逼迫他——

用眼泪，是不是？或者在夜里相爱的时候，发出使人心碎的呻吟。”

嘉德琳刚想到这点，用手遮着眼睛，说：“请您原谅我吧，您对他将要作的事情，没有责任。这要怪那些人和那些事情。没有事情不逼迫他，没有人不出卖他。连我当时也出卖了他，不错，连我也在内。”

她第一次提高声音，因为她的良心在说话。“我可怜的哥哥！”这时门开了——不象哥哥平常到来那样，使劲地把门推开。然而的确是他。

开始，他只是默默地朝前凝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仅有的两个最亲爱的人儿，他一下子变得有说有笑。他吻她们，他抱着妹妹转了一圈，又跪在甘蓓莉面前，抚摸她，高兴地笑了。不过她们看出他急欲离开这儿，他本来不是来找她们的。他专心模仿主教和主教长的声音和形态。布尔日主教长着一颗猪头，而博纳主教随时都使人提心吊胆，他会张开翅膀飞上天去。妇女们注意到这一切，并没有露出笑容。忽然他中止谈说，把耳朵朝向窗口，谛听和等候了一会儿，随即走出去了。

“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儿，”嘉德琳深为惊异地说。甘蓓莉感到惭愧，垂下头来，因为他在她的身边竟变得这样忧伤了。

亨利走到古老的花园里去，这是他休息的时间。他把这种时间拿来和那瓦拉中学的时间相比：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小的中学生，常常在课间和两个朋友一块儿玩，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忽然他来到一个地方，拉法伊牧师曾经在这儿带着可怜的爱丝德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今我和旧我之间，纯洁与罪恶，混沌与知识真是判若霄壤。他停下来，听出篱笆后面

有人谈话。这是用半大的声音进行的，在今天这个惶惑而不平常的日子，一切谈话都是这样。

有个声音说："他将要把他的老朋友们置之死地。一不做，二不休。"

另一个声音："也许稍缓一下。如果到了那时他还没有忘记这个。咱们知道他是忘恩负义的。他的新朋友们还得好好地领教他呢。"

第三个声音："眼里的泪，是健忘而不费力的——但是咱们当中谁又不喜欢他呢？"

第四个声音："照他的为人来说，咱们是不喜欢他的。但是作为一个把小船引到港口的人，咱们是喜欢他的。"

亨利已经走近了，第一个声音又说："咱们还是挽救自己吧！各自量力而行。"

"毫无用处，杜锐兰，"亨利说，同时现出全身。"我是你们的人，而且也想始终成为你们的人。等到时候来了，你们自己就可以证明。"

他从那些人当中，把阿格利巴·道宾芮拖出来，朝着旁边跨了两大步，附在他的耳边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我失去了灵魂的救济。"他说这句话时，睁大眼睛，露出火一样的光芒，眼里没有泪，毫不显得健忘和轻松的样儿。阿格利巴动了怜悯。"咱们当中谁能不喜欢这个人呢？"

阿格利巴可是唯一对他恋恋不舍的人。现在也显露出来了：在从前更愉快的环境下，环绕亨利的许多友谊有没有亲疏厚薄。一个人的热情，到了这时还把握住他，他正站在一群迷失方向的伙伴面前，还没有转到别处去徘徊，还没有按照近

来的习惯，一个人去谛听。他掉转脖子，朝着篱笆那一边的菲利普·摩尔内，一位使臣，他带着极重要的报告回来，国王一直还没有接见他。

“杜勃勒西先生这小小的船只是您同我一块儿引向港口的；但是您能选择他吗？现在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迅速达到花园的边缘：听见鸟儿在鸣啭，可惜这儿还不光是鸟儿呢。有两个人的头出没在墙垣上，竭力俯着身子，尖着嘴唇，互相道出自己最甜蜜的思想。德·苏尔迪夫人使用一派甜言蜜语：“洛尼先生，请您作我们的朋友吧。其实您已经是了，因为您需要我们，正象我们需要您一样。”

“完全如此，丝毫也不差，尊敬的女朋友——”洛尼说了以后，埋下头去，德·苏尔迪夫人又抬起头来。

“什么人还用得着去想炮兵都督的职位呢，”她用调皮而充满确信的语气说。“虽然飞走了一只山鹬，您还可以打下十只来呀。”

“但愿您别展翅飞去啊，”男爵请求道，同时身子又沉下去了。

“国王将要离婚，好和李安古夫人结婚。请您好好地劝他，这对您自己也有好处。小扒手，”夫人吃吃地笑，随即沉下去了。这时冒出头来的是脸上没有皱纹的骑士，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而无损于自己的尊严。

“我早就同他作好了计划，好夫人。他改教就是为了抬举他亲爱的女主人作王后。等到把戏玩过了，大伙儿很快都成为基督教徒，国王，王后，甚而连您也在内，好夫人。”

德·苏尔迪夫人停留在墙下，当她抬起头的时候，她的眼

神是冷酷的，她明白自己被人嘲笑了。“以后会叫您难受哩，”她咬紧牙关说，迅速转过身去，她的衣服卷起一股风。砰的一声，一扇门关了。洛尼始终保持着平静的面容，继续向花园里走去，国王坐在一条矮凳上。他叫他的聪明而忠诚的仆人到他面前去，压低声音问：

“您的真实意见怎样？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

“陛下，如果天主教的信仰是在正确的意义上被理解和接受，它也有很大的用处。”

“我早就听您这样说过了。没有别的话了吗？”

“至于另一个世界，”洛尼顿了一下，“这是我不能保证的。”他那光滑的面孔，正要露出一种有礼貌的笑容。不过在他没有笑出来以前，国王就站起来走了。洛尼觉得有点奇怪：国王在唱歌。树荫下已经朦胧了，他好比是个孩子在黑暗中歌唱。

这时古寺院的餐厅燃起了蜡烛，烛光射到外面来。当它照到国王的身上时，不仅他的奇怪的歌声停止了，头层楼上那些不偏不激的谈话也结束了，国王召来的一批法律学者，离开洞开的窗口伫候他。

亨利赶快走上台阶。门口灯烛辉煌，前面走廊上反而更黑暗了，亨利可以不被人看见，他站在那儿，用目光向那寂寞的大厅扫射一遍；这儿只集合了少数几个人，大厅更显得宽大和空洞。“这是自己人，”亨利在想——“瞧他们的样儿也的确是这样，院长和顾问都穿着破旧的衣服，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阴影，眼神露出发寒热的光芒，说明他们在挨饥受饿，在长期忍受生命的危险。象他们这样的司法官吏，从前有过，将来也会

有，不过他们是以公理的名义顽强地反抗暴力。法律当然不等于公理。人们甚而知道，它通常是被用来反对公理的思想及其传播的巧妙措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胡根诺教徒，”亨利在想。“不过他们为王国战斗过，也和我从前库特拉、阿尔克、依夫里的旧人一样，没有他们的鏖战，我也不会胜利。他们同情受迫害的人，反对统治者，站在穷人这边，反对国家的蠹贼。我自己也是这样，大约给千千万万的农民夺回了他们的田庄，而且是寸土必争，这是我的王国的一部分。他们和那些人都认为我在主持公理。”

他走上前去，头上戴着帽子，他们也没有把头上的破旧帽子摘下来；他向着他们说：

“各位人文主义的先生们。咱们曾经骑在马上，拿着宝剑作战，各位人文主义的先生们。因为咱们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人，所以现在咱们站在这儿，咱们首都的城门是对咱们敞开的。这是巴黎的最高法院给我们打开的，院长布里松被那样残酷地处死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也是最后的警告。”

国王脱帽低下头，法院的委员也照样作了。经过沉默的志哀以后，鲁昂的首席院长洛德·格鲁拉尔发言；他虽然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完全坚持自己思想上的顾虑，认为国王如果觉得违背自己的良心，就用不着改教。亨利回答：

“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安宁，我随时都在向天主祈祷，请他让我得到安宁。天主通过巴黎发生的灭绝人性的事件指示我，这些事是别人作的，但是我本人必须负责。他又告诉我，我的安宁就在于建立法制，而这就是我对于人道所知道的最

完备的形式。”

他的话是按照法律学者们的意思说的，他们齐声高呼：“国王万岁。”

亨利不想再保持尊严的身份了，他走到他们当中去，与每个人亲切地谈话，声称自己向天主恳求是多么困难，一直等到他准许自己改教。他尽管心里在想，口里却绝不提拚命的飞跃了。在他看来，首都的城墙下已经发生了这种飞跃，城里到处都是恐怖行为。这时他认真在和上帝打交道。有声音在说：你不应当杀人；这条法律是如此富于人道，只有上帝才真正制定得出来。

“国王也是富于人道，他重视人和人的生命，”紧接着另一个人代替他说了。他对于自己的事情表示谦逊，而且保证：主要是由于主教们的教导，在他身上收到了效果，而他感谢神灵的启示，开始对他们的学说和论证发生一些兴趣了。他随即带着法院的委员们到后面去赴宴，这儿供给他们的不是精神的果实，而是大量的西瓜和无花果，还有许多肉和酒。他们好久都没有享受到这些东西了，落得饱餐一顿，当他们抬起头来时，亨利已经走了。

他没有吃东西，躺上床去，立刻就睡着了。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拉法伊牧师来到他的床前。亨利请他坐下，用手抱着老人的脖子，重问一遍：是否真正如牧师劝戒他的那样，人的性质会随着时代而变更它的意义。牧师回答，的确是这样。

“人的信仰也一样变化吗？”亨利继续问。“如果从前的信仰是真的，那末，现在就是假的了？”

“陛下！您会得到原谅。您以后放心到总礼拜堂去吧，好

让咱们的上帝高兴。”

亨利端端正正地坐起来，他把额头抵着牧师那干瘪的胸口，牧师正想安慰他。他靠在少年时代的教导人的胸口上说：

“我背离本教而改宗别教的理由，完全是世俗的。我有三个理由。第一，我害怕刺客的刀。第二，我想和我亲爱的女主人结婚。第三，我要力求安全地占有我的首都。现在请您赦免我的罪吧。”

“您的苦痛是巨大的，所以我赦免您的罪，”拉法伊牧师说完就走了。

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给国王周身穿上白衣服——活象是一个行坚信礼的人，亨利自言自语地说。别人也不会相信我是个新人，这是第五次了。上帝早就不愿意再瞧见了。只有魔鬼才肯光顾，如果有魔鬼的话——。

“您事前连澡都没有洗，”达马涅克提醒他。

“我事后才更需要洗澡，”亨利回答，那个熟悉他性情的人明白自己得走了。

亨利一个人留下，他不明白自己希望得到什么结果。为什么甘蓓莉不在这儿呢？她今天通过默契，和嘉德琳住在一间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他不久就要被拥挤的人群大吹大擂地接走，让全巴黎的居民瞧见他改教。这不光是背弃他自己相信过的宗教，而且是和多数人一起建立和平，成为他们的人。“我是什么？和别人一样，一口袋尘土。一直到昨天为止，我都还在和主教们争论不休。上帝并没有垂听，信仰的事情使他感到无聊，不管这一派也好，那一派也好，他都无动于衷。他说我们的热心是幼稚的，而把我们的纯洁指责为赤裸裸

的骄傲。我的基督教徒们不认识他，因为他从没有引导他们走过这条有荆棘的道路，于是他们就擅自称呼一个追随生活和服从理性的人叛变了。”

这时他不再去用心思索了，而是忙着穿他的礼服，浑身都是满绣金线的丝绸衣服，一直到脚尖，肩上披着黑色的外衣，头上也戴着黑色的帽子，而且插上黑色的羽毛，让它簌簌颤动。他出乎意外地听到提琴的声音，他在最近紧张的几天，有好几次谛听，都似乎听见过这样的声音。但是他想听到的那句话，却始终没有听到，而听到的只是幻想中的轻微的乐声。现在这种声音加强了，已经不是幻想的声音，而是现实的声音了。亨利明白，他的反省和他那白绸绣金线的深黑色服装，都已经整齐就绪了。他天天都在进行反省，无论是在恐怖和怀疑中，或者反抗与妥协中，正如灵魂由计算与梦想来完成它的创作。“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失去灵魂上的安宁！这是我的悲叹，虽然我不久以后就要摊牌，我的安宁将是重新建立起来的法律。我在黑暗中歌唱，这是因为有人使我害怕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知道，咱们天生来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要占有真理，只有天上的全能者。我应当统治这个世界，可是我在这儿害怕刺客的刀。这是多么丢脸的坦白，但是我作了。我更爱甘蓓莉一些吗？我更害怕匕首一些吗？但是我也把不人道的事情当作最大的罪恶，任凭什么东西，甚至于连妇女在内，都比不上我尊崇理性。”

这一切都同时毫不费力地通过他解放了的头脑，因为他事先已经讨论和经验过了，他再也不知道烦恼与黑暗为何物。他以为自己是通过纯粹的魔术——好象音乐——而被转移到

高度的幸福中，眼前一片灿烂光明，我的亲爱人儿。但是悠扬的提琴声，愈来愈清晰和甜蜜，尽管它奏得不十分出色。这除了阿格利巴而外，没有别人。亨利跨到露台上去，他在下面附近的树丛中辨别出那只使用琴弓的手。他哈哈地笑了，招招手，阿格利巴走出来，没有穿节日服装，只穿着平常的短上衣，这说明他不准备到教堂去。他不愿意到场参加亨利改教；但是他为亨利拉琴，这乐器发出有灵感的声音，它名叫《恋爱之曲》。

最初，他的下巴有点颤动，因为他是出名的容易流泪的人。他即时注意到，好心肠的阿格利巴是本着一片纯洁的感情和爱在寻欢取乐。这时亨利也眯着一只眼睛，两人互相挤眉弄眼，下面是老朋友表示嘲弄与安慰的敬意，上面是穿白衣服的行坚信礼的人，他的胡须已经花白了，皮肤也由于日晒雨淋而黧黑了。一时两人都失去了庄重的态度；亨利扮演一个去赴幽会的盛装女人，而阿格利巴使劲瞎拉一通，而且还想尖声叫喊，但是没有成功。总礼拜堂的钟声响了，越来越宏亮。两人都大吃一惊，这一个人钻到树丛里去不见了。那一个一下子跳回房间去，把衣帽穿戴整齐，整理羽饰，使它颤动得适当——门已经大开了，他们来接他出去。

联　合

一五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上帝定的日子，是个晴朗而非常暖和的一天。巴黎的市民事先都知道了，他们只要困

难时间一过，就张灯结彩。人人怀里抱着鲜花，手上挂着装满食物的篮子。整个星期天都得在圣但尼消磨掉，因为国王要改邪归正，这是值得观光的事情，不过很费时间，总之，吃中饭的紧要时间不得不耽搁了。然而这是为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事后可以在草地上搭铺。先把篮子放下来，它不会被人偷去，咱们大伙儿的兴致都很高呀。

沿着国王所走的道路，遍地撒上鲜花。风声先就传出来，据说国王浑身都穿白衣服。他那白丝绒鞋将染上玫瑰花汁。妇女们确信他是一位漂亮的太子，她们的爱情要把他的步伐漂没在玫瑰色彩中。因此，她们在堤上你推我挤，有好些人摔下堤去了。这使得卫兵们更伤脑筋。他们先下警告，但是在聒耳欲聋的教堂钟声和喧嚣杂沓的人声中，压根儿就听不见。于是兵士们只好使用温和而不粗暴的力量，联队终于占领大街的两边。在这一顷刻间，仪仗出现了。

国王经过人墙当中一条窄窄的通道，他注意到了什么呢？他看见家家户户的窗口旗帜缤纷，地上铺满了鲜花，孩子们还不断向卫兵的头上撒玫瑰花。所有的人，都佩上王室的白色绶带，所有的脸上，都露出幸福的表情。有的人在虔诚地沉思，有的人由于激动的期待而不断吐舌，但是绝大多数人在高呼："国王万岁！"更大的钟声与喊叫声混合了；按照事件的威力来说，这声音毕竟是可怜而微不足道的。如果就近去仔细观察，人们的脸上不也泄露出残余的惶恐表情吗？国王心想："他们经过了五年的恐惧、困难和放纵无度的生活，我除了给他们这个庆祝典礼而外，并没有给什么别的东西，暂时似乎够了。但是将来应当更好，要满足这许多人的期望，东西决

不嫌多。"这时他浑身总是不得劲儿，真想低下头来；他可以使人幸福吗？或者至少可以让大伙儿吃饱吗？无论如何，要珍视人，这样他们才看出他和他们的光荣与权力。

老百姓瞧见他给无数的王子、绅士、王家官吏、贵族和法律学者包围着。他本家族的人来得不多，不过苏瓦松伯爵总算是最后赶到了。前后都是近卫军，还有手里拿着鼓而没有击的瑞士人。有十二只喇叭没有吹，只是放在口边，这都是为了不打乱教堂的钟声，赋给事件的进行以神圣的意义。老百姓感觉出这点，无论他们是伙在一起干恐怖行为，公开的酗酒，还是参与伟大与善良的行为，他们都完全明白这是什么事情。他们高兴瞧见国王穿上盛装，也高兴瞧见他的结实身材和英武气概。但是他那高高竖起的两行眉毛，露出苦痛的表情，眼睛睁得太大了；四十年或者更多一些，已经成了这么一个须发斑白的人。弄不清楚，究竟在这许多年以来与国王为敌的人当中，有多少觉得后悔，有多少发出悲叹，总之，他们现在才想起来庆祝他，并且成为诚心诚意的观众，的确稍迟了一点。这时在普遍高呼万岁声中，也有几种声音违反意志地销沉了。有几只膝头想弯下去，但是在人群拥挤当中没有办到。

一个爱说闲话的女人，由于自己已有些经验，而且见过一些世面，当国王走过的时候，她大声向着周围的人和国王说："这是一个漂亮的男子。他的鼻子长得比其他国王的鼻子大些。"人们听见这样说，都哈哈大笑起来。国王真想停下来。他那扬起的眉毛，下垂得舒适一些了。后来他再一次打算停住脚步，这时观众当中有好些人穿着破旧的皮上衣，默默地、目不转睛地打量他——如果不是打量他本人，那就是打量他

的帽子：帽子上的白水晶闪闪发光。“我最后在依夫里戴过它。这儿的老朋友来得更远了，他们在库特拉就瞧见过它。”他正视他们的眼睛，他们也在正视他的眼睛，后来他掉回头去，别的人把他遮着了。

到了总礼拜堂的台阶脚下，亨利还没有跨上第一级，他感到不舒服。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的脚站不稳，那些方块石头自然没有移动，可是他得用脚先试探一下，才踏上去。这儿的群众不多，面孔和声音都隔得远了，方才是他踏第一步的情形，后来一切都如常了。亨利刚跨上半月形的台阶，回忆起一种传说：眼睛闪动的巨人。他想起一个巨人，这人闪动眼睛，隐藏着眼里的火花。他离开了最后一级台阶，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神贯注在他的任务上。

他穿过大门，走了不过五六步，就来到布尔日大主教的面前。大主教坐在高座上，座上铺着白色织锦椅垫，其他的主教环立他的周围。大主教问：他是什么人。国王回答：“我是国王。”布尔日先生绝不象那天的样儿，长着一颗猪头，相反，他顾盼之间显得无比尊严，而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代表宗教的权力。他重问一遍：“您要求什么呢？”——“我要求，”国王说，“我要求接受我进入天主教、罗马教皇的教会的怀抱。”——“这是您诚心诚意地要求吗？”尊严的布尔日先生问。国王接着回答：“是的，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和要求。”他跪在红衣主教迪佩隆递来的椅垫上，现在国王填具他的誓约——也没有忘掉反对异教和消灭异教徒。

国王说了这些话以后，又把亲笔写的信奉天主教的誓约呈给大主教，大主教坐在椅上伸出手去，他连站都没有站起

来。有一刹那，人们觉得他踌躇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要站起来。这是由于国王的紧张的目光和睁大的眼睛，他这种神情曾在伊夫里会战中震慑和阻止过许多敌方的枪手，等到自己的援军到来。这儿却没有人在等待他的援军，倒是他成了咱们自己人。后来大主教终于站起来了。他没有揭去头上的法冠，就给国王洒圣水，让他吻十字架赦免他的罪，向他赐福。

布尔日先生和亨利都完全明白以后进行的程序，只是费了许多气力，才穿过教堂，达到圣坛所。礼拜堂的本部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他们一直挤到穹窿下面，没有一扇五彩玻璃的窗口不露出灯光。亨利在圣坛所干脆地重复一遍他的誓词；这一回他有点烦躁，念得马虎一些。后来到主坛后面去，在唱感谢上帝的赞美歌时，亨利作了忏悔：这么一来，他被接受入会了。实际上，布尔日先生在大声打鼾，亨利闭上眼睛，没有说几句话。"我亲爱的女主人，"亨利想，"我只能从下面向外偷觑。她知不知道，我已经注意到她在柱头后面呢？你比乐园里的女人更美，与黑夜一样富有希望，但愿幸福之夜快到了！"他由于一种特别的理由希望这点，因为他挤过人群的当儿，听到一个自己人说了一句话。如果德·布尔日先生瞧见了，他会怎样想呢？那人可是一位裁判官，他和其他的绅士们一起，护送庄严的仪仗队到了总礼拜堂。"我现在完成了拚命的飞跃，他竟自低声说出不幸的话。旁边的人，在群众的喧嚣杂沓中，没有听懂。只有我这个耳朵灵敏的人，才听清楚了，这是可怕而不幸的预言。"

接着，亨利就做弥撒，布尔日大主教举行祭典。他们给国王布置了一间祈祷室，室内的一切，尽是红天鹅绒用金线绣的

百合花，上面也是金线织就的宝盖。国王进了圣餐。现在有一个麻烦的打算，要重新组成队仗，按照原来的样儿回到寺院去，那儿在等候举行午餐。这时伴随他的人员，都一个个地被人挤开了，费了好些时候，大多数人才从混乱的群众中挤出来。后来亨利连贵族当中那个所谓丑角希戈也不见了，但是他很喜欢这个人跟在自己的身边，因为希戈是个幸运儿。喂！那儿出了什么事？在尖顶穹窿下又吵又闹，是什么人挣脱那长形的龙柱，这根柱头就立在前面，那人原来用手和腿抱着柱头。有人箭也似地朝着那儿冲去。喂，希戈。

希戈打倒和推翻了许多人，才冲到那儿去，有一个高大的汉子，匍匐在地，希戈端端正正地骑在他脖子上。那人吓得不敢抬起头来，希戈用力扯那麦黄色的头发，逼使那长满雀斑的脸仰起来。亨利看出来了，啊！那对凶光四射的眼睛，他不久以前才领教过。这时那个汉子气得咬牙切齿，最奇怪的是，他似乎还感到痛苦，其实希戈始终是扯着他的头发。以他那样魁梧的汉子，不费什么气力，就可以把骑在身上的人滑脱。他显然不再叫骂了，因为他感到疼，别人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是亨利跨出大门的当儿，还听见那个汉子在后面吼叫。这时他在想自己的事情，带着高贵的队仗，通过拥挤的人群，卫兵再也不阻挡老百姓了。喇叭手和鼓手也不管教堂的钟声，尽力大吹大擂。

队仗在街角停了一下，从这儿通到一条弯曲巷口去。成千上百的人，都用肘推撞，好达到国王的面前，靠近瞧瞧他的面孔；可是究竟这福份落在谁的头上呢？不是别人，而是一位老迈龙钟的女人。没有人掀她走，一下子她就离开了众人，站

在国王的面前，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因为他这时握着她的双手，于是她就用嘴唇吻他的嘴，多少年来，她的嘴唇又一次变软了。接着国王就叫这个九十岁的老奶奶："我的女儿。"他说："我的女儿，这是很好的一吻，我要记着它。"他把抛给他的鲜花合成一束，向人要了一根绳子，把它扎好，然后把这美丽的五彩花束，塞在老奶奶的胸衣里，这么一来，所有的老百姓都自惭形秽，大受感动。

有一会儿，亨利把脸转向各方面，好让他们都瞧见他，相信他的友善。这时他跨进曲巷，只有他一个人目睹希戈把那个汉子带走了，不过他自己做得什么也没有看见。希戈紧紧地把那个汉子的手反扭在背后，那个汉子比他要强壮三倍，但是一点儿也不抗拒，弯着他那宽阔的背，一跷一拐地走。希戈又长又瘦，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超过了汉子的头。他的帽子已经掉了，古怪的顶发，好象倒立在光秃的头上，因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俘虏，他的鹰钩鼻、窄窄的颧骨和卷曲的胡须，特别显得勇敢而又刺目。在曲巷转弯的地方，有一所矮屋，它用干枯的花环装饰钉在门口，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客店。这时店里成了冷清清的一片，因为所有本城和异乡的人，都接受邀请，跟着国王一块儿，循着康庄大道赴午餐去了。"但愿希戈和那个高大汉子到酒店里去，办理他们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得出，这样合适一些。"

亨利也和大伙儿一样饿了；不错，这个漂亮的节日把他们和国王联合起来，这份高兴不仅增加他们的食欲，也增加他的食欲。更不用提，他自从朝着曲巷望了一眼以后，就暗中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他在寺院餐厅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叫："大伙

儿都进来吧!"卫兵们拿着戟，从门口撤走了，一下子老百姓都涌进大厅里去，就和方才教堂里的情形一样。你推我挤，差点把餐桌连食物都推翻了。幸亏大伙儿的兴致很好，那些方才赢得国王欢心的人，就注意别做出煞风景的事情，他们宁可轻手轻脚地走，不愿打掉一只盘子。另一方面，国王左右的人，也尽量对老百姓和气，这倒不是他命令他们那样作；就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他们也请他坐席，和他聊天。

大多数的人只想瞧瞧国王，因为他是一个奇怪的国王，在没有和他们见面以前，他已经三番两次地关心到他们了。这时他一个人坐在上边的高座上。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看出，他的胃口再好不过。他也赐好东西给咱们吃；咱们为了他的缘故而吃骨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看他的神情并不愿意咱们吃那样的东西。一些比较明白的人，已经有这种想法了。他的样儿不象巴黎教坛上挂的画像，他不象是《启示录》中所说的怪物，甚而连一只普通的狼也不象。我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市民，在放纵无度的时期，我在灵魂的深处，也始终是心平气和的，我要在将来证明，他的相貌和你我一样。现在我再也不钻到他花园里的树丛后面去偷觑他，跪在烂泥里，激动得眼神模糊，事后什么也不知道：个子是高、是矮、是大、是小，表情是忧郁还是快活。现在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望着他。现在人们到草地上去吃午餐，大厅里还有地方，我可以为他祝福：祝您身体健康，陛下！现在我却舍不得走那么远。这是由于他的高尚服装吗？还是由于他的花白胡须和扬起的眉毛？都不是，实在的原因是他把所有的人都邀请来了，连病人和乞丐也不例外。我在自己的家里也不敢这么作。他实在是一个了不

起的人。

这样认定以后，这个人没有跑去，而是蹑手蹑脚地走到草地上去，和其他的人在一块儿。大伙儿吃了很久。亨利有几次把酒杯举到眉下，然后才送到口边；接着大伙儿都向他举杯祝福，面朝着地；那个法院委员也在内，他正是亨利要想见到的人。据亨利揣测，这人是个法律学者，眼皮已经打皱，但目光炯炯，太阳穴下陷，头发完全白了，端正的胡须，保护着一张好嘲弄的嘴。不久以前，这位裁判官才挨过饿，但是处之泰然。他坐过监牢，完全有理由怀疑人类的活动，似乎这无法按照它的性质来考查，也无法证实所谓天赋人权，只有权力和弱点决定着偶然的活动，这就是说，完全以愤怒为转移。他把自己的厄运拿来和受虐待的孩子的命运相比，孩子成了残废，而公众还不知道，这等于是他们自己的肢体受到损害，直到现在，公众离开法律还远得很呢。

亨利喜欢这个人，要不的话，他不会把这人方才说过的话放在心上了。他那训练有素的耳朵，听到不少的东西。亨利方才在总礼拜堂里改教以后，打这个人面前走过。这人向他身旁的人耳语，但是在闹嚷声中，那个人没有听懂这句可怕而不幸的话，只有亨利听到了。这时他放下酒杯，招呼法律学者到御座旁边去。"朋友和伙伴，"亨利对他说。

"当您躺在湿草堆上的时候，如果国王的事业没有获胜，您很容易被吊在窗口，您承认吧，朋友和伙伴，您的脉搏在迅速地跳动了。您再也不是怀疑者了，哪怕您愿意作那样的人。假定您此刻自己当了主人，而您的敌人又落到了您的手里，您在激怒当中，一定会把您的敌人四马分尸，砍头或者活活地烧

死吧。”

“陛下！您说对了。实际上，除了清醒的时刻而外，我在监狱里一直是这种想法。可是我出狱以后，就冷静下来，不想再杀人了。”

亨利便俯身靠近他，说：“您是不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不光是不再杀人，而且通过一种纯粹的宗教信条，把自己和过去的敌人联合起来？”

“陛下！我也象您一样填具了誓约。”

这时亨利变了脸色，说：“这时我才明白，您在穹窿下面的柱头旁边对那个人说的话，多么不幸和可怕，那个人穿着绿大衣。”

“陛下！就是您不指出那个穿绿大衣的人，我也记得我说的话。上帝在上，我说错了，我后悔不该让您听见。”

“您真是那样说的吗？那末，你们的一切法律都枉然了。你们也不是裁判官了，因为一个人想少犯错误而和别人联合起来，反而要受到处罚。”

“谁在说处罚呢？”对方说，这声音就在这闹嚷的筵席上也太大了。“我担心的是一种十分恶毒的罪行。”

“而我对于它已经是成熟了，”亨利紧接着说。

法律学者认为自己可以走了。他改用一种恳求的语气，留下道歉的表示。他借用人文主义者蒙田的话：“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以有错误的意见。真理也许出于恶汉之口，哪怕他丝毫也不信它。”

亨利目送他走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咱们的朋友蒙田学来的。正是这种哲理，我的老朋友，一位病态的、但是坚毅

的贵族，从咱们大伙儿身上吸取，又完全交还给了咱们。更可怕的是我在拥挤当中听到的话，它是更可怕，也更不幸。”

接着他又联想到他的丑角：希戈和那个野蛮人的情形怎样了？应当去调查一下，究竟谁解决了谁。亨利正要派兵士去找曲巷当中那座矮小的客店。但是他一转念间又放弃了，首先是由于他的自尊。因为这么一来，人们会以为他害怕。忽然他出其不意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不然的话，客人们还可以吃上几个钟头哩。

回到教堂去吧，因为尊严的布尔日先生还要作一次祈祷，当作心灵上的饭后点心来享受，而紧接着他最后的“阿门”，就是晚祷。国王热心地倾听一切。后来他跨上马背，这不过是为了到另外一个较远的教堂去做谢神的祈祷。当他再回到圣但尼来，已经是夜晚了。人们燃烧起露天烽火。今天老百姓都兴奋极了，他们把食篮吃光，把酒罐喝干，现在围着熊熊的火炬跳舞，身体强壮的人用一只脚跳，凡是冷静旁观的人，都看的很清楚，他们那样高兴不是没有理由的。清晨一早，他们就向国王欢呼，因为他由于博得他们的欢心，走上有荆棘的道路，而为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苦难，竟和他们联合起来。

夜里，他们欢迎他更热闹得多，他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再说，他白天已经累了，这比从早到晚打一次仗还要累人得多。他骑在马上想：“这段时候，客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围着火炬跳舞。甚而露天烽火也灼伤人的皮肤，只要一个蠢汉把你们掀到火边去，你们就会大叫大嚷起来。我现在骑马到客店去。不过那儿也许没有人，今天到处都一样，人统统出来了，而且我也实在太累了。”

古老的寺院里没有灯光，谁又想得到他会回来呢。连他亲爱的女主人也想不到，她一直躺在那儿，不断地探听动静。但是她既没有派人叫他，也不希望他到她身边去。只好一个人等到太阳升起来，咱们不敢有别的想法，彼此只有心心相印：每小时是好受还是不好受。现在他要洗澡，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立刻打发仆人们跑去提水。由于人们在黑暗中跑来跑去，就惊醒了一些人，他们从床上爬起来，其中也有基督教徒，这些人作出了过于性急的判断，认为他在洗涤他的罪恶，因为他听了这么一场漂亮的弥撒！

其实不是这样。

一次暗杀事件的故事

希戈又长又瘦，没戴帽子，把那个汉子的手紧紧地反扭在背后，那个汉子弯着宽大的背，一跷一拐地走。他们就这样悄悄地穿过了弯曲的小巷，平常这儿就没有什么人，连从窗口张望的残废老头儿也没有：究竟他们两人当中谁带着谁走？希戈好象扶着他亲爱的朋友，以免他摔下去，这人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浑身软弱无力，如果没有朋友在支持和保护他，他一定挺不住了。

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认识路；而识路的人偏偏不是国王的小丑，而是那个汉子。他熟悉这条曲巷，突然在呻吟中踉跄地转了一个弯，他一心想着客店，而伙伴却想象不到，现在跑到哪儿来了。直到现在为止，希戈本意无非是离开群众，以

免给国王的盛大仪仗惹起麻烦。巷外的人都在关心如何遵守午餐的宝贵时间。小巷里面闻不到热烘烘的油气，而霉臭的阴影却愈来愈浓。天气是热的，而曲巷里的凉气却没有使人感到清醒。这儿时时散发出各种罪恶的气息：第一家门口是龌龊的贪婪气息，第二家门口是卑贱的卖淫气息，而第三家门口发射出一种阴郁的潮湿气味，好象发生了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暗杀事件。

那个汉子走不动了，或者故作走不动了。他的脚下流出一大摊血。希戈非常明白，这是怎么出来的。他一直在等候巡逻队经过，好把自己捕获的暗杀国王的凶手交给兵士。但是没有巡逻队打这儿经过。这时那个魁梧的汉子实在太重了，从他手里滑下去，倒在一家小屋凸起的墙边。希戈只好双手撑着他，要不，他们两人都会同时滑倒。这回那个汉子差点压在希戈身上。希戈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征，只能肯定他是一个退休的兵士。这位所谓的小丑吹哨求救。忽然店老板露出他的胖脸，他贼头贼脑地出现得那样快，好象早就等在门后似的。"你们是两个人吗？"他来不及考虑，先问出这么一句。这句话使得小丑在匆忙中特别留神。

他先要求店老板一块儿来帮忙；两人合力才把这个巨人似的汉子搀扶到房间里去。那个汉子刚躺在凳上，就失去了知觉。店老板是个矮胖子，他累得直喘气，希戈立刻乘机说道："不错，我们是两个人，因为他认出我是从前同盟的盟友。我们两人都在马因公爵的步兵队里服务过，可惜公爵并没有得到那个贝亚恩人，既没有活捉到他，也没有打死他。于是我们两人今天在做过弥撒以后，就建立了一件奇功。"

“你们既然作出这样的事情，现在就应当躲起来才是，”店老板说，回头瞧了一下那个失去知觉的人，又斜着另一只眼瞟了希戈一下，但是他觉得两人的情形都不大妥。“他一定也象别人一样，相信自己得手以后，不会被人瞧见。但是我仍然瞧见他，而且也瞧见你来到这儿，这使我加倍地感到讨厌。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块儿到来？他为什么会相信你？你不象和他是一路的人。我了解拉巴雷。”“我也了解他，”希戈用低沉而诚实的声调说，这是他平常在人面前装傻的惯技，让人们事后才看出真情。“我跟伙伴拉巴雷相好的时间比你久。你瞧这个证据吧：他躺在那儿，身上穿的正是我自己的皮上衣，那时我的腰身胖得和他差不多，后来我给条虫害苦了，越来越瘦，就把皮上衣转赠老朋友拉巴雷了。当然，条虫我却不能给他，哪怕我们是至死不变的交情。”

这些细节减轻了店老板的疑心，他姑且把这当作一点证据。“但是你们俩为什么还不走呢？”他问，好奇心甚于怀疑。

“这是由于，”希戈解释道，“我们的计划只有一部分成功了。”

“国王没有死吗？感谢耶稣基督，”矮胖子冲口而出地说；他甚而因此放心了，就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在矮凳上去。

“这样作太不漂亮了，你这个胆小鬼，”希戈老气横秋地教训他。“开始，你慷慨答应参加暗杀活动，但是后来就一直躲在家里，关着门，放下窗帘，数着念珠作祈祷。”这时那个人还躺在凳上不动。“使得事情失败，我们两人被人捉去。是不是？”他问。“你祈祷就是为了这个。”

胖子结结巴巴地说：“我祈祷，一部分是希望事情成功，一

部分又希望它不成功，现在看来，事情成功了一半。我瞧你们也只剩一半了！”他大声呻吟。他的眼睛已经不大管用，因为脸上的肥肉把眼睛挤得只剩一条缝了。

“直到现在，我们到底还剩下一半——”希戈随机应变，他的声音含有警告的意味。“要是国王经不起我们——我和拉巴雷——在他身上干下的七道伤口而死了，那时我们也就滚蛋，不会在人前丢丑了。以后留下来的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枉自祈祷一场，让别人倒楣，而自己太平无事。可是他们会把你从这儿捉去，审问你，叫你用屁股坐在烧红的铁上，要是有一差二错，他们就活活砍掉你的脑袋。”

这时店老板直挺挺地倒下去，大哭大叫。那个失去知觉的人被叫声惊醒了，抬起他的头。希戈不幸忽略了这点，还在继续向胖子描述四马分尸的情形：关节怎样克喳一声，就被扭断了，受罪的人，可以看见自己的手脚分家，因为马匹把它们拖走了，遍体长毛的小鬼，已经等候在半路上，一看见就跳过来，抢走新鲜的尸体，好用盐腌起来。希戈正在绘声绘影地向嚎啕痛哭的店老板讲说，但是那个汉子倾听着，没有再移动他的头。等到店老板终于停止了号哭，完全感到绝望了，希戈就摆出了正经面孔，问他是不是想把自己的脖子从套索里抽出来。店老板回答，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纵然以后由于十恶不赦的罪过，使他的灵魂不幸受到苦恼，他仍然要为这个祈祷。希戈又问他，是不是爱自己比爱凳上的人多一些。店老板回答，这是一定的。希戈就说，虽然他们也象他们的伙伴一样谋刺国王，但是现在有个最好的办法，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就是牺牲他们的好伙伴拉巴雷，反正他已经活够了。“老乡，

快跑去叫岗警，咱们把他交出去，就乘机溜之大吉。”

店老板胆怯地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很难这样做；他平常决不是讲究什么行善的人，何况拉巴雷本人就是一个凶神恶煞。“但是可惜咱们是一类的人，咱们大伙儿一起谋刺国王。他们不会相信咱们的谎话，而是把咱们一块儿捉去。”

“我的谎话会叫他们完全相信，”希戈断言。“我当着刑事审判官就说，国王改教的时候，我在总礼拜堂，我瞧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就这个人的表情上看，完完全全是个谋刺国王的凶手，而且这点还不出奇，他老是护着右边身体，怕人们推撞；我由此推测出来，他必然把刀夹在短裤与衬衫中间。当我冲到他身边去的当儿，已经辨别出了钢刀的轮廓；刀有一尺多长，刀头很尖，两面开口，所以他每触到刀锋，就撇着嘴巴。我心想：‘你还要受到千刀万剐呢；’我爬上一根柱头，吊在那向前突出的龙形怪物的身上，那儿已经爬满了人。我的朋友站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当国王经过一道急弯，我的朋友正要拔出那柄藏在衣服里的刀，我一下子跳去抱着他的颈项。他被我撞倒了，大声叫喊，因为他自己的腰胯给刀戳伤了。我就这样救了我的国王，符合上帝的意旨，我也就这样逮着了凶手，因为找不到巡逻队，所以把他带到这儿来。怎样，老乡，刑事审判官会相信我的话吗？”

“你的谎话再巧妙不过了，可以使得任何人上当，”店老板证实道。希戈又催他跑去找兵士，他就摇头，说自己不愿意这样做，他主张不让局外人知道，由他们自己把事情搞好。“你相信我吧，这样更好一些，咱们把他宰掉，用盐腌起来。在隔壁

黑暗的储藏室里，放着一只特大的桶，可以把他装在桶里，用他这样一个人，可以做出许多咸肉。”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希戈冷静地强调说。“我还是喜欢四马分尸。这是早经采用的正常方法，而你那种用盐腌的方法，据我知道，宗教是不赞成的。”他这种训练有素的手段，把对方弄糊涂了，甚而信口拉扯到宗教身上。“你那种作法，对于咱们本身比对于咱们伙伴的害处更多，他干出这种傻事，是应当遭报的，”他结束自己的谈话。

两人对这个问题仔细讨论，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小丑用诚实的声调说得不慌不忙，而店老板却激动得厉害，因为他要损失这样一堆咸肉。不过他到底拗不过希戈，只好叹息一声，表示让步。“你在这儿是更强的人。国王也被你刺伤了，而且你的谎话说得头头是道。你就等着我带兵士来吧。”

店老板走了，这时那个失去知觉的人，稍稍移动他的头，把长着麦黄发的头向后转，垂在凳上，横着眼睛望希戈。“我的伙伴，”他有气没力地叫。“我在这儿，我的伙伴，”希戈回答，同时吃了一惊。拉巴雷说：

“你打发店老板找兵士去了，现在帮我一下忙，让咱们一块儿离开这儿吧，咱们可是一起刺伤了国王。”

“什么话？”希戈吓得一楞。“咱们一起刺伤了国王？”但是拉巴雷说：

“我大概睡着了，作了一个梦。我的好伙伴，给我把刀抽出来吧。我流了这许多血，再也弄不清楚，咱们刺杀国王的情形是怎样的了。”

但是他决没有失去他的记忆力，希戈从他的话中听出来，

他是一个狡诈的汉子；只要有一线希望，脱离刽子手的毒手，他就不惜把国王的古怪的小丑牵连到自己的暗杀事件中来。“我真应当让别人把你腌起来，”希戈简单明白地回斥他。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那个汉子躺在凳上，横着用眼睛跟着他转。一件滔天大罪，对于一个知情的人，总是危险的。或者他必须知道更多的事情，必须把全部真相揭露出来，这样他才可以做一个可靠的好证人，把对方在普遍的喝采声中送上车轮和绞架。“我的国王亨利当我是什么人呢？”希戈仔细忖度。“当作忠实的小丑吗？当作被人收买的刺客吗？两者都有可能，特别是象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容易受到怀疑。我必需采取预防手段，先把这个汉子在这儿盘问清楚，自己充当审判官，不让他们来审判我。”

小丑希戈把这点弄清楚，而且作出决定以后，就给那个大兵拉巴雷抽出双面开口的刀；这把刀正是拉巴雷想用来行刺国王亨利的武器，可是现在它反而刺伤了他自己的腰胯，刀给抽出以后，一下子喷出一大摊血在地上。这个魁梧的汉子天生来怕痛，也不习惯在血里游泳，又几乎昏过去了，可是希戈不理他这一套。希戈左一记耳光，右一记耳光，打个尽兴，然后从那个汉子衬衫上撕下一块布，用淡醋浸过以后，给他把伤口扎好，又扶他起来坐着，给他酒喝——这一切完毕以后，希戈就简单地要求拉巴雷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故事很长。”——“说简单一点！”——“店老板很快就会带着兵士来了。”——“他会思索个把钟头呢，”——“思索什么？”——“他们会告诉他：实际上，国王一点儿也没有受伤。”——“他真的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吗？”这时希戈再也忍耐

不住了。

“你这个家伙！我手里拿着你的刀。我用不着走近你的身边。你被包扎住了，也许酒给了你过多的力气。但是我从这个安全的角落里，把刀向你掷去，瞄准你那光脖子——一发中的，就象你从老百姓的头上把刀抛去刺中国王一样。你本来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杀死他嘛。”

“你知道得太多了，”拉巴雷说。“我现在听凭你处置。你愿意听我把一切告诉你吧。”

“千万不许说谎！我是国王陛下的一位官吏，要是你的嘴巴说谎，我就拉出你的肠子来，它会对我说出真话。”

拉巴雷听见这种说法，就从凳子上摔下去，他吃惊得太厉害了，于是希戈就问自己：“究竟我说话象一个审判官呢？还是象一个小丑？”其实他忘了审问应当怎样开头，还是受审的人不打自招地说：他的真姓名是彼得·巴里埃，别人管他叫拉巴雷。

“你的职业是谋杀国王的凶手。你也不配干别的事情，你是准定要遗臭万年的了。”

“那不是我的职业。”那个汉子凄惨地啜泣。“这要怪一切别的人，只是不能怪我。我原是卢瓦尔河上一个船夫，活到二十二岁，都还是个清白无辜的人，就象我刚在奥尔良出生的那天一样。”

“是谁夺去了你的清白呢？”

“一个纺织匠付了定钱给我，我当了那瓦拉王后的兵士，但是我爱上了她那儿的一个女人，这就造成了我的不幸。”

“我重视你的不幸，”希戈一本正经地说。“咱们先来谈谈

玛甘莉特·瓦卢瓦夫人，你管她叫那瓦拉王后。她蓄意谋害她的丈夫——咱们的国王，想抢夺他的王位和生命，所以她才被幽囚在一座冷宫里，于是她就招募你这一类痞子，想解放自己，再出来谋杀别人。就拿我这个国王陛下的官吏来说，也会遭到她的毒手！因为你是在为瓦卢瓦夫人服务，你的暗杀勾当就等于针对我本人一样。”

“您说话不象一个小丑吗？”拉巴雷嘟哝道。根本上，希戈也有这种感觉。“平常，”他想，“我说话纯粹是个贵族，但是人们听了总是发笑，因为我有了小丑的头衔。我在这儿应当做得庄严，把这幕剧扮演好。这都得怪我不幸的天性。”拉巴雷唤起了他的注意。

“这一切都怪我对于一个女人的不幸热情，她白天黑夜不想别的，尽想着有趣的交际应酬。要是我睡在她的怀里，咱们两人总是掉进池塘里去，或者草堆塌下来了，或者咱们的房间里出现鬼怪。这些都是宫廷人员开玩笑要的花头，那位女士一心想使我的恋爱不幸福。”

“这就要不怕牺牲一切的忠诚，”希戈承认。“所以你就下决心杀死国王。”

“慢慢来，”那个汉子要求道。“我作了一个梦。我睡着的时候，王后陛下命令我，把她的丈夫——法兰西国王，打发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以后她就让我同我的姑娘一起，在这个世界上过安静的生活，并且她还答应给妆奁。”

“你只是梦见这个吗？好好地想想，是不是王后真正吩咐你了。”希戈用极迫切的语气问，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味。拉巴雷回答：

“不是她，是我自己去见她，那时只有她一个人，我把我的意见向她报告。王后听见这样说就哭了，转过身去，面向着墙，她就在这种姿态中恳求我算了吧，并且叫我当心。不久她解除了我的职务，我就离开王宫走了。”

希戈沉默了，他的心怦怦直跳。“这叫我怎么去向国王报告呢。刺客是他的王后派遣的，她并没有把刺客关在最底层的土牢里。”

内心的激动使他从角落里出来，他边走边挥动刺客那把尖刀。每逢他经过矮凳面前，拉巴雷就低着头，但是他的两眼灼灼发光，暗中在留心希戈。希戈没有注意到这点，他现在听到的可怕事情，太出乎他的意外了。他本来想作一个可靠的证人，然而现在成为危险的证人了。突然，那个汉子伸手一抓，差一点就把刀抓去了。希戈向后一跳，跳到黑暗的储藏室门边。他伸手出去，打开储藏室的门。“滚进去！”他命令道。那个汉子立刻又假装哭泣起来。千万不能到黑暗的储藏室里去，千万不能到装咸肉的桶里去！他还有许多话要坦白出来。

因为他的审判官还犹豫不决，于是拉巴雷就提到一位里昂的牧师，牧师劝他杀国王，并且答应事后把他藏起来。他又通过这个牧师，见到了大主教的一个代理人，使对方放心了，他没有得到什么回答。但是没有回答也就是一个回答。不仅这样，还有一个卡普栖教徒鼓励他那样干，甚而还有一个有名望的意大利僧人，也迎合他的意思说了一番话。简单地说，这个谋杀的凶手，交代出了许多宗教方面的人士，几乎里昂的一半教士都在等待他谋杀国王。国王的小丑听见这些话，惊得合不拢嘴，难道他的主人，特别是在善良的里昂城有这么

多的死敌吗？这时拉巴雷瞟了那不幸的储藏室一眼，就一口气把他旅行到巴黎来的情况说出来。希戈闭着嘴巴。他一直就知道，巴黎的传教士骨子里是反对国王的。

听来真是十分不幸，一个知名的传教士干吗也会同意暗杀行为。他认为国王做不做弥撒都没关系，总之，他决不会成为天主教徒，而传教士也决不会相信有那么一天。“可是现在呢？”小丑想。“现在咱们已经改了教，大可以不必有此一举，反正他们还是要用刀戳的。”

“不过在我没有捉到你以前，你为什么不刺杀国王呢？”他还在问。回答是这样的：有一种神秘的恐怖阻止住了凶手；他觉得有根绳子缠在他的腰间，被人用力向后拖。希戈陷入沉思中去了，甚而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时屋子里越来越寂静，后来有人低声说话。希戈没有注意，语声越来越强，而且十分清楚，好象有人在挂着帷幕的窗口外边说话。“拉巴雷，你捉到他了吗？”

“我还没有捉到他，”拉巴雷对着窗口说。

“那末，让咱们来捉他吧。”

“你们是几个人？”

“我们是五个人。”

“好伙伴，你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拉巴雷又问。

“店老板宁愿带我们，不愿带兵士来。”

拉巴雷说：“等一等！我同这位军官说说，看他是不是投降，并且自愿把刀交出来。您的意见怎样？”他问那受到意外打击的希戈——他已经威胁地向前跨了一步。“只要紧紧地握着这把刀，”希戈想，向后一跳，跳到储藏室里去；再跳一步；但是

跳第三步的时候，就没有踏到地上而跌进一个坑里去。

他以为这一下一定什么也听不见和瞧不见了；可是底并没有那样深，希戈立刻又从下面冒起来，当然弄得浑身是粪，但是手里挥着刀。后来他侧耳细听，只有那个假名拉巴雷的汉子的声音，拉巴雷问他是不是平安到达了。"只要你们敢下来，"希戈回答。"你和你那五个伙伴，我可以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一个地宰掉。"

"这儿只有我一个人的脑袋，"谋杀国王的刺客说，"我要立刻把它保藏起来。我要保护我的脑袋和我的肚子，我的肚子也管用，我方才用它说出了五个伙伴。你这位江湖医生曾经捉弄我，要我的肚肠说真话，我的确大吃了一惊。现在我的肚肠说的话，把你送进粪坑去了。你就乖乖地留在那儿吧，祝你平安，我跑了。店老板已经走了一个多钟头，我想去赶上他，关于咸肉的问题，对他说句正经话。"

拉巴雷走了，最初是语声，后来是脚步声，渐去渐远了。希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把身边的东西堆在一起，然后踩在摇晃的粪堆上爬上来。但是他在房间里倒在凳上，垂着头，心里也不着急了。天色已经黑了。

洗　澡

国王亨利坐在水里，这些水是男女仆人跑了许多路给他弄来的。水先烧热了以后，才从锅里倒在浴室中间的凹槽里去。凹槽又窄又低，里面是用砖砌成的浴池，由台阶通到池中

去，国王裸体坐在最低一层台阶上，让四周的水冲荡他。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拿着带叶的树枝搅动水，再向主人头上洒水点，形成人工造雨。为了要干这样一种搅水活动，达马涅克不得不把身上的衣服大部分脱光，只系上一条围裙。亨利对他念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诗句的译文，这是他们两人熟悉的东西。

“一个奴隶系着黑皮围裙，在你洗热水澡的当儿，站在一旁伺候你。”

首席御前侍从立即用原文诗句回答，平常，每次都使得他和国王一样感到好玩；原来诗人指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罗马的贵妇，她在洗澡的当儿让奴隶给她擦背。这位正在服务的贵族，显然这回也期待国王开个香艳的玩笑，结果国王没有回答，他也并不惊异，因为国王今天夜里真有点象在作梦一般，甚而可以想象，国王不光是象在作梦，他还在苦心思索，好象完全沉浸在自己已经得到的种种预兆中去了。达马涅克缄默着，他轻轻用树枝把水洒在国王的头上和胸脯上；但是后来亨利完全躺下去，望着那粉刷过的横梁出神，首席御前侍从把树枝放在浴池旁边，远远地退开了。环绕浴池的空间是窄小的，角落里放着一只点有蜡烛的三足铁鼎，鼎对面，国王的背后，是放衣服的椅子，满绣金线的衣服搭在椅上，另外还有带袜短裤和紧身衣，一切都安放得端端正正，好象是一个没有头和脖子的人。

“庆祝的烽火也灼伤皮肤，”亨利在浴池中思索。“可悲而又可恶的露天烽火，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人往火里推，我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他们是不可靠的，咱们的联合还是靠

不住的，单是做一场弥撒还不管用。我应当不断重新争取人。我的天职一贯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我在教堂的柱头旁边听见一句话，大吃一惊，因为它听来多么可怕而又不幸。希戈在干吗？那句话还没说出来以前，就已经实现了。一个眼露凶光的彪形大汉，巴不得实现那句话。钢刀！那位法律学者说：现在他长得膘肥肉满了。希戈在哪儿？他也帮不了忙。拚命的飞跃，我现在已经大胆作了。”

这时亨利直挺挺地躺在台阶上，水在荡漾，他睡着了。达马涅克僵直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到他看出老战友的肢体完全松弛了。他想：“咱们都渐渐地老了。再不能僵立在这儿，尽管这是不可改动的规矩。”系着围裙的首席御前侍从，踮起光脚掌，离开浴室，轻轻把门关上，自己站在门口守卫。他不时从门上钥匙孔里窥探，房里是不是有新的动静。有一次他把耳朵俯在孔边听；睡着的人大声问：“希戈在哪儿？”

但是等到那个被叫的人真的从走廊那头出现了，达马涅克先生叉开两腿，紧紧把守着门口。他打老远就觉得，这人出现一定会给洗澡的国王带来麻烦。那位贵族越是逼近，御前侍从就越有理由不放他进去。达马涅克先生交叉着双臂，威风凛凛不减当年。这时希戈说：

“您一点儿也不用怕，我的先生。我并不想闯进去呀。”

“不许进去，我的先生。您臭得象一只牡山羊，而且灌醉了黄汤。”

“牡山羊是您自己，我的先生，瞧您系的皮围裙和您那两只毛茸茸的腿吧。至于我身上的气味，这完全要怪那个可恶的粪坑；一个用肚子说话的魔术家，骗我跳了下去。说到酒，

这是我爬起来以后才喝的，当然喝得猛了一点。我被一场倒楣的冒险弄得这么狼狈，我认为要向国王陛下报告经过的一切，非喝酒壮壮胆不可。”

“您不许进去，”达马涅克先生重说一遍，不过这只是表面做作。浴室里的水溅得响，国王醒了。那个贵族拉开嗓门大声说话。他是非常冷静，而且计算得很清楚：哪些事情一定要报告国王，哪些事情应当缄默不说，哪些事情应当说得缓和，哪些事情应当让国王自己去猜想。

“陛下！如果国王听我报告，我就会这样说，”他故意高声地说，“陛下！谋刺您的凶手，或者说，那个想当凶手的人，是一个大兵，他从前并没有起过恶毒的念头。完全是爱情把他引入了歧途。看来，那是多么难受啊，一个情人不断被他所爱的人折磨，给一个风流的宫廷取笑。究竟这是哪个风流宫廷呢？”因为没有别人答白，希戈反问自己。“我讲的故事发生在鼎鼎大名的夫人的宫廷里，她名叫那瓦拉王后。那儿真是无奇不有！”

他吸了一口气。房里的水声停止了，好象洗澡的人在大翻身。但是希戈既没有听见不准他说，也没有听见要他说。“懒惰为万恶之首，”他只好自言自语。“整个宫廷只会谈情说爱，除了爱情而外，就不知道别的东西。于是来了一个可怜的大兵，他自命不凡。他要刺杀国王。著名的那瓦拉夫人，当然把他关进最深的土牢里去了。”

“喂！不许说谎！”从浴室里传出来的声音说。

“但是她哭了——”希戈带着懊悔与惊惶的表情说。“她哭得很厉害，把大兵从宫廷赶走了——”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通知我，”亨利坐在砖砌的浴池里叹息着说。

“她实在没有办法呀，”希戈悲叹道，这固然是他编造出来的话，然而他认为也有几分可能。“僧人、牧师和主教都那样蛮横地逼迫她，不错，可怜的夫人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她本人被监视，书信被扣留，逼得她不得不缄默，可是她在自己的寝室里流了不少眼泪。”

这时达马涅克先生出乎意外地从胸脯迸出一声哽咽。那瓦拉王后被另外一个贵族提到时，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可是对于首席御前侍从来说，她是真正的伙伴，在过去的大屠杀之夜，在经过的不幸的学校中，以及在他同自己主人许多年来所历尽的艰辛生活中，都离不开她。那时她带着热情洋溢与精神焕发的表情，从床上起来，走向宝座，名叫玛果。整个一代崇拜人体美和人类知识的人，都把她奉为天神——其中也有这位贵族，她曾把她那盖世无双的手递给他。他想到这儿，又哽咽一声，再也把握不住了。“咱们的玛果，”这位垂老的人想，“到死都还在恨咱们。”他按捺不下自己的激动，离开了岗位。他系着围裙走了，强忍着的眼泪使他窒息，他发出心碎的悲声，连连喘息。

浴室里的情形反而很寂静。里面坐着一个容易哭泣的人，大伙儿都认为他一定哭了。为什么这回他偏偏没有哭呢？希戈垂下头，他那古怪的顶发也垂在光秃的头上。他本来可以通过门上的锁眼朝里张望，但是他没有那样作。屋里是单独一个人，没有受人注意，是一个冒着钢刀危险的裸体人，一双盖世无双而受过万人崇拜的手，没有阻止那柄钢刀。那是群

众当中的一把刀，群众围着露天烽火跳跃，最强健的人用一只腿跳。他把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了。他为了他们的缘故听了弥撒，大胆作出了拚命的飞跃。事情只有这样！要来也只好让它来！那个坐在浴室的人，大约是在这样想。——"希戈！"

经过了好一会儿。站在外边的人没有窃听了，他在梦想。因为听见里面在叫自己的名字，他才吃了一惊，冲进浴室里去。"把门关紧！"裸体的国王命令道。"牵涉到暗杀事件中来的究竟有多少人？"他轻声问。

希戈把那些人名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再也不想掩饰了。他告诉国王，照他那迟钝的傻主意，是挡不住刺客的路的。整个王国差不多都成了刺客的渊薮，没有剩下多少清白的人，到处都有刺客。说到刺客，无论那个用肚皮说话、希望事情成功以后隐藏起来的大兵也罢，或者那个店老板也罢，都不免叫人好笑。浴室里的空气虽然紧张，两人的面容都显得呆滞。真是可笑，小丑不是故意，而是由于职业上的习惯，重复一遍他和店老板的争执，就是用那个汉子作腌肉还是把他碾死的问题。两人的面容，还是呆滞的。希戈讲到那个笨蛋由于粗心大意的暗杀狂，把腰胯戳烂了，他用肚子说话，伪装五个伙伴，以及那个粪坑，这一切说来都叫人发噱，然而两人的面容，始终是呆滞的。最后，希戈说，那个笨蛋逃了，没关系，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还要新磨一把两面开口的刀，再一次暗害国王，但是他会被逮捕，因为人们现在认识他了。关于他的情形，报告到此为止。

希戈把话说完，和国王一块儿沉默了，国王也不想再说什么。忽然他抬起头问："有一点我想知道。拉巴雷离我那么

远，怎么能够刺中我呢？究竟他打算怎样干？”

希戈迅速从他的带袜短裤里抽出刀，凶手也是那样带着刀，脱手把刀掷去——他的动作那样快，看不出刀飞到哪儿去了。国王把头在房间里转了一遍，他背后的椅上放着白丝绒衣服，那好象是他本人，不过没有颈项，正当那假想颈项的地方，一把尺长的钢刀，端端正正地插在墙上。“瞄得准，”亨利说。“要是我身边有钱，就奖励你一百个泰勒。”他裸着身体，打个哈哈。不错，他又朝那把刀看了一眼，大声笑起来。希戈由于礼貌的缘故，只是抿着嘴。“我是您的小丑，”他的表情好象在说。“我在滑稽事情上始终是认真的。”

亨利想起一件事情，又说：“在教堂里的柱头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个男子，他悄悄对他身旁的人说话，但是我听见了。他是我的法律学者，我听见他说：‘唉！现在他完了。从前他还没有到今天这种程度：膘肥肉壮，可以宰了！’”

希戈听见这句话：“膘肥肉壮，可以宰了，”就哈哈大笑起来，不亚于一只大喇叭，因为这个玩笑不是他开的。亨利也笑起来，不过笑得不厉害。为了表示高兴，他不得不再朝着那把刀打量一番，刀正插在他那想象的、而不是真实的颈项上。

IV 愉快的服务

庄严的仪式

法兰西国王要用圣油涂抹身体，才得超凡入圣，油保存在兰斯；然而这座城市至今还属于同盟。首都也始终控制在同盟手里。亨利为了要赶快进入巴黎，必须事先办妥涂油和加冕的手续。如果他轻视这项义务，就会影响其他一切重要事情；所以现在得寻找圣油。现存的最好的圣油，是和纪念圣马丹分不开的：亨利决定了这点。他长期以来，都在为王国而战斗，所以他认识王国的每寸土地，也知道每个地方的领主，他自己常常骑着马跟他们作战，而现在次数最多的是马丹这个名字。得啦，咱们还是留在马丹。咱们不要兰斯，而要夏尔特尔，它具有万众景仰的总礼拜堂。如果用夏尔特尔的总礼拜堂作为举行仪式的场所，就没有善良的天主教徒会轻视这庄严的仪式了。

这时亨利大约回想起来，他在圣但尼背弃原来的宗教，而接受真正的宗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赞扬。有许多老百姓从巴黎赶来观礼，他庄严地和他们联合起来。固然，后来出现了一个凶手，但是这个凶手早就来到那儿，他混迹在那些似乎全心全意向国王输诚的老百姓当中，跟普通人没有显著的区别，不，这是误会，可以看出，有人谋刺，也有人唱歌和磕头。时机

变幻无常，而人心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咱们的错误，而且是重大的错误，咱们不能够鼓励普通所称的善良人经常保持善良。快乐、稳健和温和，只有明理的人才配有。受以上三者支配的王国，尚待创造出来呢。因而这种庄严的仪式更加不可缺少，它有利于教化那些目无法纪的人。“我要不断努力，”亨利想，“也许最后连谋害我的凶手也给感化得流下泪来。当然，这并不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我只有以身作则。不杀人，而是帮助人生活。这才是国王的权力，而这也才真正算得是权力——”他不是第一次看出这点，既然方向已经给他指定了，他对于权力的认识，尽管本着高尚的动机，也不能过多揣想未来的结果如何，因为他现在要作的事情太多了。

夏尔特尔的庄严仪式要彻底组织起来；什么都缺，无论是举行仪式的人，或者是人们手里使用的东西。王冠、权杖以及其余的附属品，都给暴动的人一扫而空，不是熔化了，打破了，撕碎了，或者就是干脆抢走了。适宜于充任这种职务的显贵们，特别是那些大主教，不是站在敌人那一面，就是处在敌人的威力下。有几位世俗的绅士由于怀疑国王的权力，也婉辞拒绝参加。在他们看来，巴黎始终是西班牙的，庄严的仪式又有什么用呢？幸好还有忠实的臣民，他们毫不踌躇地着手目前的工作。例如：用两指宣誓的法律人手，英雄式的宝剑，以及手工编织的帷幕，后者大得可以把教堂的围墙遮起来。这些东西都在百忙中赶好了，或者置办了；另外又指出一些配角来代替缺席的人，他们先开始练习如何进行，不让一个人闲着；在举行庄严仪式那天的早晨，有两个贵族三点钟就起床了，他们各处照料，把总礼拜堂收拾整齐。

国王头一天就忙了一整天，要听别人对他解释仪式的意义，又要忏悔和祈祷。在二月二十七号那天早晨，有两位主教和一些大人物陪送他去参加庄严的仪式，他在队仗当中体现着第一位大人物。他穿上一套古怪衣服，平常他一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件硕大无朋的大氅，用麻布做底，银线织成的，里面是一件朱红绸做的长衬衫。这样儿完全是个过去时代的人物，但是那些女士要他这样穿，首先是他亲爱的妹妹，还有他忠实的女主人，而女主人的后面站着德·苏尔迪夫人，因为她的朋友掌玺大臣德·谢维尼讲究高贵的形式。掌玺大臣和好些其他地位相等的绅士，步行着跟在国王的身后，其中有御马总监贝勒加德公爵。亨利辨别出老朋友"枯叶"的脚步声与别人不同，他真想掉回头去对他笑笑；不过单是他这身古怪的装束，就不容许他那样作。还有他在总礼拜堂内，又成了众目所视的对象。开路的是传宣使和一种代表王权的、声势烜赫的标志，甚而有一位古代的元帅拿着明晃晃的宝剑，在他前头踏上礼拜堂中间的大理石地面，他本人单独跟在后面，这种庄严隆重的气氛没有人完全理解，至少他本人不理解，而且还在怀疑："这仪式真的伟大吗？难道最后说来，它不显得有点滑稽吗？"

传宣使开始唱名，那是传统的十二个人的姓名，他们从前都是王国的大人物。当然没有阿揆泰尼亚①的公爵答应传宣使，因为他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可能来到这儿，除非是有人象亨利那样化装出现。亨利听见他善良的堂弟苏瓦松，也就是他妹妹的爱人在答应，另外还有一个在场的人，也替那缺席的人答应。那些缺席的人，不是死了一百多年，就是在庄严仪式

① 旧高卢的省名，后成为法国最大的侯爵领地。

开始以前躲起来了。现在由夏尔特尔的主教代替兰斯的大主教给国王涂圣油，但是这油不是真的，使被涂的人发痒，为避免笑出声来，他只好咳嗽。他表面上保持最虔诚的态度，低着头；只是暗中在和那坐在楼上的迷人的甘蓓莉心心相照——也许他认为迷人的甘蓓莉与他带着同样的感情，在注意整个仪式。"你大概看到'枯叶'了吧，美丽的爱人，你还记得，他躲在床下，我把糖果抛给他吗？他在这儿却装作一个庄严的人。"

可是迷人的甘蓓莉坐在高楼上，目睹礼拜堂中央，完全没有那种回忆，而且那也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只注意到，亲爱的主人再一次举行一场必要的宣誓，特别是反对异教；现在主教把王冠给他戴在头上——的的确确是王冠，她亲爱的主人加冕了。她在内心深处真有点不敢相信。你听吧，甘蓓莉，他们高呼得多么热烈：国王万岁！他们为了他的缘故，唱起赞美歌——他从前曾经扮作一个矮小的老头儿，一脸尘土，悄悄步行来到寇佛尔府邸，你对他说：陛下！你这样儿多难看。从此以后，你长期箝制他，想尽方法骗他，后来他才慢慢地赢得你的欢心，因为他在他的行宫里表现出是个伟大人物。那是多么动荡不定的宫廷啊，驻跸的地方，完全以战争的幸运为转移。你在牧师和主教中间，不得不巧妙地周旋；你一心要使你的家族发财，德丝特蕾先生偷窃，你袒护他，洛尼先生就因为你对家族的观念太强，成了你的敌人。你为你的异教徒的改教而工作，你接受委托，开始还是悄悄地在暗中进行。那时你还在恋爱另外一个男子，而且差点儿跑开了。到了最后，在一个涕泗交流的、微妙现象的夜里，你才发现，你肚子里怀着谁的孩子，谁才是你真正的亲爱主人。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

来的，迷人的甘蓓莉，你坐在教堂中间的高楼上，由于骄傲和快乐而战栗，不错，你的眼睛由于过度的幸福而睁不开了，因为你的主人加冕了。

一个人多么容易误会。亨利留心自己，别老是朝着他的女主人张望；他担心她也会象自己一样，受到试探，忍不住笑，咳嗽起来。庄严的仪式，一经有人觉察出虚伪，而且明白这是滑稽剧，就是重复表演也得不到效果了。亨利已经认真作过良心斗争，经过艰巨的反省，作了拚命的飞跃。这一切既然已经作了，咱们就用不着再问，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如果说，这是为了权力的缘故，这个咱们也看透了，长期以来，咱们一直在为取得权力而工作。传宣使叫出一个死人的名字，而回答的是一个活人，方才请来的主教，举起小玻璃管，里面盛着保存至今的最好的东西。后来一个人低下头，就把王冠给他戴上，其实他非但不相信，而且还在怀疑：这玩意儿刚从工场制造出来，竟有这么尊贵。它所体现出来的权力，也就不过如此。一道阳光射得宝剑闪闪发亮，德·马提翁元帅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宝剑，象征着一位古代佩剑的元帅。实际上，马提翁并不是古代的元帅，他会写香艳诗句，既可以用拉丁文写，又可以用本国文写；也许在那柄又长又大的宝剑闪闪发光的当儿，他已经写好了一些诗句，权力就是这样。

这是亨利想起的另外一种权力，这是他时刻放在心上的，也正是支配着他的心灵的权力。他讨厌这庄严的仪式；他看不出这种仪式可以感化无法无天的人。不过他在这儿倒也没有碰到刺客，首先，这就使得他大大地放心了；这也可能意味着：涂油、加冕和今天经过的事情，使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受

损害。那个说出辛辣话句的法律学者，终于弄错了。其次，因为生命危险已经没有了，于是国王又严肃起来，重新恢复他的庄严，不久以前在小丑活动的矮小的客店里，或者在小丑出现的浴室里，这种庄严已经扫地以尽了。可是国王看到他的忠实的洛尼，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在仪式进行当中，亨利不断望着洛尼的脸，有好几次，他都感到纳罕：洛尼是这儿唯一认真的人。他们尽可以让他站在礼拜堂前面，他也会显示出英雄气概，好比是一尊具有简单的、粗大线条的石像，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这位基督教徒听见国王发誓消灭异教徒，面目丝毫也不改色。他亲自在场，亲自参加，毫不退缩，可是他的内心说："胡说八道。"这才是胡根诺教徒真正的坦率心情，这才是他对于庄严仪式的真正看法。如果他可以发表一点意见，他内心的声音就会大声说："无聊的玩意儿，只能欺骗妇女，使男子厌恶。"通达世故的洛尼，不愿说出煞风景的话，尽量缄默，在姿态和神情上，完全表示自己是国王的忠实而坚定的仆人。亨利平时对于男子是富有经验的，深知洛尼为人；但是在这庄严的仪式当中，他才确信，洛尼将永远是他的人。

不久以后，他任命洛尼正式参加他的枢密会议。洛尼自己也在活动苏利公爵的位置，而且全权掌握王国的财政，当了炮兵都督，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实际上，他成了国王的左右手，只要伟大的国王存在一天，总是离不开洛尼。亨利对洛尼推心置腹，把自己的事业交托给他，并不管这个老胡根诺教徒的心里怎么想。我既然这样对你推诚，你也应当对我尽忠。飞黄腾达的开始，就包括在这庄严的仪式当中，亨利不断望着洛

尼的脸，有好几次都感到纳罕。因为他瞧见的是富于义务感和铁面无私的表情，尽管对方在嘀咕。亨利心想："这是一个中等人，不好说成平凡。他可以作我的榜样！"亨利的想法就是这样，当时在他看来，纯朴是最好不过的。不过除了洛尼而外，别人很难办到这点。

国王离开总礼拜堂，比来的时候庄严多了。这时他的步伐和态度，似乎都变得崇高了；那稀奇古怪的服装，穿在他的身上也不难看了。烜赫的仪仗队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中心，才显得声势浩大，比较起来，以前是疲沓无力的。老百姓默默地站在路旁，后来他们跪下去。接着亨利就要去进午餐——他挥手叫达马涅克走开，因为御前侍从把白丝绒衣服给他拿来了，以为他要穿得和平常一样舒服。在宴会厅里，他坐在一把华盖下，这并不减少他的食欲；他独据一席，从右边望去，是宗教人士的席位，从左边望去，是世俗人士的席位，这时大伙儿都忙于吃喝；在这点上，他们和他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被接受入会以后，彼此都是一家人了，他是他们当中的首脑，大伙儿一起，就组成了王国。然而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认为这种想法太狂妄了，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来，这也太不够了。他再一次命令把门敞开，让所有的老百姓进来。他不怕拥挤，只有那些绅士们在暗中叫苦。

一会儿，他又变得兴高采烈了。他对那些伺候他的贵族们讲，世界统治者唐·菲利普得了传染病。一个天主教的国王，禁欲了多年，竟会那样荒唐起来，真叫人费解。他只犯一次罪，就受到了惩罚。倘使每个风流国王都象他那样立刻上当，那还了得。这时左右两边的人，都一下子掉过头来，朝着上首

横放的餐台，望着那坐在华盖下的国王。国王哈哈地笑了，大伙儿也跟着笑起来。这是在嘲笑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以及他那滑稽的灾难。有些绅士认为这个故事是开的玩笑，固然是大胆的玩笑，他们欢呼得最久。有几位高贵的绅士，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眼里噙着泪，举起手朝着国王鼓掌，作为佩服的表示。这位国王比西班牙国王招惹疾病的机会多得多，可是他始终没有传染上，而这种病现在摧毁了他的敌人。这么多的幸运，是值得喝采的。

有些人沉思起来，不笑了。一个有这么多幸运的人是可怕的。要牺牲他来扮演双簧，结果将是不堪设想，凡是这儿在座的人，如果还同巴黎的西班牙人保持联系，就应当趁早解除。西班牙人的统治者既然患了传染病，他们在巴黎也呆不下去了。幸运在向人示意，万万不可忽视。有人大声说，不光是世界统治者得了病，不，连他的世界帝国也得了病，它的肢体会一段接着一段地烂掉。全席的人都重复说了几遍，而且讨论得十分热烈。酒醉饭饱以后，张张面孔都涨得通红，声音也加强了。由于听到了西班牙的消息，这顿酒饭简直成了盛大的宴饮，国王希望宴会停止下来。只有精细的人，才注意到这点。迪佩隆主教长是个伶俐人，他在亨利发誓否绝错误的宗教时，曾经把椅垫递过去。

迪佩隆把洗指盆递到国王的面前，鞠了一躬，请国王准许他唱一支歌，这对于一位宗教长老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事情，所以大伙儿都洗耳恭听。主教长俯在国王的耳边唱，唱得不多，歌声似乎很轻柔，国王的眼睛潮湿了。只有坐在筵席两边上首尽头的人，才偷听到了几句："嘴唇是珊瑚，牙齿是象牙。

迷人的双下巴!"因为国王哭了,最初是坐得近的人,后来是坐得远的人,都明白了这支歌的对象是谁。大伙儿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最后都沉默着对国王的幸福表示敬意,以前他们只会鼓掌。

他的幸福的肖像名叫甘蓓莉。大多数人都觉察出来了,就连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在这美好的筵席上也明白了。另一些人拿他的宝贝来和西班牙的令人难受的消息相比。个别的人,思索得更深刻一些,他们看出一个没有恒心的人起了变化,他们在他的忠诚和坚定上推测出他下了决心,要定居下来,要占有东西。他想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东西一定不少哩。他是一个接近于伟大而具有斗争性的人。斗争性只差占有来使它成为伟大。至少这点是明理人的意见。在所有的人当中,最富于理性的要算洛尼先生,他把伟大的思想完全无条件地和占有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他这时违反自己的天性和使命,决心和李安古夫人和平相处。

一场酒醉饭饱的筵席过去了,但是第二天傍晚,又安排好了第二次筵席,这是专为女士们设的。这时,其他的人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聊天。至于亨利,他在打球,这是又重又长的皮球,肚子装得太饱的人,掷起来是很吃力的,而且球一碰上,总不免打肿头面。要是球不巧命中在吃饱的肚子上,那就糟了,所以有个绅士不久就躺在地上爬不起来,而别的人只好趁早服输。亨利坚持要继续玩下去,因为贵族当中没有人敢奉陪他,于是他就叫那些旁观的市民来玩。他问他们当中什么人的球打得最好,出乎他们意外的是他自己马上点他们的名,因为他估计好对方的体力。挑选出来的有一个屠户,一个箍桶匠,两

个面包师和一个莽汉；最后这个人，是糊里糊涂挤到体面人当中来的，不过他在打球上赢得了他的面子和身份。要在平常决没有人愿意和走绳索的人、魔术家及假装斯文的凶神恶煞往来。打球使得所有的人都平等了，那个莽汉由于受过专门训练，这时显出了他的本事。

国王用他的长球先把一个面包师打败了。其他的人坚持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一下子屠户、箍桶匠和第二个面包师都顶不住了，他们三人退下去，一跷一拐地走了。“轮到咱们了！”国王对那个魔术家说——从这时起，他们两人把球互相抛掷，以一种超自然的轻灵手法，不象在打球，简直象在变戏法。球就象流星一般，从这边飞到那边，只消伸出手去，那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手里，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四次、五次，轻得就和肥皂泡差不多。这真是无比的壮观，可以赏心悦目。球场周围是一片人山人海，世俗的和宗教的绅士们，都忘掉了肠胃的消化，大伙儿都在看国王和那个魔术家打球打得多么奇妙。

这时两人的表情比本来面目奇怪得多，这点很快就证实出来了。不可把真实和艺术混淆起来。然而他们出了汗，当汗水从额上流到眼睛里去的时候，几乎每人都没有接到球，于是两人同时把上衣脱下来。这是二月的傍晚，他们只穿着衬衫，国王和球伴都把袖口挽起。这时出现了更多的东西。那个走绳索的人和魔术师，穿的是件好衬衫，而国王的衬衫从背后裂开了。他的衬衫又旧又烂，经不起剧烈的运动。

亨利听不清周围的人在唧唧喳喳地说些什么。他只听出低语和叹息，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大胆地说了出来：“陛下！您的

衬衫有个洞，”这句话一出口，难受的惊讶，立刻转变成为动人的欢乐。最初，国王自己笑了，同时他尽量做出勃然大怒的样儿。“达马涅克！”他叫，首席御前侍从立刻来到他的身边，亨利问：“我不是有六件衬衫吗？”——“唉，”达马涅克回答，“只剩下三件了。”

“糟糕透了，让人瞧见我裸体跑。这就是一个国王的样儿，他赦免了城市的捐税，又从同盟的总督手里赎回城市，那些城市完全被他们的捐税榨光了。我把农庄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以后，又把它们赠给农民。我虽然没有购买衬衫，加冕的礼服大体上还过得去吧。”

他说了话以后，连头也不回就走了——话说得正是时候，话句的声音一直保留在众人的耳里。他说得又勇敢，又大方。衬衫上的洞，是对王国付出的一种牺牲，这更增加了国王的荣誉。一位真正的国王。大伙儿在思想上，又一次瞧见国王走进总礼拜堂，穿着那不可思议的服装，然而在他身上并不显得奇怪——他们比较一下，就觉得他从那儿穿着破衬衫走了，反而更显得伟大一些。

亨利穿上最好的服装，因为接踵而来的大宴会是请女士们，他忠实的女主人甘蓓莉，以女东道主的身份带头。夏尔特尔大主教府邸的大厅里，灯烛辉煌，照射得处处金碧交辉。闪闪发光的枝形灯架，点着许多蜡烛，从壁上的穿衣镜里射出一道反光，照得筵席上的客人个个容光焕发，分外动人。晃眼看来，筵席上的女宾都是绝代佳人，而上了年纪的男宾也似乎恢复青春了，一个个脸颊红润，天庭开朗。众人都被那大片烛光赋予了高贵的音容和豪华的气概；他们相互间几乎都认不出

来了，灯烛辉煌的大厅，竟造成了这样的奇迹。筵席上，珠光宝气，联成一片，然而在应酬范围以外，固定的形式，很快就解散了，就象淡月朦胧中的薄雾，浮游在天花板下。

国王和李安古夫人面对面地坐着，好象是家主人和家主妇。甘蓓莉两旁依次坐着贵族。亨利的左首是嘉德琳·波滂公主——他亲爱的妹妹，以下就是孔蒂、内穆尔、罗昂和雷斯家的郡主和公爵夫人。他右首的第一位是孔德郡主，他家的亲戚，挨着她坐的是尼维洛瓦和内维尔夫人。他默数这些家族的名字，它们都是他王国里的显赫家族，它们的妇女代表坐在这儿，好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知道，这付出了什么代价。不是这位就是那位女士的丈夫，还在支持他的敌人，虽然仅仅是表面上那样作，可是丈夫还在巴黎指挥军队，而夫人已经在和国王共同进餐了。这样的筵席，事先没有打算是不行的，那种手续比最长的菜单还烦琐。这样美好的筵席，是流了许多汗，熬了许多夜，流了许 多血的结果。但是要知道，它快要完了！

亨利想到这点，屈指计算坐在身旁的女宾，其中的每位都是高贵的，连她们自己也估量不出她们是多么高贵。同时他和她们谈得很起劲，好象她们干脆坐在这儿，是挺自然不过的。有几次，他和李安古夫人交换了眼色，这表示着：咱们居然有了这天。这眼色也叫人明白：事情也可能不象今天这样。这眼色对于他和她就意味着：我感谢你。我爱你。

亨利觉得甘蓓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美，他带着骄傲和激动的心情不住打量她。她那服装的华丽是惹人注目的，特别是女士们的眼睛，总是舍不得离开她。那天鹅绒的衣服多么

合身，那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色彩，是百炼的精金，是秋天的黄叶，是柔和的阳光，而宽大的衣袖是西班牙式的。有谁瞧见过这样的服装，它的完美简直可以和日月争光。国王女友的头，给那轻软多褶的领花衬托着，她那金黄的头发，被宝石镶成的日轮一照，发出了夺目的光辉。不过这个形象尽管富有吸引力，女士们开始还是带着厌恶心情在表示羡慕，她们内心上是反对的，而且几乎希望这颗太阳沉没下去。

后来甘蓓莉毕竟感动了她们。正是她的怀孕状态，今天给了她一种特别的表情，不光是使得她的主人对她表示温存体贴。她的脸是这样苍白，这样清瘦，那被人歌颂的双下巴，连浅浅的痕迹都没有剩下了。皮肤是亮晶晶的，白润得和珍珠一样。只是眼睛显得大些了，那可怜的发寒热的光芒，使人忘记和原谅她着意的修饰，原来她那欺霜赛雪的胸脯上，还带着宝石与珍珠镶金的项链。她两边坐的贵族，都低声说话，但是女士们的心，有着更多的同情，她们从筵席上俯着身子，对孕妇说些好听的话。御妹嘉德琳公主看见主妇有什么吩咐，就替她招呼侍从把杯盘碗盏送去。一个坐得较远的人——洛尼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抢在侍从们的前面，把地上的一只调羹拾起来，这是甘蓓莉的手拿不稳掉下去的。

节日的性质变了，原来是庆祝国王加冕的宴会，现在变成对他忠实的女主人致敬的宴会了。亨利没有考虑多久，就大声宣布：他要在教皇那儿办理离婚，好同李安古夫人结婚。宗教法庭应当准许夫人和那样一个丈夫离婚，连那个人自己也承认被马踢了一脚。因为大伙儿都笑起来了，亨利认为这是普遍的同意，于是他再进一步说，他的忠实的女主人，不久就

要得到侯爵夫人的爵位和称号。这样还不够，他向侯爵夫人举杯，对她凝视了许久，而且是那样严肃，眼睁得大大的，双眉向上扬起，每人都明白：她的道路还要上升。他非等到迷人的甘蓓莉在他身边壮观王国的宝座，是不肯罢休的。她要作我们的王后。

没有普遍的赞同。她也只是在自己幸福和激动的当儿，假定别人在赞成他。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理想的是怎样一个法国王后：无论如何，她不能是本国人，人们事先不可以认识她，也不致于被她排挤。不光是女士们有这种切身的感觉，就连洛尼先生从这时起，也彻底反对，当甘蓓莉活着还能支配国王的时候，完全把这点忽略了。不过暂时甘蓓莉还没有受到这种敌意的侵害。别人认为她不会活得很久，也许熬不过分娩，她的脸色不好，所以从宽对待她。尤其是大伙儿都知道国王为人和他结婚的诺言。要是他继续象今天这样，事前一声不响，就提出意见，这倒是可怕的。现在他既然说出口了，也就算了。得啦，美丽的德丝特蕾处于不利的地位，感到左右为难呢。

因此，甘蓓莉接受了同情与尊敬的巨大证明，在座的人，也学国王的样儿，从席位上站起来。亨利带波滂公主和孔德郡主到她的面前去：她们拥抱她，吻她。至于其余的妇女，没有一个走到她面前不一再地夸赞她比以前更美丽了。每人都是真心诚意地这样想，她们既不感到厌恶，也不感到嫉妒，而是抱着对孕妇的同情；另外还加上一般的人类同情，因为还有一位无形的客人在光顾这个宴会，这就使得她们战栗起来。谁不夸赞倾国的美人，她和艺术品一样可以流芳百世。而人们

对于与死为邻的美人，只有鞠躬顶礼。

最后门开了，后面就是台阶。有几个贵族，从仆人的手里接过那点着许多蜡烛的烛台，每层台阶上都站着一个掌灯的人。王室的公主和郡主，走在这对被庆祝的男女的前面，后面不远，跟着其他的女士和绅士。亨利牵着甘蓿莉的手走在中间，烛光照着他们，他们跨上台阶。“庄严的仪式啊！”亨利觉得自己年青而且得到宽恕了。庄严的仪式遇到一点意外事件，反而使仪式更加庄严：怀孕的妇人，忽然感到虚弱，她心爱的人不得不抱着她，搀扶着她继续走。别人都留在他们后面，他们把最后的烛光留下，两人在上面投入到一层依稀难辨的帐幕里去，好象消溶在一片疏星淡月的雾影中。

戴面罩的女士

巴黎让国王进城的机会，已经成熟了，而且过于成熟了，就连那个在城内代表天主教国王指挥军队的费利亚公爵，也不相信西班牙的党羽维持得住。至多是个别不可救药的人，还要顽抗，另外还有较大一部分人，害怕自己不会得到宽恕。同盟的领导者，包括马因在内，早就把自己和他们的动产转移到万无一失的地方去了。管理首都市区的十六个委员当中，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暗中向国王输诚；那个裁缝师是第一个人，当国王的敌人绞死高等法院院长的时候，他就表明态度了。打倒恐怖！教坛上用恐怖来说教的人，再也讨不到老百姓的欢喜，他们本身反而会遇到危险。当时老百姓受到宽容

与谅解思想的鼓舞，甚而不惜采取暴力行动来达到和好，因而发生了暴动，虽然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多半是为了顾全体面。一个在危急时候的掌权人，只要还有武器，就不肯弃职潜逃，尽管他有的只是武器，几乎连使用武器的人手也没有了。西班牙的司令官，指挥四千名外国军队，他们还把守着城墙和城门一带。

国王轻易进来不了。他先得解决这四千名兵士，至于老百姓呢，他们都怀着好心，等待着善良的国王。国王准许他们出城来搬运粮食和吃东西。现在他不允许兵士射击老百姓的房屋，更不愿意掀起一场大屠杀来占领他的首都。他不能那样作。他的行动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要努力作为一个最受人民爱戴的人来取得政权。亨利在这儿费了几周时间，有意提高人们对于他爱好接近人民的看法。没有什么比仁慈更得人心的了。他又一次在打猎当中迷了路，这又给他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他一个人在深夜两点钟，走到一户人家，这并不是盗窟，而是他的一位财政官吏的家。他熟悉王国里的情形，所以这儿也瞒不过他。但是那个招待他的小姐显然不认识他；他只是简单地告诉她，自己是什么人，吃了一点黄油面包，没有上床，就在壁炉前面躺下了。早上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听弥撒，这要从三英里以外去把教士叫来。一个国王生活得这样朴素，一个过去的异教徒皈依得这么虔诚，真不容易啊！

有些人不肯相信，例如：一个猪贩子同国王一块儿坐在桌上，于是自己又糊涂起来了。这些坐在乡村客店餐桌上的人，都没有注意他是什么人，或者是他们在故意装傻吧；要是一个国王玩弄手段，农民总是更狡猾一些。得啦，那个猪贩子竟敢

向他说出许多无礼的话，借口自己不认识他。这时国王没有办法，只好以伟大的身份出现。他从窗口望去，立刻有几个侍从跑来，停在客店门口，他们显然在寻找迷路的国王。这些乡下人怎么办呢，个个手足无措：听咱们说出真话的人，竟是国王吗？但是他原谅他们，伸手拍拍猪贩子的肩头，给了他一句很好的回答，一点儿也没有使他为难。后来这些乡下人私下谈到巴黎，说城里的人没有和国王打过交道，不然的话，他们早让他进城了。对于一个机智的人，你无论如何也是阻止不了的。

关于进城的问题，有一位戴面罩的女士来到这儿，向亨利本人请教。她特意从巴黎来到圣但尼，原来他又回到这儿来住了；她秘密地向他报告，城里为他作了些什么事情。她说得那样低声，门虽然是敞开的，可是左右的人连一句也没有听懂。这儿除了国王的左右而外，还有来自巴黎的客人，他们好象是今天偶然到达的。隔壁房间里的人，没有一个忽视这位戴面罩的女士。每个人都在问："这是一位好心的市民妇女吧？她为什么有那么许多话要说？国王平常是害怕刺客的，现在却秘密地和她一个人谈话，这人连真面目也不给他瞧。咱们不得不说，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现在国王的声音提高了，它没有含着什么秘密，而是有意让人听见，并且尽可能让人把话带到巴黎去。他委托给那位戴面罩女士的任务是要她转告城里的好朋友们：他统率着强大的兵力来到这儿，不想后退，一定要进城，不过不采用武力。他们千万别相信马因公爵的话。只有他们合法的国王才是爱好和平的，而且为了与他的首都谋取和平，不惜作出一定的牺牲。他提醒戴面罩的女士

想想一切其他的城市，它们给他敞开城门，都得到了幸福。他答应巴黎市民十年不付捐税，并且还打算晋封一切城市团体；那些给他做工作的好朋友，将永远幸福和满意。“出卖过我的人，也只会受到上帝的裁判。”

他当着戴面罩的女士声明这一切，好象在房间里的不光是她和他，而是全体人民，他决不肯怀疑人民，不管他们是不是对他显示真面目。他说完话以后，就让她走了，并没有揭开她的面罩。她从门口出去，长大的外衣，把她全身包裹着；她穿过绅士们中间，他们紧跟在她的身后，一直等到她上了马车。有两位绅士站在一旁，避免向车里张望，彼此也没有用目示意。一位是阿格利巴·道宾芮，另一位是给国王服务的德·圣吕克先生。

这时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骑马的人，凑巧正赶上那位戴面罩的女士取得国王的信任出发。这个穿皮上衣的汉子，大概认为自己应当这样作吧。他一点儿也不客气。国王正站在空洞的大厅中间，既不显得骄傲，也不显得快活，低头瞧着地上，当他听见沉重的皮靴声，才抬起头来。

“但穆牧师！”他说。“您来得巧极了，我正期望着您到来。”

“陛下！您本来希望的事情，理当如愿以偿，现在对您说话的是从前时代的粗暴的声音。”

“说得正是时候，”亨利说。

“陛下！我看得很清楚，有一个人逃走了，没有显示出真面目。只有您才瞧见它，也只有您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魔鬼。”——“我不会和魔鬼打交道。宁肯死去。宁肯失去一切权力。”

牧师站在那儿，用手敲打他的两只膝盖，嗄声地大笑起来。“权力！您为了权力，背弃了宗教，还说什么死去呢。您为了权力，现在一步一趋地在串演一场狡猾的喜剧。人们都说您狡猾，有时用某种方式嘲笑您——我自己却不想有人这样说我和笑我。”

“难道我没有成就吗，牧师？”

“问题就在这儿。您抓住了许多人。我却不想这样钓鱼啊。”

这个人一下子挺起胸膛，把一直戴在头上的帽子揭下，他唱起赞歌来——的确，他在开始唱歌了，就象从前在会战当中一样。

啊，上帝，你就显圣吧，
忽然敌人潜踪匿迹，
再也瞧不见了。

歌声响彻了大厅。但穆牧师抬起右手，又用脚踏着拍子。再一次在会战当中，再一次走在老胡根诺教徒的前面，他们的死者和他们一起前进，大伙儿都唱起赞美歌——决战的赞美歌声飘扬，敌人吓倒了，动摇了。宗教战士取得了胜利。

当他撤除他的营帐，
从你的面前逃走，
一切憎恨我们的人。

歌声响彻了大厅。当他唱完的时候，国王招手示意。牧师不仅垂下手臂，而且也垂下头，下巴直齐到胸口。他忘了自己。现在亨利也忘了目前的处境，两人都默默无言，心里回想起从前的情形，那是坦白而真率的。

后来亨利握着牧师的手，说："您的须发都白了，您也瞧瞧我的。您的表情不仅冷酷，而且充满了悲愤。现在我坦白地把我的面容给您瞧吧。难道我又快活吗？不过，我向您承认，夺取政权有时类似一种恶作剧。"他重复一遍："一种恶作剧——"接着又很快地说："人们理当这样来夺取政权。政权也要这样被人取得。"

"而您就是取得政权的适当人物，"老人紧接着说。国王柔和地回答他：

"每个人都按照他的任务行动。所以我让您把心里的话尽情说出来，但穆牧师。"

"您大概不得不让上帝的愤怒尽情说话吧，"老人激动地说，浑身的血脉扩张。

"我不得不这样。"回答始终柔和；但是对于那一方面来说，现在是改变语气的时候了。他果然那样作了，血液从太阳穴流走了。

"请陛下宽恕甘普利·但穆这个可怜的人，我竟敢冒昧跑来打搅您。"

这时亨利张开双臂。"我又见到你们了。我正想这样得到你们。上帝的愤怒始终是从你们那儿来，你们那颗忠诚的心是始终不渝的。"

他张开双臂等待着。这是给他所有的基督教徒的机会。种

种责备都可以洗刷干净，他只想听真话。要是大伙儿都在怀疑中生活，顾虑重重，这对国王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对他的帮助。老朋友们虽然觉得被人出卖而失去了优势，始终还是这样想。只是没有人投入他张开的双臂中来。亨利垂下双臂，还说了这样的话：

“牧师，我必须作的事情，也是为你们作的。要是我取得政权，你们会得到你们的权利。”

“陛下！请您宽恕可怜的甘普利·但穆吧，他不相信您的话。”

亨利叹息一声。他委婉地请求。“那就请您听一段关于戴面罩的女士的有趣故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反正不会赞扬她。”

但是牧师已经朝着门口退去了。

“究竟你们想要什么呢？”亨利朝着那儿大声说。“要我用大炮攻下我的首都吗？要我用武力迫使一切人改教吗？在我有生之年，要我不断地进行战争，做出不人道的行动吗？”

“陛下，请您遣散可怜的甘普利·但穆吧。”

这话听来，既不是责备，又不是上帝的愤怒，完全不是。一个站在下面的人，和国王隔得远远的，手里握着门上的把手，显得矮小些了，这不光是由于距离，也由于形容的憔悴。

“我想向您忏悔，甘普利·但穆，”国王在上边说。

“陛下，别找我，只有您的良心应当认识真理。”话说得很严格，然而是无力的。亨利早明白了这点，因为他本来就对自己这么说过了。他把头掉开。当他再朝那儿看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现在他振作精神，面对着墙，彻底弄清真理：他的基督教

徒和他告别。啊！一辈子也不告别，他就要向他们表示：他在怎么想，他始终是个什么人。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形来说，没有人相信他——其他的人也不见得比这个人更热心。"要当心叛徒！"亨利这样警告自己。"没有人比老朋友更适宜于作这样的事。"他瞧着墙，屈指一个一个地计算，什么人会出卖他。奇怪，这时出现了摩尔内的形象，这个人可是他拿得稳的。摩尔内或者道德君子，将要继续为他服务，充满着义务和正义感。但是在你取得政权的问题上，你别要求他赞成你，也别要求他为了你的缘故，稍微减少一点儿道德。这使得国王很难过，叛变和叛徒，在这个时候对他是很方便的，他一直在和这些玩意儿打交道。他不愿意瞧见摩尔内的苏格拉底式的头出现——他在想象中抹掉它，让另一个人来。

"没有朋友，在取得政权这个滑稽而又重大的事务上，我是孤独的。但是同伴和伙计有的是。让那戴面罩的女士到这儿来吧。幸好牧师不想知道戴面罩的人是谁，这次行动要始终保持秘密。谁又想得到她是巴黎总督的亲生女儿，而我正在和她的父亲暗中联系呢。人心难测，我从前当总督是个诚实可靠的人。我不喜欢摩尔内谈道德，我同样也不喜欢布利萨克搞阴谋。前任总督和我往来，已经引起了嫌疑。马因免了他的职，任命布利萨克伯爵代替他，就是因为伯爵为人单纯。如果这个人可以称为单纯，那末，我本人就不比三岁儿童更深沉、更秘密了。真的，这人引诱我用诡计来取得我的首都；我不喜欢他。"

亨利把这一切对着墙自言自语，平常他喜欢在徘徊踯躅中斟酌他的事情，或者逆着风势，迈开又长又快的步伐。这时

有人敲门，使他在这种抑郁的秘密状态中吃了一惊。接着就走进来两位快活的信差。这两人除非是自告奋勇走来，你要特意去碰到他们是不可能的。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阿格利巴，显然带来了很多新闻，再也按捺不下了。那位年青的绅士德·圣吕克可以等待；他那显著的自满表情，容许他那样做。他热衷于彬彬有礼的形式，以十分恭顺的态度伺候国王，显得既殷勤而又真率，他让道宾芮先生先开口。

“我们耽搁了，”阿格利巴说。“因为我们不得不布置听众，不得不赶走听众；当那位戴面罩的女士离开以后，听众再也没有用了。”

“宁可以说是不必要了，”亨利认可道。“自从她离开以后，又有另外一个来客——谈得不多，但很不错，只是不好向第三者说。”

阿格利巴一句也没有问那个来客。“陛下！您猜想不到，戴面罩的人是谁吧。”

“你们要我担保她不受损害。我倒并不忙着知道她是谁。”

“陛下，要是有人对您说，我去过巴黎，您会怎么说呢？”

“你？不可能。”

“象我目前这个样儿，当然不可能。不过我装扮成一个农妇，搭那运卷心菜的车混进了城。”

“我的老天爷！你瞧见总督了吗？”

“他在菜市场买了我的大葱，的确是布利萨克，一点儿不假。我们商量好了，为了更加保证国王本人和事情的安全，就派德·圣吕克夫人，不错，就是总督的亲生女儿出城来见您，接受您的任务。难道这不叫人吃惊吗？”

“我的确吃惊不小，”亨利说，其实布利萨克本人早把德·圣吕克夫人来到的消息报告他了。每人都得在别人面前保持一点儿秘密。角色愈复杂，对他就显得愈好。“大伙儿都是滑稽角色，我又何尝不是呢。我的阿格利巴如果不装扮农妇，也不会觉得占领巴黎有趣。可怜的甘普利·但穆枉自悲伤，阿格利巴却沉迷在戏剧性的狂热中，丝毫也不难过。但是谁知道，可怜的甘普利·但穆实际上轮到了什么角色呢。他的出场富有《圣经》上的意义。”

这点顺便提一下就够了。亨利虽然那样想，并不妨碍他盘问老伙伴的一切经过情形，他问得那样稚气，那样仔细，使得那位站在阿格利巴身后的青年绅士咬紧嘴唇，以免笑出来。或许那位青年人是故意那样作，好让国王明白地看出：第一，德·圣吕克先生比老一辈的人强多了；然而他和国王抱着同样的温情爱惜老前辈。亨利不高兴瞧见那位绅士的面部表情；于是他这么问对方：“德·圣吕克夫人化装得妙极了，您自己认不出是她吧？”

如果国王期待这位青年绅士会卖弄聪明，那他就错了。

“一点不错，陛下，”圣吕克承认道，“我认不出是她。”

“您说谎，”亨利说。“您说谎是为了显得比我们机伶”——瞥了一眼阿格利巴——“故意表面上装作谦虚。”

“陛下！您是道德家。”

“正是今天，”亨利说。“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德·布利萨克先生要作叛变的人。您也许比我更多地知道您岳丈的其他方面，他必然有些特殊的地方吧。我在前朝只觉得他的表情纯朴，喜欢收集画像。我和前王联合起来，布利萨克很可以

采取我一样的态度，他也具有足够的聪明，作出正确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投降西班牙人，而到了现在又欺骗他们，把他们出卖给我？”

“承陛下不弃庸愚，给了我这些启示，如果应用不当，就会妨害您的大事。”

亨利终于得到了聪明而自由的回答，这使他听得入耳一些。他自言自语地顺口说道：“布利萨克不能向后转，他和我的关系搞得太深了。”接着他正眼看青年人，等待对方解释。青年人咳嗽起来，想寻找一点助力，后来他承认，需要一把椅子。“为了好好地考虑，我得坐下。”

“我得走来走去。但是要考虑的是您而不是我，咱们就坐下吧，”亨利决定道。

阿格利巴也找了一个座位，然而他对于这么一本正经的，甚而庄严隆重的谈话，深感惊讶。“布利萨克？没有军人态度，伪装老实，向假农妇购买蔬菜，讨价还价，争多论少，走开以后又回来，每次说出几句暗语。这一切情形说起来真是好笑。”

“德·布利萨克先生对于每一个道德家说来，是个严重的情形，”年青的圣吕克相反地断言，他显得既热心而又自满，因为他明白自己是洞悉内情的人。“当我向他的女儿求婚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女郎到房间里来，她也戴了面罩，正象她今天出现在您面前的情形。可是我看出来了，那不是他的女儿，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以为没有人能够真正辨别眼见的东西，只有他——鉴别画像的专家。”

“情形的严重是不错的，”亨利说。

“他研究了无数画像，至于书籍就更不用提了。”

“他没有军人的态度，”阿格利巴补充说。

“不光是这样。”圣吕克试图挥动他的手，想取一点看不见的东西。这时别人才看出，他的左手上还戴着手套。

“德·布利萨克先生收集画像，不是为了简单地把它们挂在墙上，或者放进抽屉里去；他孜孜不倦地以各种形象和色调来丰富他的精神。他体会它们。他把它们体现在生活当中。”

“直到心领神会，完全溶化到里面去为止。”亨利明白了。圣吕克还继续说下去。

“他不作背叛的人。陛下！他那样作是通过培养，借助于精心学得的艺术。”

“他也自命为人文主义者吗？”阿格利巴·道宾芮从椅子上跳起来问。“我们这方面才是真心诚意的人文主义者。我在马上和砍杀当中作出我的诗句。要是我以真正世人的身份，光着脚板去筑土垒，为我的主人——战斗的人文主义者的会战服务，我是光明磊落的。”

亨利朝着空中说：“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更要复杂些；他们叫人捉摸不定，使人不敢十分相信。”他又面向圣吕克，打了一个哈哈。“布利萨克伯爵的方法一定不错，收集画像，钻研古人，这就使得他应用许多机智把我的首都交给我。不过西班牙人费利亚对他不起疑心吗？”

“他怎么会呢？布利萨克先生亲自向费利亚公爵建议，把一些城门堵塞起来，好抵抗包围。费利亚不是军人，他不明白，卫兵都从那被堵塞的城门撤走了，陛下正可以打那儿闯进城去。不言而喻，城门洞口实际上只是用泥土填起来的。”

“这会提前裂开。”

“但愿我那位狡猾的丈人没有和商会会长、陪审官以及所有的社会人士联合起来。情况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有人问，除了费利亚以外，还有谁被骗，费利亚还以为总督是老实人而暗中庆幸呢。”

“每人都愿意知道，他想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什么报酬。”

“德·布利萨克先生期待陛下给他的恩典，封他作法兰西的元帅。”

“一场恶作剧，”亨利说，开始带着严肃的表情。他重说一遍这句话，这件讨厌的滑稽事情，以一种稀有的力量打动他。他自己是一个备尝戎马生涯的人，亲手拿起武器作战，凭自己的智力来保护决心，可以说，无一天不是这样。他大半生都为了自己的良心和王国而斗争；但是如果没有这位画像嗜好者和装傻的叛变者，一切都会成为画饼。国王感觉到事情的滑稽，虽然变了脸色，还是尽量控制自己。他本想哈哈大笑，又觉得这样太不适宜了。

亨利离开座位，走到窗口边去。圣吕克等待机会，悄悄地跟在国王后面，现在他恍然大悟，这就是心灵的激动。他取得了说话的自由，为了甘拜下风，措词异常巧妙，而且用舌头抵着牙齿，故意发出滞涩的声音。国王实际上也轻视他，不过他并不高兴把这点当作谈话的目的。他没有掉过头来，重说一遍他得到的报告：

“我听说，那位好人叫人在他的绶带上绣花。把大天使加伯列①绣在白绸上，这是意义深长和适当的。我的元帅将在我进城那天把这个东西献给我，但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

① 与甘蓓莉谐音。

天，"他结束谈话，因为这场喜剧的演出还显得十分渺茫。

"我们定在十四号。这是一个星期以后，"圣吕克先生低声说，亨利听见这句话，一下子转过身来。

"您实际知道的东西比您应当知道的多，除非您亲眼瞧见了总督。您化装到巴黎去过了吗？"

"绝对没有。不过这儿把秘密行动的一切详情都记下来了，请陛下过目。"青年人边说边从左手戴着的手套中抽出一张纸。亨利一把从他手里夺去。"这是谁给您的？"

"布利萨克本人。"

"那么，他在这儿。"

"不如说，他来过这儿，而且是得到费利亚公爵的同意。他同两位公证人一块儿来，声称要跟我讨论紧急的家庭事务。我得到这张纸，就马上离开那些绅士们了。"这些话说得不象方才那样局促，也没有使人吃惊的意图。一个举动始终得当的青年人，没有理由再和他纠缠下去了。

"给我带马！"亨利从窗口大声叫。

"陛下，你碰不到他了。"

亨利已经走出去了，他跨上马背，顺着通往巴黎的路，快马加鞭赶去。不久他的面前就出现一辆十分巨大的车辆，完全挡在路中间，不让他走过去。他没有办法，只好穿过树林，停在两株树下，等候那辆车摇摇晃晃地驶来。车前有不少玻璃窗，亨利瞧见公证人坐在里面，他们一共是三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戴着尖顶帽，彼此的打扮一式一样，表情单调，三个人都上了年纪，而且由于旅途跋涉疲劳了，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这儿会有骑马的不速之客在张望他们。他们都闭着眼睛，嘻开嘴

巴，简直分别不出谁是谁。亨利本想大叫一声，但是他还是作罢，让那怪物打面前踉跄地走过。在最后一瞬间，公证人当中的一个人抬起手，慢慢地把手心现出来，用手向对面坐的假寐人的鼻子上一挥，立刻就捉到了一只苍蝇。啊，那张故意装傻的脸显得多么快活。

从鼻子上捉苍蝇，让国王亲眼看见，而他正要把首都双手奉献给国王。现在亨利完全明白了，因此，他才让车辆继续驶行。不过他还是认真地考虑了一下，那人的神经是不是正常。

"他们做出不可理解的努力，为了既不显得单纯，又不显得理智。"当他骑马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记忆当中，确实累积了不少人的病态理性，从巴托罗牟之夜起，就越来越多。他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否则，又何必当国王呢。"他们将要继续和你找麻烦，亨利。把捉苍蝇当作信号，派遣戴面罩的女士来和你秘密磋商；你只好和他们一块儿干下去。"

秉 政

一切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再没有比布利萨克更谨慎的人了。他对西班牙人说，他们对他尽可以放心，什么都不用管，以免打草惊蛇，使谋叛的人警觉。他们应当知道，城里有不少谋叛的人，那些人很容易看出布利萨克有逮捕他们的意图。这么一来，就使得骄傲的西班牙人麻痹大意，拱手听凭命运摆布了。

亨利和他的同谋者工作得十分合拍。不过他差点由于误

会把对方俘虏了。二十二日早晨四点钟，布利萨克泄了气，因为国王方面的人没有影儿。这要怪一场大雾，布利萨克刚一离开城墙，就碰着他们。幸好在这儿指挥的是他的女婿德·圣吕克先生，所以没有发生误会。

两道紧闭的城门一齐敞开了，这时晨钟刚刚在响，国王闯进他的首都。他的贵族官兵也不能等待了，他们全副武装，跳过最后的障碍物。他本人一只手撑着腰，微微偏着头，看光景好象是打了几小时的猎才回来。但是实际上已是暌别十八个年头了。

他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长着天使一般面孔的布利萨克。一个人的思想和表情这样纯洁，是不多见的。世人的容貌很少打上鲜明的烙印。布利萨克的膝头跪在肮脏的泥土上，蓝眼睛朝上望着，双手呈献一条白色的绶带给国王。国王立刻把自己的绶带解下来，给他结在胸脯上，拥抱他，称他是"元帅阁下"。

布利萨克感谢国王的恩典，同时向国王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劝国王趁人不觉的时候，换上戎装，穿着简单的皮上衣，走到老百姓当中去，倒是很动人的，国王陛下想必希望这样作吧。亨利大吃一惊，居然把刺客的钢刀忘掉了。不，布利萨克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群众的骚动，人为的喧嚣和拥挤，在这么一座大城市中，这种情形是容易发生的，而且也很危险，这时就是国王也无能为力，难免不陷入敌人的手里去。

亨利回答，他们一定不会俘获他。这也不是他们渴望作的事情。"不会有人把我这样的鸟儿装进笼里。"但是他还是听从建议，穿上戎装，披上大衣，进入他的首都。他头上戴的

不是那插着美丽的白羽毛、象征和平的帽子，而是钢盔。这样的穿着打扮，压低了他的高度感情，何况天在下雨，市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

大清早没有人在外面，很少几个人站在窗口，国王的军队分头出发，他们在半途上驱散了一些西班牙人，杀死了三十个雇佣兵，或者把他们扔到水里去，全部经过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德·圣吕克先生统率的人马，碰到一些市民，他们想保卫一座坚固的建筑物；国王在路上丝毫没有遇着这样的情况。他派人去告诉费利亚公爵，要他识相一些，立即离开城市。另外，他又派一个人到圣母教堂去说，国王到了。

巴黎人醒来以后，从床上爬起来，还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挨门挨户都传遍了这个消息：国王进城了。他们惊骇得不得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烧杀和抢劫。虽然许多人在圣但尼亲眼看见他改教，也有许多人在夏尔特尔亲眼瞧见他加冕，而且还向他表示忠诚和拥戴，可是这都不能祛除疑虑：一个豪华的节日当然有点不同，而胜利者到来的时候也有点不同，那是必然要流血的。

他自己却丝毫没有这种念头，也没有料到老百姓的恐惧。后来还是新元帅布利萨克，派遣声势宏大的宪兵，骑着高头大马，四处宣布国王的恩典和宽赦，但是又声明，国王在全城各处都取得了政权。要巴黎市民安静地待在家里。实际上，他们都跑到街上来，欢迎那些法国人佩的白绶带，也欢迎国王的喇叭，他们把他本人扛在肩上，抬到总礼拜堂去。

圣母教堂所有的钟都敲响了，每种钟声不同，人们都听得出来，而且叫得出它的名字。在国王前头开路的有一百名法

国贵族，这样才衬托出真正国王的身份。但是不久以前，这座古老的教堂还见到一些队仗，他们呼吁神圣的仁洛菲娃①来保护她的巴黎城，以免陷入他的手里。别人想到这点，都不能忘怀。例如那个作了约定讲话的大长老和那个躲藏起来的红衣主教。很快就忘怀的是人民，当然不是指组成人民群众的个别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在记忆当中保留着一些东西；但是人民作为整体，鼓舞起来了，他们庆祝，他们变得幸福而又虔诚。

国王不得不向人民讲话，他把一切与当前无关的事情都置之不顾；可是他的脑袋感到昏沉。方才他还知道得清楚一些，事情将要怎样进行，而且在思想中对整个过程洞悉无余。他回答那位大长老："我要保护和安慰我的人民，为了这点，我不惜付出我的生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又再三声明，他坚信天主教，而且呼吁上帝和圣母作证。但是他的脑袋始终是昏昏沉沉的。他有种感觉，仿佛他本身不在这儿，而其他的人也只是一种假象。实际发生的事情，对于他说来是太少了。这是由于他对这一天等候得太久了。

"巴黎，我有了巴黎，人们承认我得到它了。在那座小礼拜堂里，他们把我画成了一个魔鬼。我看出来了，人们知道我瞧见了那个东西，就把它清除掉了。"他在合唱中跪下去听弥撒。后来他走到外面铺砌石块的广场上，有一刹那忘掉了现实的处境，在想象中出现了一座张灯结彩的高台，多年以前，这座高台就扎在这个地方，他站在台上和瓦卢瓦公主举行婚礼。

---

① 仁洛菲娃是天主教女性的神灵。

从教堂的正面望去，可以望到高台的顶端。那儿公开显示王国的繁荣，当时他从快活的气氛中看着台下那些庆祝节日的老百姓，好象他的生活是愉快的，他少不得这种生活。后来不幸的学校开始了，他学习思想的灰色，备尝了生活的艰辛。“现在——巴黎。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要象从前那样不断努力，更要认识到，化不幸为有幸，而巴黎——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占有它。”

他在圣母教堂前的广场上，不过思索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他的兵士就利用国王心不在焉的当儿，把老百姓赶到遥远的市街边缘去了。当他清醒过来以后，吃了一惊。“我瞧得明白，”国王说，“可怜的老百姓受到虐待。”他说出这句话，努力让老百姓事后同情他自己长年以来的斗争。他命令他的兵士仍然让老百姓过来。“他们巴不得靠近瞧瞧国王，”他这样表示，好贯彻他为一切人所作所受的事情。

他采取重要措施，在这样的日子里是难免的。今天早上，他在半暗的市街上，差点抓着一个兵，因为这个兵想不付钱抢走一块面包。王法可不容情。国王是在自己的巴黎。怎么可以在他的巴黎抢劫呢！连面包师也不许人去惊扰。在街角的一间屋子里，有个男子站在窗前，头上戴着帽子，无礼地打量国王。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正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国王左右的人想去捉他，国王禁止他们去，人们觉得他违反了正常的习惯。

从圣母教堂到鲁佛宫去的路上，每种高呼万岁的声音，都打动了国王；但是他背地里反对那些叫喊者不适当的捧场，自己受了点刺激。他的步伐公开地踏遍了首都，而首都终于受

他的权力支配了，他完全明白，必须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权力，以后决不容许这儿一些人，或者那儿一些人高呼万岁。但是千倍以上的人，是在厨房和商店里照旧干着日常工作，他们至多只在工作当中说："国王现在来到巴黎了，他要当家作主吗？不久就会安静下来的。"

多年以前，在一座名叫奥泽的内地城市里，年青的那瓦拉国王，同穷人和有钱人一起在广场上聚餐，他们原来都或多或少地怀着鬼胎，担心国王杀掉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自愿地给他打开城门。可是他同他们一块儿吃喝。他们从他口里听到一个新名词："人道"，惊讶得不得了。咱们毕生都是这样的人啊，亨利心想，他早就想一下子拥抱他巨大的首都，吻它的双颊。可是几十年以来，从奥泽到巴黎的整个路程上，站着双行武装人员；这就是经验，所以在圣母教堂与鲁佛宫之间的路上，每次万岁的呼声虽然感动他，也刺激他。实际上，他已经有了应付暴行的准备——暴行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牧师手里拿着戟，号召老百姓起来反对他。一个巴托罗牟之夜的老凶手，发了疯，跌倒在地上，把木腿和枪杆摔断了。他们从窗口瞄准国王的兵士。亨利也参与了建立街垒的尝试，把这当作一件真事，最后，他差点迷了路。从敌人的阴谋上，他才认出了路，侥幸到达了鲁佛宫。他坐在大走廊的餐桌上，餐已经预备好了，所有的侍臣和仆人都在这儿，就这种情形看来，好象人们已经等候他十八年了。他吃东西，装得若无其事，避免向左右瞧；只是重复他的命令：西班牙人如果爱惜他们的生命，必须在三点钟撤退。

费利亚公爵，天主教国王的摄政，还没有看清局势。直到

现在，他还控制着外城部分。亨利命人对他说出强硬的话，费利亚不是军人，只好俯首听命。他比菲利普豢养在巴黎的仆从让步得早些，那些人领取了八万泰勒，钱已经花光了，对于世界统治者的信念也完了。城中心从圣母教堂到鲁佛宫一带，完全控制在国王的手里，从前的同盟，还在城中心以外的地方进行破坏。这是一些不同程度的、气得发疯的人，他们挥动武器，露出狰狞可怖的面目，可是一个钟头以后，就显得可笑了；不过现在他们的样儿还是可怕的，甚而有点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在作困兽斗，还要坚持一件已经失败了的事情。

这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群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在本区碰着他们。这多半是小孩子，他们用清脆的声音高呼："国王万岁！"这声音阻遏住了疯狂的进军。孩子们后面跟着骑马的传令官，手里拿着喇叭；他们宣布和平和宽赦。在他们后面跟着法院的官吏；那些气忿的人，当着最后这批人放下武器。他们朝着四下看看，觉得没有什么可作了，因为人们对待他们也和对待别人一样，向他们伸出手去。有些人一时楞住了，尽管心里明白，旧习惯马上还改不过来。孩子们和法律学者，及时表现出爱好和平的勇气，使得愤怒、暴力以及对待世界的极端傲慢的见解，一下子都失去了作用。有几个愤怒的人，由于从疯狂转变到理性太快了，就在当场发生了不幸。

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少了，国王亨利祝颂一切；只有一桩事情，他迫不及待地要求贯彻，而且非亲自到场不可。他爬上圣但尼的门楼，站到窗口旁边。三点钟，他们来了。为什么西班牙人这样姗姗来迟呢！因为他们的脚步下得轻，手里拿着帽子。没有一个人说话，大伙儿都垂头下视。这些血肉之

躯，曾经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在他们看来，纵然不是他们本人，他们的帝国至少是不朽的。他们虽然失掉了好些城市，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撤退过，没有战斗，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时间已过，他们被自己的主人放弃了。

雨水向他们身上倾泻。他们没有弯腰；他们用小车载运行李，东西不多，因为他们从没有偷窃过。他们的许多孩子，都心神不定地跟着跑，他们的狗，都垂着耳朵。一个坐在小车上的妇人大声说："把国王指给我瞧瞧！"她望了他许久，提高声音说："善良的国王，伟大的国王，我求上帝为他赐福。"西班牙妇女是这样自尊。一辆密封的车，载着教皇的专使。国王从后面招手；这时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做不出滑稽的手势。费利亚公爵是个严肃的瘦长汉子，离开他那华丽的马车，履行战败者必须遵守的仪式。他彬彬有礼地鞠躬，迈开僵直的腿，踏着有规则的步伐，从亨利面前走过，不等他说一句话。西班牙的兵士，簇拥着公爵的车。残余的部队是那不勒斯人，德意志雇佣兵和窝隆族人，这就是世界帝国的缩影。殿后的中队长，把脸紧张地朝着国王，听他吩咐："回去问候你们的主人，但是别再来了！"他又朝周围的人小声说："我祝他快些复元。"他们哈哈地笑了。

亨利按捺下自己的快活心情，他担心这表现出来有失体统。"如果咱们的生活有一个目的——咱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目的，而目的也永远达不到。虽然这样，咱们毕竟站在门楼上，眼看西班牙人逃窜了。"他在无比的兴奋中感到自己的脚是湿的。"西班牙人将要在泥泞中走很远的路程。当你们从下面上来，夺取我的王国，占领我的首都的时候，天气大约很好吧？那

时我还是一个孩子，第一次听人提到敌人，而我的敌人就是你们。瞧瞧我的花白胡须。你们使我遇到了多少困难。我只要稍微踌躇，就觉得困难重重；但是一个诚实的敌人，却毫不踌躇，愉快地让我度过了大半生戎马生涯。今天我才算得到了代价——我比别的事情付出了十倍以上的劳动，但是我得到它了。继续走吧，祝你们健康，诚实的敌人！”

他的眼睛模糊了，下楼的时候错踏了一级。鲁佛宫里有事情等待他去，他说：“我高兴得糊涂了。你们说些什么？”他在走廊上跑了许久，一句话也不说，突然停下来，嘟着嘴，揭下想象中的帽子，高视阔步地走。不错，他把费利亚公爵的高贵而沮丧的敬礼丑化了。人们看出这点，老大不以为然。但是他把这天剩下来的时间，完全耗费在这种模仿上，他不知道，究竟他是在哪儿。“宰相阁下，”他向德·苏尔迪夫人的朋友说，“要我相信，我是在什么地方吗？”

他清醒过来，有几位同盟的高级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伺候他。他粗暴地回答他们，背过身去；人们过早地作出结论，以为每人都会得到应得的对待。其实国王这种愤怒的激动，是属于他狂喜阶段的一种表现。几个钟头以后，亨利采取了一些制裁手段，这些都不是十分认真的；城里的长老们向他献蜜酒和蜡烛，并且抱怨他们如何贫穷，接着他就称赞他们心肠好。他特别派人骑马去追赶教皇的专使，要他回来。其实专使心想的事情，无非是下跪，他尽可以要求教会最忠实的儿子纡尊降贵，做出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是坐在密封车里的教士，还是继续走了。国王派遣的骑马专差是不是赶上了他，当天晚上，没有人在鲁佛宫里向国

王报告。鲁佛宫是在首都的中心，今天国王取得了政权。明天全世界人的耳朵都会震响了，消息在今天夜晚就飞快地向大街小巷传播出去；明天人们的头脑中就会充满着国王的伟大，因为他辛苦得来的代价，使所有的人耳目一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抗他的大名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烜赫的人。但是在淅沥的雨声中，在通向罗马去的漫长的道路上，有一辆密封的车，越走越远了。

国王亨利在鲁佛宫里望见那辆车，它的轮廓分明，但小得和昆虫一样。然而这只蠕动的小虫，将比有翅膀的传闻还要去得快。只要国王声名所及的地方，它都会到场。无论在宫廷里，或者在人民当中，都会听到人这样说："现在法国国王耽在他的首都，取得了政权，"同时也会遇到人这样回答："罗马唾弃他。"——"这么一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实际上并不在这儿。"他照例对来访的人说："我高兴得发昏了，因为我的确是在这儿，"不过这是随口说的。

他肩头常常无意识地耸动，这就暗示一些人，他不高兴他们在这儿，于是他们渐渐地离开了。国王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鲁佛宫的大厅或者内室中，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有时他停下来，搔着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完全新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总是这个："我准许那辆车通过，而且还从后面向它打招呼。可是我的手势中断了，我现在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们带了什么消息来？"他吃惊地大声问，因为有几个不速之客站在他的面前，他果然预料得不错，他们是不祥的乌鸦。他们向他报告：一个性急的卡普栖教徒，在寺院里被人打死了，因为他劝告那些僧人，应当承认国王。亨利打算对于这样的小事件

耸耸肩头。

但是他刚要那样作，却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好极了，我的敌人竟敢这样作，”他当着报信的人说，“好极了，这是他们断送了自已，免得我费力气了。”接着这些绅士们也看出他的肩头耸动，明白自己得走了。他叫一个贵族转来，吩咐他快去见吉士夫人和蒙庞西埃夫人，向她们说：她们原来是他的敌人，现在一定害怕他报复。不过请她们放心，她们会得到他的友谊。后来差不多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达马涅克，这些人到哪儿去了？”首席御前侍从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走出来，朝各方巡视一遍，的确没有别人了。于是他就说了一大段话，因为他在暗中已经注意他的主人很久了；他随时随刻都在关心主人，也明了今天经过的详情，他的主人今天取得政权了。

重来的意义

“陛下！所有的陌生人都走了，甚而连您的贵族也离开了王宫，理由有许多，我看出了三个：第一，您没有阻拦什么人，或者邀请什么人留下，完全相反。第二，您今儿很高兴，这种异常的情形，使得绝大多数人不能和您步调一致。西班牙人大约就是这样。只有他们使您称心如意，所以他们成为被陛下打得一败涂地的敌人，撤退到远方去了。这儿留下的人，却不好算作您的敌人，而且现在说来，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不合适的。他们目前要努力作您的好朋友和臣仆。这不光是由于害怕受到处罚，尽管处罚是意料中的，而且也适合于人类的天

性。不，不是由于害怕处罚，而是由于您那种不可思议的仁慈，陛下，这使得各式各样的叛徒、凶手、蛮横的煽动家和造谣能手一下子回心转意，向您屈服了。陛下！您是第一个人，应当明白，没有一个能够这样作的人愿意这样作。这就是我要向您说的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这些厅堂都是空荡荡的。"

"第三个理由呢？"亨利问，因为达马涅克停止说话，在作事情。"你不是说有三个理由吗？"

"还有一个理由，"贵族慢慢地重复说道，同时点燃了几枝蜡烛。"很好，您那些值得尊敬的城市长老带来了这些蜡烛。陛下！现在您向四周瞧瞧吧。您整天还没有在鲁佛宫里巡视过呢。"

亨利依言向四周打量，最后他看出来，所有的东西都搬空了。难道他在迷乱而模糊不清的高兴当中，不早就觉得他不是真正在这儿吗？不错，这儿是鲁佛宫，但是空无一物，只有他和达马涅克停留在这儿。他们点起几支蜡烛，穿过那发出空洞回声的走廊，又越过几重台阶，来到卡塔琳娜·麦第奇，也就是凯瑟琳老太后的寝宫。他首先瞧见那张矮凳，从前玛果，他的玛果就常常坐在矮凳上读书。很快他就看出来了，所谓矮凳只是烛光引起回忆的一种错觉，实际上，那儿是空荡荡的。

华堂广厦，复室游廊，都随着从前住在这儿的绝大多数人一起死了。从前有两个黑衣人走进这间屋子，在桌上摊开一张解剖头盖的图，青年亨利的母亲不久就被人毒死了，而嫌疑犯就坐在他对面。现在再也没有桌子，因而其余的东西也不见了。既然桌子和矮凳都没有踪影，最强烈的过去的印象也随之淡

忘了。让他们再来瞧瞧另外一间屋子吧：那儿的高壁炉仍然是由马斯和西利兹的石像抬着，这是谷戎太师的作品。当年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从不可思议的活板门里冒出牌桌连同神秘的牌局。那时纸牌下面直淌鲜血，是对玩牌人的预兆，后来他们都统统死去了，他们的血也和纸牌一起消失了。

查理九世就从这儿的壁幕中间，大声叫嚷着踏步进来，猛力把窗户关上，以免听见杀人的叫声，现在壁幕和窗帘都不见了。他在巴托罗伞之夜的前夕装疯，边走边叫，通过王宫的整个走廊，好比巡视十八层地狱。数不清的尸骸——"朋友和敌人，你们在哪儿？玛果跑到哪儿去了？被打翻的椅子不见了，这儿没有黄色的和紫色的刺绣品，它曾被人用来遮盖两具重叠在一起的年青人的尸体——这么看来，一切都似乎不是真的了？没有布景，没有活动，故事随着这搬移一空的场所而动摇了。我真高兴，而且不敢相信，我真正是在这儿——"这种想法又在孤独者的脑子里盘旋，这时他手里拿着残烛，一声不响，沿着墙壁慢慢地走，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简直是在爬。

他唯一活着的伙伴，到老院子里去了，那儿被人称作鲁佛宫的井底，他到厨房里去探望厨子，想找一点晚上吃的东西。达马涅克来到下边，不时大声说出一些壮胆的话，他认为主人目前的处境不妙，希望能够给他带点酒去。亨利的确差点就陷入了幻境。他在宽大的走廊上，感到一股强烈的冷风。窗本来是关着的，这时却在暗淡的窗框内现出幢幢人影。他分辨出那是前朝宫廷的男女人士，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在看乌鸦。一群鸟儿，风声呼呼地降落在鲁佛宫的井底；有一股尸体的腥气把它们吸引到这儿来了，天一发黑，它们就向食饵进攻。

幻象散乱了，这时达马涅克朝着上面大声说，他好象发现后面远远的地方，有条裂缝露出灯光。如果他弄错了，他就派遣守门的卫兵去，以免他的主人今晚饿肚子。"只是稍稍忍耐一下，陛下！"不行，忍耐这时在主人的心灵力量中是最弱的部分。突然他转过身来，有一种类似爬行的脚步声临近了，本来不容易听出，连他那么敏锐的耳朵都差点忽略了；但是有种直觉预告他，他相信这是他重来这儿所感到的东西，也是前朝宫廷显示给他的。鬼怪必然有过，它们似乎和活人差不多。谁要是把它们当作别的东西，被它们发觉了，它们就会变出怪样子。他高高地举起残烛，很坚定地站在那儿等候，看来的是什么。

原来是个伛偻的人儿，与新元帅布利萨克不无相似的地方；他刚跨一步，亨利几乎误认了。但是这个人儿跨了这一步，就进入微弱的烛光中，现出一副陌生的面孔，不光是陌生，也许压根儿就不是这儿的人。眼睛没有一点儿光泽，轮廓模糊，白发中间堆积着一层龌龊的头垢，连搔都舍不得伸手去搔，好象一搔，什么都完了，未免太可惜似的。"我叫奥里维，"一种模糊的声音说。亨利注意到，这个人蜷缩得更厉害了，无疑是在害怕。平常鬼怪最后使用的手段就是叫人害怕。它们自己实际上是用不着发抖的。可是这个自命为奥里维的人在发抖。

"给我滚开，"亨利大声说，不是由于愤怒，而是想考验这个幻象是真是假。于是他真就回答了：

"我不能。我被禁锢在这座王宫里了。"

"我很抱歉，"亨利说，态度还是那么严厉，不过他弄不清

楚，究竟什么力量可以把一个人禁锢在这搬运一空的鲁佛宫里。“你在这儿有多久了?”

“无穷的时间，”回答等于在嘘气。“开始是短暂的生活享乐的岁月，后来就是无穷无尽的遭报的岁月。”

“说得明确一些，”亨利要求道，他觉得这事儿实在有点蹊跷。“如果你一定要报告一点什么，我就要你说来叫人懂得。”

这时那个名叫奥里维的幻象跪下去，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不过这种动作不再显得奇怪了，他肯定不是什么鬼怪，而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血肉之躯矮了一截，立刻啜泣起来。“陛下!”他呜咽道。“请您宽恕我这风烛残年吧。纵然您绞死我，于您也丝毫无补。家具反正拿不回来了。我是您鲁佛宫的不忠实的管理人，我受到的惩罚可又重又久啊。”

亨利明白了，这点也足够使他满意了。“原来是你把这儿的东西搬空了，”他确定地说。“好啦。你偷了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边;这是我要认定的事实。所缺的是详细说明经过情形，特别是这点：他们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骗子来管理法国国王的王宫。”

“今天我也这么问，”那个厄运的化身，从亨利膝头的高处回答。“不过当我接受任务的时候，各方面都庆幸选到了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平常把自己的产业管理得井然有序，没有人不认为他会照样保护法国的王冠不受损失。我自己也对这点发过誓。陛下!我真和一个骗子不差什么，可惜的是我体验到了: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怎么来的呢?”

“有好些原因。”

“也许是三个吧。”

“的确，三个原因，陛下！您从哪儿知道的呢？”

这个人停止说话，啜泣得更厉害了。接着他以哀求的姿势，伸出他的手掌。“我再也不能凭脚尖和膝头来支持我的身体了，这都是勉强做出来的姿态，我差不多快要饿死了。多年以来，我害怕绞索，就被禁锢在这座荒凉的王宫和它最深的地窖里。平常我不敢点灯，担心有孔隙露出灯光，只是在夜里爬出来偷吃点东西。”同时他表演他是怎么在爬：手脚齐施，活象条狗。他从这悲惨的堕落的地步说：

“但是我当初迁进这儿来的时候，我是高视阔步地走路，身后跟着一大队仆人，无比的财富都归我掌管。在这块方形地方，放过一张纯金的桌子，桌子的脚是用红宝石镶成的。在这块平面地方，铺过华丽的地毯，上面缀着五千颗明珠，它们经历到参孙与大利拉的婚礼，也经历到赫里奥加巴尔①的伟大行为。”这个从前的王宫管理人，边说边爬到他所指的那些地方去，而且快得出奇，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一定很久没有用别的样式走过路了。

“够了！”亨利命令道。“站起来！”地上好象一只鬈犬，在抖动它头上又长又白的毛，老家伙居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老家伙，”亨利使用鼓舞的口气说，“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吧！”

因为他希望，这个疯子或许从消失的宝物中，还藏了一些什么在鲁佛宫的洞穴里，或者不容易达到的秘密地方；亨利回想起当年自己在这儿从事生死斗争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一

① 赫里奥加巴尔或称埃加巴尔，是古罗马的皇帝，以荒淫和浪费著称；打算采用亚述的太阳神教为国教，后被人刺死。

些隐匿的地方。可是这个疯子说出一些不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话。“陛下，我在黑暗当中碰见您一个人，但是我躲开了您的贵族，因为他已经发现了我的灯光。您在黑暗当中一定瞧见了从前相识的人吧。过去的宫廷又回复了。空气中弥漫着女士和绅士的香气。达到了饱和点，另外还夹杂着厨房里喷射出来的香味。巨大的火炬，把赤色的光芒投射在这金碧交辉的堂屋里。”

“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亨利喃喃地说，显然有点慌乱，再一次受到恐怖的侵袭，已经使他着恼了。

“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老家伙说，勉强做出一点微弱的笑容。“我一直觉得，有无形的人用机警的目光监视着我，他们不是常常存在的。由于我熟悉过去，而且是个人文主义者，所以我不得不赎我的罪。当时我本来应当逃走，放弃管理人的职位。可是我实际上怎么作呢？我开宴会，大摆排场，邀请和我一类的有钱人吃喝玩乐，容许寄生虫参加，只要他们能够模仿过去的宫廷人员就行了。我尤其是掌握了不少美丽、出众的女士，这完全是妇女中的珍宝，后来她们果然把我的财产耗光了。”

“这是容易预料到的，老家伙，”亨利插嘴说。

“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夜晚单独留在宫里，”疯子小声说，“那些无形的人必然把我的脖子扭断了，他们无处不在，而且突然露出一张脸来。”

“你原来呆不下去了，”亨利说，“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要怪时局。由于重大的混乱，整个巴黎都染上了荒淫放纵的风气，那时陛下您在著名的战役中成了胜利

者，而且偏偏采用包围城市的计策，用饥饿来逼迫我们。凡是没有钱继续挥霍的人，就得流血。我不用明说了，是不是就在这儿，经常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够了！"亨利再一次命令道。"再说下去！形势慢慢地迫使你离开这儿。"

那个可怜的人儿，深深地伛偻着身子，散乱的白发遮住了他的脸。"那时，我既绝望，又骄傲。陛下！请您听一位有经验的人文主义者的话吧：绝望使人骄傲，而骄傲又近于绝望。我想看看已经开始的事情如何结局，这就是我受的试探；我今天对于它还感到骄傲，因为它已经完结了，这适合于一位过去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他已经满足了他的欲望，把法国国王的王宫全盘搬空了。"

亨利加以总结："第一，你是不配在这儿，第二，你犯了罪，这在你那个时候是很平常的，甚而连人吃人的事情都有。最后，你怀着好奇心，胆敢尝试死亡。现在你就要如愿以偿了。"

这时传来一个活人的声音。那是达马涅克先生。他站在外边一扇窗户下说话，他已经爬了一半上来，只能用眼睛向里面看。不过他想知道，究竟他的主人在黑暗当中同谁在谈话。剩下的一点残烛还粘在地上闪闪发光。达马涅克听到了许多话。"陛下！"他说。"请您把那个骗子给我扔出来吧，让他受到应得的报应。"

那个开始自命为奥里维的人，渐渐地除了对于自己隐藏在心里的事情而外，好象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世间的事情了。他既没有注意国王的话，也没有注意贵族的叫声。"瞧我现在跑得象一条狗，"他嘘气似地说，好象在自言自语，果然用手爬在

地上，非常迅速地跑了一转。后来他又尽量用力直立起来，几乎用一个人的力气说："变狗，这就是无穷无尽的报应，以前只是短暂的、生活享受的岁月。让人们把狗直接当作体面人物看待吧：他就站在这儿。当我把国王的贵重财富搬运出去，把它们变成了钱，啊！那些尊贵的女士，就赶忙来夺取我的东西。她们对于我的钱财的正当来源多么奉承，而且多么爱我，真正打心眼里爱我。"

"就是这些了吗？"亨利问，充满了厌恶的表情。

"就是这些了。她们的数目十分可观，是两位数，第二位数是第一位数的四倍。"

突然发生了一点奇异的事情：那个捉摸不定的白色幻象，一个劲地闪动眼睛，闪光中喷射出一星火花，亨利从前曾经瞧见那个谋杀他的刺客有过这种情形。除此而外，他也对于方才听到的数字作了盘算，这正是他自己爱人的数目。疯子的嘴很快就会说出这一点；不行，这个人还疯得不够，他还没有忽略把国王本人拉扯到他的事件中来，以图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最后得到挽救。

"二十八，"嘘气似的声音说，他是狗，是体面人物，是冒牌王子，是吸血僵尸，是不忠实的管理人，也是幽灵似的骗子。这时亨利毫不客气，一把抓着他的衣领，提到窗口，向下一扔。达马涅克伸手接着这包小东西，立刻把它送到目的地。他孤零零的脚步声渐渐去远了。

最后的残烛燃尽了，溶化了，熄灭了；今天取得了政权的国王，这时更需要一把椅子，但是这儿没有。今天太吃力了，在亨利看来，最后的时刻是最吃力不过的。这次离奇的遇合

结束以后，使他困恼极了；这是最黑暗的遇合，无疑也是最富有意义的遇合。如果说它缺乏健全的思想，那末，它始终是寓有讽刺意义的。说来多么滑稽，一个疯子居然自命为人文主义者，而且也不是完全徒劳无益，竟敢把国王拉扯到他的纠葛中去。“说来说去，我自己就有一个女人，她消耗的费用，几乎超过了那个出名数目的爱人的全部费用。我自己只有三件衬衫。我免除了我的首都十年的捐税和利息，这么一来，我要赎买我的王国的其余部分，也不见得更容易一些。要繁荣工商业，要抛弃战争，别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业务！我还看不到，我的任何臣仆有时在罐子里有只炖鸡哩。”

他走到窗口下面去，天上的浮云消散了，月光从外面照射进来。他思索道：“这不光是一个人的工作，第二个可以和我一块儿工作的人是谁，我也知道，但是此外就没有合适的人了。王国一下子要求的所有的东西，它必须成为西方第一个国家，直到我死为止。国王亨利和他的忠实仆人洛尼，在你们有生之年，好好地干吧。我死以后，又怎么样呢？我已经结了婚，但是没有继承人。我的忠实的女主人，给我生个儿子吧，好让我占有我的王国。”——“没有你和你的身体，我决不能占有它。”最后一句话，他不再是对着自己，而是朝着月亮说出来，说得十分亲切，好象那是他的光明。

从这个时候起，今天取得了政权的国王，把他的思想转移到星辰上，按照他此刻的想法，迷人的甘蓓莉就住在星辰当中。他亲自把她安顿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高雅而华丽的王宫里。“夫人，这个期间，您的厅堂将要给枝形烛光照耀得辉煌夺目，而我只有在暗中沾一点您的余辉啊，侯爵夫人。”

他正在这样驰骋他的幻想，首席御前侍从来见他。立刻用现实的话句使他清醒过来。御前侍从最大的收获，是给国王找到了一间寝室，他指点给国王看。亨利走过了许多台阶和游廊，并没有加以注意，他也不管达马涅克还在外面料理什么。达马涅克给他的主人脱靴子的时候，先开口说：

“那个所谓的奥里维，已经送进监牢，被人严密看管起来了。”

“说到看管，他在这儿鲁佛宫里已经受够了，”亨利说，同时打个呵欠。达马涅克略带几分严肃的语气纠正道：“您的最高法院的首席院长，从床上爬起来，赶到那儿去审问他。罪犯承认一切罪行，找了好几个秘书，才把那些罪行一条一款地开列在一张长单上。天一亮就对他依法起诉。”

“这样忙。要把他吊在哪儿？你为什么老是拉扯我的靴子？”

“他应当吊在鲁佛宫门口的桥上，好让全巴黎的人都亲眼瞧见：国王在这样行使惩罚。陛下！我不得不把您的靴子割开。请您别动。靴子装满了全城的污泥，紧紧地粘牢在您的脚上。”

“西班牙人撤退的时候，下了一场密雨。还是让我的靴子穿在脚上吧，这样我可以在睡梦中想着西班牙人。对于奥里维的判决，我不签字。”

“陛下！您这样作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除非把那个盗卖您的家具的狗、体面人或者骗子，吊在鲁佛宫门口的桥上。”

达马涅克出其不意地把硬化了的靴子割开，让主人的脚解放出来，用手揉搓，温暖他的脚。这时他抬起头望着他，亨

利发现达马涅克和二十年前不同了。那时他决不会说："陛下！您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丝毫也不管这个——第一，因为他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尤其是那时的勇敢武士，照例都不管这些问题。每逢他的主人身体上受到什么灾难，他总是准时赶来保驾。有一次，那位被老百姓神化了的宠儿，吉士公爵，差点被达马涅克劈成两半，达马涅克救驾成功以后，亲口说出那么壮烈的话，公爵事后听了还变了脸色。

"老朋友，"亨利关怀地说。"你怎么变了？"

贵族的面容显出柔和的表情，又由柔和而变成惶恐。

"从前你不会认为我要依靠树立绞架来获得人心。"——"他慢慢地老了，"亨利虽然没有说出口，心里却在这样想。"这么一来，自信必然减少。"

"您还认得出这间寝室吗？"达马涅克突然问。亨利不胜惊讶地向周围瞧了一眼。这是一间普通大小的房间，简陋的卧床是由木条和干草拼凑起来的。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在那破烂不堪的天花板上，还余下一个穹窿的圆顶，经过了几十年，它都还保持在原来的地方没有脱落。从前年青的那瓦拉国王和他的王后，就躺在这儿的新床上，他的四十名贵族环列在床的周围。他离开新房太早了，那时还是夜晚，整整杀了一夜，直到天亮。

"我为什么来到这儿呢？"今天取得政权的国王问。"我不想知道这个理由。随你们把窃贼吊到桥上去吧，好让我首都的人瞧见：鬼怪被赶走了。我再也不会遇到鬼怪了。我要住在鲁佛宫里，就象住在一座新的王宫里一样，决不要旧话重提，决不再回忆过去。我也有新的人民，他们不提过去，和我一

样坚定不渝。我要同我新的人民一起工作。鬼怪吊死了，让它滚蛋吧。我的人民会爱我，因为我同他们一起工作。”

两 个 工 人

这天早上，有两个古怪的人来访制革匠热洛姆的作坊，这是闹区当中市街与院子中间一所敞开的圆拱室。他们刚一出现，街上的人马上就知道了：那个矮小一些的汉子是国王，那个高大一些的汉子是国王的忠实仆人洛尼。有几个兵士在市街中间清道，同时大声吆喝："让开！国王驾到！"

滑稽的事情开始了，国王问那个老手艺人："好人儿，怎么样？你用得着一个伙计吗？"制革匠在惊讶当中刚回答："是，"国王立即脱去衣服，只穿衬衫，把袖子挽到肩头；他就这样动手工作，按照老师傅的眼色行事。这时他犯了一点错误，不当心让水把皮子冲到阴沟里去了，阴沟穿过院子，通到一个洞口。老制革匠没有注意到损失以前，已经有好几块皮子给冲到洞里去了。开始他在考虑：这件事情是按照臣民尊敬国王陛下的方式处理呢？还是以老师傅对待伙计的方式处理？后来他作出决定：不用臣民，而用老师傅的身份处理，简单点说，就是要对方赔偿他的损失。

入口的地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个能干的生意人，一心只想从国王身上取得金币，至少可以抵偿那些给水冲到洞里去的皮革。但是他忽略了，这儿有一位在银钱计算上比他精明的人：这就是国王的显贵仆人，贵族洛尼先生，洛尼大大

地杀价，杀得它和皮革的价值差不多相等才算了。那个吃惊的制革匠，一个劲儿摇头，街上的人对他哈哈大笑。国王什么话都没有说，一直在工作，这时才招招手，示意众人静下来，一边擦干自己身体，穿好衣服，一边开口讲话。

“善良的人们，我在这个手艺上尝试了一下，我得承认，我工作得并不高明，万事起头难呀；再说，你们也不应当从我身上看到，皮革是怎样用有效的方式制造出来的；我不过是要你们明白，为什么我国的皮革以前在欧洲被人估价很高，而现在却没有人要了。这是因为长期的内战造成了混乱和失业，而培养出来的制革伙计多半象我这样蹩脚。我的老师傅热洛姆，不再雇用那些冲走他的皮革的伙计了。对不对，老师傅？”

“陛下！您的话就是黄金，”制革匠说，因为他已经考虑过了，现在应当改用敬畏的态度。“象您这样高贵的主人，又哪儿知道这些卑贱的玩意儿呢？”

亨利是通过他的好仆人知道这类事情的，洛尼早就看出了它们的重要性，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以外。这位军人对于经济事情具有特殊的才能，国王决心使用他的所长，所以他们两位怪人才来到这交通频繁的市街。国王趁别人不注意，向他的仆人眨了一下眼睛；接着他再一次面向群众。“孩子们！”现在他向他们讲话。

“孩子们，别忘了咱们工商业的美好名声！你们想把银币塞在袜子里储存起来，对不对？”

他们回答“对——”还有几分迟疑。国王又问下去。

“吃好一些，孩子们，这是你们愿意的。星期天罐子里有只炖鸡。”

这时他们已经提高声音表示同意。有两个贫妇高呼国王万岁。

“我的人民应当有饭吃，”他回答她们。“你们有儿子吗？”他接着问。“多大了。他们在干什么？”

他听说那些年青人没有事作，工商业大都倒闭了。

“这由于你们的儿子没有学到本事。他们在哪儿？带他们来！”国王命令道，男孩子们当然就站在人丛当中看热闹，不会到别处去，一个本街土生土长的人，轻易是不离开原地方的。一会儿国王就把他们交托给老师傅，同时伸手摸他们的头发。两个男孩的母亲目睹这种情形，都感动得哭了。其他的妇女随声附和起来。要不是洛尼和制革匠关于学习费用问题，再一次争多论少，整个事情的经过，将是充满着道德和感情的。后来国王的仆人付制革匠的钱，使劲挥动他的手，指上的宝石闪闪发光。国王还提醒老师傅，男孩要得到应有的白面包和葡萄酒；不过，要是他们对于工作实在太笨，那就减少一半学习费用；老师傅就把余钱送回鲁佛宫去。

国王办事精细，比他的慷慨大方更得到老百姓的欢心。因此，他们等他来到街上，就自动把中间的路让出来，不烦兵士们动手了。这时有乘软轿沿着市街来到这个约定的地点；轿顶是油漆和描绘过的，顶上的羽饰簌簌颤动，轿子停在制革匠的家门口。“这是德·拉·费罗尼埃大街吗？”坐在轿内的女士问一个轿夫。这时洛尼先生赶忙走到轿前去，低声说：“夫人，千万请您别说话吧。偶然的机会使你来到这儿，咱们是这样约定的。”

“请您原谅，我的脑子糊涂了！我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

甘蓓莉说，的确也显得苍白和疲倦。洛尼先生宁愿自己说出下一段话，以免弄得语无伦次。“哦！多么奇怪，在这么大的都会里，咱们偏偏又碰到了，好象这儿只有一条街似的。”

这是给国王的暗语，亨利并没有忽略。同时附近教堂里响起了午钟。“夫人，”国王说，手里拿着帽子，“我正要回家来同您一起吃中饭，象所有的正派人一样。”老百姓低声赞美，因为他们的风俗被遵守了。轿夫刚要把软轿抬起，甘蓓莉还赶忙说了两句话，这显然扰乱了事先的安排。

“陛下！您打那儿出来的屋子，有一面古怪的招牌。”

亨利回头一瞧。圆拱室的墙上有一块标记：加了冕的心被箭射穿了。

亨利吃了一惊，不知道什么缘故，只觉得一股寒气袭击他的心。加了冕而又被射穿了。他面朝着甘蓓莉说：“夫人，有一颗心被您安排了同样的命运：加了冕，又被射穿了。”

他说得很轻，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握着她伸出来的指头，穿过啧啧赞叹的群众，搀扶她上了软轿。洛尼跟在后面，他的脸上除了自豪和确信而外，没有别的表情。然而他却暗中在想：“多无聊。”她一定要有这种排场；不过他对于美丽的德丝特蕾的意见始终没有改变，说穿就是：她是愚蠢的。可是暂时他只好把她缺乏理解力，以及其他更危险的方面抛开，跟她联合起来。这对于一个新兴王国的人物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正在开始的统治，只有靠彼此和衷共济，才能在人们的意识中定型下来。

他们就这样走着，轿夫抬着轿子，国王和他善良的仆人步行，只有少数几个卫兵保护着他们，穿过人烟稠密的巴黎，不

久以前，他们在这儿还不能畅行无阻哩。洛尼聚精会神，注意每街每巷的一切谈话。亨利装得什么也没有听见，好象一心在照顾他的女士。但是实际上，什么都瞒不过他。有人在人丛中冒失地问："那个美人儿是谁？"一个鲁莽的兵士，把那个问话的人往旁边一推，接口答道："她是国王玩的妓女。"兵士的本心丝毫也不存任何轻视，他只是使用他自己知道的称号。不过他毕竟是国王的近卫兵，人们哈哈地笑了，亨利不等到哗笑造成不幸，自己立即随声附和起来。这样才没有降罪任何人。

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无罪。从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的状态，过渡到法律统治，不应当发生一点儿意外。但是实际上，他完全了解，这几天的关系重大，不管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王国，如果错过机会，将来就后悔莫及了。按照名义说来，他已经作了五年国王。"我从哪儿得来这么多的耐心？"他在暗中想。他的内心紧张极了，好象各地都同时等待他去，每分钟都与幸福有关。他一点儿也不让人知道这点，无论是街上的人也好，从新组成的宫廷人员也好，或者他的枢密会议的成员也好，都猜不透他。他老是显得单纯、温和、兴致勃勃，正由于这个缘故，他后来才患了一场厉害的寒热病。每逢他过度紧张，或者完成了生活上的转变以后，都少不得要患这种病。这时疾病正在暗中酝酿，他的身体还不觉得，只有深思的观察者，在和他接触当中才看得出来，至少事后可以猜测出几分。后来国王陛下在预定的时刻病倒了，缩在被盖下轻声唱歌，只有他的妹妹和首席御前侍从才听得出来，他唱的是胡根诺教徒的赞美诗。这时人们就说：且慢！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好些古怪的事

情都由此可以说明了。

平常伴随着他的洛尼，没有从事这种观察。他一定看不出，国王控制到现在的寒热病将要发生。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经济和射击学上，至于关心自己的前程，那就更不用提了。直到现在为止，他只争得芒特城总督的职位。他的仁慈的、但谨慎的主人，绝不肯让基督教徒参加财政委员会；财务人员都是天主教徒，要是国王任命他参加，他们就会当这是彻底改革的标志。这倒不是他们出于宗教上的顾虑，而是担心自己的超定额收入会受到影响。盗窃王国的税收，从低级到最高级的财务人员，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忽然有种细腻的感觉告诉他们，国王亨利取得了政权，这虽然还没有直接威胁他们，但已使他们的习惯成为问题了。

国王对他们下警告，最初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多半是在他面向群众的时候，这种机会可多了。他始终不拒绝同普通人往来，有一次，他因事到某个地方去，和居民打球赢了钱，把钱放在帽子里。“我可抓牢了这些钱，”他大声说，“没有人打我这儿拿得去，它不经过我财政官吏的手。”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他们的耳里去了。不过他们还是不怎么害怕国王，因为他在兴头上是口不择言的；他们发觉危险从另一个方向迫近他们了。

有一个人坐在一座名叫军械库的屋子里，在核算他们的一切进出帐目。他们知道的只有这点。从那僻静的屋子里，一句话也没有透露出来，至多只有他们的间谍在暗中私语。这个人在戒备森严的工作室中，挑出长串数字；数字证明：当西班牙的黄金大量流入的时候，价格上涨了多少。工资一直跟

不上，自从手枪的来源断绝以后，结果怎样呢？生活高涨；对于少数投机倒把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生活，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痛苦的生活，因而有了许多自杀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了不安全的街道。无论是对本身犯罪也罢，还是劫财杀人也罢，通常人们都把两者归诸于极端蔑视宗教，及公开反抗秩序井然的国家。

这位坐在军械库里一声不响、埋头工作的人，研究出其他原因，一旦公布出来，是许多人不愿意的。他们真想把他从屋子里抓出来。那儿离塞纳河不过一百步远近；最好是把这个人连同他的长篇帐目一起，赶黑夜投进水里去，让他淹死在水底，再也爬不起来。可惜的是，这位经济专家同时又是炮兵能手。他写给国王的备忘录，涉及到工业和农业，而且也包括大炮的改良在内。在他那所房屋的院子里，不仅陈列着大炮，还有炮兵，所以他是不容易捉拿的。他从不肯不带卫兵出门，尤其是他把备忘录呈给国王的当儿，更加小心。他随身的护卫和装饰，固然意味着骄傲自大。但是他特别明白，应当怎样对付国内假公济私的体面人物，他们剥削国家以饱私囊。这一切必然促使他敦劝他的主人，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

其实，他还在盘马弯弓，蓄势待发。大伙儿都瞧见洛尼经常在工作，可是没有人了解他。究竟他擅长什么？要求什么？用大量火药爆炸城楼，每个人都办得到。一个总督等待收买，经手人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得到了鲁昂城，然而他没有得到炮兵都督。这个位置属于尊贵的女主人的父亲——一个蠢汉，一天比一天地更疯傻了。洛尼先生显然不肯原谅这点。每人都知道，他不光是和尊贵的女主人象冰炭一样不相容，而且他

打心坎里——如果这个面孔死板的人还有心的话——还憎恨国王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德·维勒鲁瓦先生在私下谈话中确定出这点，后来就传开了：洛尼先生憎恨国王，他害怕得有道理，如果他一旦离开国王，就会被人杀死。另一方面，他为人爱钱如命，只消许他一些好处，付出一点订金，就很容易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等到他提前死了，我们又可以省掉这笔费用。他对我们所持的无理要求，说穿了不过如此；唯一的目的，就是勒索我们，所以这个扒手才写什么备忘录。

以上是维勒鲁瓦先生对于洛尼的严重误解。在维勒鲁瓦想象的世界里，总是充满了扒手和窃贼，他根据本身经验，不能理解一个人会有别的打算。他先后把国王出卖给同盟，又把同盟出卖给国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并没有特别的才能和化装本领，完全比不上人文主义者和捕蝇能手布利萨克。布利萨克要串演一幕巧妙的戏剧，或者欺骗什么人，始终不失一种美感，而维勒鲁瓦这家伙却庸俗得多了。亨利对于男子素有知人之明，第一天就任命维勒鲁瓦在财政委员会工作。维勒鲁瓦在那儿大肆偷窃，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施展极恶毒的手段，引诱国王，把他骗到一个至今还在叛逆的省区里去，用他的生命来做赌注。要是那些叛乱头子付的钱多，那就让国王死去。要是国王本人付的钱多，那就让他活着。

亨利对待维勒鲁瓦这一流人，得到不少的教训。他暂时让他们敛财自肥，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他们下警告，始终是用开玩笑和极通俗的方式，并且不再经过街谈巷议，而是当面向他们提出。维勒鲁瓦先生在乡下有一座华丽的别墅，国王转到他那儿去，这是一次轻车简从的出游，只带了十几位绅士，既没

有仆从，也没有行李，他们都饿了。国王一直走到牛圈里去，那儿有个善良的妇人正在挤牛奶。“陛下，善良的主人，”她叫。

“我对一切象你这样诚实工作的人，总是赞成的，”他说，同时让她斟牛奶给他喝。所有的贵族都同国王一起，叨扰这位有钱的维勒鲁瓦，但是国王命令，除了用钵盛的牛奶而外，不许送别的菜肴到桌上来。这并没有使富豪维勒鲁瓦感到难堪，他认为国王性情浪漫，热中于坦率的作风。“咱们不好多吃，这家饭店的价钱也许太贵了，”国王把牛奶一口喝干，总少不得说两句话来取笑。维勒鲁瓦也伙着别人一起笑了。他心里盘算：这只快活的鸟儿，还不象是捕获我的国王。不必去想路易十一和他的刽子手。洛尼的帐目，只有使得这位闯将和骑兵感到无聊。炮兵要用经济手段来絮聒骑兵，如果骑兵真的采用那些手段，势必激起老百姓和体面人物起来反对他，这一定要牺牲他的王国。后来维勒鲁瓦在财政委员会上，发表这种意见，得到了赞成。新的政权反正无法维持，何必去缩短它的寿命，它就是垮了台，也还欠我们许多钱。

但是洛尼先生骑马到鲁佛宫去。现在还是新政权草创的日子，四月间的天气，贵族淋了一身骤雨。他珍惜好衣服；帽子不好给雨打湿，免得变了样子，领花也不好软化。不然的话，点缀着主人身上服装的金刚钻，就失去光彩了。到了圣米迦勒桥前，正碰着倾盆大雨，洛尼先生把马带进城门洞口，让随从人员站在外边。这时他目睹一幕颇不平常的活报剧：有个人打算投河自尽。他的决心，一目了然；只要河两岸的房屋里有人，荒凉的桥是遮不住任何视线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去注意，也许是人们畏惧云雾散后，阳光刺目，或者这种情形对于

他们来说太平常了。那个人脱去鞋子，其实已经破烂不堪，根本不成其为鞋子了。他把皮上衣先抛到水里去，衣服也是千疤万补。他脱得赤条条的，那形状悲惨极了。洛尼先生认为没有多大挽救的价值了，不过他仍然招呼他手下的人注意。那个乏力的人儿，爬到桥墩上，再滑过去，只消向下一跳，根本没有人来得及赶到他的身旁。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河对岸不知道什么地方，快得出人意外，有个人接连几个纵步，简直可以说是从空中飞来。他刚好抓着自杀者的脚，拖他回来。那个人大叫大喊，因为他的皮肤在被拖回的当儿，给粗糙的石头擦破了。他浑身血渍淋漓，受到了屈辱，气冲冲地站在救命恩人的面前，举起拳头对着他——突然垂下手，赶忙跪下去。原来救他的人是国王。

洛尼先生那对蓝瓷釉似的眼睛，这一次不能睁得更大了。他真不愿意碰到这件目睹的事情，不过他觉得，他不是唯一的观众，河两岸总不免还有别人。一大群老百姓，都亲眼瞧见国王和那个被救的人所串演的这幕活报剧。洛尼先生深信不疑，或者差不多深信不疑；这儿的角色是分配好了的，尽管安排上不及最近在制革匠家里那么仔细。后来坏天气把观众驱走了。然而还有一些人聚在一块儿。天上的云渐渐散了，雨点也小了。洛尼先生瞧见国王脱下自己的大衣——千真万确，亲手用它去披在那个裸体人的身上。

洛尼先生用目光向四周扫射一遍，深信这点动作至少不会被人忽视；接着，他认为是时候了，自己应该在活报剧中占取应有的地位。他把自己的马牵到桥上，非常恭顺地请国王上马。平常他从没有这样伺候过他的主人，暂时把主人当作救苦

救难的圣马丹。亨利果然热情地笑了，他说："您瞧瞧这件大衣吧！它不是比那件给水漂去的皮上衣好得多吗？请您付钱给他！要是我没有工作给他，我一定养活他。您派一个手下人同他到医院去，要那儿接受他。"

他说完话后，立即攀鞍上马。事情经过的时间很短，然而每句话都说得干脆利落。在场观众当中谁要是还不明白，或者思想跟不上，这幕活报剧就没有价值了。被救的人，彬彬有礼地鞠躬，说出最后的话。"陛下！"他带着几分悦耳的声调说，"我将要死去。我这一类人不应当再受到陛下的爱护，无论布匹或者皮革，都制造不出来，而田间的工作也搁下来了。不过我研究过神学，我懂得向另一个世界报告：我们的国王亨利具有多么伟大而慷慨的心。"

说完以后，他就在一个兵士的伴随下走了。这时老百姓麕集了一大堆，因为他和另外一个世界有密切的关系，大伙儿都认为他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人们真想委托他带点消息到那儿去。国王反而被他挤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再也不能攫住群众的心。他们让国王纵马加鞭走了，因为泥水飞溅，给他让开一条路，一点儿也看不出：究竟他们是喜爱他还是讨厌他。他更加不受阻碍地飞驰，骑的是洛尼先生的白马，洛尼本人又骑着兵士让给他的马，跟在后面有半匹马的距离。六七个穿制服的骑马人，在啼声得得中，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会儿就到达了鲁佛宫。洛尼有本面奏，请求垂听，于是亨利引他到一间又大又空的房间里去；这儿面临河面，可以接受风和阳光，四月间的太阳，突然完全显露出来。亨利走来走去地说：

"这儿要一直空着，等我派人把我波城王宫里的家具搬来

陈设，我不想住在别的地方。我波城的家具，是我一生在王国宫廷当中所见到的最美最好的了。”

洛尼的知识范围尽管有限，可是这时他也理解或者猜测到了：他的主人想把目前所处的较严重的情况，与从前所处的较容易的情况结合起来。他需要鼓舞吗？他继承母族的设备是要使他明白看出，究竟他升高了多少吗？

“陛下！”善良的仆人开口说。“一位王室之胄取得了政权，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国王，不必象一个连职权和爵位都没有的贵族那样，用项链和戒指作装饰。不过您离开您的鲁佛宫，不能没有几个象我这样的人保护！只有这样，您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穿上一件旧大衣，然后把它赠给裸体的人。”

亨利听见这些话，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话说得大胆，而是因为话中包含着错误的假定。实际上，他并不是故意不带随从去探视圣米迦勒桥，因为有个自杀的人等待他去拯救。他避开直接回答，而叙述下面的故事。

“昨天，我一个人骑马到那条通往圣日耳曼的大路上去。我想瞧瞧：田间工作是不是真的搁下了，我的农民是不是遭受到巨大的压迫，宁肯去作强盗。那时我可体验到了，被强盗们拦住。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民，而是一个药剂师。我问他是不是在大路上兜揽生意，暗中等待有人经过，好给他们灌肠。匪徒们听见我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么一来，我已经赢得了他们一半的心，等我再把口袋向外翻转，我就可以逍遥自在地走了。”

洛尼果然不出亨利所料，又惊、又急、又震动，总算他的神

色始终不变。不过他为了一种预感，沉默得太久了。国王迈着迅疾的步伐，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用眼睛端详他，洛尼略带几分匆忙的神情，取出他的备忘录。

亨利站在原地方，有种不寻常的表情，眼睛望着洛尼不断朗诵的篇页。每逢对方念到数字，亨利就屈指计算，不光是他的眼睛和上扬的眉毛在表示注意。后来对方念到六千名失业的织布匠人。“您计算出来的数字不错，”亨利打断洛尼的话，说：

“有人在圣米迦勒桥向我透露出了这个数字——那是一个神学者，他被迫去作织布匠人，但是这个行业更没有饭吃，已经有六千人在挨饥受饿了。从前巴黎的染坊，每年要染出六十万匹布，现在降到六分之一了。您有数字吗，洛尼？好啦，这儿记录着。您计算得不错。我也听得不错，特别是一位想作织布匠的大学生，他本人离那个世界已经很近了，还向我报告这个世界的情况。我和您，我的朋友，是两个有用的工人。现在咱们得着手调查：应当怎样作，才使得一切面目一新。”

“陛下，您知道该怎么做，”洛尼说，不卑不谄，不是以廷臣的身份站在那儿。“您对事情早就有了卓越的认识，我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敢夸口的。”接着他却相反地阐明他的纲领，首先是关于农业，他要求肃清拦路行劫的盗匪。

“我已经把这件工作交给我的药剂师去办了，”亨利随口回答。

“陛下！我已经说过，我提不出什么新意见，偷窃野兽的人，也是盗匪。必须吊死几个来警告乡下的二流子，他们老是在王室土地上打猎。”

“那末，洛尼先生，我又当怎样对待贵族们呢？他们的马匹和猎犬践踏农民的庄稼。”亨利问，显然拿不稳对方怎么回答，可以从他歪斜着的脸上看出来。

“陛下！狩猎是贵族历代相沿的特权，您的地方贵族除了这种特权而外，没有更多的特权了，而且他们要向您供给军官。”

“咱们办事总得公道，”亨利说。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但是他特别强调下面的话，同时也把头直起来。“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这儿，”洛尼只是这样回答，翻了一下备忘录，把它送到国王的面前。亨利仔细看了几眼，顿时变了脸色。“我知道得没有这么清楚，”他喃喃地说。“情况坏透了。”

“陛下！这不是什么新闻。但是新的是一个国王现在知道了，而且勇敢地面对现实。他从前在他的那瓦拉小王国里，曾经大刀阔斧地作了同样应作的事情，这就是战争。”

“不应当再有战争，”亨利坚决地说。“我不愿跟我的臣民作战。我宁愿赎买我的省区，哪怕我弄得一贫如洗，到英国、到荷兰去当乞丐。我为鲁昂和巴黎都付出了赎买费，您知道，那是多少，长此下去，是不是支持得了。”

“诚然不错，”洛尼点头说，同时瞧了这空洞的房间一眼，更加相信这种损害只是临时性质的。

亨利这方面把一切顾虑抛在脑后。“不管怎样，农民的负担必须减轻三分之一。”

计算家什么话也不说，向他指出自己编制就绪的计划，其中规定逐步减低农民的捐税。亨利读了以后，就说：“不到三

分之一，而且是在几年以内分期实行。这样我得不到我的农民。”

再往下翻了一页。这儿把内地关税提出来了，它们使得各个省区互相隔离起来，绞死了产品交易。这儿是所有数字行列中最密的地方。亨利伸手拍了一下大腿。

“这是新的东西。我得从这儿着手。洛尼先生，您正是我需要的人。”

这句话被第三者听见了。房门打开，尊贵的女主人出现在门口；善良的仆人瞧见有人来打搅，虽然深深地鞠躬，心里却老大不以为然。这时亨利赶忙迎上前去。他把严肃和焦心的事情暂且抛在一边，郑重地引她进来。“尊贵的女主人，”他说，“您从没有比现在更受欢迎。”

“陛下！洛尼先生是您需要的人，”她重说一遍。她那病态的微笑，使他心疼，同样也使他深感幸福。

“他有重要的事情同您商量。我不过想瞧瞧您。”

接着亨利彬彬有礼地回答：“夫人，在您出现的地方，任何人都忘记了他想说的话，连洛尼先生也不是例外。”

“陛下！”洛尼先生大声说。“倘使您不说，我自己也正要这样说。给夫人抬一张椅子来！”他叫道，不等到别人动手，就亲自去抬。当他回到屋子里来，顿时楞住了，打算把脸掉开。原来国王屈了一膝，承受住尊贵的女主人的一只脚，用手轻轻抚摩。聪明的洛尼明白，自己对这种情形也得奉承一番。他把椅子端上去，请甘蓓莉坐在椅上，国王握着她伸出来的手，站起来，装得若无其事，又把方才的话头接下去。

“这是新的东西，洛尼先生。只要各个省区被关税隔离起

来，粮食就没有稳定的价格。我废除内地关税。在这一些省区，人民挨饿，在另一些省区，农民的剩余粮食变不成钱。所以我要废除内地关税。我的愿望，是在全国实行商品自由交易。”

洛尼正要张口接话，亨利挥手止住他。“您要说的是交通。现在还没有交通。我把交通建立起来。货车应当在各地的干道和支路上，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地奔驰，每十二或者十五公里，掉换一次马匹。”他敲敲洛尼已经合上的备忘录的封面，仿佛现在这是多余的了。

“这里面写得有，”他赞许地说。

“陛下！里面的确写着，不过是在后面几页上，您还没有瞧见哩。您的思想长上了翅膀。我的缮写员的笔可跟不上。”

“您觉得我们怎样，夫人？”亨利问。甘蓓莉用一根美丽的手指托着脸颊，默不作声。

“咱们在这儿给自己准备了十年的工作。天晓得，咱们是不是看得到结果，”他说，同时引人注意地在胸前划十字。“不过咱们开始干吧，”他愉快地大声说。“今天就动手，只要咱们先凑好几千个泰勒，足够支付一切就成了。”

“陛下！您的财政可以改善，”洛尼先生安详而有把握地说。亨利和甘蓓莉两人都十分注意。

“如果说，陛下没有钱，甚而连衬衫也没有，那末，原因就在于普遍的混乱，各式各样的不正常现象，永无止境的侵吞和浪费，不加监督的慷慨赠送。”他还指出了其他情形，愈说感情愈激动。“您的财政管理紊乱到了极点，从简单的欺骗，到无耻的赠送，他们把公家的收入，用来装饱当权者的私囊，我可以而

且决意指出他们是谁，并且把姓名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了。”他使劲敲封面。“非等到他们受到贬黜和惩罚，誓不罢休。”

这时甘蓓莉和亨利都注视他的眼睛，眼神变得深沉而激烈。那种明朗的脸色，被内心的激情搅得通红。他们知道，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儿。他们眼前的洛尼，不是平常的洛尼，但可能是真正的洛尼。甘蓓莉心里害怕，她觉得：他绝不会原谅我。亨利有些吃惊，非常注意他善良的仆人。他比以前更确定地觉察出：忠诚与信仰非同小可，在其完善的程度上，不是一个人能够偶然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热情。“我从总礼拜堂门口搬下来的这个骑士石像，现在活起来了，多么有生气。要是我不理他，他会气愤。他那无比的守法精神，容易牺牲一些与他有关的人的生命。但是最后说来，这种作法，比所有的窃贼对我的害处更大。必须当心这个铁石人儿！”

“我的朋友，”亨利说。“您的忠诚和信仰，我非常明白，远远超过您所有的那些长串数字，我要大大地重用您，为了我和我的王国。在您有生之年，都不会缺少工作。我的财务机关积压的款项，您怎么取也取不完。”

“我办得到，”洛尼恭敬而又心平气和地说，眼睛又恢复了蓝色，脸颊显得和少女一样。

“您打算怎么作呢？”

“我尽全力以赴。”

他不用再加解释，别人已经相信他了。

亨利：“好啦，您就把下一次的战场指给我瞧，您要打击哪些人？”

洛尼：“很多，特别是在他们自以为是的地方；最坏的陋规

恶习，总是显得有理。盐税已经包出去了。国库收到的不足四分之一，所有其余的东西，只是使得少数几个男女发财致富。他们私下瓜分份额，从来就不照实上缴。陛下！您很难想象，连您的财政总监陀先生也在内。”

“他不过是个O字型人物，”亨利瞧了甘蓓莉一眼，露出神秘的笑容。“一个老小子，长着一个大肚皮，或者说，这不过是个酒囊饭袋。现在他快干瘪了。”

甘蓓莉说：“洛尼先生，难道您还不知道，他快死了吗？”

不。这位来自军械库的人，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消息。他天天都把精神集中在计算上。不过他虽然吃了一惊，仍然作出下面的建议：

“等到他一咽气，咱们就没收他的财产。象他这样的人一死，助纣为虐的同犯也滚蛋了。”

“这还得考虑，”亨利说，他决定再从长考虑一些时间。“您要明白，洛尼先生，咱们不好过急地夺去别人的工作，对待死人，尤其要慎重。”

总礼拜堂门口的石像，军械库里办公的人，听见这些话变得哑口无言。亨利让沉默延续了一些时间。后来还是甘蓓莉发出银铃般的声音：

“陛下！”甘蓓莉·德丝特蕾说：“我请求给我一个恩典。您就任命洛尼先生代替那快死的人吧。”

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等待回答。她分明知道，洛尼先生不是他的朋友。但是国王已经对他说了：“您是我需要的人，”新的政权开始，它的代表人必须和衷共济。何况至今人数不多，在这间空洞洞的屋子里，只有他们三人。女人的目光是富

于表情的，它在暗示国王的仆人：咱们是休戚相关的。我帮助你，你也要帮助我！

洛尼不动声色，心里在想："无聊。我的美人儿，您决当不成王后。但是我不断工作，总会达到我的目的，不怕它现时还有多远。"

亨利没有表示意见——或者说，表示得太多了。他握着尊贵的女主人的手，吻它。

寒 热 病

具有感化意义的一天开始了。国王就在鲁佛宫后面的教堂里听弥撒，这儿的钟是全巴黎最大的。它曾经发出过宏亮的声音，那就是当柯里尼大将在世的时候——还是别谈这个问题吧。国王虔诚地作了祈祷，这时有人向他悄悄地报告说，贝尔维大主教已经死了。这人是三级会议的主席，而且出力给西班牙拉选票。自从国王取得政权以后，他就发狂了，大叫大喊！"捉住他！捉住他！"一直到他咽气为止。国王没有离开教堂以前，命令给大主教作祈祷。他还想添上一句："为了大将阁下在天之灵——"可是连他的思想也没有把这句话想完。

在短短的归途上，贵族们就自由地劝戒国王，对人不能那样仁慈和宽大。对于敌人必须进行报复。大伙儿都在等待，而结果没有下落。一个不懂得报仇雪恨的人，是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的。国王流放了一百四十个人，一部分人被驱逐出

国，而有一些人仅仅被赶出首都。没有一次公开处决，这种情形能引起什么人重视？又能警戒什么人呢？杜锐兰先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基督教徒，将要继承东部边界上的布荣公爵领地，他再三忠告国王，要当心叛徒。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后来也和别的人一样叛变了。亨利回答他，同时也回答他的天主教徒：

"如果你们以及一切象你们这样说话的人，每天都老老实实地念祈祷文，那你们的说法就会不同了。我坦白承认，所有我的胜利，都是来自上帝；我自己是不配有的；但是因为上帝宽恕我，所以我也必须忘掉我的老百姓的过失，我今后必须更宽大、更仁慈地对待他们。"

具有感化意义的一天开始了，而且是一个星期日，早春的太阳，发出和悦的光辉。所有的工作都停下了，至多只有军械库里还有人在工作。亨利派人去通知他的表姐蒙庞西埃公爵夫人，他要去拜望她。这时是八点钟；他要在十点钟到达。他这种举动不光是具有感化的意义。他有时带着含有几分辛辣意味的快活心情，想到同盟的泼妇；大概她也在叫喊：捉住他吧。至多她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叫，不能朝着大街上叫了。她不能再从阳台上，鼓动那些崇拜她的大学生去谋杀国王了。她不能用她肥美的肉体去引诱那个龌龊的小和尚，叫他暗算国王，用刀刺进国王的身体了。亨利决没有忘记，她就这样暗害了从前的国王。

他早就料到，他这次访问是没有人赞成的，所以陪同他的绅士们，到了最后才明白真相。他这种计划一方面也使他自己感到不舒服；他的朋友，从前的国王，也许在九泉下还不瞑

目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他觉得去瞧瞧泼妇，既慈悲而又聪明。吉士家族永远不会攀登王国的宝座了，因此，它也应当象他所有的臣民一样得到宽恕和谅解。不过吸引他去而使他欲罢不能的，还是那种带有辛辣意味的快活心情。从前的泼妇已经无权无势了，她也居然有了害怕的一天，固然，他在进城的当天晚上，就叫人去告诉她，叫她不必害怕，总之，她的情形一定很滑稽。正是这点，决定他今天去看她。他容许自己星期日消遣一下，然而另外也含有感化的意义。

亨利料想不到，公爵夫人这时已经神经错乱了。哦！别再抛头露面，再也没脸见世人，或者世界上给她剩下的东西也不多了。要是有什么人来，她虽然还和从前一样，是一位骄傲的夫人，但是这要没有人使她犯疑心才行。这种情形在国王进城以前就开始了，以后更加厉害起来。她的客厅里绝了人迹，别人都拒绝和新主子的敌人往来，以免有一天他的手下人来逮捕她的时候，自己受到无妄之灾。或迟或早，这种事情总会发生。这个人马上伸手抓他的牺牲品，那个人在慢慢咀嚼复仇的滋味。总而言之，在每个人看来，必须先在新政权下面巩固自己的地位，才敢和被斥逐的人往还。

蒙庞西埃公爵夫人听说国王要在十点钟来看她，这时刚好是八点半。这种奇特的谕令先在口里传来传去，过了许久，才付诸实行。蒙庞西埃夫人毫不踌躇，派人去找内穆尔夫人。她搬来一个在她看来可靠的救兵。内穆尔夫人的地位是巩固的，她是女士当中首先得到国王称许的一人。从前老凯瑟琳·麦第奇把她矮小的俘虏叫作小雀儿。可是这只小雀儿已经羽毛丰满了，自己在宫廷里集合许多高贵的女士在周围。"他

迫切需要她们哩，”他的女敌人想。“他没有王后，而他恋爱的女人又嘲笑他，欺骗他。这个矮小的人儿，不敢对内穆尔夫人有什么冒昧行动。她会来保护我。根本上，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这是她最后的清醒考虑。忽然，她在更衣室里叫安卜罗西·巴莱，这是一个久已死去的医生。他曾经给她放过血，那时她由于剧烈的憎恨，昏迷了三小时，其实她的憎恨是表里不一致的，所以她才那样害怕。她把国王叫作“那瓦拉”，避免叫出“法兰西”，而她的迷乱的感情却说的是“亨利”，他把她那个和尚的院长用四马分尸，给前朝的国王报了仇。“他已经来了吗？”当时女士问外科医生，医生刚把她救转来，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可是那种声音和表情，吓得老医生退避三舍。现在她跳起来叫唤死人的名字，侍女们也只好逃到角落里去躲藏起来。蒙庞西埃夫人是不是要发疯，她自己原可以掌握几分。平常她不肯当着医生和侍女们的面发疯。她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被丈夫遗弃了。蒙庞西埃公爵是在为国王服务，故意避开她，她的岁月自然过得最暧昧不过了。现在只差这个帮助她的男子，没有如她的愿发疯，而他今天居然来找她。她披散着乌黑而夹白丝的头发，满屋乱跳乱跑，按紧她那不受约束的胸脯。她的个子长得很高，肌肉结实，骨骼坚硬。她是不是奔向一个角落里去呢？不久，躲在那儿的女人就软瘫在地上了。仆人们都吓得直打哆嗦，藏在桌子和床脚下向外偷觑，尽这魔鬼去大发雷霆，连大气也不敢出。“该死的东西！”每人都几乎在这样想。他们只好暗中叫苦，实在受不了她的叫嚣。

这个不幸的女人召唤鬼魂，由于精神错乱的缘故，现在她

也和它们搅在一起了：有她的和尚及和尚的院长。她的狂乱的精神，始终纠缠着这两个人不放，瞧见马匹分裂他们的肢体。但是仔细看来，那是她大叫大喊、求之不得的亨利的肢体。接着她发出更加可怕的苦痛的声音，她觉得受苦的是自己的肉体，她毫不怜悯地体验到自己被处决了，就象一些人在梦里遇见的情形一样。后来她从惊心动魄的梦境中醒来。等到一切都过去了，她才坐在一把椅子上，已经筋疲力竭，冻得浑身直抖，迫切要求有人来刺她一刀。她一再地命令，可是没有人愿意对她下手。她的侍女们拿盐给她嗅；后来她才想起来了，自己作了梦，同样的情形，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一个人只要作过一次这样的梦，自己被处决的惨状，总是不断出现在梦中。至于结果怎么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只好暂且不管。

她要梳头，而且要赶快梳，女仆因为手足迟缓，被她责打了。一个等候在门口的侍从急忙跑开，但是公爵夫人注意到了他，她知道内穆尔夫人到了。“好了，”她命令道。“别再给我搽粉。我不想打扮得年青。”她的年纪应当在面容上表现出来，这是最妥当的保证，不仅是防止牢狱之灾，也许还可以防止新的迷误。她从走廊上朝着客厅走去，自己心下明白，应当把肚子里的话说出来，取得内穆尔夫人的信任，好给自己壮胆。她果然先把自己被处决的梦讲给对方听，凑巧她今天又梦见了这桩事情。

内穆尔夫人十分好奇，特别是她觉得蒙庞西埃夫人近来憔悴多了。她仔细盘问梦里的秘密情形，又问国王是不是出现在梦里。公爵夫人矢口否认，但是女友盯着她的眼睛，不相

信她的话。"如果您作梦，就说梦见他和您一块儿死了。您把这点告诉他吧。他相信预兆，为了自己的缘故，一定希望您长命百岁。"她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真可怕。这个女人还老是想着暗杀，而她自己却最怕被人杀死。我得警告国王。"时钟刚刚敲了十点，在前面的套间里——这是屋子里的第三间——可以听见国王的贵族侍从们到了。

他让他们留在那儿，自己单独一人急忙走到后面来，经过高高的窗口，这是一段阳光闪灼的地方，玻璃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随着他的身影越来越近，只是头脚倒置。路的尽头，有两位女士在迎接他；他用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把帽子向后一掀，以便更好地看清她们是谁。他的衣袖和带袜短裤的上端，都是胀鼓鼓的，这样使他的身影更加显得瘦长。胸部突出，浑身的肌肉，在迈大步的当儿灵活极了。这是一个身材结实而带有几分稚气的男子，他就象来到自己家里一样，问候亲爱的亲戚，仿佛自己作了短期旅行才回来。不等到女士们站起来，他就坐在她们的身边，有说有笑。从他的眼角中露出嘲弄的意味；这是他身上最早就有的特征，那时他的眼神还显得悲戚。

他故意问两位女士是不是觉得奇怪，居然在巴黎见着他；又问有没有人偷窃她们的东西。没有？她们的小贩应当向她们报告，所有的人买东西都付钱，连最后那个同军队一块儿进城的痞子也挺规矩。"您还有什么话说，亲爱的表姐？"

蒙庞西埃夫人问答："陛下！您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君王，仁慈、宽厚，而且思想高尚，"——"可是我梦见他把我处决了，"她失望地想，希望今后绝不再做那样的梦。他认为她在

害怕，又和她开了一会儿玩笑。他说，布利萨克先生把首都献给他，她一定咒他不得好死吧？她却相反地声明：她早就希望献城的人不是布利萨克元帅，而是她自己的弟弟马因。他打了一个哈哈，说，那样就够他久等了。

在言来语去当中，女士的勇气增加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反对他，他越是做得单纯，她就越是反对他。或许他丝毫也不知道，一个妇人在作什么，以及她梦见什么吧。他只知道国家大事，在一个浪费热情而又感到后悔的女人面前，他变小了。或者是他有心毁灭她，总之，他不能再这样继续开玩笑了。"陛下！"她冷冷地说，"一个胜利者绝不会满足人们对他的期望。"

他不加考虑。"要不是那样，每家门口都会树立起一座断头台了，"他急躁地大声说，真没想到自己会感到这样热。

公爵夫人倒在椅子上，紧紧地闭着眼睛。亨利向后退了一步，接着再退了几步，他差点就走开了。内穆尔夫人阻止他。"难道您还瞧不出她又病又老吗？"她悄悄地向他说。忽然她抓住他的手。

"不过您的脸色这样苍白，您的手这样滚烫。您自己不大舒服吧。"

"我是不大舒服，"他重说一遍。"但是我从来就不完全习惯，在战场以外碰到敌人。"

内穆尔夫人好比一个年纪较大的妇人，在羡慕一个运动员，慈爱地说："您若是没有您所有的那些敌人，又怎么能够变得今天这么伟大？"

这时他骂出一句自己发明和惯用的话，别人都听不懂它的意义，他大声说："每个人都应当检查自己，他会发现不少东

西都得加以制止。凶手尽可以放心让我工作，我有更多的事情要作，不能老是提防着他。”

他到这儿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这些话，他自己也感到有点诧异，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去摸太阳穴，望着蒙庞西埃夫人：她已经从虚弱状态中恢复过来了，睁大一对黑眼珠对着他。“亲爱的表姐，”他又使用开头时那种亲密语气，“我有点发热。要是您方便的话，请给我一点东西解渴。一点儿果汁就行了。”

公爵夫人一句话不说，就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他想阻止她亲自去动手。内穆尔夫人说：“陛下！她不转来了，她会到您那儿去道歉。”

可是她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转来了，仆人手里端着国王要求的东西。这是一罐杏子；她把调羹伸进去舀了一调羹，然后送到他的嘴边。亨利拦着她的手。“姑姑，方才的话，您别信以为真！”他在惊慌中把她叫成姑姑，实际上，她也是姑姑。

“怎么说？”她回答。“难道我犯的嫌疑还不够吗？”

“没有人疑您呀，”——这时他已经吞下了一大口。内穆尔夫人打算故作笨拙，撞他一下，好把果品打翻在地。她认为果子里可能放了毒，瞧见国王吞下去以后，自己吓得面如死灰。他却在想：“这泼妇真放了一点东西在里面吗？那末，她就准备自己把它喝下去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不高兴害怕。”这时他继续大嚼。

蒙庞西埃夫人突然说：“唉！我真想作您的仆人。”接着是压制住的、非常苦痛的一声哽咽。亨利放心了——和两位夫人告别：感谢她们引起了他一小时热烈的谈话，他邀请亲爱的

表姐到鲁佛宫去玩；要是他补行进入首都的庄严仪式，她们一定得到场。内穆尔夫人问，这在什么时候。“等到我的尊贵女主人给我生了儿子以后，”他掉回头来说，已经迈步走了。他的脸发烧得很厉害。

留下来的女士当中的一位，向另一位说：“的确，孩子是他的。”

“他们曾经怀疑过哩，”另一位说。

中午，他不想吃东西，这似乎完全违反他的本性，但是他要骑马出去玩。要贝勒加德跟他一起去。在侍从当中有一位德·里翁先生，又年青，又漂亮，由于他的品行良好，成了众人的宠儿。德·里翁先生具有使人一见倾心的艺术，人们都为他所陶醉，特别是妇女。他们觉得，他费了多少心机，多少柔情，不光是获得她们的欢心，而且也使得她们幸福。他真是一位稀有的骑士，宁愿向她们交底，不使任何人难过。

亨利喜欢带他在身边，本来还是为了御马总监的缘故，好让他的“老枯叶”一步一趋地瞧见，还有更可爱的人，而争风吃醋的最好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亨利始终不放心他的竞争者去接近迷人的甘蓓莉，其实他相信她对他的忠诚并不是盲目的，而她所处的环境，也使得她更加柔顺了。

他们骑马经过布洛涅这个地方，绅士们摘下一些还未开放的紫丁香，从马上献给姑娘们。年青的村姑格格地笑，但是她们躲闪开，不肯让他们抱去坐在马背上。只有一个姑娘接下一根花枝，她不再笑了，同德·里翁先生一起坐在马背上。“枯叶！”亨利大声说。“咱们可瞧见了，当一个人还年青漂亮，而面容不显苍老，是多么幸福啊。”

"陛下，这种时间我早就忘记了，"贝勒加德恳切地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露天田野上。周围是一些用干草盖的小屋；星期天，农民们都聚合在一家草屋前面。有两条木板放在三根木桩上作为长案。酒杯已经空了，但是说话的声音提高了。他们唱歌，当绅士们下马以后，他们也没有停止。"喂！"国王的御马总监叫道。"你们这些乡下佬，快把咱们的马匹牵去溜溜吧！"

他们回头一看，有些人回答时并不带许多敬畏的表情。"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有个人说。

第二个人说："等你们的收税官来把我们的屋顶拆掉吧。"

国王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他们当中。他骂了一声，这句骂人的话是全国人都知道的，这时有几个人觑着他。"你们就别给他！"他大声说。"不然的话，他们最后连我的屋顶也拆掉了。"大伙儿都没有开口，他们在桌上交叉地搓着粗糙的手，拳头抵住掌心；他们的背和肩头，也表示着缄默。上了年纪的人，披着颜色晦暗的头发，显出萎缩的身材，这是由于长年累月干着同样劳动被单调的强制姿态和活动所造成的结果。

那些没有正面朝着国王的人，就轮流斜着眼睛打量他，后来，又打量自己急躁不安的手。大伙儿眉来眼去，有些脑袋前后摇晃；他在想：这没有完全满足咱们对于真正生活的要求，这可能是人工漫画和发寒热中的幻象。国王站起来，他到一株胡桃树下去乘凉。好些绅士，连同贝勒加德在内，都环列在他的周围，因为他们觉得这儿的情形不大安全。这时多亏德·里翁走来解围，当然，这得假定他的行为是必要的。

他离开那边的树丛，到那个曾经坐过他马的漂亮姑娘的

活动场所去。无可否认，他们俩都是从树丛中走出来的；但是德·里翁先生牵着那个年青村姑向上翘起的指尖，好象当她是一位宫廷贵妇，他们俩就这样带着会心的微笑，走进桌边，面对那个被许多人包围着的最年青的男子。那个年青小伙子的身材一点儿也不萎缩，他长得和贵族一样完美，不过他没有经过击剑和打球的锻炼，动作不够灵活，有点笨重和迟缓。当他向德·里翁先生冲去的当儿，就把缺点暴露出来了。绅士却一下子显出钢铁般的力量，毫不费力地就把他挡住了。不过绅士既没有失去优雅的态度，也没有失去讨人欢喜的习惯。他在那个农村小伙子面前扬起帽子，小伙子扑通一声跌到板凳上去了。德·里翁说：他感到荣幸，把他的姑娘给他带来，自己十分当心，不使任何妇女在路上遇见坏事情。

坐在旁边的老年人，都点头表示赞许。小伙子气得咬牙切齿，德·里翁先生用开玩笑的语气要求和他拳斗。他预先单独作了一番练习，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他的神情活泼，精神抖擞，而态度又十分和蔼。这时人们都报以和悦的笑声；德·里翁先生利用自己所得的成就，立即拥抱那个年青的农人，对方没有拒绝。大众的意见都要那个小伙子也用拥抱来回敬德·里翁，由于他的动作迟缓才算了。

亨利对他的御马总监说："枯叶，不管怎样，我还是更喜欢你一些。站在那儿的男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无可疵议的人。我只要一瞧见他，就感到胆怯。"

一个看来已经上了年纪的农人，把僵直的腿从凳子下缩回来。他直起身子，仔细打量国王。他自己的肩头向前倾斜，手臂和粗糙的手垂到地上，忧戚的面容，显得他象一个六十岁

的人，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快乐地生活过。国王问农人："你有多大年纪了？"

"主人，"农人回答。"我向您的一个侍从问过您的年纪，算来咱们俩是同年。"

"咱们俩还有其他共同的地方哩，"国王说。"我说的是这些不愉快的痕迹。在咱们的脸上，我的和你的，都表现出许多辛苦和劳动。"

农人没有回答以前，沉默了一下，闪动他的眼睛："这是真的。"

他沉思了一下，还想多说两句，但是迟疑不决。国王让他考虑，自己睁大眼睛，扬起眉毛在等候。

"陛下！您跟我来，"农人要求道。"只到溪边就行了。"

贝勒加德先生打算跟去，国王挥手止住他。他自己大踏步向前走。农人引他到溪边一处地方，这儿水平如镜。国王把脸俯到水面上；脸烧得很厉害，他真想浸到水里去。这时脸浮肿了，好象还在镜里不断膨胀，他分明知道，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是正在酝酿的一种疾病。这时农人深深地投了一瞥十分内行的眼光。他说："陛下！您还是快些骑马回到您的王宫里去吧。因为您的生死，应当服从上帝的决定。"

"对于我和你来说，还是让我活着好一些，"亨利说，试图打个哈哈。可是他的表情不能适应；当天的印象，使得他的脸色特别难看。同时他听见打呼噜的声音，这声音大得出奇，也立即惹得他生气。"这是什么？"农人解释道："这是一个具有六个人食量的汉子。"

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第一次发现农人脸上露出一点

快乐的笑容。“怎么？”他问。“你喜欢一个具有六个人食量的人，而你自己的东西还不够一个人吃。”

农人没有回答，指一座草丘给国王看：草丘后面突出一个巨大的肚子，正在一起一伏。农人越过草丘，摇醒那个打呼噜的人。“老乡！”他叫。“大食客老乡！起来！国王要瞧瞧你。”

等了许久，那个汉子才爬起来。他炫示他那庞大无比的身体部分：一张脸好比童话中吃人的巨魔奥热尔，两道扫帚似的浓眉上紧覆着一颗巨大的头盖。血盆大口和颊袋，可以容纳大量食物，两只胖眼睛眯成一条缝。浑身的肥肉，懒得丝毫也不想动弹。

国王问：“听说你能吃六个人的东西，是真的吗？”回答是猪一般的嗥叫声。

农人再三声明：“他能。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靠我们这些外人来养活他。立刻他就可以吃下六个人的东西。快跑，老乡！吃给国王瞧瞧吧。”

肥肉开始活动，草丘在他的践踏下震动起来。坐在长案周围的农人，瞧见他来了，就大声欢呼，有几个人居然又唱歌了。因为他们听说，这个人又要准备吃下六个人的东西，于是他们赶快把自己草屋里所有的东西搬来。转瞬间，长案上摆满了火腿、猪油和鸡蛋，把木板都压弯了，空杯子也不见了，现在尽是盛满了酒的大酒罐。接着这些身体瘦弱、由于劳动过度而成了畸形发展的人，包围着这块肥肉，推他上前，要他坐在桌边。这时国王发出一个暗号，他的左右把乡下人赶开，国王亲自怒斥这只饭桶。

“原来你就这样吃光了我的农民。你可以吃下六个人的

东西，但是你是不是也能干六个人的活儿呢？”

饭桶用沉浊的喉声回答：他当然干活儿，尽他的年龄和力量所容许的程度。消化是一件繁重的活儿，别人要求他干，因为他得吃下六个人的东西。

国王又发出一个暗号，他左右的好些绅士，就用马鞭向这座肉山抽去，逼得他团团转。他一个劲儿地跑，一点儿也不准休息。农人们呵呵大笑起来，但是国王却十分认真。他的浮肿的脸，气得通红，向他们大声叫：他的王国不够用来填塞这些没用的无底洞。“要是我有很多象你这样的人，”他向那个在皮鞭抽打下、从他面前跑过的胖子大声说：“我就要把你们统统吊死。你们这些流氓，很快就会把我的王国吃光耗尽了。”

他在盛怒之下，忽然觉得发冷；他浑身直抖，以为这是受了上升的雾气的影响。他在上马以前，还命令那些农人：他们应当自己把桌上的东西吃光；但是他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来，他们不肯那样做。他们宁肯把自己节省下来舍不得吃的东西，给这个贪馋的怪物吃，因为这怪物是他们的骄傲。国王不耐烦地骑马跑了。“你觉得冷吗，枯叶？”

“陛下，咱们大伙儿的脚，都在潮湿的草地上冻僵了。”

绝大多数绅士都来不及找回他们的马匹，隔了许久，他们才从后面骑马去赶国王和他的御马总监。最后的一位是德·里翁先生，他等到所有其他的人都走了。他在树丛的掩护下，回头看那些农人；他们听了国王要他们自己把东西吃掉的话，还在茫然不知所措。德·里翁先生把方才跟他同来的姑娘抱上马去，他开始勒着马缰，让马匹徐徐地、轻轻地走。

回到鲁佛宫以后，亨利不得不承认自己病了。他再也看

不清楚东西，而且知道，自己说话也会语无伦次。他躺在床上，医生给他作了应作的一切，使他过度的兴奋冷静下来了。到了夜里，贝勒加德跨进寝室，立即气急败坏地说：

“陛下！德·里翁先生——”

“一个实在无可疵议的人，”亨利小声说。“我感到胆怯。”

“陛下！您胆怯得对。因为他在大路旁边不远的地方，用刀切开了一个姑娘的肚子，把脚伸进肚腔里去取暖。”

“今天竟有这样的怪事，”亨利小声说。他已经没有力气表示愤怒了。他很吃力地补充说：

“把他交给我的法庭，当众四马分尸。”

“陛下！这是一个贵族，”贝勒加德很大声地说，由于国王作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决定，他把双手举到头上去。

“难道你不是贵族吗？”国王亨利有气没力地问，但是睁大眼睛。贝勒加德低下头来，悄悄地走了。

过了不久，亲爱的御妹，嘉德琳·波滂公主来看病人。她是被人唤醒的，医生们把她亲爱的王兄的病状说得很危险。当她瞧见他的面容，眼泪就夺眶而出，因为她已经认不出是他了。但是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先生，从床脚尽头指他的主人，主人的嘴唇在动。妹妹把耳朵俯下去，猜测的比听到的还多。她跪下去，轻轻地和他一起唱赞美诗。这天的结束和开始一样，具有感化的意义。

人民的爱戴

病好得比预计的快多了，仅仅病了七天半，其实这场病不外乎是肉体向精神证明：在重要命运关头有了新的转变。亨利养精蓄锐还不到一个月，又不得不出外作战了。有一支西班牙的军队，从尼德兰入侵法国，这回是在曼斯费尔特伯爵的统率下；然而实际上指挥军队向法国作战的，始终是吉士家族的马因，而且还得到绝大多数他的党羽的支持。国王是在巴黎，他有了自己的首都，这点在各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城市和省区，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他归顺，原因很简单，好些总督都得到了现钱。现在还剩下一些大人物，他们利用王国的弱点以及国王与人民双方面的贫困，大发横财。他们不肯放弃机会。他们引以为幸的是，国王始终被禁止参加圣餐。要得到教皇承认他，还得耽搁一些时候，所以反对他的活动一直在进行。

国王包围了坚固的拉昂城，同时跟入侵的军队在野外作战。唐·菲利普虽然得了传染病，还是不肯放弃派遣军队到法国来。看来他们非等到完全腐烂，是不肯死心的。拿出勇气来吧！亨利显得精神百倍。他在艰苦与危险当中，把最近的情形写给甘蓓莉，她从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她甚而不敢相信，他在遥远的地方还是同样地爱她和喜欢她；她不能报答他的相思，嫉妒自己那帧与他寸步不离的画像。她快诞生的儿子，事先就取好了名字，叫作恺撒，因为它是战争的孩子，如果没有更大的事件，就用它来纪念战争。母亲还在等待她的困

难时刻到来，留在外边的父亲，已经在思想上抚抱他的儿子了。他的来信是那样亲切动人，不让她接触到一点儿不幸的思想，只是安心给他生下恺撒。

好消息传来，正是六月间一个美丽的日子。头天夜里，亨利就爬过了拉昂附近一带的山坡，准备从那儿进攻要塞。这时他洗去工作时沾在手脚上的泥土，骑马到森林里一座制酪场去。他从孩提时候起，就认识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古老的那瓦拉小国的国外领地。他从前在那儿吃过一次奶油拌的草莓，怀着童年时候的幸福心情，想再来尝试一次。现在一切都叫作恺撒：幸福、孩子和他自已的心。

下午休息以后，他活象一个小伙子，爬到梅子树上去玩，后来他们才接他下来。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另外一种梅子在空中飞舞。敌人的骑兵队出现了，他们很容易请他吃顿点心，而这是很难消化的。赶快上马，赶快上马——当他来到拉昂城前的时候，正巧碰见他的皮隆元帅阵亡了，这位多年有名的瘦硬汉子，现在躺在地上，瘫作一团，失去了抵抗力量，眼看死神临近了。亨利发现他躺在士兵们的旁边，再也顾不得什么忌讳，从地上扶起皮隆的头和肩膀，不久这都会给人埋葬在泥土中。他们默默无言地对瞧着，这是最后的郑重诀别：咱们曾经是敌人，但是他后来一直忠诚不二。别忘记我，就是你到了被召唤的那个地方去，也别忘记我，别了。还不能。但是咱们还能用什么东西来对瞧呢？现在那对眼睛快要化为尘土了。亨利恋恋不舍地盯着他的眼睛，等到它们完全呆滞和失明。

他在同一天得到他的恺撒，而失去他的皮隆。他感觉出

这种交替和变化多么分明，咱们必须经得起它们的冲击，要坚持下去。你们儿子一辈赶上来了。我吸收你们到我的身边，让你们跟我联合在一起。皮隆留下一个儿子在军队里，国王召他前来。

“皮隆元帅，”他这样称呼皮隆的儿子；于是这个人就知道自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早就这样期待过，立即恭恭敬敬地感谢国王。他瞧见国王流泪，自己好象奉到命令一样，也嚎啕大哭起来。这个人的肌肉非常发达，一点儿也不瘦，性情倒是倔强的。他为人是不是忠诚，国王将来还会知道呢。暂时他表现出一种痛苦，这对于一个三十五岁、身材魁梧的男子来说，是不相称的。他哭了许久，等到国王不再流泪了，封他作法国的元帅，他才罢手。这时年青的皮隆，把全副精神集中在讨价还价上。他想出一切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要求。“您有敌人，”他向国王说。“我可以用我的手臂挤死任何一个人。要是我跟您处在对立地位多么不幸！陛下，您可以说，这是幸福啊。”究竟这是不懂事的人说的傻话呢？或者它还含着什么暧昧意义？

国王想听到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个强壮的青年人的豪言壮语。等到皮隆再提到他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国王就觉得这是一种警告。因为他本人——国王亨利的使命和决心，就是要打破有权人物的亲族和团体关系，尽量削弱它们的力量，以利于人民和王国。年青的皮隆，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亨利暗中注意他；一个圆圆的脑袋，发际很低，这使自己回想起那个具有六人食量的农人，那是他在发寒热当中认识的人。不过，对方虽然显得有点愚蠢和固执，却是一个贵族，而且是老

伙伴的儿子。亨利在这个人身上看出他的父亲，所以爱他，拥抱他，答应他的要求。

到了七月间，拉昂要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国王投降；亚眠以及好些别的城市，也等待机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西班牙人——或者随你叫作什么吧——又一次被赶跑了，于是国王回转首都，回到迷人的甘蓓莉的怀抱。她的床边放着一只摇篮，特别使他又惊又喜，亨利虽然在精神上早就抚抱过他的儿子，这时才真正看见他——只发出一声惊呼，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父亲赶快拖把椅子过来，他站不稳了，无疑是由于欢喜过度。他当然想到了这点：这个结实而健康的小家伙，就是他的骨肉，他的将来和他的事业有了继承人，而两者在以前都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父亲事后回想起来，还在吃惊。

他越过摇篮望去，想到自己一直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希望，尽管历尽了千辛万苦，然而一切很容易化为乌有，只消一颗子弹就够了。"现在可不同了。将来咱们是两个人了。"他心里重复说了几遍，后来竟自大声说出来，母亲耐心静听着。虽然他的幸福感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其实她才是孕育他的幸福的人。他边想边自言自语："又大，又强壮，我再也不怕什么了，"他只说了这两句，匆匆回忆一遍自己整个一生，特别是少年时代：他的母后从早就让他锻炼。他自己是个多病的妇人的儿子，并不是生下地来又大又结实。她让他去日晒雨淋，后来他才收到锻炼的好处。他在战争中可以睡在光地面上，骑马去迎击敌人，不断迎击敌人，许多次都是为了王国。会战、包围、人血、污泥，他们滑下去，摔倒了，而我挺立着。还有你呢，我的儿子？

父亲违反本身的经验，预言他的结实的儿子将来会过好日子，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障碍，有的是和平与快乐，是巩固的王国和爱戴咱们的人民。“我要办到这个，我的儿，赢得人民对咱们的爱。”他从摇篮里抱起孩子亲吻，再把他递给母亲，让母亲也吻他。这时他郑重声明：他们不久就要结婚。首先就得办的，是她同李安古先生离婚；然后他自己同瓦卢瓦公主离婚。教皇只好答应。不然的话，法国国王和战败西班牙的胜利者，声称自己再作基督教徒，他就没法下台了。

教皇必然要废除禁谕，亲手把圣餐交给国王的使臣。他要答应国王离婚，让国王同他尊贵的女主人结合，而且命令所有的教徒服从国王。这一切虽然还在揣测当中，但是大伙儿都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了。因为国王有了儿子，把他抱在手上，这就使得百事顺遂，皆大欢喜。今夜是个幸福之夜，也是令人陶醉之夜，后来他连在迷人的甘蓓莉的怀抱里，也没有再获得这种陶醉了。

不过，现在先得让迷人的甘蓓莉身体复元。后来除了向主管她和李安古先生事件的亚眠宗教法庭递了一份申请书而外，并没有别的行动，只是静候她的全部美丽恢复，好同国王一起进城。当前要作的事情，不再是悄悄地在黎明时候进入首都，而是采用庄严隆重的凯旋形式。就他个人来说，倒不急于把自己努力争得的东西当作陈列和展览品，再度表演一次，但是尊贵的女主人要同他一起进城，所以他才这么热心，宫廷人员也都看清楚了。

没有人反对，宫廷里的人和城里的人，连私下耳语都几乎没有；他们都因为国王作出这么勇敢的决定，大为惊讶。他想

同他的爱人一起，展览给咱们和普通人瞧。要让别的宫廷和国家知道，国王同他的女伴一起参加凯旋，而且已经决定同她一起登上宝座。美丽的德丝特蕾，自从给国王生了儿子以后，算是跨上了王位的第一步。大伙儿都明白，五十年以来，没有一个法国国王证明自己能够传宗接代！至于第二步，美丽的德丝特蕾也在举足欲登了。当心！要采取对策！大伙儿都团结起来吧，不然的话，咱们真正会得到一个具有本国人民血统的王后。

这是普通的意见。什么人都瞒不过，连甘蓓莉自己也晓得。她觉得不大舒服，特别是进城的前一天，她亲爱的主人决定在九月十五日进城。十四日这天，德·苏尔迪姨母差不多整天都没有离开她。德·苏尔迪夫人亲手给她理好明天要穿戴的东西：衣服和首饰。这份光彩，这种豪华，只有王后才配，不然的话，就未免太过分了。

"我们这种身份的妇女，从没有一个人象你这样穿戴过，"姨母说。侄女回答：

"我有点胆怯。"她失掉了一件贵重的首饰。

"蠢鹅，"姨母申斥道。

连她也神经过敏起来，说来真奇怪，现在德·苏尔迪夫人自己也在怀孕了。也许是来自她那个脸色苍白的朋友德·谢维尼，不过还有其他的人也成问题。本来她打心坎里就嫉妒侄女享受王家的豪华，她同甘蓓莉一起在一面大穿衣镜里照，估计自己身上的皮肤白得更刺目一些。瞧那黑丝绸的衣服吧，它更会把肉体的颜色衬托出来。它那闪闪发光的刺绣，蒙在又宽、又平坦的裙箍上，裙箍围着腰肢，不住晃动，荡起十分迷人

的波纹，美丽的肢体，非但遮掩不住，反而更显露出来了。夫人深信，自己的肢体也承受得住这种艺术品。从正面宽大的衩口中，露出光辉夺目的衣裙，上面织有纵横交错的银线，载着长串的珠圈和巨大的宝石做成的星星。姨母开玩笑，伸手去拍侄女的颈项。她只是千千万万女人当中的一个，明天她们都会兴奋得脸红，嫉妒得脸青呢。

至少她可以说几句话来吓唬甘蓓莉，美人儿本来就在胆怯了。“你到时会感到不舒服呢，我的美人儿，”她说，“不好为了出风头就这么铺张浪费。这是很危险的，不光是对于你，也对于咱们大伙儿。洛尼先生会一笔一笔地事后核算出来：你整个身上花了多少钱。他们因为缺乏饲料，把御马都给国王退回来了。你就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吧！”

甘蓓莉看穿了德·苏尔迪夫人的心意。尽管心里很着急，却很有把握地说：“我和洛尼先生是休戚相关的。他会帮我的忙，我也会帮他的忙。”虽然姨母还在继续下警告，甘蓓莉决定，今天晚上一定要国王答应让洛尼先生参加财务委员会。

但是当天晚上，国王同她一起跨上一辆马车，这消息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而旅行者的姓名也是保密的。两人乘车只到了圣日耳曼。车辆到达的当儿，古老的王宫正浴在落日的余辉中。前朝曾经把这儿当作行宫。从前有个小男孩，看到过同样赤黑色火焰般的景象：那时他同他的母亲珍妮一起，打老远的地方来到这儿，一切都显得陌生。正巧明天要从这儿用盛大的仪式进入王国的首都。“夫人，请把您的手给我，咱们回家了。咱们随便走到哪儿，都会象在家里一样。”

这是他离开马车的当儿说的，大概他觉得，她有点不舒服

吧。这是她要在里面过夜的第一座王宫。她感到不舒服，也免不了普通的成见，认为这太僭妄了。一般人对于王权的观念都含有迷信；如果亨利国王不以为然，是不会得到别人原谅的。他双手抱着她，想打通这个高贵而又狭隘的女人的头脑，她已经给他生了孩子。但是甘蓓莉闭着眼睛，浑身直抖，越来越厉害，她闭着眼睛请求他，还是让她今晚一个人睡。

他很可以从这儿得出许多教训，但是第二天他就大张旗鼓地进城，觉得一切都不错。到了晚上，火炬的光芒照遍了大街小巷，越过万头攒动的人海，直到那粉刷一新的房屋。还有人爬在屋脊和顶楼上看热闹。于是从地上和空中都有人高呼：国王万岁！国王正骑在一匹圆斑灰白马上，露出灰绸的胸衣，上面满织着金线。这一次他戴上白羽簇的帽子，因为有了和平，人民和国王是一致的了。

现在他身边有了芒特和圣但尼的全部驻军，连同城市长老和陪审官在内，后一类人在必要时可以算作人质；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与国王万岁吧。他回想起，从前人们曾经发狂一般涌向一匹马，马上是一位金发银装的骑马人，可是他一心只想着死亡。接踵而来的是屠杀、叛变、许多年的狂热和混乱，后来这座城市心爱的英雄自己遭到了暗害。咱们别去想已故的吉士公爵了。今天人民的爱戴情绪，看来似乎减弱一些，几乎使咱们感到沮丧。不，咱们还是快活地服务吧，特别是为了人民的爱戴，非要快活地服务不可。

现在给大众瞻仰的对象，不是嗜杀成性的群众的宠儿，而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她的软轿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国王、贵族、军队、城市绅士及其他显贵人物。前面的软轿与后

面的行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软轿由两匹配上红色鞍具的驴儿驮着，并且是在一中队枪炮手的保护下。红缎轿帘向上卷起，谁要是高兴瞧，就可以被她那种羞怯的微笑所感动。有一部分人说：她并不显得骄傲呀！她给国王生了一个儿子，为什么人们还把她说成淫荡的魔鬼呢？另一部分人回答：她的衣服太奢华了，这是不应当的。瞧妇女们的表情吧。是谁在引起一切嫉妒呢？是她，不是别人。国王要这样做。她是他的珍宝，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光荣。

最后这句话是王家高等法院的法律学者们说的，这时国王自己统率着他的整个仪仗队转向圣母教堂。他回敬许多对他高呼的人，也招呼每个挤上前去看他和他的女主人的人。他的白羽簇帽子，拿在手上比戴在头上的时候多。有三个穿黑衣服的美妇人，站在一扇窗口边，他深深地向她们敬礼。他那些人文主义者，都站在圣母教堂前面铺砌石块的院子里说：他毕竟把我们导致胜利了，这是我们的时代。但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也和国王一起变得须发斑白了。他们说：权力和占有必须晚成，才能更有益处。这时有一百个以上穿红制服的人走上前去欢迎他。

唱了赞美歌以后，同样的仪仗队再组织一次，但是再也吸引不到方才那样多的观众了。现在是八点钟，非进晚餐不可。国王差不多是一个人回到鲁佛宫。所有的人事先都各顾各地走开了。当晚餐给他盛来的时候，他冻得直抖。这座古老的王宫显得冷冰冰的。要是有尊贵的女主人在场，还可以给他以温暖。他召开了第一次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甘蓓莉参加，结果自然是不许他们两人今晚在一起。难道甘蓓莉在她家里，不

也一样感到冷落吗？他们两人成了孤鸾寡凤，她对于自己出现在巴黎人民面前的伟大场面是什么想法呢？

彼此谈谈，倒是好的，一切是不是真的进行得顺利，如果不是，那就要问个为什么。她对于周围的激动情形，一定也和他一样领会到了吧。“甚而在背后，咱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觉察得出群众的意见——正是在背后，要是咱们打他们面前经过，他们只有高呼万岁。我这方面已经尽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亨利想到这儿放心了。“当我向三位穿黑衣的妇人致敬，我的圆斑灰白马轻轻地跳跃。我不是大模大样地坐在马上，仿佛我是西班牙国王；我也不是缩手缩脚地骑在马上，象一个小上尉。那三个妇人亲切地回敬我。但是我的女主人的容貌一定使她们感动得流泪，不然的话，无论妇女也好，男子也好，都未免不近人情了。”

“她不美吗？”他轻声地朝着餐桌上问，并没有看清侍候他的人是谁。今天轮到勇敢的克立荣，这人身经百战，遍体都是伤疤，是最忠心的部属之一。他在拉昂城前立下大功，作为酬劳就让他今晚给国王斟酒。他斟了酒以后，回答：

“陛下，不错，她是太美了。”

亨利掉过头来。“勇敢的克立荣，坐到我身边来吧。”

其他的绅士，认为这是要他们退席的表示。“现在你说给我听，你有什么责备她的地方。”

“主人，我向她顶礼膜拜，”军人承认。“我是您的臣仆，所以我尊敬您最心爱的人，一点儿也用不着伤脑筋。居然还有人寻岔子，攻击她手里拿的手帕，据说要绣这样一块布，得花费二十个泰勒。别理他们，哪怕就是花费一百个泰勒呢，她总

是我的国王最心爱的人！”

“陪我干一杯，勇敢的克立荣，人们还说些什么呢？”

“陛下！说的话很多，然而多半是无聊的废话。”

“你就说出来吧。”

“我也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老兵，毫不惹人注目地打老百姓当中走过，这时我听见人说，您把您最心爱的人儿的恩俸，每月从四百增加到五百泰勒，您又给她买了一所田庄，而您自己却在负债。对我来说，这是毫无关系的，有战士的地方，也就有重利盘剥的人。陛下，您向您的龚第和查梅借钱，他们都是外国人，尽量压榨您——老百姓这样说。他们又说，所以您不得不向人民征税，而且断言，这是不公平的征税。”

亨利让勇敢的克立荣干了一杯，不再是对他一个人讲话了，好象有更多的人在场。

“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在生我的气。他们至今都还不肯承认，我绝没有使他们生活得更困难，而是尽力使他们生活得容易一些。不过将来总有一天，等到我按照我的意思，而且根据军械库里计算出来的数字，把一切都搞好了，那时他们就会对我表示爱戴。”

军人听到“军械库”这个词儿，就嘟哝道：

“人们认为军械库里那个人是最坏的人。一个军人也可以沾染财政吗？！”

“就是这些了吗？”亨利再问他的战友。对方的额上和脸上的伤疤，都涨得通红，不是因为喝了酒，他的酒量本来很豪，相反，正是因为喝了酒，才使他说出了平常不敢说的话。

“陛下，”勇敢的克立荣说。“您如果仍然是个胡根诺教徒

该多好啊!”

“至少,我作异教徒的时候曾经使你高兴过——”亨利拍对方的肩头,哈哈地笑了。

“对于我来说,哪怕您就是土耳其皇帝,也没关系。”军人低声说,感到有点惭愧。“我既不说您是叛教的人,也不说您是伪善者;但是教士们在教坛上这样说,僧侣们到一切人家去也这样说。人们多半这样想:您根本就没有宗教。”

亨利朝着桌上,比对方说得更低声,几乎听不出来了:“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想,我知道什么呢?”

勇敢的克立荣:“人们以为您的改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好让教皇承认您,特别是要他准许您离婚,好同您最心爱的人儿结婚。”

亨利骂了一句他惯用的口头禅。“我是在这样作呀。”

“对呀。一个人要敢作敢当。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瞧见您恭恭敬敬地向教皇陛下低头。咱们国王平常可是对任何人都不肯低头的。”

亨利:“他是上帝的代理人。”

勇敢的克立荣:“谁又是上帝?是到处招摇撞骗的僧侣们的上帝吗?他们说,您是反对基督教的人,您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无法躲避。”

亨利:“人们真的这样说吗?”其实他早知道这个消息了;不过他还是不肯相信,现在居然由一个忠实的臣仆向他报告。

战友勃然大怒,再也不顾忌什么,说出最胆大的话。

“陛下!离婚也罢,不离婚也罢,您都得和您最心爱的人儿结婚,今天就正大光明地同您的王后一起进城。人们一定

要瞧，您就显示反基督教者的面目给他们瞧吧。别担心，他们会就范。不是国王屈服，而是罗马教皇永远向您屈服，服从您的意志，连同牧师、僧侣和整个教区在内。阿门。”

“勇敢的克立荣，咱们现在睡觉去吧，”亨利结束谈话。

一次公开处决

国王叫人找出一个已故建筑师的老计划；他根据这计划来扩建他的鲁佛宫，同时他自己住在宫里。他逐渐雇用上了两千名工人，他们的闹嚷声音充满了所有的房屋。不过在工作进行当中，国王还要常常出外旅行。其实他的所谓“旅行”，就是出征。

他给花园向南的一面点缀了一些装潢，用H字型和G字型的花纹互相环绕起来。他也立即着手建筑从鲁佛到蒂勒里的大隧道，而且把终点大规模修建起来。他打算在若干年当中，把王宫的范围扩大，越过名叫佛罗娜女神① 的边廊，向后延展到富丽堂皇的终点。等到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完成了，那末，他的时间也过去了。于是他终生都在自己家里有未完成的工程，都在忙碌，都在快活地工作，都在筹措所需的费用。

他从一座房屋开始，而结果重建了许多东西，后来人们看出整个王国都重建了。不过工作正在进行期中，人们是看不出来的，感情也是不确定的。有利于大众的事情，反而引起不

① 古罗马的花神。

断的怀疑，更说不上感恩报德了。少数人总是难免蒙受一些损失，例如：他们那种过多而不公平的权力、金钱、土地和影响。这么一来，就不可免地引起了公开叫苦。幸而在这方面早作了准备。那些被国王从本地排斥出去的大人物，少不得每个人都有一大批党羽。每个党羽都肆无忌惮地鱼肉人民，好比亨利在发寒热当中瞧见的那个汉子，他吃下了六个人的东西，而挨饥受饿的农民反而熟视无睹。

洛尼，后来的苏利公爵，是国王留待后用的人物，暂时还不让他逞才，因为这位总礼拜堂前面的石像，是他最好的臣仆，同时也给他树立极多的敌人。现在洛尼先生正式参加财政委员会，甘蓓莉·德丝特蕾请求国王任命他，国王也亲自把这点对洛尼说了。因此，财政委员会对于高贵的女主人和她那些诸亲好友的金钱需要，就放宽一些尺度，故意闭着一只眼睛。

国王的顾问洛尼先生实践自己的诺言，以全副精力从事工作。他请求国王信托他审核整个王国的财政机关，不让那些年纪较大的同僚知道。这已经引起了许多憎恨，现在又加上财政监督，就更甭提了。洛尼揭发了花样繁多的侵吞，制止了胆大妄为的浪费，他向每个财政机关提款，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这位王室顾问每次到来，都有武装侍从，自己不久也从顾问一变而为战士。再加上他是基督教徒，顽强到底，于是就给一切在他手里丧失掠夺品的人以机会，故意拉扯宗教问题来攻击他。农民从各方面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的宗教受到迫害了！现在你们又在种田，但是不把盈余交付给我们公务人员，这是罪过。你们不拍卖东西了，长久都没有这样喂家畜，

道路也通行无阻，没有关税了。宣布关税的省区法院被撤销了。然而这是武力呀，有两个异教徒在使用武力。你们要当心自己的安全啊！

他们果然这样作了，甚而暴动起来；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却相信自己的生活变得坏些了。流言蜚语不断浸润人心，好比河流灌溉田地，日子久了，也就达到一定的效果。谣言的内容是说：在公开的异教徒洛尼的掩护下，另外有一个不是真诚信教的异教徒，现在他名叫国王，打算破坏宗教，是个反对基督教的人。

国王亨利听见这种谣言，哈哈大笑起来。据他说，他的情形也不见得更好，倘使他是农人，他倒真的要暴动起来。另外还有一些真心为好的人，也一再敦劝国王罢免洛尼。不错，他在暗中也打算让洛尼退休，但是反过来一想，自己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毅力。年纪大了，它会变得更严厉，日子长了，它会变得更危险。然而他还是奖励洛尼，因为洛尼不接受贿赂。巨奸大盗的钱财，洛尼先生是深恶痛绝的；不过他本身为了廉洁奉公起见，愿意接受主人给他的报酬。他的钱袋里没有不义之财，都是诚实服务的代价，他冷静地充实他的钱袋，犹如从前抢劫被占领的城市，分得应有的份额一样。自然，有时他也不免发发老脾气，劝国王宁肯绞死一个大人物，不用花冤枉钱在对方身上，作为让出省区的代价。"蠢才，"国王亨利不得不申斥他。"跟我的臣属之一作战，对于我来说，这比收买更昂贵了。"

动摇与怀疑，这两者迄今是国王得到的收获，只有洛尼在旅行中带回来的现款，才当别论。他在鲁佛宫开设店铺，也不

免有上述的情形。他算是白手起家，从平地上建立店铺，在这儿工作的人，既有手工业者，也有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他是要所有的老百姓和外国人，从这块特殊的地方，看出王国的工商事业如何繁荣。后来，他更进一步，开始在首都建设王家广场。这是长长的拱形走廊，环绕着一座巨大的水池，将来要使观众在这儿看到国王引以自豪的一座工场：丝绸工业。他在倡导它和培植它。

不过话说在前头，王家广场等到他去世以后，才被别人利用，只是为了炫耀过去的豪华，而不是用来为工商业服务。工业场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说明一个国王在短促的一生中，纵然千辛万苦地干，也不能完成一切任务。除此而外，当时首都的居民也完全和农民一样，怀疑革新；他们从这儿得出同样的教训，认为国王的确是反对宗教的。资产阶级的人士，带领仆从去参观尚未完工的场地，这本是为他们和他们的事业着想的设施。可是他们老大不以为然，在周围站了一会儿，怀疑国王的真正信仰。他们认为城市居民的工作，根据神意的规定，它只能在湫隘的地方进行。空气流动的场所，拱形走廊环绕的水池，这是供贵族们玩乐的。让他们在这儿玩木马轮旋机，或者比枪斗剑吧，老天爷一直同意这么作。

等着瞧吧，将来总有这么一天。国王亨利已经引起了怨尤，人们反对他真正在鲁佛宫里开设店铺。手工操作的闹嚷声，顾客的来往，人们穿着同样的工作服进进出出，这一切都和国王陛下同在一个屋顶下。难道真可以这样胆大妄为，而不算是亵渎神明吗？好啦，这是国王建设的。好啦，他干了第一件工作，叫园丁勒诺特尔修建巨大的花坛，又用整齐的篱笆

架起高高的走廊。他把财政顾问洛尼压榨来的款项，浪费在外国树木上，培植了大批松子树、橙子树和无花果树；他把一切都隔断了，一个人在他那绿荫环绕的厅堂里逍遥散步。这样倒是顶高贵的。不过他有时逗留在店铺里面，参与卑贱的活动，真是讨厌。这自然不免发生意外事件。一位国王是不好卷到事件中去的，尤其是他这样一个轻举妄动的人。

在一家石匠铺里，有个妇女患了癫痫症。许多人都瞧见，她发这种病是由于看到一个石雕的圣徒，向她持着十字架。那个附在她身上的魔鬼受不了，想要钻出来。人们找来了一个教士，他对发疯的女人说出大伙儿所期待的一切有力话句，恶鬼无疑是想逃跑了。那个女人下死劲地打周围的人，叫得和魔鬼一样凶。国王带着卫兵走来。“这儿出了什么事？”他大声问，狠狠地朝魔鬼的脸上打了一下。大伙儿都瞧见，那张丑脸挨了耳光以后显得可怕极了。女人的口里直喷白沫，透不过气来。这时医生到了，他是国王派人找来的。医生拍打那个遭殃的身体的血管，好象他有权那样作似的。他把女人的衣服脱去一半，用冷水浸过的湿布包着她的肩背和头，一切都采用强制手段。这时外边把基督的像抬来了，妇人虽然给湿布裹着，什么也瞧不见，可是她发出从来没有那么难听的吼叫声。

国王做错了。他在群众怀着敌意的沉默下离开店铺。幸好有卫兵保护他。虐待疯子，是不会很快得到人们谅解的。固然，后来那个女人苏醒过来以后，就自己走了。这样一种治疗法不值什么。鲁佛宫的店铺，王家广场，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还有他用桥梁把巴黎各区连接成为一座完整城市，这一切也

都不值什么。总之，还不行啦。国王原谅人，原谅一切人：有同盟里的敌人，他们本想绞死他；有各地方的大人物，他本来可以绞死他们，却与他们和解了。他放农人跑了，他们由于饥寒交迫，不久以前才沦为拦路打劫的强盗；就连基督教徒，他从前的宗教弟兄，也没有发生一点儿意外。自从国王进城以后，巴黎就再也瞧不见处决人了，这是人们不满意的。至少还不满意的。

可是有一天，格雷佛广场上采取了人们见惯的准备：刽子手的帮手搭起了刑台，他们在轮子上涂油，使它更滑溜地转动，好让刽子手碎裂死囚的肢体。另外还准备好了四匹黑马，用来四分尸体，这已经显得多余了。附近的房屋，都是上宽下窄，好奇的人爬到屋脊上去，向下张望即将到来的事情。街上人山人海，个个都睁大眼睛，高高的毡帽下，露出长短不齐的头发，鼻子由于过度紧张而变尖了。他们一直都还不肯相信，可是听见丧钟当当地响了。难以置信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士兵们押着一个贵族走来。

他大摇大摆地走，因为人们都向两边躲闪，就自然而然地给他让出了道路。他的步伐可以说是从容不迫，既不太快，也不太慢，适当地昂起头，露出一副年青而动人的面孔。妇女们的目光一直盯在他的身上，他回答的目光是脉脉含情的，这就他的处境和他所作的事情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凡是被他目光接触过的妇女，心脏都激动得直跳，但是她们不知道，这是由于害怕呢，还是由于担心他的命运。两个性情直率的中年妇女，首先大声提出抗议，立刻就有其他妇女的声音附和起来：一个目光这样和蔼的绅士，不可以拿去绑在车轮上！一

个品性这么温良的绅士，决不会犯罪，至少不会犯下四马分尸的恐怖罪行！

有几个妇女，骂她们的丈夫是胆小鬼，他们只好叽哩咕噜地说几句，反对王家法庭和国王本身。大伙儿手脚齐施，你推我挤，涌向刑台。最前面靠近刑台的人，不等到兵士把德·里翁先生交给刽子手，差点就从他们手里把他夺过来了。这种机会所以产生，是因为刽子手跪在地上做祈祷。这时人们相信，执行崇高工作的人，自己先吓倒了，仿佛国王赦免贵族的专使，一会儿就会到来。但是实际上，刽子手的帮手抓着他，突然，一个青年农人出现在宣判死刑的台阶上，他面对又惊惶、又缄默的群众讲话，他的声音由于愤恨而时高时低。"受害的人，就是我的姑娘，他切开她的肚子，伸脚到肚腔里去。"

好些妇女发出刺耳的叫声，跟方才丧钟的紧急声音一样难听。其实她们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不过瞧见这位漂亮贵族露出这么动人的姿态，不肯相信真有其事罢了。然而现在他再也做不出什么姿态了，他已经被捆得牢牢的，两臂向后倒伸出去，两腿从膝头起，向下分开，整个身子躺在扁平的车轮上。青年农人说了话以后，还有别的证人继续作证。这时才真相大白，引起纷纷议论。原来这个家伙常常干出这样的恐怖罪行，特别是在他自己的领地上。群众的情绪又惶恐，又惊骇，又愤怒。受害的家属，完全是由于害怕他的身份和势力，才不敢提出控诉。官厅对于他保持着顾忌，而农民就保持着他们一贯忍受的奴役。

咱们可以想象，事情会有变化吗？大伙儿都伸长了脖子等待，可是骑马的专使始终没有来。刽子手转动车轮，挥舞手

里的铁棍。这时广场上发出一片叹息声，巴黎格雷佛广场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致表示出无比紧张的心情。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闻，居然按照普通对待窃贼和凶手的法律，来处死一个贵族。不是按照处理贵族们的惯例，用宝剑枭首，也决不是因为他暗杀国王陛下而受到惩罚。他被碾死，被四马分尸，只是因为他作为国王的臣仆虐待了穷人。那个方才听了女人吩咐，嘀咕了几句的男子，这时激动得满脸通红，大声高呼："国王万岁！"

人民第一次发出倾向国王的声音，不过这时还达不到亨利的耳里。他正迈开大步，在他那与外隔绝的御花园里走来走去，穿过花木掩映的厅堂；他心里想："但愿这个人忍受得了！"丧钟向他报告，死刑开始了。这时他停下脚步，用手拭去额上的汗。他在想："疯子总是有的。我认识这样的疯子，有的是由于恨而失去理智，有的是由于爱而失去理智。他们为了一时的与永久的东西杀人，为了他们想得到的天堂杀人，也为了他们所追求的女人杀人。天堂与妇女，两者都给了咱们的生命，然而它们也是使咱们杀人的缘因。有些人成了预言家，如象那预知我的死亡，而写信给我的教士，也有一些人用我的蜡像来行魇魔法，咒我早死。我想起寒热病，想起蒙庞西埃姑姑和那个吃下六个人东西的汉子。我回忆起由于痴愚行为而偷窃的德丝特蕾先生，或者捕蝇人布利萨克，或者茫无目的的帕马统帅，或者顽固不化的马因。我眼前见到的人，只有洛尼才是清醒的，他对金钱也象对名誉一样看重。上帝救救我吧，我老是在和疯子们打交道。他们的空洞要求、欺诈行为和嗜血狂，还得让我经验到许多呢。要是他们最后打中了我，或者

说，要是他们的打击轮到了我，那他们还以为是用清醒的目光在瞧我，而不知道他们是在发疯。”

丧钟敲了最后一次就停止了。亨利低下头，打心坎里为德·里翁先生祈祷：“主啊，你对他大发慈悲吧。他太爱女人了。”祈祷人在思想中拥抱着上帝的膝头，同时也拥抱着他尊贵的女主人。她要保护他不发生一切极端可怕的情形，不发生意外的失态与降低身份的情形。它们始终在威胁咱们，因为咱们的理性正徘徊在无底深渊旁边，很容易被引诱和呼唤下去。只有在你的身边才有和平，也只有在你的身边才有安全！

在摇篮边

耶稣会会员想给他指定一位听忏悔的长老，他老是延宕下去。他完全觉得，自己越是躲避他们，他们对他就越是危险。不过他不能再迁就下去了；两派宗教的法国人，都不会因此而感谢他。他自己的收获，无非是老在罗马扮演乖乖听话的教徒和可怜的请求人，而且还得受尽嘲笑，想到这儿，他就大声咒骂，但是只有达马涅克一个人听到。哪怕他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敢耽误一次弥撒。他试图推故请求原谅：“我在为公众们的福利而工作，所以没有听弥撒。在表面看来，我好象离开了上帝，可是精神上我还是追随着上帝。”这种托辞算是勉强被教长容纳了。不过，这要不打麻烦的教长才行。

耶稣会会员新近成立的整个战斗组织，对什么都不卖帐，

对什么都不肯马虎。宫廷被他们激怒了。巴黎的高等法院对他们提起控诉，因为这些长老不按照目前欧洲通行的习惯，把国王的世俗权威提高到神的地位，完全相反。亨利是在这方面唯一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给诉讼以最宽大的了结。那些长老们的作法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把敌人的宽大和疏忽当作一种犯罪，甚而当作唯一的、他们不应分担的犯罪。关于法国国王的情形，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都考虑过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那些战斗性的书籍增加了几章——最后的一章和最后的一条明白规定：要暗杀暴君。

亨利把自己的宗教队伍——他的胡根诺教徒，搁置起来了，也不管自己将来是不是还需要他们。这自然会有弄明白的一天。他想：阿尔克和伊夫里，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战役，尽管咱们故意忘掉它们。在鲁佛宫里，有几件行李在暗中准备好了，等到这个政府一完蛋就顺手带走。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那末，咱们既不需要行李，也不需要胡根诺教徒。咱们下了决心，也充满了信心，阻断命运的道路。一位国王和人民之父，没有宠儿，他的心不许偏爱任何人。最后在葡萄园里工作的人，也和最初工作的人得到同样高的报酬。亨利甚而对待原来的人，比对待后来投奔他的人，更要严格一些。

菲利普·摩尔内及时听到一种心声，自己今后将成为国王的一种累赘。他绝对不能象从前那样，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向国王报告使英的经过了。他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保证伊丽莎白对国王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但是备忘录才递上去没有多久，英国女王就把一切援军从法国撤走了。于是摩尔内只好默默无言地溜回他的索米尔城去；从前王在世的时候

起，他就是那儿的总督。他还作了更多的事情：他加强这座城市在卢瓦尔河畔的防御工事。他照旧写神学上的文章——这点只是顺便提一下。他向国王呈阅了关于高卢国教会的完整计划，这是从安全的远方寄出来的。他附带一再申明：在他这方面，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忠心始终可表天日。除此而外，他把国王改教的事情当作是暂时的日蚀。但是他加强了索米尔的防御工事，国王召他到巴黎去，他就用种种借口来应付。后来他的疑心毕竟敌不过从前的爱，还是踏上了旅途。

杜锐兰是另外一个有势力的基督教徒，再也不肯自愿听从国王的驱策，后来还是被可靠的洛尼用计把他擒住了，洛尼因此当上了公爵。杜锐兰自从承袭了部荣小国以后，不光是象摩尔内在索米尔的情形那样，加强了防御工事，而且还效法其他地方封建主的榜样，要作一个独立的王侯。国王亨利解决了其他习惯成性的叛逆者以后，决定领教一下基督教的叛逆者。有许多没有力量起来反抗他的新教人士，还听到他对他们嘲弄。有一个医生成了天主教徒，国王就嘲笑他的基督教徒："你们的宗教一定很不健康，连医生都把它放弃了。"

他跟他们开玩笑，是要求他们猜测出他更深的用意；然而他们办不到这点。可是他们至少懂得了：他不用他们来从事上天所不愿的战斗，不然的话，他也就用不着为他们操心了。亨利企图使他从前的宗教与多数人的宗教，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受到同等待遇。这将是一条遥远的路程；他开始的步骤是向教皇低头，疏远耶稣会会员，严格对待自己的朋友，随便开点小玩笑。他看准了目标，除了他，没有别人看得见，他自己必须对于这点秘而不宣。如果他将来有一天使"宗教"得到保

证，而且完全得到解放，那末，这就是给自己的辩护，而且将是他的统治的顶点。他自己必然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他最好的仆人是洛尼，根本上，他知道什么呢？或者阿格利巴？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爱亨利。洛尼已经献身于国家，也就是献身于国王了。他是铁石一般的人物；凡是阻碍国王上升的人，都得去掉；就是尊贵的女主人甘蓓莉也不能例外；固然，他暂时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她。至于本教教友们的去就，就更加不放在这位最好的仆人的心上了。每个人都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他自己顶盔贯甲，屹立不动；实际上，他也叫人把他画成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而把画像挂在他计算数字和下命令的军火库里。他自己的履历充满了骑士般的冒险事迹，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洛尼自己当然不肯写，只是不断地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王国经济的书。罗曼蒂克已经过去了，其实洛尼在浪漫环境中一直是冷静的。

阿格利巴才始终是浪漫的，他天生来就是这样性格。道宾芮先生有一次和洛尼先生很厉害地冲突起来，完全是老朋友那一套，骨子里彼此相信，谁也不会告发谁，所以才在争吵当中大胆说出心坎里的话。阿格利巴要求道："不许说话伤害美丽和迷人的夫人，她使国王爱慕她超过了自己。没有尊贵的女主人，咱们就会瞧见他的天才无用武之地，不会达到那种丰富的程度和力量了。咱们本身也得不到一点儿好处，尤其是您，洛尼先生，大不了还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其实您本来就是平庸的，"阿格利巴又从旁补充一句。

洛尼怀着冷酷的怒气，承认道："话倒说得不错。可是，尊贵的女主人同贝勒加德先生在一起欺骗国王，硬说贝勒加

德的儿子是国王的。”

“咱们在手头上见个高低吧，先生——”矮小而性急的人提出挑战。对方的蓝釉般的眼珠，从上而下地向他投了一瞥惹人着恼的目光。

“趁我没有把您刺下马以前，”洛尼先生说，“您赶快写两句诗，形容一下咱们争吵的美丽而迷人的对象吧，诗句必然是平庸的——正象您自己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和诗人，”他也从旁补上一句。

阿格利巴太自尊了，不屑为自己的才能辩护。为了诗人的身份打架，未免太不成话了。但是他说话了——而且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彼此都明白，态度在表示瞧不起人：“国王接到别人递给他的诬蔑文字。我真不想当这种中间人。”

“您指的什么？”洛尼回问，实际上不是疑问的语气，而是一种轻蔑的语气。他对于自己的义务有明确的概念。阿格利巴这个好吵架的人，幻想家和穷光蛋，素来就不了解现实，但是对于洛尼来说，义务和把握现实，是同一个东西。

洛尼又继续回答：“您上的是舌剑唇枪的战场，不管它们有没有意义，只要说得响亮就行了。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还是奉劝您别在国王的面前现眼了，因为您曾经瞎说过许多话。您瞎说什么人民的穷困要怪尊贵的女主人。夫人固然比您支用的钱多。这项控诉也写在诽谤文字里面，一个具有义务感的人，就应当把它拿给国王看，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在他背后胡说八道。”

阿格利巴只听清了一句话。“我不好在他的面前现眼了吗？我？”

“您已经完蛋了。他要杀死您，这是他说的话。”

阿格利巴已经跑到外面去了，爬上马背，就向鲁佛宫奔驰。碰巧亨利也刚回来。“陛下！我来是请您实践您说过的话，把我杀死。”

亨利的回答是双手抱着他的阿格利巴的脖子，胸口对着胸口，两人都隐藏着自己的眼泪。国王引老伙伴到附近甘蓓莉的屋子里去，她本人不在家。他从摇篮里抱起恺撒，又把孩子放在道宾芮的怀里。

“陛下！真和您一模一样，”这位好人儿不管孩子的外貌怎样，就随口敷衍，其实这个男孩长得骨节长大，金发蓝眼，各方面都象母亲。

亨利说：“你瞧出来了。他是我的孩子，我给他取名恺撒。”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名字，”阿格利巴说。“伟大的朱利叶斯·恺撒在他的帝国当中废除了阶级。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君权下面处于同等的臣属地位。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国家，被他统一起来了。这对于一切国家说来，就是服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

“正因为这样，才不再当奴隶了，”亨利很快地补上一句，立刻又继续说话。

“在这个孩子的脑子里，一点儿都没有这些意图，他还保持着婴儿的纯洁，或者说，还是一片空白吧。究竟人们对他和他的来历背后说些什么，你说给我听听吧！”

这位好人热情地劝告：

“陛下！请您别理那些流言蜚语，诽谤文字，还有一个可怜的蠢才，因为养老金不够用，也在散播愚蠢的笑话。”

“咱们增加养老金——下一回——”亨利又把他的恺撒抱回来。“但是笑和装傻，我已经干得够多了，今天我才嘲笑了一个传道师，他当众训戒我，因为我在我尊贵的女主人的耳边悄悄说了两句话。”

“是在说教当中吗？”阿格利巴问。他又回答自己。“国王可以这样作，”他激烈地大声说。“应当同她一块儿骑马经过大街，为她组织狩猎，宁肯听她说话，而不愿听一个毫无趣味的洛尼先生说话。”

亨利：“别拉扯上我的洛尼。格拉西① 虽然与他无缘，但是他和密纳发② 女神的关系搞得很好，更不用说麦叩利③ 了。我在困难当中要求你的建议，困难不是甘蓓莉给我造成的——绝对不是她。相反——”接着他骂出自己发明的那句口头禅。“她的姨母德·苏尔迪才给我找麻烦。但愿魔鬼把这位姨母抓去。”

“为什么？”阿格利巴漫不经心地问，但是调皮地眨动眼睛。

“真要对你说出来吗？她异想天开，要作母亲。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再也等得不耐烦了。”

主人那种难堪的样儿，使好心的阿格利巴感到可怜。“您不必说下去了，陛下！一切我都知道。侄女要作姨母的儿子的教母，而您作教父。”

---

① 希腊神话中司幽娴贞静的女神。

② 这是罗马神话中女神的名称，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的女神。

③ 罗马神话中司商业的神。话中的意思是说：洛尼虽然不够风雅，可是对于军事和工商业是有办法的。

“我只好满口应承，”亨利承认道。

阿格利巴：“您就宣布一次战争吧，然后前去作战。”

亨利：“别开玩笑。你认真地在想什么？”

阿格利巴：“我并不知道，您是不是将来同德丝特蕾夫人，或者李安古夫人，或者德·蒙果侯爵夫人结婚，而让她作我们的王后。”

亨利：“她要作的。”

他迅速地走到房间那一头去，阿格利巴走到相反的方向。阿格利巴从那儿才大胆地问：“那末，洛尼先生呢？他同时在和三位公主进行交涉。难道说，您都要同她们结婚，还加上您心爱的人儿？”

“让他去交涉吧，”亨利掉回头来说。“我的时间终究会到来的。”

阿格利巴从那边说：“您的美丽而迷人的女主人，是最值得统治我们的人。因为她本来是我们这样的人，只是由于您的爱，才把她提得比我们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在我向前飞驰的精神上看出了这点。要是这一旦成为事实，就会使宫廷人员和普通人民大开眼界。”

“把手伸给我，”亨利说，因为他听见了自己巴不得听到的话。亨利走到房间当中来，阿格利巴也迎上前去，但是有好一会儿，他把头低低地埋在主人的手上。他不大舒服，他的良心在激动，他怀疑自己的建议，也怀疑国王作出的决定。国王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我也可以满足姨母的愿望，去当教父了。”

阿格利巴只是抬起头来，身子仍然俯着。“这还是最起码

的事情呢，”他从下边喃喃地说，故作调皮，以免话说出来使人听到难过。

一个神秘的人

小德·苏尔迪或者随便把他叫作什么吧，他的洗礼，是在具有天字第一号大钟的老教堂里举行，真是再光彩不过了。整整一条街上都挤满了观众，他们纵然不在背后东说西说，也够他们吃惊的了。国王以教父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出现，他最心爱的人儿竟作教母，很吃力地才直立在那儿，因为身上驮的珠宝首饰太重了。王国里最显赫的妇女充当她的宫嫔，一位高贵的绅士端着盐瓶，另一位端着水盆，而受洗礼的孩子由一位元帅夫人抱在怀里。孩子又胖又重，教母抱过去，双手举起他行洗礼，差点拿不稳，让他掉到地上去。一个好开玩笑的宫嫔就说：这受洗礼的孩子所以这么沉，是因为他的屁股上挂着国王的印玺呀。

这玩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父亲是德·谢维尼首相，也就是端水盆的绅士。另外一些人却把孩子自己的舅爷当作生父，那不是别人，就是给孩子行洗礼的大主教。善良的人们，这真是糊涂世界啊！宫廷觉得好玩；可是离洗礼愈远的人，愈没有心情开玩笑。大街上流传的说法可恶毒了，而最后一切都归结到国王身上。

君主——这是上帝安排在咱们头上的，咱们向他跪拜；凡是吻过他的膝头的人，到了第二天，自己的嘴还不敢吃东西

呢。统治者的身上体现着最高的权威，应当使得人人战栗。这是每人都知道的事情，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却以自己神圣的人格，去参与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可惜他本身就是一个奸夫，他同姘妇一起，也让别人的私生子受洗礼，而且还打算把这个姘妇抬举作王后呢。这时他对他的女伴百般温存体贴，站在里面的人，必然瞧得不少。但是对于外面不能亲眼瞧见他的态度的人，这桩事件才成了百分之百对圣礼和尊严的玷辱。

一个彬彬有礼的黑衣青年男子，夹在群众当中，绝望地自言自语。每逢他觉察到自己在说话，就不知不觉地用胆怯的目光向周围打量。他满脸晦气，长着一块块青斑，眼眶下露出灰黑色的半月形，睫毛不住眨动。"宁肯这样，"他独个儿自言自语。"尽管干吧。在神圣的仪式当中，作出肉体犯罪。我虽然身在外面，我的心也参加了。我知道这是怎么作的。国王，你不必忏悔，我也保持着秘密，我随便在哪儿，或者走到哪儿去，我可怜的灵魂都忍受着万劫不复的惩罚。"

"现在是你自己把秘密泄露出来了，"他背后有个声音在低语。这人急忙回过头去，睁大眼睛；他打算辨别出威胁他的人是谁，然而他受不了对方震慑的目光。

"好啦，"他叹息道。"我也忍受不下去了，您就马上把我带去吧。"

"跟我来，"那个陌生人命令道。但是他没有把那个衣冠齐整的男子带到警察局去；他反而带他到这个举行淫秽洗礼的教堂里去。他们进去以后，关上门，又套上铁链，然后走进一间空洞的屋子。陌生人把进口堵塞起来。窗口很高，而且加了栅。天色黄昏了，这个苍白的青年男子，坐在黑暗当中，只

有一点朦胧的天光照着他的脸和手。陌生人向他做了一个暗号，这个惊魂甫定的人儿就开口说话了；他边说边捩他的手指。

“我叫让·加斯特尔。我的父亲皮埃尔·加斯特尔是布商，他的店铺就设在法院对面。我原是耶稣会会员的弟子，现在研究法律。我天生来是个放荡的人，从童年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但是没有人知道我——”说到这儿，他浑身战栗，不住呻吟。

进行审讯的人，大声呵斥他。“你这可怜虫，你把那些龌龊的犯罪隐藏起来，还自名不凡哩。伸直你的四肢，闭着你的眼睛，让你在自己天性的可怕的欢乐中断气吧。这是上帝安排的，我们将会看出它的目的。你从没有忏悔过你的邪僻罪行，你还扬扬得意，认为教导你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

“唉！可惜他们确实一点儿不知道，”惊惶的人喃喃地说。然而他猜想，现在审判终于到来了。他害怕审判，这一直逼得他接连不断地干出违反自然的行为。他从没有忏悔过自己作的事情，因而完全无法制止罪恶。

“从没有忏悔过，”他低声说。“在忏悔当中，一直不肯坦白出深重的罪孽。现在太迟了，没有教士免我的罪，圣餐对一切人都有份，只和我无缘。我宁愿作一个凶手，甚而去向国王行刺！”

“你的长老，耶稣会会员①已经决定了怎样处治你。我们知道你的情形，也作出了关于你的决定——”陌生人这时才露

① 耶稣会或称耶稣教团，是天主教的一派，假借宗教名义扩张其势力于各国政界中，于一五三三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

出真面目，压低嗓子，重说一遍："我们。"

那个违反天性的人，从椅子上滑下去，大叫大喊，双手抱着一对膝头，但是向那朝他伸去的耳朵，有气没力地倾吐出灵魂上的污点。耶稣会会员倾听了一切，接着他就假发慈悲，证实这是一个人所作的罪大恶极的事情。

"对你这样一个犯鸡奸罪的人来说，忏悔自然是来不及了。无论你到哪儿，你的灵魂都不得安静。也许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忍受地上的惨死，向天上赎你万劫不复的罪孽。"

"我果然得作刺客了！"不幸的家伙发出悲叹。

"你已经说出来了。象你这样一种可怜虫，老是希望作点什么，但是决不敢真正去作。"

犯罪的人："我多么羡慕那个贵族，他把脚伸进女孩的肚腔里去，本人被分成四块。他算是赎回自己的罪了。"

耶稣会会员："这种办法对于你太不够了。你应当被打下十八层地狱，和另外那个人一样，他也以他的淫乱行为玷污了圣堂，而且激起下流的情欲——究竟他的情欲指向什么呢？神明本身不得不受他污辱。他在一切方面都象你。所不同的你是一个可怜虫，而他是君权的代表，是尊严的化身。尊严，尊严，却被他弄得扫地以尽了。"

犯罪的人："可是我按照他的榜样作了，而他也按照我的榜样作了。这点没有人打我这儿夺得去。"

耶稣会会员："你就跟他一起离开尘世吧。看来他非这样不可，不过事情还没有一定。他尽管是天生的淫乱性情，却在别的淫乱者身上泄忿，用残酷的手段处决他们，而自己还夸口：由此骗得了本身的幸福，因为他犯的罪已经由他那一类的

人代他抵偿了。”

犯罪的人:“现在您承认我是他那一类人了。尊敬的长老,我看得很明白:一切关键就在于我必须抢在他的前头,用他想加在我身上的办法对付他。”

耶稣会会员:“这个我可没有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犯罪的人:“我要这样作呀。”

耶稣会会员:“你会招致惨死,象你这样不幸的人是忍受不了的。当然,不这样作,你又会受到永久的折磨,而且也没有人理你。”

犯罪的人:“我如果干了这样的好事情,是不是可以得到上天的慈悲呢?”

耶稣会会员:“哪怕是铁石心肠的老罪人,只要一生当中作过一次布施,也会得到宽恕。不过另一方面还不能确定,最虔诚和最有用的行为,是不是就给灵魂带回来已失去的幸福。我们不能和上天的慈悲讨价还价,而是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交托给它。”

犯罪的人发出连续不断的呻吟以后,说:“那我就把自己交托给它吧。”

耶稣会会员:“但愿我们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我个人不愿意冒昧决定的事情,尚待研究:你所选的办法,是不是虔诚而有用?”

犯罪的人:“也许他可以用我的死来赎罪,我就更可以用他的死来赎罪了——因为他是国王呀。”

耶稣会会员:“还是别谈你那一套赎罪的话,长老们是不会浪费时间来听的。他们只是考察一个国王的情形和过失,他

迫害宗教，而容忍异教。”

犯罪的人：“尊敬的人，您说得对，我是一个可怜虫。现在就让我作为一个可怜虫而骄傲吧。”

还 没 有

十二月十二日，国王和德·蒙果侯爵夫人出现在亚眠城里。他们没有带很多侍从，立即去寻找宗教法官，从外表上看来，完全象一对普通情侣，他们打算结婚，而其中的一方申请和原来的配偶离婚。他们得到答复是：要等到被控告的丈夫作好口供，给自己辩护以后才行。德·李安古至今还没有遵照法院的传唤到案。由于自尊的缘故，他一再迟疑，不肯马上接受加在他头上的耻辱，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同意了，不过他自己不得不作一些个人的保留。他在自己的柜子里放着十分重要的真凭实据，这要等到他死了以后才开读，而且要长远保存下去。

到了十七日，他们已经等候五天了，他才终于来到主教的代理审判官的寓所，随身带着公证人，但是甘蓓莉·德丝特蕾女士的律师，反驳两人的口供。宗教法官寓所的门口，布置了森严的门禁，没有外人到场。人们都熟知尼古拉·达梅伐尔·德·李安古的为人，认为他一定十分恭顺地措辞；但是另一方面，他向德丝特蕾女士的代表，就是那个盘诘他的对手，除了精神性质的问题而外，不会提供什么可以指摘的材料。

后来律师向女方原告建议，而且也同她和她心爱的国王

取得一致的意见，不再坚持被告不能履行丈夫责任作为唯一的理由。原来被告的前妻是让·德丝特蕾先生——原告父亲的堂妹。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实，被告可以承认，而对于他的名誉也没有多大损害；单是这点，也就足够宣布他的第二次婚姻无效了。

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宗教法官要最严格、最公道地查明一切。固然，由于国王在这儿，在处理上，他只好违背良心，赶快进行。李安古先生和原告对了面。他不得不负责：尽管他有所打算，而结果一直不能和她同居。他不得不听两个医生的证明：一个是医学博士，一个是外科专家。据说，他们都检查过他的身体。究竟是怎么检查的，始终没有明白说出来，而结果只好把事件的经过当作一个谜。人们见到的是一张精神恍惚的面孔，一个谦恭得不能再谦恭的人，不错，他那种胸有成竹的古怪样儿，使得所有的人都无法把不能同居这点加在他的身上。

审判官放下被告这一面，他向女方原告提出明确的问题：

"您鉴于李安古先生的情况，愿意和他象兄妹一样生活下去吗？"

"不愿意，"甘蓓莉回答。

跟着，就判决了，他们的婚姻被宣布无效，主要的理由始终是辈份不合。人们更加获得了这种印象：李安古先生大大地克制了自己。他用这样的话句向国王告别："陛下！我希望在各方面都是遵照您的意旨作的。"这简直是骄傲，尽管这个人朝着脚埋下头去，一直等到他们俩出去以后，才抬起头来。没有人得到回答。

好啦，尊贵的女主人自由了，其余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两人兴匆匆地赶回巴黎，来到甘蓓莉住家的门口。她进去换衣服。国王刚到这儿，还穿着马靴，浑身尘土，一会儿就被人包围着了：孔蒂和苏瓦松家的堂兄弟，至少带来了三十名贵族。另外又涌来好些新到宫廷里来的绅士。守门的卫兵不认识他们，但是接到训令，让他们进去。到了后来，每个人只要高兴，都可以到国王坐下休息的那间屋子里去，屋子本身不大。

国王正在高兴头上，和一个女弄臣开玩笑，她名叫玛蒂琳，身材长得挺漂亮，不过天性滑稽可笑，在宫廷里合法地取得了弄臣的地位。因为既然有了男弄臣的职位，少不得女性的愚行痴态也得有人代表。国王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对希戈和玛蒂琳两人一视同仁，并且随时注意他们，以便更好地认识人。国王一边回答绅士们的致敬，一边和女弄臣说着俏皮话，其实无论他和她，都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后来玛蒂琳翻着白眼，请求吻她一下。突然发出一阵闹嚷，好象有人挨了一记耳光，但是在这狭隘的地方，没有人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见鬼去吧，这女疯子咬人，”国王大声说。他用手扪着嘴唇，血顺着手直往下流。一位名叫德·蒙提尼的绅士，正向国王深深地鞠躬，想吻他的膝头，一下子跳起来，瞧见国王背后有一张陌生的面孔，吓得惊惶失色。“不是您，就是我，”蒙提尼气冲冲地说，“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刺伤了国王。”这时人们抓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发现带血的刀就在他的脚边。他支吾了几句以后，就坦白承认自己刺伤了国王。由于国王和女弄臣开玩笑，凶手才没有刺中他的颈项，只刺伤了他的嘴唇。国王说：“让他滚蛋。”但是那个人伸出手去，让人捉着他，

把他押解下去了。至于他是谁，他不肯说，只承认自己的年龄十八岁。

外科医生马上缝补嘴唇。因为国王不能长久忍受痛苦，才没有再用针穿过去。所以他的嘴唇后来变得有点歪曲，人们就指摘他为人不诚实所得的报应。在手术进行当中，迷人的甘蓓莉赶来了。她抱着亲爱的主人的头，吻他的眼睛，使他除了她而外，感觉不到别的东西。因为他在呻吟，她把自己的美丽面孔从这面转向那面，接触到的尽是冷酷目光，她看出来了："只隔一手宽的地方，差点就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了，那时我只好离开这儿，而且这还要假定，别人容许我通过才行呢。"她的表情很凄惨，不象是迷人的甘蓓莉了。

伤口使国王感到疼，不过他没有受惊，反而声称：他不打算为了这点点小事情，就提早睡觉。他去探访总礼拜堂，参加感恩礼拜。那个没有得逞的凶手，在三天以后被判决和处死了，他尽管受到拷问，却始终不肯说出教唆他的人是谁。不过他们还是被调查出来了。王家最高法院命令吊死他从前的一个教师。所有的耶稣会会员，都被驱逐出法国了。

这种坚决的措施，终于迫使教皇让步；隔了没有多久，他就接受法兰西国王加入教会。同盟剩下来的最后一批党羽，费尽气力来阻止这桩事情。他们作出最后的挣扎，到处煽起暴动，有马因、内穆尔、爱伯龙、约汝士和麦叩尔，都是声势烜赫的人物，每人盘据在自己的省区内。他们从尼德兰召唤西班牙人入寇，国王亨利不得不最后一次应付暴动和内战。那些人都应当受到万人唾骂，他们的时代早过去了。话虽然这么说，国王纵有天大的决心，也不得不暂时泄点气，而对于自己

的愉快的服务，未免感到失望。

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愉快地服务：从那瓦拉的小国王开始，战斗、工作、胜利、取得政权，拚命地飞跃，又是不断地工作——现在看来，好象一切都是枉然，什么也没有达到，没有和平，没有人民的爱戴，没有安全的基础。这倒不是因为又有人来谋害咱们，使咱们受惊了；不是，宁可以说是感到了忧郁和疲倦，第一次感到疲倦。人们可以从他的脸色上瞧出来。一位宫嫔大胆提起注意，说：素来快活的国王，近来变了样儿。难道他还有什么不遂心吗？这时他骂出那句惯用的口头禅，说出一些话来减轻心里的烦恼——只是指摘老百姓，矢口不提那些煽动和纵容他们的大人物。这点不好声张出来，就是当着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士也不能。忘恩负义的老百姓！除了暗害国王而外，根本就没有想到别的。

新年过后第五天，是个十分扫兴的日子：盛大的仪仗队，国王坐在车上，马匹踏着一致的步伐，好象在送葬。这是为了谁呢？"不是为我，"亨利在想。"他们没有把我得到手。还没有呢。"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不免隐藏着恶毒的嘴巴，找不出说话的人，但可以分明听见："他已经坐车上格雷佛广场去了。"这些话听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亨利面不改色，坐在车上，好象是个有罪的人，浑身黑衣服，嘴唇上贴着膏药。那张没有被人发现的恶毒嘴巴似乎说准了。队仗真是上格雷佛广场去吗？

当他从教堂里跨出来的当儿，老百姓对他高呼万岁，绅士们也向他祝贺。他喃喃地说："老百姓毕竟是老百姓。你想要什么呢。他们对我最大的敌人也会照样高呼，而且还不止这样

呢。”这是一个扫兴的日子。不过接着而来的日子又不同了；一个人既然下了决心，坚持下去，终究得占上风，虽然添加了烦恼，也充实了经验。健全的天性再不容许那样伤感，认为世上的悖理和邪恶行为，不能用诚恳的努力来制止。相反，健全的天性在检查自己，从事学习，它对于生活的意志，只有变得更加温顺了。

亨利又恢复了好开玩笑的脾气——他打少年时候起，就离不了那一套玩笑。只是现在到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玩笑才显露出更多的意义了。特别是他对待自己，并不常常按照国王的通例，既不显得神秘，也不显得高不可攀。说来也奇怪，不知道什么缘故，普通人在这方面跟他很合得来。有些人觉得，只要时间凑巧，可以放肆到什么程度。亨利去看年市，有一家店铺门口，出现一个滑稽角色，身材长得和他差不多，也是一样穿着打扮：黑衣服，嘴唇上贴着膏药。突然在那个死囚一般的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做得十分巧妙，假扮国王的丑角，大声骂出一些下流话。观众哈哈大笑起来。

显然没有办法，亨利也不想责备任何人。他赏了几个钱就各自走了。现在他更明白一些了，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这不象在掷环游戏中那样，一下子就套中目标。他还不能这么容易获得老百姓的爱戴。他们对于人间的国王，也要求天神一般的东西：严格，不可捉摸，显著的距离。穿着纯朴外衣的君权，既不会得到理解，也不会得到谅解；将来有一天，必须有一种无比的伟大和十分光荣的事业给他辩护。最后，也许等到他去世以后，他才会得到人民的爱戴。现在还没有。被杀死，被爱戴——都还没有决定。

在最近的行刺事件发生以后，阿格利巴对他说："陛下！您只是用嘴否决了宗教，所以这回刺客的刀刺中了您的嘴唇。要是您的心也否决宗教，那就糟了！"国王点头表示赞成。后来他又碰见那位法律学者，以前这人在圣但尼说出那句不幸的话，暗杀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人避免和国王对面，现在他低下头。国王用一些温和的客气话安慰他，一个字也不提上次见面的情形，只在谈话结束时，加重语气说："没有比宽厚仁慈更得人心的了。"崇拜他的人，睁大眼睛注视他。

这么一来，凶险的经验在思想中被荡平了，自己最后可以坦然地——几乎毫无恐惧地——前进。这不光是说，国王亨利可以具有从前一样的感情，招呼那些偶然涌到他的周围而不受监视的群众。"许多老百姓，"他说，"我瞧见了老百姓真高兴。我还得好好地习惯哩。"他接见年青的吉士公爵也高兴，而且感到原谅别人是幸福的。青年贵族明白了老一代还不明白的事情：反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他家的要求也过时了。他来到鲁佛宫，向国王表示臣服，同时也明白放弃洛林家族对于法国王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曾经是同盟的漂亮领袖，而且也享有过老百姓的爱戴。国王向年青的贵族吉士说话，对方正不知所措地站在他的面前：

"过去的事情别提了。咱们两人都不是演说家。我已经知道了。您在这儿，应当使您在我的身边，比在从前的地方生活得更好。我以父执的身份对待您。"他拥抱他的第一号敌人的儿子。跟着他就利用机会，对西班牙宣战。

从前的世界统治者菲利普，被国王亨利打败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战败世界霸权的胜利。许多年来，西班牙的军队

都在他本国敌人的掩护下作战，从来没有坦白地承认战争，也否认侵占他的王国。亨利终于揭去了这个使他深恶痛绝的世仇的假面具，和他面对面地作战。国内的敌人都变成了脆弱的补充队伍，他们和西班牙一起被打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亨利的胜利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会战。他亲自投入到战斗中去。他只带了几百名骑兵，把优势的敌人赶到他所希望的地方，一下子把他们解决了。他仍然不减当年那瓦拉国王时代的英风锐气。重作那瓦拉国王，实际上，这不啻是返老还童。所有的人都瞧见，所有的心脏都在加速跳动，他们张开嘴巴，倾听全国传播的消息：咱们有一位青春不老的国王，他是世界上的第一位人物，是唯一的，而且是咱们的。咱们在他身上感觉到彼此是休戚相关的。党派，同盟，甚而宗教，也不能把咱们分离开了。咱们再也不受人煽动，糊里糊涂地从事战斗了。咱们要为伟大的目的而战斗。

得啦，这无非是暂时的激动，亨利知道。他虽然置身在胜利的陶醉中，仍然立即明白：什么是人民，而他的人民并不爱戴他。或者说，还没有爱戴他。会战就是节日，虽然是冒险的节日，而胜利大大地跑到真理前面去了。整个真理还要给他带来许多辛苦和劳动呢。经过一次胜利的风暴以后，生活总算是平静下来了，哦，它显得多么风平浪静，百事顺遂。最后的，或者说，快到最后的大人物们，都屈服了，包括胖子马因在内。他浑身的肥肉，渐渐成了他的一种累赘；为什么我战败敌人，总是在他们自己变成了可怜虫的时候呢？亨利在蒙果，也就是侯爵夫人的领地上接见他们：有音乐，滑稽表演，丰盛的肴馔，及一切隆重的仪节。瞧吧，马因行了三鞠躬，有两个副

官用手托着他那沉重的肚子。亨利没有让他跪下去。只是后来在花园里，亨利迈开最长的步伐，让胖子掉在后面喘不过气来：这算是对他的全部惩罚。“把手伸给我，表兄，您不会再有麻烦了。”亨利又叫洛尼开了两大瓶酒，斟给这个病人喝。

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最高法院不愿意支付战费。据说，人民太穷了。但是二十年以来，他们从没有穷到停止对本身泄忿的程度。现在国王来了，他从自己的手里，更甚于从敌人的手里拯救他们。国王回答他的最高法院：“我现在说出我心坎里的话。法国人是这种性格，他们不喜爱眼前见到的东西。等待你们再也瞧不见我，那时你们就喜爱我了。”

他说这些话，既不悲戚，也不讥讽，而是用他那种为大众所熟悉的口吻；他们听出了弦外之音：随你们爱我也罢，不爱我也罢。我尽我的责任，而且愉快地尽我的责任。

V 胜 利 者

烟　　火

有两尊小炮好象玩具在游戏一样，向着蔚蓝的天空鸣放。花园上空弥漫着烟雾，但是，很快烟雾在光天化日下消散了。这并不妨碍女士们的交际活动，她们在府邸中宽阔的露天台阶上，表现种种巧笑和媚态，把一只雪白的手臂插在红色手笼里，同时另一只手摇着扇子，以训练有素的妩媚，把脖子转向那些大献殷勤的绅士。他们坐在高一级的台阶上，身材瘦长的人，就在女士背后屈下一只膝头，而且在戏剧演出时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姿态。

在礼炮鸣放的信号下，转瞬间篱笆、树丛和绿化的厅堂里，充满了牧童、牧女和地方神祇。闻声而不露面的音乐家，演奏出一支庄严的牧歌。出场的人物，都显得十分自然，他们表现原始的生活，可是他们的步伐，始终符合艺术的尺度，一丝不乱，而肩头也按照规则摇摆和转动；就连矮小的芳恩① 向年青的牧羊姑娘吹号角，也是有节奏的，使她的呐喊声与复瓣木箫的声音合拍。

---

① 森林之神。

戏剧演得很好，大约演了一个钟头，还得重演一遍。府邸女主人坐在第一排当中拍手，她那迷人的脸庞高兴得绯红。国王坐在她的旁边大声叫道："再来一遍！"于是戏剧重演了一遍。末了，穿玫瑰色和黄色织锦的牧人，都成了胜利者，每个人都可人意地打倒了一个森林神祇，神祇披着细线编织成的兽皮，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接着，牧人从地上抱起被自己抢得的姑娘，用手高高撑起，就这样举着美丽的俘获品作旋风舞。在阳光照射下，大伙儿只见得一片耀眼生缬的银光，看不出那是牧羊姑娘的窈窕身材。她的男友好比一团火焰，在她身下燃烧。六对男女，六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云彩，一直旋转不停，后来人们鼓起十分紧急的掌声，提醒舞蹈的男女可以停止了。

现在每个男子把姑娘放下地来，十二个人，手挽着手，向尊贵的观众鞠躬，表面上露出毫不吃力的笑容，好象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似的。实际上，他们都有点站不稳了，从他们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们暂时还不好再次露面呢。舞蹈姑娘当中最年青的一位，把头上戴的水仙花冠滑到鼻子上来了，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府邸女主人急忙走到她的身边去，轻轻把花冠给小姑娘戴端正，又在她滚烫的脸上吻了一下。

国王搀着他尊贵的女主人的手，回到原来座位上，引起一片啧啧赞美声，本来甘蓓莉那种轻率态度很容易引起责难。跟着，男女牧人退场了，收场的时候，满场上都是森林神祇，做出种种滑稽的跳背游戏。他们开始叠罗汉，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就超过了矮篱笆，后来越叠越高，超过了最高的篱笆，一切都挡不住了，只听出树梢的飒飒风声。这时隐藏在一边的音乐，奏出一曲柔媚而悠扬的调子，邀请演员们完全按着拍

子，环绕会场一周，经过筵席前，朝府邸里走去。国王和侯爵夫人共用一张小桌。客人们坐在较大的桌案旁边，这是和支架一样设置起来的。有几位贵族不肯错过机会，提醒胖子马因观剧。但是饥饿使得胖子把一切放下，根本就无意寻开心。在他旁边，是金发主妇的黑发姐姐占据主席地位。

迪安娜·德丝特蕾，现在是巴兰尼的元帅夫人，可是她的运气不好，她丈夫指挥的那座城市康布雷，被西班牙人出其不意地夺去了。但是康布雷是在阿图瓦省，几乎快到法兰德斯，那个地方曾经一度属于国王，后来又转到别人手里去了。国王虽然失去了康布雷，这对于他的名声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始终是打败西班牙的胜利者。世界只知道他的胜利，一点儿也不知道康布雷的情形。他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是继天主教国王唐·菲利普以后第一位唯一的国王，而西班牙的没落和唐·菲利普声誉的下降，正是法国国王造成的。整个欧洲都欢迎这种情形，而且希望长此保持下去。所以对于小小的针刺，最好是不必介意，连战败者自己也意识到它没有多大用处。至多是唐·菲利普使今天的会场扫兴，此外就不能再有什么作用了，他决不能再出现在这个王国里，把这儿当着他的王国。“这是我的王国，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亨利想。

这是他在庆祝筵席上特别考虑到的问题，此外的问题就是大吃大喝，附在尊贵女主人的美丽耳朵旁边说几句俏皮话，向已经臣服的敌人马因举杯祝饮。他让一个名叫德·西贡尼的内廷侍臣，报告一本寓言剧，这是西贡尼自己想出来，而且同演员们一起排练好了的。人物都是取自古代神话，不过全剧完全是为了颂扬法兰西国王的光荣。

当天晚上，戏剧就在大厅里演出，第二天早上，这儿又安排好了大型芭蕾舞剧。在座的全体人员，包括女主人和国王在内，都不断追求赏心悦目的东西，他们对于美景和乐事，总是观赏不足。可是现实并没有快乐的滋味儿，而是十分严重的。朝欢暮乐，日子流水般地过去了，亨利希望尽量过得愉快；他对于危险已经感到厌倦，而对于享乐则不知满足。

有人来到筵席前报告：加来陷落了。这已经不是一座可以暂时放弃的城市；加来是王国的钥匙之一。开头，筵席上是一片沉默，大伙儿都哑口无言。一部分人感到惊愕；另一部分人由于惊骇而胡思乱想；还有一些人故作愁容，而在暗中庆幸。你们瞧，奥地利红衣主教统率着德国军队，不声不响地就给加来一下沉重的打击，这是一座和英国隔海对峙的城市，也是一座海边要塞。这么一来，王国和新政权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呢？西班牙人已经来到岸边了，而海那边的女王又不承认她从前的老朋友，因为他是个叛教的基督教徒。不久，这儿就开不成宴会了。侯爵夫人的身份和名称，就要改变，自从她的帮手洛尼先生减轻咱们的负担以后，她这座待卖的府邸再也收不到咱们的地租了。但是这都要怪国王，而现在他算是得了报应。

这一类感情早在暗中酝酿成熟了，加来的陷落，快把它逼到嘴边来；有几个人伸手按着嘴巴，同时用眼睛去张望马因，看他有什么表示。马因尽量在照顾自己的肚子，只希望怎样把它填满。对于他来说，消息到得不是时候。他正在消化食物的当儿，又要他检查：自己是不是投降得太早了，因而造成一种错误。他不相信自己错了：第一，为了更好的消化；其次，因为他不愿意徒劳无益地作个战败者。奥地利红衣主教使他

难过，他早就这么说过了。马因首先打破沉默，他对着酒杯喃喃地说，话句通过酒杯，更加低沉地强调出来："那么一个瘦子。多灾多难，禁不起风吹草动。他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啊。"说到这儿，他一口气把酒喝干。

这是一位内行说的话，他亲自试验过，是不是对付得了这位国王。因此，那些方才窥测马因动静的人都把脸转向国王。亨利已经是成竹在胸；他的快活神情也许趁人不注意的当儿曾经消失了，现在又恢复过来。他朝着支架似的筵席上说："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加来已经丢了。千万别因此泄气。我在战争当中体验过更多东西。现在轮到敌人，以后又轮到咱们了。只要我打心坎里请求上帝，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好啦，咱们先来向死者志哀——但是以后就是利上加利地报复。"

这就是他说的话。他还坐了一会儿，也给人作了一些指示和吩咐。当他说出"利上加利"这句话以后，众人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射向洛尼先生，也就是国王的主要财政负责人。他那不动声色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暗中问：加来的陷落要花他多少钱？洛尼没有朝别人看，只是用冷静的声调说：

"奥地利红衣主教不是马上取得加来。他首先得到的是康布雷。"

元帅夫人——侯爵夫人的姐姐，一下子站起来，差点用愤怒的口吻回答。洛尼先生那种铁石般的态度，不允许她那样作，反而迫使可怜的迪安娜低头瞧着面前的盘子。所有在座的人，都这样作，不然的话，他们很容易泄露出自己的思想：尊贵女主人的家族和她本人，是罪魁祸首。他们大发其财，而把

王国的城市让给敌人。

这时有人给国王带来了他要的东西。这是英国女王的肖像，他翻来复去地看，等到大伙儿都明白，肖像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六十岁的老妇人，显得精神矍铄，丝毫也不疲倦。她在宴会和观剧的当儿，并没有丢掉城市。国王把肖像凑近嘴边，众人都认为他在吻它。其实他的嘴并没有挨着画像，而是用画像木框作掩护，眼睛转向女伴，只有她同他坐在一张小桌边。甘蓓莉明白，他想安慰她，不过这一回她没有听他的誓言，尽管他说得那样低声，或者几乎听不出来了。她的脸色发白。周围都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她亲爱的主人，也无法保护她不受人憎恨。这时她公开地把抬起的双手并在一起，好象在小房间中作祈祷一样。她朝着肖像的边缘俯下身去——不是伟大的伊丽莎白，只是画像的木框接受了甘蓓莉恭顺的吻。

尽管这样，德·西贡尼先生仍然可以在今晚演出他那富有意义的戏剧。结果不出众人所料，得到一致的赞赏。主角是一位国王，百战百胜，博学多才，而且长得漂亮，后来使得战神马斯没有办法，只好把肌肉丰满的维纳斯让给他，而这位女神答应给他生许多漂亮而勇敢的儿子。情节就是这样。晚餐有小牡蛎，这是国王平常心爱的东西，这回他也好象吃得津津有味。至少他用不着说话了，他可以考虑，利用这点时间装作一个疲倦而漠不关心的人。战争还没有完，他打今天起，明白了这点，当然，这要假定世界声誉至今没有冲昏他的头脑才行。如果他从海上夺回加来，这虽然是最近的路程，但是会招致加倍的危险。英国女王固然要帮助，可是她以后可能不把加来交出来了。于是他面临着如下的选择：是让顽强的英国呆在

他的海岸边呢？还是让日暮途穷的西班牙呆在他的海岸边？

另一方面，国王怀疑，可能今天国内已经有了新的敌人。奥地利红衣主教，他的德意志的公侯，他们的部队，这些都不过是另一条战线的老敌人。哈普斯堡①有许多条战线，它是一个世界帝国，是一个多头怪物。“我砍掉了一颗头，另外的十二颗头又向我嗔目吐舌。我只有杀死整个怪物才行。我只好同罗马皇帝，世界君主政体，连同它所有的省区一决雌雄；其实西班牙也不过是其中的一省，世界统治者菲利普不过是一个受委托的人，而这种受委托的人还多着呢。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匹马单枪跟整个怪物作战，而它名叫基督教界。”

这种意图使他吃惊。他不知道方才脉搏跳动了几次，竟自抱着这样的期望。不过现在总算是第一次这么期望自己，他面临着极大的不幸；这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最早的思想。仔细考虑一下最后的使命，这未免超出他的力量范围以外了。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真想一个人退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不让人发觉他的巨大恐惧和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女伴惶恐地摸了一下他的手。他注视着她，发现她也分有了自己的恐惧，然而她推测不出它的程度，也猜不到它的理由。可是她跟他一起在忍受，而且渐渐地通过血液与心灵，成了他的一部分，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时他把她拉到身边，同她一起消逝在花园的黑暗中去了。

---

① 哈普斯堡是奥国皇室。一五五八年查理五世在位时，通过条约和婚姻，把皇朝权力扩展到庞大地区：除德意志世袭继承的各邦而外，还有勃艮第、尼德兰、西班牙（连同美洲的殖民地在内）、米兰、那不勒斯及西西里、撒地尼亚、匈牙利、波希米亚等。

他们登上寝室下面向前伸出的平台，那儿没有人听见他们说话。甘蓓莉低声说："最亲爱的主人，咱们有许多敌人啊。为了使您战胜奥地利红衣主教，我愿意出卖我所有的一切东西，而把卖得的钱交存在您的军费金库里。"

"我尊贵的爱人，"亨利回答。"我的无比的财富只是你本身。咱们忘掉那些敌人吧。要是一个人存心召唤敌人，就很容易召唤不少的人来。"

这是神秘的暗示，甘蓓莉既不了解，也没有追问；两人都默默无言，仿佛现在是温存体贴的时刻了。这时刻由于亨利偶然想到的不幸而受到不必要的延宕。他想摈弃这种思想，以后决不再起这种念头了。只是可惜，要摈弃这种思想，先得和自己接受到的使命进行一次内心对白。不管是不是超过了力量，使命反正是接受下来了。

他心想：打少年的时候起，就被一个西班牙给自己安排了不少的艰苦和战斗，不用去问：他曾经骑马去向谁作战，每次有什么样的炮弹打在他的面前，他赢得了多少城市，招降了多少人，一直等到他的王国由此成立了。"这足足耗费了我大半生。我终于想得到安静，想从事和平工作。的确，比利牛斯山已经够高了，我不必再把奥萨推倒在皮利温① 上去了。新的敌人，或者说，老怪物新长出来的头，又在向我狞视。我自有我的一份责任——"同时他骂出自己惯用的口头禅，甚而声音大得使人可以听见。

甘蓓莉被他的内心对白激动起来了，可是她并不了解；她

① 奥萨和皮利温是希腊神话中的山名和山脉名，相传巨人和神作战，推皮利温山于奥林波斯山上，又推奥萨山于皮利温山上，以图登天。

说："陛下！我真是您的不幸吗？加来丢掉了，人们都在恨我，洛尼先生把罪名加在我的头上。"

"我尊贵的爱人，"她的主人凑近她的唇边说，但是呼吸中含有怒气。"要是洛尼先生真是那样作，明天他就得退回他原来的军械库里去。咱们留下来，把这天消磨在你那清爽的制酪场里，在肥美的草地上，欣赏你那四十头饲养得非常健壮的乳牛。所有的女士都环绕在你的周围，展览她们那种富有地方风味的服装。你是她们的中心，也是我的幸福。"

"尊贵的主人，"她说，"我期望再给你生个孩子。"

这时她闭上眼睛，虽然天色已经黑了，她却觉得，他的心脏快活得直跳。她再也听不见他那剧烈的呼吸了，而感到他的嘴唇吻在她的嘴唇上，在两人轻怜密爱的深沉寂静中，只有彼此的脉搏在加速跳动。

花园下边发出一声爆炸和呼啸，一道火尾射上天空，舒徐地划了一圈弧形，然后坠下去，散播无数的火花，又消灭了。哦！这时到处发出惊叹的声音。有的人在黑暗的花园里散步，有的人站在露天台阶上翘首，有的人在窗口窥探：究竟这会发生什么事故？

不久，大伙儿自然而然地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继第一批零星的火箭发出以后，就是成群的火箭升空。这些都按照事先的布置，空中交织成络绎不断的火网，火树银花，千形百状：有喷泉，有辐射线，有束把，也有弹丸，光华闪铄，或者爆散出蓝、白、红的火花。原来在篱笆旁边有只轮盘在转动，它喷射出银色的雨——向远方发出炫目的光彩，真是美观极了，好象这儿已经不是人间。花园从黑暗当中一变而成虚无飘渺

的神仙乐园了。哦，天鹅出现了！在这幸福之国的上空，浮游着一只天鹅，抖动翅膀，好象在眠沙泛渚，忽然伸颈弄吭，发出美妙的叫声又消失了，这声音是在它们死亡时才有的。

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黑暗，人们都伸手揉揉眼睛。原来不过是放了一场烟火，大伙儿都笑了，因为自己心甘情愿地受了骗，也着了迷。但是烟火腾空的当儿，在某些人身上唤起了勇敢的思想，不然的话，这种思想是抬不起头的。原来内心世界的天空上，也有炫目的奇观。亨利在自己身上看出了烟火，它们弥漫了整个内心世界的上空。他欢喜若狂地把握着被自己意识到的使命，方才他还把它放弃了。现在他说：他要完成使命，他要推翻黑暗之国。

"他们和我势不两立，他们非要我毁灭不肯罢手。但是他们以我的毁灭造成更大的毁灭，这就是自由、理性与人道的毁灭。他们的世界君主政体和世界霸权，臣服了基督教世界的许多肢体，由此形成一个怪物，具有庞大的躯干和有毒的脑袋。我的任务是要让各国人民生活，而不是要他们放弃生气蓬勃的理性，给世界霸权吞下庞大的肚腹中，为噩梦所苦恼。我注定是来拯救他们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有选择的可能，而且愿意同我一起跋涉崎岖的道路。"

这时轮盘在外边发射银雨，天鹅在上空浮游。"不管怎样，"亨利在想。"天地间没有什么事情是无危险的，结局并不一定坏。他们不会把我得到手，他们已经失掉了这个王国。我要以上帝的名义，同其他的王国和共和国一起，建立一个自由联盟，这些国家至今都还没有受到蚕食鲸吞，敢于抬起头来和哈普斯堡对抗。"

黑暗还没有到来以前，外边的火星飞溅。"归根到底说来，哈普斯堡又是什么呢。"亨利想。"一个皇帝，他的僧侣们把他和所有的人民一样，控制在黑暗势力下。还加上山南那个患传染病的人，他特别干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我讨伐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他们的国家。没有一颗地球仪把他们国家的方位详细绘制出来。那是很坏的地方。可是从我王国的境界开始，人民已经没有那样愚笨，也不再是完全不幸了。同上帝一起，咱们占领它吧！"

下面是他对女伴甘蓓莉首先说出的话：

"夫人，的确，我的洛尼是一个多么能干的中庸之才！"

王国与共和国的自由联盟，这是最好的仆人梦想不到的，哪怕辐射火线在空中呼啸，天鹅在上面浮游。

"这么说来，加来的陷落不怪我了？"甘蓓莉问。他说：

"加来，奥地利红衣主教，您自己和我：这种联系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在烟火发射的当儿，也许可以推测出来，以后就不成了。"他疲乏地说。

"咱们进屋去吧，"她要求道，于是他伴随尊贵的女主人走进共同的寝室，这是全屋子最漂亮的一间。当他第一眼瞧见床铺的当儿，不免摇摇头。床褥是白织锦的，枕头上满绣着银线，使H和G①两个字母交叠和缠绕在一起。华丽多彩的被盖，折叠在床脚边，这是丝绸制成的，上面有朱红色和金色的条纹。床顶悬着热那亚天鹅绒制就的黄色帐幔。象这样一张床铺，从前一定不会招待这位可怜的国王。他最心爱的人儿

① H是亨利名字开头的字母，G是甘蓓莉名字开头的字母。

注意到：他在踌躇。

“亲爱的主人，您一定也和我是一样想法，咱们把一切都卖出去，好充实您的战时金库。”

“可惜我有过许多大胆的梦想，”亨利回答。“在放射烟火的当儿，我认为这是事物的真义。那时我确实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我现在再也弄不明白，究竟我是怎样迷失到那儿去的。可是咱们是在地上，始终只能着手眼前的事情，而眼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我爱你。”

赢 得 了

当前使人焦心的问题，也和平常一样，是怎样弄到钱；不过这一回问题真的有点棘手了。坏消息每天传来，西班牙虽然作的是最后挣扎，可是罗马帝国会用全副力量来代替它。敌方的军队，从没有看到过这个王国；来自东方大陆的野蛮部落，挥着弯剑，骑着矮小的野马，人人都是黄皮肤和斜眼睛；他们会蹂躏这些田地，会焚毁这些城市，除了国王而外，没有人预见到这种恐怖，而仔细把它描绘出来。只有他个人在夜里，用过度的色调，渲染出可怕的事情；他这样作，是因为他一个人担负起千钧重担。他左右的人，都梦想不到这些。巴黎的最高法院，只是责备侯爵夫人的舞会太糜费了，甚而连洛尼也觉得国王受了过度的刺激。

如果国王举出数字，总是很少举得正确；根据好心肠的仆人的意见，他应当避免这一方面才是。亨利揣想，除了洛尼而

外，今天八个财政委员，不再消耗一百五十万泰勒了，有洛尼密切加以注意。筹措战费，不是简单夺去八个人的超额利益就达得到的。洛尼总是相信世界上的秩序在增加，他在自己的范围内作了许多合理的事情。最高法院委员的关系，虽然终于得到调整，可是他们更加揣测不出国王的想象。弯弯的宝剑，矮小的野马，黄皮肤和斜眼睛的人，这些东西不能出现在这儿。这儿毕竟是文明地方呀。

究竟是谁费了许多辛苦和劳动，才使这儿获得表面上的文明呢？国王本来可以这样回问他的朋友们，也就是那些法律学者。但是他沉默了，他不想把话说出来扩大危险，也使别人和他一样通夜失眠。他约同尊贵的女主人一起到鲁昂去，她只得同行；他自己有好些事情要作。他进城的情形并不热烈，但是他的等待不是无益的。他向诺曼底省区的等级会议讲话，讲话的内容，事先经过他长时间的考虑。会议是在圣乌恩修道院大厅里举行，这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地方。一位国王在这儿要求国家的代表作出判断，还是第一次呢。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没有莅临以前，大会的人数都到齐了，而且可以看出每个等级的代表人数：有九位主教，十九位大绅士，但是有二十三名市民，连同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一起。等级代表的人数不多，但是这种组成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却符合了国王的心意。他第一次和人民的代表见面，诺曼底人的态度谨慎，他们纷纷议论他的风度，这在他们相互打交道当中是新鲜而不平常的。当他从前向他们的城市猛烈突击的时候，在他们的眼中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异教徒和可疑的冒险家。不

过后来他把城市赎买了，他们认为这是聪明而值得尊重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起他个人的态度，当时他无论在统治者的尊严和谨慎上，都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更不用说他缺少国王的威仪了。一位国王占领这座明理而多雨的鲁昂城，可以带着情妇一道吗？甚而他这次进城也把她带在身边。侯爵夫人虽然在这儿修道院里占据着最好的住所，却没有人向她献面包和酒。每个人总得恰如其分呀。除此而外，自从他们两人到来以后，街上都点了灯，这固然是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把钱节省下来呢？

站起来，站起来，国王驾到！他跨进大厅，左右总是跟着十二名绅士，不多不少，一个比一个显得高大和威武，教皇的专使也没有缺席。坐到宝盖下去吧，你这位来自异方的矮小汉子，你现在伟大起来了，除了快活的心肠而外，还需要无比的伶俐手腕，可是你的心肠使人怀疑。怎么说？缺少国王的威仪？那就是呀，马上显示出来了。这时他高高地站在上面，向下对着他们说话，使用日常的语言，声调十分自然，可是在语气和话句中表现出了国王的威仪。他显得有点奇特。但是不能说，这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宁可以说，这是出自一个特别人物的身上。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人并不常常表现出这种威仪，但是他具有它。

亨利在手里捏着几张纸，很随便地把它们合在一起，好象是纸牌一样，有时偶然向上瞥一眼他寻找的字句。字母特别大，他预先作好安排，亲笔写上字句，以免漏掉一句，每句措辞都十分恰当。他现在好象在随意挥洒，毫不在乎，实际上，他的话都是句斟字酌好了的。他说："如果我打算以演说家的资

格著称——"这时他的容光焕发。"我追求的是两个十分光荣的头衔：我想被人称为这个国家的解放者和重建者。"

开始，他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他的忠诚的官吏，他的勇敢而气度宏大的贵族；忽然话题转到他自己身上。"我保护法兰西不遭毁灭；现在咱们又要保护它免于新的灭亡！"他说的"咱们"把一切出席的代表都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代表劳动阶级的多数。他们应当帮助他，不光是单纯地服从，他要求他们的信任，征求他们的建议。这是很特别而又新鲜的作法。"我亲爱的臣民，"他总是这样称呼他们，他不愿意象过去的国王那样叫他们，只许他们对他所决定的一切表示赞成。"我召集了你们来，是为了征求你们的意见，并且按你们的意见办理。简单点说，我把自己交在你们手里，处在你们的监护下面。"

这是一句重要的话！大会听到"监护"这个词儿，发出杂乱的呼吸，在手稿里预先安排好了几行空白，讲话人偶然向最后一页手稿上扩大的字迹瞥了一眼：这时国王以全部伟大和威仪讲话。

"这样的兴致，大概平常激动不起国王，更不用说，老头子和胜利者了。只有象我这样爱你们而愿称为解放者的人，才感到轻松愉快和光荣。"

他自己坐下，也叫他们坐下，休息开始了，他心平气和地靠在椅子上，仿佛压根儿就没有作出什么了不起的自白，只是对普通人说了几句简单话。下面的人交头接耳，后来有一个人咳嗽，站起来发言。大会书记不大听得懂他讲的话。农人说的是当地方言，并且感到又惶惑，又激动。他答应国王，自己这方面愿意从每镑中报效国王一个银币，只要自己卖掉一

头牲畜或者一袋粮食，就可以照办。另一些见识更广、说话更流利的人，也加上他们的一份。不过没有人相信，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钱。要在平常，几乎每个有钱人都得马上牺牲自己一半的财产。凡是稍微有点东西的人，并不向大人物要求施舍。有一件事情算是作到了：他们看到了国王的谦卑和庄严。他们再不怀疑他了。

他从台上下来，朝后面走了；与会的人还来不及知道；究竟他到哪儿去了，是怎么走的。他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显然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大概再不怀疑他了——至少不是所有的人，或者至少暂时不再怀疑他。他仍然保持着奇特的作风，自从他新近这次出席以后，这点甚而可能有利于他。诺曼底人小心地议论，认为应当就各方面恰当地估计他。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大厅当中，显得有点迟疑不决，不过并不拒绝向别人讨教，尤其是向那些比较深知这位古怪国王的人讨教。那些都是他的自己人，他出席大会的时候，叫他们跟在左右。有好几位是经他挑选出来劝导诺曼底人的。他可以信任他们，这比那些自愿留下的人要可靠一些。

亨利隐身在方才穿过的帷幕后面，对甘蓓莉低声说话。

“我方才说得怎么样？”

“好极了。除您而外，没有人能够说得那么好。只是，您为什么要说监护？您的措辞很委婉，我不得不哭了。但是您真想有监护人而不是想有臣民吗？”

他轻轻咒骂一声，因为她不懂得他的意思。他握着她的手，然后又把它按在自己的剑上。“把这东西挂在身边，”他说。

跟着，他就请女伴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因为她的身子

不方便，让他一个人在幕后窃听。最初，他听见第三等级的声音，声音很缓滞，不过完全没有讥嘲和抗议了。方言并不妨碍他猜出他们的意思：要是敌人再来入寇，不管西班牙人也罢，德国人也罢，或者甚而英国人也罢，他们宁肯要自己的国王。他们完全不要什么大元帅，也根本不想战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愿意和国王站在一起，从外表上看来，这个国王是属于他们的人。国王已经给他们制订了一些好的法律，而且现在亲口问他们：究竟他们打算捐助多少！"要是钱太少了，他随时可以派宪兵到咱们这儿来，"一个农人说，这是他对于"监护"那个字眼所作的正确解释。

一个市民说：一个人的外貌是瞒不着人的。他自己就常常注意每个顾客，看对方会不会付钱。一个不诚实的人，不是太客气就是太冒昧！"国王谈到一切问题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表情。"

这位商人的意见，被一位法律学者证实了。亨利在幕后弄不清楚：究竟这人是巴黎最高法院的院长呢？还是其他地方法院的院长？他同时听见许多东西。"在一个人的脸上，什么都看得出来，不管快乐与忧愁，"院长说，他面对着代表们，让他们从话中得出教益。

对于诺曼底的绅士、主教和贵族，他重复一遍玉外纳① 的话：暴露出内心的痛苦——

一位本地绅士小心翼翼地回答：如果所传不虚，悲剧演员

① 玉外纳（约60—约104）是古罗马讽刺诗人，传世的十六首讽刺诗，揭露罗马帝国的暴政，抨击贵族和富人的道德败坏，同情贫民的困苦生活。

的艺术，就是能够在脸上表现出任何种感情，那末，他一定会受到希腊人同样地尊重了。

“真该死，”亨利喃喃地说，“他把我当作滑稽演员了。”

手工业者和畜牧业者又使他安心了；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干了一些正经事情。“上一回他出现在咱们这儿，只晓得吃喝。这一回可不同了，多么堂皇和神气！他值得咱们出钱，咱们可以在他下面生活。”

这时人们不知不觉地肃然起敬。德·马提翁元帅本是亨利挑选前来的人，就利用机会做工作。

“诸位善良的人，”元帅说。“国王用什么东西把你们大伙儿以及其他更多的人装进口袋里去，这简直是一件空前的事情，除了说，这是上帝少有的恩赐而外，平常是见不到的。这就是国王陛下的庄严啊。”

他们对于这种秘密理解得越少，秘密对他们的影响就越大。他们一反平常的冷静态度，受了“庄严”那个词儿的鼓舞，不断增加对国王的好感；因为他们的确在他的身上感觉到有种庄严的东西，不过方才不知道怎么说罢了。慢慢地只剩下五个代表了，马提翁继续对他们解释：这位大人物还从没有象今天对他们这样亲近和相信过人呢。于是这些北方人，终于大声说起话来。他们七嘴八舌地争论，夸说自己勇敢，而且准备献出自己所有的东西，不是一镑中的一个银币，而是半镑，或者更多了。一下子他们都使用出“大人物”、“庄严”这类词句，甚而“人民爱戴的人”这个词儿也说出来了。

亨利在幕后听出这些话；声音尽管嘈杂得厉害，但是他没有忽略那个词儿。他开始吃了一惊，低下头来。立刻他又抬

起头，而且抬得更高；他说："赢得了。"他内心还补充说："等了这样久。啊，上帝，保佑他们坚持下去，使他们的热情感染我其他的省区，那些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容易受到鼓舞。我知道，为什么我要打这儿开始。我的全体人民和王国，应当趁早站起来，作好准备，对付那些从东方来袭击咱们的小野马和弯剑。"

在会场里，国务秘书德·维勒鲁瓦先生使劲拍桌子，记录已经作好了。他当众宣布：国王陛下晋升今天参加会议的普通人为贵族。人们听见这些话，变得非常肃静，没有人开口。后来有个农人，也许是由于惊惶失措，忍不住说出两句下流话，而且鼓足了劲儿。"请陛下原谅，但是肮脏东西总得在啥地方通通气呀，"农人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被国王和他这次决定性的胜利感动得最少的，显然还是国王自己带来的绅士，尤其是宗教人士。两位主教中的一位，用贺拉斯① 的诗句提醒另一位，意思是说：他把本来属于己有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尽力争取不乐意他的人。

这位主教用纯粹意大利文念出诗句。另一位主教的拉丁文又带有法国色彩。

他只念出开头的一句拉丁文，立刻就改用本国语言念出卢克莱修② 的诗句：

没有什么有这么伟大而开始受人尊敬，
就是到了后来人们也不背弃他。

---

① 古罗马诗人（公元前65—前 8 ），著有颂歌和讽刺诗等。

② 古罗马诗人（公元前98—前 55 左右），著有教训诗«宇宙的本质»。

这两位行家向教皇的专使瞟了一眼，彼此眨动眼睛，心照不宣。专使来到这儿，无非是期待国王弄得一败涂地。现在他自己却狼狈不堪，一个人唉声叹气；然而他对于古典作品的记忆力，并不弱于那两个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那纯洁的
羔羊甘愿被他的目光蛊惑。

这是他翻译出来的维吉尔① 的诗句。专使简直站不稳了，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会场。其他的人，都跟在他后面走了。

一位诺曼底的绅士，在门口向一位高等法官说："连我也想起了一句古话：一个人只要对一桩事情抱着明确的志愿，就会使它成为现实。"

法律学者没有离开门口，就回答道："我的先生，您完全明白了咱们国王的性格。"

因为他们是最后跨过门槛的人，所以亨利听得一清二楚。他从幕后伸出头去，从后面打量他们，发现那个诺曼底人，也和他的洛尼一样，长着又长又直的背和白皙的皮肤。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总礼拜堂门前的石像。就是在冷静和石头一般的严峻态度上，也有程度较差的情形。只有洛尼才给我以北方人的完整典型，全心全意为我服务。在我有生之年，他们也会这样。"赢得了，"他再说一遍。"我正巧赢得了他们。"

"尊贵的女主人！"他大声叫道，跨了几个长步，就到了她

① 古罗马著名诗人（公元前70—前19），著有罗马民族史诗和牧歌等。

的面前，把她抱在怀里，她的头发金褐色，皮肤的色泽好比玫瑰和百合花，眼睛象蔚蓝的海水。

“为了赢得你，我愿意作出更长时间的努力，”他对着她那迷人的嘴说；她带着幸福与骄傲听他说话，她笑了，而且是在嘲笑他。他想到她在怀孕，轻轻地抱着她。

两 个 女 朋 友

七天以后，国王最心爱的人生了一个女儿。亨利说，小女孩长得好看极了。他吩咐左右，要象法国公主一样给孩子行洗礼。她名叫嘉德琳·亨利叶德，这是把他和他御妹的名字，合并成为甘蓓莉的女儿的名字。御妹不能亲自前来给她的教女行洗礼，因为她自己始终是基督教徒。不过她有权利坐在产妇的床边，作为甘蓓莉在宫廷里所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没有第二个人了。

御妹公主把女儿长得如何可爱，形容给母亲听。她也表示出自己虔诚的热情，因为无可非议的母亲身体，已经保证新生的婴儿得到上天的恩赐，并为它预言了活在世上的幸福日子。虽然她现在被人称作御妹公主，可是她自己的生活却指望不到幸福的结果。嘉德琳爱把自己不幸命运的根源，归咎于脚上有毛病。她从不泄露自己的意见，对一切人都保持着尊贵的态度，在她那半老的面容上，幼稚的尊贵表情实在太多了。只有甘蓓莉对她的看法不同，嘉德琳对甘蓓莉也亲切到了虔诚的程度。这个妇人给她亲爱的兄长生下漂亮而又健康

的孩子，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她真是得天独厚。御妹公主坐在产妇的床边，的确不是为了表示殷勤和博得欢心，而是为了向对方致敬。

她讲了婴儿的肢体长得很好以后，又说她在行洗礼时所睡的枕头，已经成了珍品，传遍了圣乌恩教堂。显赫的男女人士，都在容许他们亲近的程度内，依次把孩子连枕头抱在怀里。绣花枕头上缀有一件银制的玩意儿，还有一只带尾的白鼬，足足有六尺长，但是只有吉士小姐享有优先把握它们的权利。

"所有的人都痛恨我，"甘蓓莉小声说。因为她的身体还没有复元，不免把自己的忧虑泄露出来了。不过她觉得，可以让她主人的妹妹听到真话。"公主，咱们的主人会和我结婚吗?"她又低声问。

"你不应当怀疑，"嘉德琳说，同时跪下去，用手抚摩年青的母亲的左手，这正是她亲爱的王兄要搀这位妇人到圣坛去行婚礼的手。"你有女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

"难道说，另外还有一个吗?"甘蓓莉问，惊讶得抬起头和脖子。

"奥兰尼公主也和我一样，希望国王让适当的人作他的王后。"

"我是适当的人吗？象她那样一位严格而虔诚的女士，会有这种看法？她在尼德兰那儿，一定只听见别人说我的坏话吧?"

御妹站起来，使自己说的话给对方以深入而经久的影响。"奥兰尼公主和我是同一教派的人。我们基督教徒相信

良心的自由和感情的选择。我的王兄只有一个唯一的女人，他要和她白头偕老，他已经在自己的王国里找到她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话已经够多了。所以她立刻离开房间，也不许甘蓓莉的侍女到她那儿去，因为她要休息。

甘蓓莉躺在床上，利用自己还是贫血的脑子，尽可能地考虑新鲜事儿。良心的自由——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不过觉得这是于她有利的。有两个女基督教徒站在她这一边，此外就没有人了。她们希望法国王后出自本国。不是外国大家族的公主，不是西班牙公主，不是大公爵小姐，也不是极为富有的侯爵小姐。不是众多的金钱和强大的亲属势力，洛尼先生枉费心机，在全欧洲去寻找对国王最最有利的结合。

这种情形是甘蓓莉一直就知道的。好仆人的冷酷打算，众人对她的憎恨以及对她出身的鄙视，都是她熟悉的，可惜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有国王的爱情和“感情的选择”，才允许她把残酷无情的现实，通过一层玫瑰色的纱罩来透视，觉得它的色调缓和一些了。她害怕西班牙公主，但是最近自从他亲爱的主人期待弯剑从东方涌来以后，她才接受内心的警告。不错，没有他对危险的感觉，她自己的感觉也无从表达出来；现在她由于孩子的缘故，成了他的血肉的一部分。第二个孩子是她给她的主人生的，暂时，危险似乎没有了，但是她分明料到，这不过是今天和明天的事情，以后一切又会照旧发生。

甘蓓莉把脸背开灯光，让自己的思想活动容易一些。“我有两个女友，她们都是新教的人。可是我自己不是新教的人。国王周围没有其他的基督教徒，只有一位恨我的洛尼先生。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御妹的意见究竟怎么样呢？她得不到回

答，现在得不到，将来也不容易得到。睡吧，乖乖地梦见你的结婚礼服吧。”

甘蓓莉陷在一场强大势力的赌博中去了，她不能自拔，而且弄不明白它的前因后果，只觉得这场赌博颇不平常。球飞来飞去，赌注下得太高了，也许是用她本身作为赌注。玩球的人瞄准，接球，又失去了；最后那个人，接得了所有的球，把赌注拿去。国王的球玩得很高明，难道他不会赢得赌注吗？他总算作出了那有名的拚命的飞跃，而预先决定了许多事情。为了甘蓓莉而赌博，他也必操胜券吗？她睡着了，怀着纯洁的心情，梦见她的结婚礼服。

奥地利红衣主教

亨利、甘蓓莉和宫廷人员，离开鲁昂，回转巴黎，狂欢节到了。这次狂欢节进行得十分放荡，然而从这点上表现出鲁昂城那场诚实赌赛的结果：国王赢了。巴黎也承认自己被征服了。高尚的、甚而体面的人物，都纡尊降贵，参加普通老百姓的娱乐，因为他们认为，国王对于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有种偏爱。男女人士，也混在群众当中拥挤，在市场和万头攒动的大街上，宫廷侍臣夹杂在沿街叫卖的小贩、学生和轿夫当中，要在平时，他们早叫侍从鞭打这些放肆的人了。现在他们自己寻人兜搭和吵架，甚而暗中一挥老拳。最出人意外的是一位律师，他居然在一家下等酒店里玩得忘了形，连帽子也丢掉了。

女士们忘记了自己的良好教养，在娱乐的当儿，她们跨进那些神鬼出没的地方。不仅这样，她们还和一些尽人皆知的下等妇女往来。因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上等妇女和下流娼妓去探访同一所房子，固然彼此都戴着面罩，哪怕在非常的情形下，也不肯从脸上摘下来。甘蓓莉听见这个消息，在下一次接见那位女士的时候，就故意背过身去，平常她对一切人都是非常有礼貌的。不过这对于她并没有什么好处，不管良好的态度与一时的不耐表示，都丝毫不能改善她自己的名声。

在这次狂欢节中，有人给国王、德丝特蕾侯爵夫人及夺取加来的奥地利红衣主教，编了四句顺口溜，所有的巴黎人，都背诵得出来。

伟大的亨利向前闯，
赶得西班牙人没处藏。
现在他见着教士就逃跑，
吊在一个妓女的屁股上。

甘蓓莉一心想着和气而善良的鲁昂城，那儿绝没有人编出和唱出这样的诗句。他希望禁止传播，而且收卖了几个有腕力的汉子，叫他们去干涉。结果还是枉然。有天晚上，只有他们两人在一块儿，亨利偶然泄露出自己也知道这首诗。他在百般的温存体贴中，不知不觉地也把它背诵出来了。

甘蓓莉愤怒地拒绝他，作为回答。她认真请求他，别再游戏了。还有打球，尽管他打得那样高明，而且她也爱看，但是这玩意儿毕竟耗费很多钱；尤其是纸牌，这会把他断送在高利

贷者的手里。她明白自己首先想到的是谁：一个名叫查梅的人。他的家是赌窟、放高利贷的钱庄而兼妓院，国王常到那儿去玩。

这回她伴随他到著名的圣日耳曼年集市场上去，至少这可算得一件最正经的事情。甘蓓莉带了许多女士一起，有德·苏尔迪姨母和德·沙贡夫人。沙贡夫人专好搬弄是非，甘蓓莉料到，宫廷立刻就会知道一切。因此，她请国王去买一只戒指，葡萄牙商人不合情理地向国王抬价。甘蓓莉放弃了。不过自我克制与严肃的操行，都无补于她。凡是吹毛求疵的人，是从不感到为难的。

斋戒节礼拜二那天，御妹公主在家里举行盛大舞会向甘蓓莉致敬。嘉德琳住的蒂勒里宫，大放光明，没有一间屋子和角落，还保留着一点儿黑暗的阴影。宫廷里所有的女士，众星捧月似地环绕在御妹和他尊贵的女主人周围，她们都穿上海水绿的丝绸服装。海水绿是褐发的甘蓓莉心爱的颜色，而丝绸是国王的作坊里的出品。大伙儿都戴着面罩，要从里面辨出一位女士，必须很清楚地明白她的身段和体态，或者事先和他约好才行。

音乐的声音从上面传出来，又低沉，又庄严，只安排好了严肃的跳舞。有几位小姐互相耳语，说这没啥趣味。这时绅士们迟迟没有到场，后来才一齐同时出现。他们进场的样儿是很特别的：有几个人蹲在地上，很费力地向前提起脚来，环绕着大厅跳舞，同时把手脚拍得噼噼啪啪地响。另一些人，直着身子，在他们中间踱方步，他们暗中踩着高跷，戴着占星家的帽子，高得和显道神一般。这些人也使用盆子和木刀拍得

响。从那些直立者的长垂及地的衣服上，可以看出，他们想当魔术家，同时他们也带着理发师的一些行头。至于那些蹲着跳的舞蹈员，更可以充当剃发外科医生，随身的东西，应有尽有。他们甚而从口袋里摸出水蛭或者水蛭一类的东西。

开始，女士们目睹这儿发生的情形，感到有点纳罕：为什么她们的先生偏要那么麻烦地兜圈子，而且打扮成奇形怪状，戴着假面具，装上又长又大的假鼻子。他们把变戏法和刮胡子合在一起表演——而且你瞧，有些人只穿着袜子跳跃，有些人昂起头，帽子上绘有日月星辰；前一部分人矮齐地，后一部分人高齐天。仔细看去，都不象是真人，而是纯粹的滑稽形象，他们排成长蛇阵，整个队形很象一部开动发条的玩具。真的，女士们觉得这光景颇不平常。"难道这真是咱们的先生吗？"她们问，眼看队形还在不住旋转。有好几位女士开始吃吃地笑了，后来许多人都放声大笑起来。有两三位女士简直笑岔了气，伏在椅子上一个劲儿地叫喊。

她们的姿态和整个会场的情形，把家里的佣人也吸引来了。连在下边阻止好奇分子的守门人和兵士，都离开了岗位。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去代理他的职务，后来大伙儿都一齐朝上边涌来。他们拥挤在一条走廊里，通过敞开的门，向大厅里张口呆望。现在既然没有人在下边把门，好奇的人也趁机跟着蜂拥上来，一会儿大厅周围都挤满了陌生的观众。兵士们本就不该来到这儿，于是他们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不去赶走老百姓。地方窄，人又多，你推我挤，有些人竟至闯进大厅里来了，宫廷人员正在这儿表演理发师舞剧。这种情形本是绅士们在大街上见惯了的。现在街上的人反而前来瞻仰他们。

从街上来的人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理发师。他也同样戴上一只纸做的、长有肉瘤的鼻头。他认为凭自己的鼻子和身份，有权利去参加舞剧，因为那正是为他举行的。他也象其他理发师一样蹲下去，把带在身边的真正行头拍得哗啦哗啦地响，而且也想尽可能巧妙地抬起脚跳舞。但是他没有练习过那种舞式，所以一下子撞倒了在他前面跳舞的人，而自己也摔在后面跳舞人的怀里。前面那个理发师跌下去，又绊倒了一个魔术家，魔术家从高跷上滑下来，整个身子压在蹲着跳舞的人身上。连第二个魔术家也摇晃起来了。不管女士们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吃惊和着急得锐声叫喊。没有人弄得清楚：哪方面吃惊得厉害些，哪方面着急得厉害些。

这时真理发师倒在假理发师的怀里。后者从气味上嗅出前者是真的。于是他就说：

"龌龊的家伙，你想赚一个泰勒吗？"

"当然不成问题！"真的一个说。

"你瞧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她躲在玻璃门后门。你去剃她的头发，一根也别剩，就象街上警察对待她们那类姑娘的办法，"假的一个说。真理发师回答：

"但是她可能是一位高贵的女士哩。为了一个泰勒，未免太冒险了。这值得一个金币。"

"好吧，就是一个金币——"假理发师让他瞧了一下金币。"你要注意，那个人戴着假发，你要做得一切叫人看不出来。这是预先约好的玩笑，准备妥当，等我一叫，你就动手。"

现在被搅乱的舞剧的人物形象，又终于各就班位，理发师站立起来，显露出自然的身材，魔术家也不踩高跷了。女士们

对于自己的先生十分担心，怕他们在摔跤的当儿跌伤了什么地方。每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人，她找他，却比他找她容易多了。甘蓓莉·德丝特蕾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一把抓住国王的手臂，她早就认出他是七位魔术家当中不高不矮的一位。“陛下！离开这拥挤的人群吧。最亲爱的主人，请您想到让·加斯特尔和他的刀。”

她边说边把他拉到附近的一间密室里去，她尽自己的呼吸的力量，马上一口气把那儿的烛光吹熄。她绝不肯从手里放松她的主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不让他被人瞧见，同时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

“您真不该闹出这样的乱子。”

“尊贵的女主人，方才的乱子不能怪我。您知道，我不过是想装扮一个魔术家罢了。那个理发师是自己跑来的。魔术家和理发师的舞剧，虽然练习得十分纯熟，也不免遇到偶然失着的机会。我向你保证，而且对你发誓，”亨利吻她那迷人的下巴。在那美丽的嘴上，还挂着假面具的花边。

很奇怪，这时大厅里变得十分寂静。两人向周围打量，发现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有一种故作的滑稽声音，颤抖抖地呐喊：“兵士们，听我说，我是宫廷里一位贵族，你们快去把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给我捉来，她打我这儿跑开，而且把我的宝石偷走了。”

一个沙哑的声音，针锋相对地大声说：“那个姑娘作得很对，她借此补偿自己和我所受的损失。你这个老吝啬鬼，还欠我的牵线钱呢。”

那个被指摘的绿衣女人，只是不断地咒骂，从她那沙哑的

声音上，可以听出，她真正着急了。街上的语言可以摹仿，然而声调不能摹仿。简单地说，这成了一幕滑稽剧，串演的角色，是一个被人带来的姑娘和两位绅士。国王和他最爱的人，根据说话的方式，可以叫出两位绅士的真姓名。

“这个是德·洛格劳尔先生，”亨利说。

“这个是德·瓦雷纳先生，”甘蓓莉说。接着她更低声地说：“多么可怕！”

她猜想是别人存心侮辱自己，国王还不明白这点。德·洛格劳尔先生是国王从前的战友，是他的老伙伴，一贯保持着当年那种轻佻作风。他并不恨我。他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他爱打哈哈——为了好玩儿，他在这儿不知不觉地把我暴露给我的敌人了。

“两个蠢东西！”亨利打算站出去。甘蓓莉挡着他。

“究竟我的洛格劳尔想干什么？”他问。“还有德·瓦雷纳？他以前作过我和您中间的信差，从一个厨师一变而为富翁。现在他假装牵线人，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作过似的。上帝保佑我，我在和疯子们打交道呀。”

“他们并不如您所想的那样疯傻呢，”甘蓓莉喃喃地说，她伏在他的胸口上越来越沉。这时他通过假面具，发现她的眼里噙着泪珠。“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我的心肝。”他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哀，感到束手无策。那儿的人自以为在开玩笑。不过对于一些一目了然的事情过度猜疑，也未免太不值了。

甘蓓莉迫切地低声说：“这房间有个秘密出口。只要知道墙上那个机关就成了！离开这儿吧，我最爱的主人！”

但是机关不是马上找得到的，因为他们都不熟悉这儿的情形。亨利穿过那搬在一旁的筵席，走上前去——有好几次，作势要跳到那继续串演滑稽剧的地方去；因为他并没有忽略，那种闹法的用意是讽刺性的，也是胆大妄为和恶毒的。两个卫兵同样接受了任务，而那个牵线人在准备抵抗，那位假托的宫廷贵族，一个劲儿地叫唤理发师快带剃刀来。姑娘力竭声嘶地咒骂，竟自采用在场人无能为力的某种防卫手段。说得简单一点，时间再紧急不过了——在亨利听来，每句话越来越分明，他们是在影射我和我尊贵的女主人。

他回头瞧了一眼甘蓓莉，她靠在墙边，虽然她不再期待秘密出口来救自己，但她的手痉挛似地在墙上摸索着。他自己应当保护她，这也是他的本意和热烈的要求。我一下子跳到当中去，露出真面目来吧！

说时迟，那时快，他刚要跳，可是另外一个人抢在他前头去了。这人也装扮成魔术家，而且他的身材和敏捷的动作都和国王一样，甚而连他抓着那些看热闹的闲人的肩头，往两边分开，这一手也象国王。他抓着理发师，一下子把对方掀倒在地，理发师手里扬起的剃刀也掉下来了。牵线人德·瓦雷纳兜屁股挨了一脚，两个兵士见势不妙，自行退回。只剩下洛格劳尔先生一人，他还在学牡山羊咩咩地叫。等到这位新参加的同伴撕下面具，洛格劳尔才感到兴味索然。

不是别人，是苏瓦松伯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真是出乎意外。他的身材，要是你愿意，也可以说，连他的脸也长得和堂兄国王很相象。不过有点不同，就是他缺乏机智和尊严。苏瓦松常常以一种粗鲁而可怕的动作来代替两者，这时他的

脸气得从额头到脖子通红。他没有蓄胡子，但是有些人还一直在吃惊，以为他就是国王。

好心肠的堂弟，把所有的敌人都替绿衣女人赶跑了，他握着她的指头，好象他牵着一位真正的高贵女士。真想不到，这一下他可是打错算盘了。街上的姑娘，还没有清醒过来。该死的促狭鬼，偏偏不顾她的情况，把她带到这儿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更激起她的暴怒，好比火上浇油，于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埋着脑袋，朝好心肠的苏瓦松的肚子上撞去，可怜这位骑士为好不讨好。理发师使劲想剪去她的头发，把她的假发拉散了，可怜的人，无力抗拒野蛮的动作。一下子头发从她的头上掉下来，露出一颗精光的头。她自己听见人们哗笑，才注意到了，笑声是从宫廷人员和普通人方面同时爆发的。开始，她楞住了，后来她就寻找自己受到惩罚的牺牲品，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会场上，发出凄惨的叫声，奔逐那隐藏在幕后的人。

这光景真是又可怜，又可耻，无论对于任何人，不管宫廷方面也罢，老百姓方面也罢，都感到难受。要给所有被侮辱的人挽回面子，只有国王亲自出马，他果然出来了。他同德丝特蕾夫人，也就是他尊贵的女主人一起，从附近一间密室里跨出来；他们彼此手挽着手，脸上没有戴面罩。国王大声对全场的人说话。

"这是开的一个玩笑，从头到尾，都是我叫他们作的。我谢谢这位可爱的女士，她装成一位喝醉了酒而被剪去头发的姑娘，其实她是清醒的，而且长着又长又多极好看的头发，我赠她一颗漂亮的宝石。"

谈话使人们感到愉快极了，宫廷方面松了一口气。洛格劳尔先生这时才醒悟过来，他走到国王陛下的面前，打算跪下去请罪。但是国王不许他那样作，反而夸赞他的奇妙想法和这幕有趣的滑稽剧。

“您退下去吧，我的朋友，请随手把门关上。夫人已经笑累了，她需得休息一会儿。”

过了许久，人们才敢打开密室的门。国王和德丝特蕾夫人都不见了，不知道是怎样离开的。

他带她到鲁佛宫旁边的屋子里去。

“陛下！您别走。我是一个人。”

亨利：“尊贵的女主人，不久，咱们就完全在一起了。”

甘蓓莉：“您没有想到您说的什么话。您要明白，我是被人憎恨的。您方才就瞧见了。”

亨利：“还有我呢？咱们是声名卓著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自卫力量。咱们的名声越大，自卫的力量就越小。”

甘蓓莉：“咱们没有朋友吗？”

亨利：“这只有更加搞坏咱们的事情。我的堂弟苏瓦松方才干预那出滑稽剧，就是一个例子。”

甘蓓莉：“我的高贵的主人！今天的滑稽剧还没有完呢。”

她把头埋藏在柔软的枕头里，不愿意听见自己说的话。她就这样等待他离开。

他在寂寞的鲁佛宫里，躺上床去。这时是十一点钟，他算是及时离开了舞会。他还没有完全睡着，达马涅克先生进来见他。

“陛下！亚眠。”

达马涅克先生说到这儿，就嗫嚅着说不出第二句话。亨利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亚眠要塞出乎意外地失守了，丢掉了四十尊大炮，没有河流，没有军队，总之，没有什么东西阻挡敌人到巴黎来的路。他可以来了。

“他失败了，”亨利说，身上只穿着睡衣。首席御前侍从战战兢兢地问他指的是谁。

“奥地利红衣主教。”

查梅鞋匠

洛尼在军械库里被人叫醒了，遵命来见国王。国王不停地在他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房间是在鸟房后面。明亮的烛光，并没有使鸟儿混淆昼夜，它们垂着头儿，一声不响。国王没有说话，低下头，趿着拖鞋，寝衣拖曳在地上。好儿位贵族，一动也不动地靠在墙边。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点儿声息。洛尼先生跨进房来，就料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哈！朋友！出了一件不幸的事，”国王果然大声对他这么说。

好仆人获悉亚眠失守，城池和要塞被夺去了。他不明白。“这是谁干的？又是怎样发生的？”

“西班牙人。在大白天，”国王说。“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城市不肯接纳我的驻军。现在我不得不再一次参加战争了，一到拂晓，就得动身。向西班牙人迎击，”他重说一遍，而且加强语气，不让人猜出，他骨子里担心和预见到的是什么，他将要同神圣罗马帝国交手了。

象他这样一位具有理解力的人，想法是正确的，不过他想得太快了。“德意志的公侯，从前和我属于同一个教派，现在他们不会帮助我了，”他这种想法是对的。“这一回对于我可以说是决定一切。”情况的确是这样，再说，他哪回遇到的又不是决定一切的情况呢！奥地利红衣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统帅。固然，象他这样起来反对你的人，还不在少数呢。但是要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又才从事活动。那时你不会在场了，亨利。你分担的控制命运的责任，就是如何赢得这二十年。在你之后，将是大战，也将是长期的贫困。你尽管不能身临其境，总得使你的王国免于这场灾难。你的阴影也可以避免战争，因为你虽然想得太快，然而你的想法是正确的。陛下！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思想到将来，而活动在现代。

好仆人洛尼却完全活动和思想在现代，这是很好的。如果他的主人这时向他提起罗马帝国，洛尼私下会认为这是瞎说八道，而同时保持着铁石一般的面容。国王只是为了亚眠，干脆地要求金钱和大炮。这恰恰找对了人，洛尼未奉命以前，早就作好了准备，至少是关于大炮方面。说到金钱，情况比较糟糕一些，不过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本来它早就应当储备好了，以防万一。但是想想看，税收短少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要给手工业的贷款，又要赎买城市，桩桩都得花钱啦。

时机紧急，迫使洛尼先生毫不顾忌地说出：国王的建筑花了多少钱，他开宴会和爱好游戏又花了多少钱。只要把尊贵的女主人耗费的钱搬到桌面上来，恐怕三张桌子都放不下哩！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她自己已经站在房里了。她正害怕得睡不着觉，又听人向她报告不幸的消息。她穿上方才脱下的衣

服，甚而戴上假面具，就赶到她主人的身边来，想替他分忧解愁，也寻求他的保护。

亨利搀着她的手，把她当作一位陌生的蒙面女士，带到洛尼先生的面前，她温婉地低下头，亨利说：这是穿海绿衣服的美丽女士，她将要给我筹措战费。他立即叫达马涅克给他穿上魔术家的服装，戴上面罩，他同她一起走了。他们的随从人员增加了，这些都是在御妹公主那儿参加跳舞的客人。夜色愈深了，街上还是十分热闹。亨利从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乞丐；他的处境使他神经过敏，豪迈与沮丧的心情，一下子判若霄壤。

国王沿路步行，好让所有的老百姓瞧见他，不相信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这支夜行队伍到达了德·拉·色利瑟大街，迎面是一堵毫无粉饰的墙，好象那后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实际上，每个人都认识这座架有篱笆的花园，这所肃静无哗的屋子；就是国王自己来这儿访问鞋匠查梅，也早就不瞒人了。这时铁门开了，仆役们拿着火炬，穿过花园跑来，雁行侍立，火炬的光一下子都照射在他的身上。这是一座具有意大利风格的花园：柱头比树木多，石板地面比草地多，没有绿化的厅堂，而是小型礼拜堂，作为破碎的残墟形式建筑起来的。正面的房屋不高，几乎无一处没有雕饰，仿佛是由各色大理石镶成的一整块宝石。房主人的穿着也十分考究，他站在露天小台阶脚下，恭候御驾光临，他向国王陛下行礼，伸开的手指几乎拂到石板地面。

侯爵夫人站在国王与鞋匠中间，现在鞋匠已经是一位富有的放款人了，只是想到他起家的情况，才叫他是鞋匠。这三

位重要人物跨进暖和的小客厅。三个人彼此间各有各的打算。小客厅里不仅空气暖和，而且那筛滤过的灯光和幽雅的陈设使人感到悦目。鼻子也嗅到一股幽香，这是喷射器喷射出来，肉眼瞧不见的香雾。查梅家里所有的人，都有一股使人嗅到舒服的气味，然而最使人神往的，还是那露天模范厨房：灶头上喷云吐雾，热香四溢，浑身雪白衣服的厨师，正在表演自己的手艺。

他们三个人相互在打交道，慢慢地兜着圈子。其中有两位戴着假面具，没有显示出真面目。在那些小小的桌子上，不断有人在吃东西，或者打牌。哪里不是觥筹交错，哪里就有纸牌在起落。亨利发现玩“卜立姆”的地方有空位子，他对于“卜立姆”的兴趣，几乎大过“布雷南”①。所以这个狡猾的查梅，佛罗伦萨人，摩尔人的后裔，不知不觉地把国王的步伐朝着那儿引去，那儿早就设了一个空座位。

“查梅，”亨利正要坐到椅子上去，迫不及待地说，“侯爵夫人给您光荣，准备单独同您谈一次。”

“我真是受宠若惊，”矮小的外国人结结巴巴地说，他长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睛，额头不高，一张黑黝黝的脸，又扁又平。臀部特别肥大，象个女人。

“那末，您在这桩事情上，态度就得象位贵族，”亨利说。他快要走开了，又指点几位侍从人员。“我随身带来了理发师。虽然您在这儿是唯一的人，可以叫所有的人上当，不过您得注意：我作为魔术家也会一手。”

---

① “卜立姆”和“布雷南”是当时纸牌的玩法。

他说了话以后，就急忙坐到赌台旁边去。查梅正视着那美丽的戴面罩的脸；在他们周围环立的人都走开了。他冷冷地问："多少？"

"塞巴斯提安，您是一个漂亮人物，"甘蓓莉嘘气似地说，同时格格地笑了，露出珍珠一般的牙齿，向后掉过头去，有意让对方看出自己迷人的下巴。因为她看出对方已经受到迷惑，于是就毫不客气地发号施令。

"五袋黄金，"她命令道，陡然她的声音变深沉了，犹如轻轻敲击的钟声；她很快地向前俯着身子，压低矮子的气焰，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甘蓓莉，是尊贵的女主人。这时他真的有点站不稳，好象快要沉到自己的大理石地面下去了。他在惊吓当中，把她称作殿下。

"请殿下先允许我呼吸一口空气，"他那短短的脖子透不过气来，正想趁机溜走。她折好扇子，低声说："有个秘密消息，国王把西班牙人打败了。"

跟着，她就背过身去。

甘蓓莉选了一张正在吃饭的桌子，她由于激动过度，终于饿了。其他戴面罩的人，都不认得她，或者故作不认得她。甘蓓莉和他们说了一些闲话，也喝了一杯酒，因为她很明白，一场最热烈的斗争就要到来。她的背后有人低声说："请您来！"

甘蓓莉回过头去看，果然不出她所料是谁。

"沙贡，"穿海绿衣服的蒙面人低声说，宫廷里所有的女士，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甘蓓莉跟到一扇门口。门后的灯光更暗淡，房间好象是空的。她没有跨过门槛。她的女伴赶快悄悄地说：

“请您别进去。”

她说了这句话，好象十拿九稳，认为甘蓓莉自然会得小心在意。接着她的舌头又活跃起来。

“象他这种人，什么都可以信得过，要不的话，一个鞋匠不会发这么大的财了。他给已故的国王作意大利式的软鞋，这对于敏感的脚，是再好不过的东西。后来他借钱给贵族，利息不断上升，宫廷里没有一个人不欠他的债。结果弄得已故的国王一无所有，而查梅把王国的一切财宝搬到远方去了。只有咱们妇女们从他身上刮到的一点东西，才留在国内。查梅对于咱们妇女有点偏爱，夫人。”

“沙贡，”甘蓓莉打断她的话，说。“我倒想听听，究竟查梅委托您办些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委托您吧。”

女士结结巴巴地说不出口，随即决定非忿忿地大声叫嚷不可。然而甘蓓莉来得更快，不让她叫出来，于是沙贡夫人只好急起直追那坐失的机会。甘蓓莉作了一番安排，让亨利瞧见她来了。他在牌桌上，向所有旁观的人，表示自己多么兴高采烈，面前放着一大堆金钱，而其他的牌角，却露出垂头丧气的神情。他瞧见尊贵的女主人走来，立即在面罩后面闭上左眼，这意味着不光是赢了钱才那样高兴。甘蓓莉停留在仔细计算好距离的地方；沙贡要是在这儿说话，她亲爱的主人就可以听到。鞋匠的代理人一定会轻声说话，相信周围人声嘈杂，不会被人听见。谁在这儿有这么灵敏的耳朵，能辨别出有关自己的谈话呢？甘蓓莉知道，只有她的主人具有这种优越的天赋，不会遗漏一点东西。

沙贡夫人长得身材苗条，一只不很显著的尖鼻头，薄薄的

嘴，向外嘻开；她惊慌得失去了呼吸，或者这也是故作惊慌吧。“殿下，”她突然叫道，也许是方才从鞋匠那儿学来的。

“殿下！他借五袋黄金给国王，但是他要收回十袋。我再三反对，我叫得象一只鹦鹉，难道您没有听见吗？”

“您的声音太小了，”甘蓓莉说。“他给您的酬劳，一定是半袋。”

“给您的可是一整袋，”沙贡从牙缝中迸出咝咝的声音。她并不是最有耐性的人，也和任何女人一样，一心都在钱上。查梅在这桩生意上，真不该雇用这种初出茅庐的人。甘蓓莉从容地说：

“这样我就会扣减国王五万泰勒。我不愿意作。”

沙贡又恢复了镇静。“您有钱——”轻轻地屈膝，用巴结的语气说：“您可以供奉咱们的君王比美丽更多的东西。但是请您相信我，我也要尽我的责任。我已经把鞋匠的无耻要求从十袋压到七袋了。”

“这还——差不多，”甘蓓莉决定道。沙贡用扇子遮着嘴，继续说了。

“您就等待结果吧。有人把他叫到了旁边去。鞋匠回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亚眠失守了，他气得直喘气，现在一定非十袋不可，也许明天还要十二袋呢。”

甘蓓莉大吃一惊，现在她亲爱的主人竟到了这种田地。她费了很长的时间，才继续说出话。亨利特别注意到了这点，看出她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儿；他的眼泪在面罩后沿着脸颊直流，同时他把面前的金币合拢来，放成一堆。

甘蓓莉带着一种使他醉心的自制表情，说：

“沙贡，请您原谅我。您这一回作事很讲交情。现在我请您转告塞巴斯提安·查梅先生，我要同他面谈。我并且愿意走进那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去。”

“不过他不去，”女士回答。“他害怕您比国王更厉害。他提出的条件，只好接受，不然的话，什么也得不到了。”

“您就照我的意思去办吧。”

甘蓓莉的语气不容许对方违抗，沙贡夫人只好走了，不过露出犹豫不决，欲前又却的样儿。她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一个中间人总是不愿意双方当事人亲自碰头，但是这也警告正在注意的亨利：现在有危险了。他立即招手叫他的老伙伴洛格劳尔过来，洛格劳尔先生赶忙把耳朵凑上去。他希望这次得到赎罪的机会，把上次由于轻佻的缘故而串演滑稽剧，彻底化解了。

他接到任务以后，就蹑手蹑脚走进那间可疑的房间，藏在那扇掩蔽着的门背后，另外一扇门是敞开的。甘蓓莉得到沙贡夫人的暗示以后，正打算走进去；但是门槛前面有人叫她止步。不是别人，是房主人自己。他请求侯爵夫人留在这儿，别离开众人，这时前后左右闹成一片。纵然有人偷听，也没关系，象他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同国王的尊贵女主人有什么秘密。他靠在一扇半开的门上，另一扇门的背后，就藏着洛格劳尔先生。狡猾的查梅从没有上过别人的当，国王也把他弄不到手。

甘蓓莉说：

“塞巴斯提安·查梅，我看出来，我自己弄错了。您不止是一个放债人，普通放债人的出身和业务，不容许自己有高贵

的思想方式。我就对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不错，国王现在的处境困难。他失去了亚眠。但是他会赢得战争。我明白自己说的什么，不然的话，我也决不肯答应把我所有的一切东西向您抵押。”

这时他沉默了，一对圆溜溜的眼睛，露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她又开口说了。

“我得到关于战争的消息，这样的消息您是得不到的。所以我把蒙果的府邸和全部土地交给您，作为五袋黄金的抵押和保证品，这地方将来会成为一个公爵领地。”

查梅在她说话以前，已经考虑和决定好了。这位妇人倒也有些手腕，这点是肯定的。一个女人单凭温柔多情，决不能使她那大成问题的没落亲属重新抬头，还有她自己，究竟她将来的结果怎样呢？“公爵领地”这句话，比任何东西都更打动他。他瞧见这位妇人成竹在胸的冷静样儿，感到惊讶，认为她和他自己是一类的人，或者甚而比他更高明。这种错误的印象，使他忘了采取精打细算的商人手段。“究竟她从战争当中得到什么消息？她凭什么敢于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赌注，担保国王一定获得胜利呢？”

她下这样大的赌注，是因为她爱他。哪怕他的失败不可避免，而她的爱情却是唯一的保证。她早就要报答她的主人从心坎里赠给她的东西；蒙果的府邸和土地，都是他的。要了解这点，超出查梅的能力以外了。躲在门背后的洛格劳尔先生，记下尊贵的女主人对于国王说的每句话。查梅对甘蓓莉·德丝特蕾说：

“您的产业值不了五袋黄金，但是我给六袋。不是给您，我

也不要您的抵押品。我把钱交给国王，完全是相信他的伟大。胜利以后，他会想到这点。”

“他一定会的，”甘蓓莉再三强调。她用扇子挨了一下鞋匠的手，使他感到莫大的光荣，沉思地目送她走了。他贷出去的金钱，也把他牵涉到人们的命运中去了。他常常想到这个问题，可以算是他的优点。

她在一张牌桌旁边停下来，有三次输掉了。查梅受不了一种寒冷的感觉走了。当她到了国王的面前，他给她取下面罩，同时也露出自己的真面目，说：“这就是咱们，”随即当众拥抱和吻他最亲爱的人。其他那些把钱输光给他的牌角，面对着一大堆金币，好象是蜡泥塑的傀儡，但是亨利把这一大堆金币推倒和搅乱了，金钱在桌面上滚动，发出非常悦耳的声音，他说：

“诸位先生，你们把所有的钱分去吧。我多半是骗了你们；你们一定已经看出了我的马脚，不过故作不知，因为你们认识我，其实你们是不许识破我的。要是我方才输了，也许传开了不大好听。但是你们得知道，”他提高声音，“等不到两小时，我就要同你们大伙儿一起上战场了。”

众人全体起立，一致高呼：“国王万岁！”

这位国王离开一个地方，最后总少不得开点玩笑。这回德·瓦雷纳先生不得不吃点苦头，他从前是厨师，后来又当了传递情书的人，最后成了贵族，上回那次使尊贵女主人受窘的滑稽剧，主要应当归咎于他。“给德·瓦雷纳先生一条白围裙和一顶白帽子，”国王命令道。“他应当给我烤一块蛋糕。”

一会儿，露天模范厨房的灶头上，发出鼎沸的声音，这是

当众表演的。德·瓦雷纳先生穿上白衣服，戴着和他自己身材一样高的帽子，他烘烤一块蛋糕，这不是普通的蛋糕，而是他现在发明的，因为这和他的名誉有关。他切了一块橙皮，丢到里面去，又加上一点姜，然后来回喷射一些利口酒——蛋糕上马上升起一股火焰，跟着焰头又下落了，一股扑鼻的香味，使得所有旁观的人馋涎欲滴。他们把厨房包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最崇拜这位大师的人，还是厨师们自己，这是大司务和他的徒弟们。他们排成行列，跟在德·瓦雷纳先生身后，他用五根指头顶着金盘，走到国王坐的案边去。

德·瓦雷纳先生跪在地上，所有的厨师，都跪在他的背后，国王从他手里接过盘子，尝了一下点心，说味道很好。这时大伙儿都鼓起掌来。德·瓦雷纳先生站起来，算是恢复了自己的荣誉。有几个人对他说："我的先生，这样一种东西也可能作不好咧。但是国王还是夸赞了您，这位国王喜欢寻点开心，但是他决不践踏任何人。"德·瓦雷纳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也是这种意见。

国王和侯爵夫人，离开查梅鞋匠的意大利式的屋子。查梅诚惶诚恐地送他们到门口，他的十根指尖拂到花园的石板地面，同时他的仆人们挥着火炬，厅堂或者残缺的礼拜堂，经过火炬光芒的照射后，又渐渐地回到黑暗中去了。马匹和软轿等候在大街上，亨利骑马傍着轿子走，微微俯着身子，向轿里说话。

"尊贵的女主人，我现在不能再休息了，但是您应当去睡觉。我把您送到我的妹妹嘉德琳那儿去，派一百名卫兵来保护您。"

“哪怕是一千名呢，也没有用。我最爱的主人，您走就带我一路吧！我在这儿是不安全的。”

半路上是黑暗的，但是他握着她的手，从她的手上感觉出，她很害怕。

“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他立刻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这时他听见她叹息一声，表示放心了。“我的心肝，”他朝着轿内说，实际上，他什么也瞧不见。他听见：

“别让人知道，我在哪儿。我想悄悄地走在您的前面。”

“未来的王后是不会逃跑的，”他回答，同时决定道：“您在两个联队的掩护下启程，随身带着六只口袋，这是我完全靠您的帮助才得到的。”

就在这个时候，查梅鞋匠叫他的仆人，把最后一批还要继续玩牌的人轰出门去。屋子终于清静了；他亲手把全体仆人关闭在固定的地方；然后他走下他那最低层的地窖里去，只有他一个人才找得到进口。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拖出来六只沉重的口袋，陆续把它们拖到地窖上面去。他用嘴含着灯笼的手柄，他的臀部宽大，肩臂乏力，他在三个地窖的螺旋形回梯上，累倒了好几次，然而他还是拚命地拖。

他把六只口袋搬上来以后，就坐在口袋上喘气，浑身都给汗水湿透了，而且还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他和高贵夫人的谈话，可能被人偷听去了。在国王的人没有运走口袋以前，强盗可能跑来打死他，把东西抢走。他把所有的灯光都弄熄了，只剩下一只灯笼，他用自己的背挡着它。他在大门背后扣上铁链，又闩了铁棍。在焦急的等待当中，他禁不住胡思乱想——唉，对于自己方才的高贵态度，再也提不起一点儿劲头

了，对于国王的伟大所抱的信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不会胜利，"查梅鞋匠想。

"他也不许胜利，"他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本是佛罗伦萨公使的亲信，公使一定会向家里报告，说我出卖了西班牙的事业。他夸大其辞，其实我已经在为它服务了。我怎能不为哈普斯堡服务呢？我的钱在它统治下的国家里活动。他们在这儿不久就会觉察，哈普斯堡和我的金钱具有多么雄厚的势力。为什么我要上人家的当，做得那样高贵？生意本来就是卑贱的，要不，就干脆别作。主啊，主啊，但愿这次侥幸成功！"

实际上只过了几分钟，但是他认为已经过了几小时，查梅鞋匠专心致意在祈祷上。

正在他喋喋不休的当儿，外边传进来一句约定的话。这是国王的人到了。

危 险 的 交 易

作为大军前导，向北进军的两个联队，是受小皮隆元帅指挥。这位感情并不细腻的男子，对待国王的尊贵女主人，却彬彬有礼。他的性格顽固，后来纯粹由于不知悔悟，竟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罪行。他的个子倒不矮小，不愧是一位性情奇特的父亲的儿子，要是形势许可的话，他很可能率领他的队伍袭击国王。不过他始终尊敬和保护德丝特蕾夫人，从没有违悖过自己的职责。

前头是大炮，跟着是步兵，被包围在中间用轮子载运的，是一只铁箱，内容就是那六袋黄金。骑兵队中间是一辆旅行车，车上载的是第二件宝物。后面接着又是步兵队，炮兵队——这一队长蛇似的大军，浩浩荡荡地第一天开到了蓬图瓦兹。就皮隆本人来说，也可以夜里行军；不过他看守着无价之宝，不得不停下来，他再三声明这点，或者说，把这点当作借口吧。傍晚的时候，他隔一会儿又骑马来到车前，向她请安问好。她希望睡在车里，连夜赶路。不过帐篷还是给她搭起来了。

天亮的时候，前头部队不见了。原来他们出动去攻占法兰西岛省，而且尽快赶到毕卡底省。甘蓓莉睡久耽误了，左右侍女没有叫醒她。她醒来后要元帅前去见她，只得到一封简短的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措辞很有礼貌，据说：他不能再扈送这位绝代佳人旅行，感到非常气愤和苦恼。可惜他不得不和她分道扬镳，集合驻军，带领他们一起去。千万请令人崇拜的夫人放心，部队对她是忠诚不二的。为了保护国王最贵重的珍宝，人人都不惜粉身碎骨。皮隆元帅在信的末尾请求最仁慈的夫人不必赶路，还是多逗留一会儿。不久就会有几位绅士前来见她。不过他请求她有了新的扈从以后，也别忘了她的忠实的皮隆。

她枉自查问一番，还是不知道军队在等待谁。除开元帅那种笨拙的致敬不谈，她认为逗留在这儿凶多吉少。在她睡着的时候，国王为了早一点赶上她，可能一个人骑马在黑夜里打这儿跑过，但是这儿有树丛挡着帐篷的灯光，彼此可能当面错过哩。如果她现在见不到他，没有他在她的身边，那末，她就

得担心那些追踪和捕获她的敌人。她知道的仇人太多了，只消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些人的面孔。唉！她的死亡已经注定了。不过实际上还得经过一些时间，直到现在，她只是有了这种预感。她从巴黎出来，好象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随身带的东西，一直使得她提心吊胆，无法排遣心里的恐惧，有时恐惧不断增强，只有等到国王的手握着她的手，甘蓓莉才会放下心事，感到安全。

她命令启程，不允许在这儿过夜，只等吃过饭以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得继续行军。她就这样同着军队一起赶路，到了第二天晚上，就越过了从瓦兹河到拉索姆河的一段路，亚眠就在这儿，国王的军队也在这儿。为什么他本人不在这儿呢？是故意和她分道扬镳，让她一个人呆在这儿吗？经过了几个心烦意乱的日子，他才写信给她，说他对阿拉斯城发动了一次突击，不过没有得到结果；但是他宁肯主动向敌人进攻，不等到敌人来向他进攻。说到恐惧，那就只有他自己才配散布恐惧，让敌人相信他有无数化身，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吧。

信使妇人感到惭愧。她的主人每逢遇到与王国有关的事情，总是精神百倍，勇往直前，而她只是担心自己渺小的生命。她决定要象王后一样行动和思想。就在这个时候，皮隆元帅事前通知过她的绅士们到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是布荣公爵，除公爵而外，还有他的朋友德·拉·特雷莫瓦。两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先来看甘蓓莉·德丝特蕾，都认为她也是新教的人。他们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知道：宫廷憎恨甘蓓莉，而她的女友只有御妹公主一人。

帐篷扎在军营中间的一座土丘上，离河不远。这位基督

教的公爵，带来了自己的联队，用他的队伍环绕着土丘一带。皮隆元帅接到消息太迟了。帐篷外部蒙着皮革，内部是用金银两色织锦铺衬的。帐篷顶上飘扬着国王的三角旗，那是白底上绣的百合花。作为国王的爱人，不好屈居矮座，于是她坐在最高的座位上，接待两位绅士。

杜锐兰，现在的布荣公爵，变得非常神气了。从前他跟着年青的那瓦拉国王，从鲁佛宫的长期俘虏生活中逃亡出来，又陪着亨利自由地骑马通过他将来获得的王国。当时亨利是在森林中一片树木稀疏的地方，召集他的第一批部下。空中的雾影暂时分开了，它遮着前面的视线，也掩覆着背后的景物。只有中间一段太阳照射的地方，光波腾涌，亨利抬手，叫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面前。他和每个人单独站立一会儿，拥抱对方的脖子，或者摇撼对方的肩头，或者紧握对方的手臂。这是他的第一批人。要是他能够前知的话，他就可以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出对方将来的作用；要是他预见到他们最后的光景，就会使他感到可悲，可喜，可怕，可痛。

杜锐兰，现在的布荣公爵，当时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在那瓦拉国王面前，轻轻用膝头沾了一下地面，就算是屈膝致敬了，跟着就一蹦几尺高，动作十分轻捷。这时他跨进帐来，是一个身材魁梧而显赫的人物，一脸的骄傲气概，已经习惯于俯视向他屈膝的人了。他不给别人服务，本身也是一位南面王，只有在对他有利的时候，才同法兰西国王往来，否则，就同别的国王往来。甘蓓莉想，查梅鞋匠并没有凭借继承权作了布荣公爵，这点区别要牢牢记着。还有，这种彻头彻尾的自信态度，查梅鞋匠也没有。固然，所谓大人物，都是由小人物成长

起来的。

杜锐兰同那位站在他背后的德·拉·特雷莫瓦，恰如其分地向未来的法兰西王后鞠躬。这还不算，布荣公爵又向她点点头，投了一瞥心照不宣的目光，表示他承认她，也承认她和他本人差不多，掌握了前进的生活艺术。“或者也象查梅鞋匠吧，”甘蓓莉这时心里在想，这两人使她感到厌恶。德·拉·特雷莫瓦先生直截了当地把朋友的示意说出来。

“夫人，您的家族得瞧瞧这番光景：国王的三角旗挂在您的帐篷上。可敬呀，可敬。连太后都还没有经验到哩！”德·拉·特雷莫瓦先生是一个滑稽的人，所以他才说出这种乏味而隐含讥刺的话。他的相貌已经显得滑稽，不必再加做作，说话丝毫不动声色。他长得又长又瘦，鼻子是歪的，一部浓密的胡须，特别是那对眼睛，象黑炭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个讨厌的人。他还没有张嘴，就发出了声音。别人也许会以为那是低沉而可怕的声音，但是他说话带着鼻音，活象年集市场上的丑角在学蛙鸣。大概是嘴巴的构成或者鼻子的缺陷，不容许特雷莫瓦先生象贵族一样说话吧。他也就习惯成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生理的状态而活动。

甘蓓莉现在观察人已经有些经验了，她立刻就明白，这个人的声音用于种种伪装和卑鄙行为，是多么可怕的工具。然而这并不妨碍她，一见特雷莫瓦先生开口，就忍不住笑了。

“这时我想起来了，咱们还是去寻求最高的主吧，”特雷莫瓦说，同时摆动他的手脚，做出向上爬的姿势，因为被寻求的主是高坐在天空上。

甘蓓莉谦和地笑了；可惜这个玩笑开得不合适，再说下

去，也许更不成话。要是她不担心这点，真可以天真地嘲笑一番。

杜锐兰先生缓和她的疑心，极口称赞国王：凡是国王马蹄所到的地方，就鼓舞起人民的勇气，增强他们的抵抗，防止城市落到敌人的手里去。所以他少不得有些耽搁。“侯爵夫人只好耐心等候他，”他加上这一句，话里含有许多意思：包括甘蓓莉的结婚和加冕在内。她领会出他那意味深长的目光，泰然地忍受下了。她第二次举手邀请他，这时那位骄傲的公爵才坐到一把椅子上去。椅子比未来的王后的座位要低一些。

“让我站着吧，”特雷莫瓦先生相反地说。“在我的君王感到不舒适而躺下的时候，我也不想坐下。”

“国王病了吗？”她本不应当泄露出自己的感情，然而还是惊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抓着靠背。这时客人们才知道，甘蓓莉没有得到消息，于是他们迅速地对瞧了一眼，接着特雷莫瓦先生又开始作蛙鸣了。

“肾脏。肾脏不舒服，这就是主上患的病。手术会使他感到难受啊。”滑稽脚色面向着墙，好象真的在动手术。“哎呀，疼啦！”他呻吟道。“这可不行。这种器官是为了更美好的目的而生长的呀。”讨厌的滑稽家，一下子转过身来，面向着夫人呱呱地叫。“国王在这方面并不缺少什么东西，这是众人都知道的。”

“是呀，”她安静地回答。“不缺少任何东西。就是别的方面也好极了，先生，您在撒谎。”

“我们但愿如此，”杜锐兰代朋友回答，朋友只是斜眼瞟着鼻子。“谣传可能错误。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一位国王

的疾病，可能发生在他作出重要决定以前。”

甘蓓莉听着，等待着。“他答应过他尊贵的女主人登上宝座，而且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杜锐兰强调道，“我在这点上不会记错。他也有几次答应给我们基督教徒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丝毫也没有兑过现，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您，都是一样啊，夫人。”

“我相信他，”甘蓓莉说。“请您也相信国王吧，他会在适当的时间实践一切诺言。”

杜锐兰：“现在就是适当的时间。因为他打算夺回亚眠，消灭他最凶恶的敌人之一。象我这样一位公爵，可以本着自己的主权发号施令，国境那边，我有的是同盟者，而且他们和我是同一教派的人。我可以向国王提供军队，也可以不向他提供军队，我将根据对我本身和对宗教所负的责任来选择。”

甘蓓莉：“在我看来，更多的还是对于自己吧。”

杜锐兰：“夫人，您假装这样不了解您本身的利益吗？为了帮助我们的宗教，您就先帮助您自己吧！”

甘蓓莉：“您要求我作什么呢？”

杜锐兰：“请您好好地劝说国王，一点儿也别松劲，等到他颁布敕令，宣布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整个王国内处于平等的地位。基督教徒可以在各地做祈祷，同时禁止在他们的固定地方做弥撒。”

甘蓓莉：“这点他从没有答应过。”

杜锐兰：“但是他现在得行动起来，局势非要他这样作不可。”

甘蓓莉：“他不会作，所谓局势，无非是您的借口，它挂着

您的名字啊，布荣公爵。”

杜锐兰：“错过今天，我就永远得不到国王承认我的主权，而我的领地也得不到独立的机会了。时不可失呀。”

“你这叛徒只有这一天时间，我的日子可多着呢，”甘蓓莉心想，但是现在她决定不再透露出自己心里的话，只是敷衍几句，让对方说。

“那就好吧，”她说。“可是我呢。我的事情又有哪些好处？”

他慷慨地点点头。“现在咱们开始互相了解了。夫人，您想登上法兰西王后的宝座。有许多人想杀死您，而不让您上去。”

甘蓓莉坚定地回答：“我的敌人没有哪一个比国王的幸福更强。现在亚眠城前的战争幸运，决定着我的事情。”

“而决定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人啊。”

杜锐兰打量这位美丽的妇人。好象他认真在考虑她的命运。

“您在兜圈子啊，夫人。”他把头从这边转到那边，以便更好地看清她。“我真替您可惜呀。请您别再误把好人当坏人了，我们基督教徒是和您一党的。您有朋友，他们准备双手托着您的脚，让您能够展翅高飞。”

特雷莫瓦先生立即表演出来。他跪下去，小心地抬起甘蓓莉的一只脚，把脚放在他伸出的手掌上。她听他摆布，暂时也忘记了自己应当保持冷静。“真的吗？”她迫切的问。

那个大胡子笨汉，把她的脚从手掌撑到指尖上。这时他让脚落下来，鞋底刚好打在他那埋着的脑袋上，不偏不倚，正中那片秃顶。

骄傲的杜锐兰用手一指，淡淡地说：“您该瞧见了吧，夫人。”

这时她做出爱好奉承、深信不疑的样儿，其实她看出来了，这两位朋友是危险的。特雷莫瓦先生请她离开那不舒适的地位，他算是毫不含糊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思想。

“基督教徒帮助我上升，我也帮助他们上升。要是我跌下来了，就会打中他们，而且不止是一只脑袋呢。”她指着那个秃头。

两人愕然地沉默了；他们还没有预见到这种程度。不过这可以算作一种预示，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下。

“咱们的联盟，对于咱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包含着危险，”她说。“干脆些说，咱们是在出卖国王呀。”

“他自己也在作同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也对于您，”杜锐兰说，同时站起来。他的鞠躬是随便的，故意作出要走的样儿。但是他立刻又回来了，比方才更走近甘蓓莉，也象查梅鞋匠一样，用手遮着嘴说话。

“夫人，我们的风险由我们自己承当，您估计您的风险有多大？每年一万镑，依我算来，不过这样。您可以从新教党派的手里，获得这笔恩俸，由一位富有的公爵保证，准时支付给您。”

最初，甘蓓莉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那个滑稽家帮助了她。他学一个沿街叫卖贩子的样儿，其实他的声音早就用不着再做作了。“第一个出八个半格罗申①，谁出得更多一些？”

---

① 古时钱币的一种。

"应当出得更多一些，"甘蓓莉证实道。她做了一个断然的手势，打发两人走了，掉过头去叫她的侍女。

在土山脚下，杜锐兰又率领着他的联队。

"您作得对，什么把柄也别留下，"特雷莫瓦先生通过他那不正常的鼻子发出声音。"这个女人一句话也不会对她的绿头巾说。我猜想，她爱他，就象珀涅罗珀爱尤利西斯①。"

"我猜想，她关心的还是钱，和洛尼先生不相上下，"杜锐兰说。

两人回头望了一眼土山上的帐篷，篷顶上飘扬着国王的三角旗。

他 们 写 信

他快要到达的时候，他的尊贵的女主人骑马去迎接他。他们坐在鞍上互相拥抱。但是他们在路上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有涉及到感情。

"陛下！"甘蓓莉开口说。"您要知道，布荣公爵和别的基督教贵族，是为您战斗呢，还是把人马撤走，完全要看您的态度。"

"他们骨子里想得到更多的权力，表面上借口宗教要求更多的自由。您别担心，我最贵重的宝贝！我已经下了决心，解

---

① 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其妻珀涅罗珀贞洁自守，夫妇终于团聚。尤利西斯代表机智，珀涅罗珀代表贞洁。

放宗教，但是宗教的党徒如果想要取得更多的权力，我就把他们监禁起来。”

“陛下，我最爱的主人，请您当心自己吧，无论是对新教的人，或者对我。他们是属于我这一党，要强迫您抬举我作您的王后。”

他注视着她，眼睛由于惊讶与佩服而睁大了。她这样斥退她的党派，只相信他一个人。她那迷人的脸庞，当着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羞怯和激动。

“还有什么呢，我最贵重的宝贝？”

她沉默了，在到达军营以前，都没有开口。后来在帐篷里，她才自认不讳：

“陛下，我最爱的主人，别人买通我反对您。”

“值得作吗？”他问，她把别人提供的数目告诉他，于是他就劝她接受下来。“如果又有一家库存减少，这是最受欢迎不过的事情。”

但是她拖出一只口袋，把它放在帐篷里面最高的座位上，再引她的主人到座位前去。

“我把我的财产抵押了。查梅鞋匠给了我这一袋。我值不到更多的钱了。我的一切，一直到死，都属于您——我的主人和我的心肝。”

这是她自己的供认，他以前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她甚而打算跪下去，他紧紧抱住她，一脚把高座上的口袋踢开，金钱叮叮当当地直响，双手把她扶上座位。

他的洛尼同样给他带来了作战所需的钱，不过经过的情形不同。在包围亚眠和战争进行期间，洛尼先生每月率领一支

十分出色的卫队来到这儿，再一次运来了十五万泰勒。这些钱是从最高法院委员、富有的贵族、殷实的市民、特别是从赋税承包商身上挤出来的。他威胁那些人，将请司法官厅调查，他们立刻就和解了。这支堂皇的队伍，前后左右掩护着财物启程：前头是大炮，接着是步兵，然后又是重炮，洛尼先生置身在旗幡招展的四方形阵式中，大炮在前，银箱随后，而他指挥着两者的行止。他穿上轻便的甲胄，脖子上围着女士们使用的鲜艳花边，金色的绶带，用夹子别在肩头上，打老远就发出闪光，实在神气极了。

他向国王报告，别人如何向他行贿。他自己用武力反对他们，可是其他的人就不象他这样了。尊贵女主人的亲姨母，德·苏尔迪夫人，接受了一位财政官吏的珍宝，那个人居然胆敢向洛尼夫人行贿，在她那儿留下一只价值六千泰勒的金刚钻。洛尼先生狠狠地把这个破坏金钱道德的人教训了一顿，他后来再也不敢冒昧了。国王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能不感谢他忠诚的仆人吗？金钱问题更甭提了。他没有洛尼是不行的。洛尼先生和屠户订立条约，供应两万人的给养。洛尼先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军队中建立模范战地医院，挽救了无数受伤的人。

为了不让对方扯得太远，亨利提醒他的超群出众的仆人一桩事情：没有一个普通兵士帮忙，国王自己已经没有命了。原来有一个国王的同乡，加斯科涅人，不知道什么原因，陷在那些保卫要塞的人当中去了，他从城墙上向下叫："喂！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家乡人都是这样称呼亨利。"当心！牝猫快要生仔了，"加斯科涅人用家乡的土话大声说，这儿只有亨利

才听得懂。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站在埋有地雷的地方，要是他不马上跳开，眼看就被炸成齑粉了。

因为他没有死，而且骑在马上，所以也终于得到了亚眠。工作费了三个多月，他回巴黎的时间还不算在内。回到巴黎是为了发表轰雷掣电般的讲话，否则首都就熬不住了。亚尔培·奥地利红衣主教和大公爵，首先被打垮，亚眠随即被收复了。红衣主教被打败了，从王国里被赶跑了，一辈子也不敢再来出丑了。这是由于一位统帅运用了帕马的一套战术，避免攻坚战。他在战壕和堡垒中消耗敌人，使用地雷和反地雷。等到援军从尼德兰赶来增援，大主教已经溃不成军，只好被人打垮，乖乖地撤走了。援军的数目很少。为什么那样少呢？很久以来，亨利就在考虑这点，以为整个罗马帝国都会动员起来反对他。现在算是跨过这点了。

他夺回了自己的城市之一，让老唐·菲利普栽个大跟头，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应当是那个老家伙的最后一次败仗，他要乞求和平了。二十六年的和平，很难达到，或者根本就达不到，诺言不是被人规避，就是被人破坏，现在应当把它写在纸上不受损害，就是最强大的军队也不能损害它。它要盖印，国王的名誉要渗入燃烧的蜡泥中。它要当着上帝宣誓。

凡是神圣和不可改变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公使们带着全权和任务首途，开始交涉，国王亨利等得十分焦急。哈普斯堡真的不管老菲利普了吗？他已经作了不少时间的世界统治者。在公使们动身赶到目的地来的这段时期中，亨利每点钟都接到报告，每天都在交涉，使他的胜利成为决定的事实，丝毫也不容许否认。

他在亚眠军营里，就任命洛尼为炮兵都督。这当然也少不了最好的仆人自己再三催促。他的功劳太大，国王不得不论功行赏，还有洛尼那种严肃的表情，他常常提到自己苦干了多年，既没有职位，也没有官衔。他只负了一个名不符实的财政总监的头衔，而炮兵都督始终是让·德丝特蕾先生，这位先生虽然是尊贵女主人的生父，却是一个没用的老头儿。国王出钱向她的父亲买回炮兵都督的位置，她表示心满意足。于是又有许多钱流到这个著名家族的手里，引起最好的仆人重新谴责甘蓓莉。她原来希望缓和对方的感情。不行，她的让步也和她的反抗一样，使得洛尼先生对她更加怀有敌意。

但是国王在亚眠城前，晋封他最爱的人为博福尔公爵夫人。这一方面证明他战胜了，另方面也公开地表示：他最心爱的人登上宝座只差最后一步了。因此，他的幸福比她的纯洁些。在她的周围，危机不断增加；她总觉得恶毒的利爪在向她攫拿。她每天都离不开国王，又不好向他明说自己害怕。他有了快乐的时间，迅速而不费力地上升到了伟大和占有的地位。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并不如你所想的那样，一点儿没有问题啊，可怜的美人儿。他也和你一样地警戒着，谨慎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过他的确战胜了，这个期间，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亨利在信里写道："勇敢的克立荣，你星期一没有在场，真该去上吊。你相信我吧，这样美好的机会也许永远碰不到了，我原本希望你到这儿来。红衣主教打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连脑袋都急红了，不过他离开以后又好了。我不想留在亚眠城里，还要去办点事情。"

甘蓓莉在信里写道："公主，我伟大的女友！您亲爱的兄长，我尊贵的主人，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国王。现在还可以让他的首都误解我，甚而在他的宫廷里流传着一种不恰当的名称吗？真的，别人不应该骂我。公主，为了苏瓦松伯爵的事情，我非要劝解国王不再生气，决不罢手。咱们的朋友误听人言，把自己的部队从王军中抽调出去，在会战以前，他同布荣公爵一起撤走了，公爵是一个恶劣的基督教徒。平常伯爵和您是一样忠诚的。公主，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您接信后告诉我：您想怎样接待我，您承认作我伟大的女友吗？"

嘉德琳写回信，但是吃惊地把笔放下来。她几乎信手写上："猪堡公爵夫人，"这个名称到处流传，人们觉得它十分有趣。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憎恨甘蓓莉。一部分人只要觉得这是滑稽和时髦的东西，就人云亦云。另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犯不着树敌，去参加那不得人心的一派。最冷静的人矢口不叫那个刻薄的名字。德·沙贡夫人一提到甘蓓莉，只做一个丑脸；后来很快连丑脸也不做了。现在还不到打落水狗、庆祝成功的时候咧。相反，凡是头脑清醒的人，就预见到尊贵的女主人还要高升一级。她将要跨过最后步骤的一半，不过不是整个步骤。要防止过于性急地把关系搅乱了！

嘉德琳写道："博福尔公爵夫人，我亲爱的女友。我对您十分满意，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您回来，好让我吻您的双颊。您帮助和劝告我亲爱的王兄，就和我自己想作的一样。您不肯夸耀自己，但是我知道您和布荣公爵见面的情形。我也知道，那个恶劣的基督教徒刚撤走后，国王就召唤一位优秀得多的基督教徒到身边来了。我是指摩尔内先生：他重新获得咱们

主人的恩典，这是您的功劳。最爱的，您还不知道这点哩。因为您的心肠是纯洁的，您为宗教服务，丝毫也不计算。但是我们要您兼有两者，祈祷与计算。我秘密告诉您一个消息：奥兰尼公主在这儿，悄悄地住在我家里。她熬过了许多苦恼和斗争，我可以当她的面坦白我的缺点，它们是根源于我的天性，无法摆脱。这段时间，我没有瞧见苏瓦松伯爵；他非常失悔，不该在亚眠城前率领部队离开了国王。咱们是软弱的。不过奥兰尼公主是个坚强而又虔诚的人，她说我的女友甘蓓莉是一位有德行的、好心肠的女基督教徒。”

亨利写道：“杜勃勒西先生！西班牙国王想同我建立和平，倒也作得不错。我用两万军队把他打败了，其中有四千名英国人，这得感谢伊丽莎白女王的友谊。我有您摩尔内先生这样一个人，是很好的，您拥有她的信任，也拥有我的信任，可以使我们重新合作。作为我信任您的证明，现在我派遣您到我的布列塔尼省去，同麦叩尔先生交涉。他的处境不佳，手下的人都叛变了。他现在把我的省区交出来，还可以得到我的钱。等到我同西班牙缔结和平以后，他就得不到了，那时我要统率军队前去。您表现出您的外交手腕吧！过去您一直是我的外交家，也猜出了我对宗教的意见以及我最近不久如何来证实这点。从前有人刺伤了我的嘴唇，你们大伙儿都认为这是一次警告。咱们姑且相信它是警告吧，不过它不会只出现一次。尽管我平常喜欢合乎理性的思想和行动，然而我碰见一些现象总是违反理性。我进入亚眠城的当儿，半路上看见一座绞架，架上吊着一个久已被处死刑的人。但是他们为了向我致敬，新给死人穿上一件白衬衫。他们打扮好腐烂的尸

体，仿佛死者复活了。我还保持着镇静，但是皮隆元帅就不行了。别瞧他长得那样强壮，比我更不济事，那具吊在架上的死尸，使他又惊又怕。他不得不勒转马头，朝一户人家跑去，从马鞍上摔下来，头碰着墙，失去了知觉。”

基督教徒

现在摩尔内简直是个复活的人，有些人对他望而生畏，好象皮隆怕看那个穿新衬衫的死人。麦叩尔是洛林家族的最后一个人，他放弃自己至今尚在王国部分地区所掌握的权力。首先，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这样作，尽管他一再用西班牙人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来威胁，其实他最明白不过，他只有白等他们一场。不过要是摩尔内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会把权力放弃得更快一些。现在麦叩尔还没有在自己的府邸里见着摩尔内，他在等待国王的专使到来。

这个摩尔内，使小小的那瓦拉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倘使亨利有什么不能亲自处理的事情，就由他代劳。不过洛林人极不愿意承认这点，他宁肯说，摩尔内倒是有点才干的。英国女王本来已经生气，不理睬那个不忠实的教友了，又靠摩尔内的斡旋，才赢得她回心转意。那个不忠实的人，不知道还会驱遣哪些迷误和死亡的人来呢。咱们想到这点以前，柯里尼大将，巴托罗牟之夜的牺牲者，过去会战当中阵亡的胡根诺教徒，都从他们的坟墓当中站起来了。为什么不呢？劫后余生的人，也照样陷入泥土中去呀，看来基督教徒们永远完蛋了。

象国王这样一个改教的异教徒，最好是别把自己的人召唤到身边来。

但是他现在把摩尔内唤来了，这是开头。这位改教的异教徒，无疑是想使基督教徒获得权利。他们当着他的面，也许不敢作出如此过奢的要求。谁又愿意阻止他的高兴呢？他是打败西班牙的胜利者。他先要振兴异教，然后才答应天主教国王的和平。

麦叩尔公爵把一切发生的事情，干脆当作反常，认为这是违反正常秩序和神圣特权，在他看来，虽然还没有到荒诞的程度，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位国王，推翻了许多东西，总是百战百胜。他铲除种种值得尊重的组织，例如最强大的家族，最后居然轮到洛林家族的身上，他一挥手就把许多人物解决了：他解决了我的哥哥吉士——老百姓的宠儿，又解决了我的胖哥哥马因，最后轮到我的头上来了。我镇守在大陆边缘上的凸出地区，多年以来，我已经相信自己将和海洋或者世界霸权一样不朽。现在世界霸权证实自己不能持久了，我也得开始对本身怀疑。海洋不久也会退回去，这座府邸将要矗立在陆地上。

咆哮的海浪，照常拍打着岩石，府邸就建筑在岩石上，海水通过铁栅，流进最低层的地牢里去。府邸主人在这儿上边打开窗户；他听惯了奔腾澎湃的海涛声，要是现在那个基督教徒带着王家的扈从，出现在这间屋子里，涛声就会发出警告，使他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公爵作好安排。看专使带来多少扈从，他自己的人也要以同等的数额，从左右两道门拥进来。这位海滨主人，性情乖戾异常，更不用提他是泼妇蒙庞西埃的弟

弟了。这时他注意到，侍从长官在外面打手势，他立即关上门，只留窄窄一条缝。麦叩尔一下子转过身来；大厅里只站着一个人，正是他念念不忘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安详地顾盼，而这位大家族的贵族，虽然避开阳光，却不断闪动眼睑。他赶快稳住自己，看清对方以后，招手请对方走近一些。摩尔内先等公爵坐下，然后才把指给他坐的椅子安放停当，不让阳光射着眼睛。公爵不得不挪动自己的座位去迁就他，这么一来，他们在大厅里可以平起平坐，没有一方吃亏。麦叩尔心想："还有海涛的声音呢，这是他不习惯的。海水会叫他吃亏。"他让基督教徒说了一会儿，用手按着自己的耳朵，摩尔内随即停止讲话。

他等待着。窗户没有关上。摩尔内打量麦叩尔，也和对方打量他一样。象他这样一个人，一生当中走遍了欧洲的宫廷，在他面前，连最伟大的女王在重要关头，也不过和普通妇女一样，难道他在这儿还会怯场吗？他岂能当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凡人手足无措！他的额头更加显得开朗，因为发际越是向后移了；它原比一般人的额头宽大些，而且没有皱纹，光滑的广额承受着阳光。杜勃勒西·摩尔内先生的上帝，显然不喜爱有皱纹的额头。他的头发梳的很整齐，两耳后面仍然缠着鬈发，保持着老基督教徒光荣时代的习惯。国王亨利从前也是这样打扮。

这个人也和所有他那一类乌鸦一样，有着黑白二色的羽毛。人倒是挺神气。考究的衣料，有点点花的大氅，颈上带着领花，从领口可以看出胸衣上的十字，这是黑底上绣的黑线，显得雅致，不惹人注目，然而毕竟是十字。"叫人怎么办才好

呢？他们都是骄傲的人，可惜有时连一位王侯也无法惩治别人的骄傲。例如踏动大厅地板上的机关，让对方摔到最底层的地牢里去。那时海水就会灌进来，一个人只有笔直地站着，才能把头露出水面——”公爵听着单调的海涛声，发出上面的奇想，这种声音使他变得不近人情。

弄不清楚，基督教徒是否正在微笑。额头和眼睛，都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严肃神情；尤其使人不安的是颊上向下伸展的细细的皱纹，也许正是它带来了可疑的微笑。皱纹从鼻头两边一直伸展到颔下灰色的胡须里，鼻尖已经红了，胡须刚巧填着白领花的缺口。鼻子发红是由于伤风呢，还是由于喝酒的缘故？特别是基督教徒是不是在微笑，这点叫人捉摸不定。这显然是在用魔术威胁人呀。麦叩尔公爵觉得自己被人把心肝五脏都看透了，他有点迷信基督教徒的宗教性质，总认为跟他们一类人打交道，不十分妥当。何况眼前这个人被人称作他们的教皇。

因为窗户没有关上，于是摩尔内又从头谈起。他简单地说，对方处在这么窘迫的情形下，还尽量给他制造麻烦。一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在热烈的宗教教友大会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当然经得起海水的咆哮，他用不着提高声音，只是运用谈话的技巧就行了。不久麦叩尔先生就被他说服了，再说，他也不在乎这点，或迟或早，他总得让步，交出自己的统治权，至多不过是代价问题。这时另外有点东西使他更感不安。

“您不是有一个特殊的上帝吗？”这位大人物问，他已经在大陆的边缘上衰老了。

摩尔内毫不惊奇地回答：

“我的上帝是唯一活着的。”

“他让您认识他吗？”麦叩尔问。

“他今天和永久都赋给我以全部的力量，”摩尔内声明。他用冷静而不带挑衅的语气断言：他没有别的，只是通过真理取得胜利，但是通过真理，就百无一失，甚而可以打败那不识真理的强大敌人。洛林家族最后这个拥有权力的人，露出怀疑的表情。这使得摩尔内难过极了，同时他也惋惜那个怀疑的人。因此，他才根据自己的宗教论文，引证最好的理由，他从没有这样详细地说明过。最后，他把世俗的事情与宗教的事情结合起来。他认为王国的内战，一直给野心勃勃的异邦人以机会，而对于半法国人至多不过是一种诱惑。他虽然没有提名道姓，但是麦叩尔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指的正是洛林家族。于是他勃然大怒，本来他还不致于激怒到这种程度，因为他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对这位基督教徒抱着迷信般的恐惧。“送他进地牢去吧，”他的愤怒在要求，而他表面上却相反地露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实际上，他差点就要揿动秘密机关，把地板打开。

摩尔内抱着最纯洁的心情，相信自己在宗教和国王的敌人的身上，发生了充分的影响，而且是在精神和世俗两方面，这将有利于上帝和国家的和平。麦叩尔先生已经向他表示出另外一种神情，既不烦燥，也不带内心的愤激。在摩尔内看来，现在对方就象朋友一样在打量他，那样和气，那样明理，实际上，麦叩尔正打着坏主意，想让他惨死，预备把他慢慢地淹死在海水泛滥的地牢里。

只有一桩事情，麦叩尔事先想弄清楚：“您的上帝还常常

表现奇迹吗？奇迹是不是随着《圣经》一起终止了？或者他还在您的身上让奇迹继续发生？”

“上帝的仁慈是万世不朽的，”基督教徒说。他第一次在大厅里低下头，用意是在安慰一个悔罪的人。

公爵的表情立即阴沉了。“他真行，甚而逃脱了地牢之灾，天使会给他打开栅栏，”他心里想，放弃去揿动那个机关的打算了。其实麦叩尔先生没有想到这点：摩尔内怀着十分纯洁的心情，移动他坐的椅子，使得公爵挪动自己的座位去迁就他。要是他跌下去，公爵也会随着跌下去。

这天他们没有继续商谈，在以后的日子中，麦叩尔公爵提出更多的难题，超出事前的打算。他抱着新的希望。卫尔文城是在王国那一面的吉士公爵领地内，那儿是洛林家族的发源地。听说西班牙人在卫尔文城彻底被打败了，而且签了字，承认这个王国今后永远不属于西班牙，要是勉强那样作，也不会符合上帝的意旨。麦叩尔接到最快的消息，消息向他证实，哈普斯堡家族的外交家比将军更要顽强些。

他气得对自己大为不满，因为他在某天下午当着基督教徒摩尔内，本来应该说是当着异教徒亨利，居然失去了勇气，不敢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沉下水去。主要是为了这是另一个人派来的专使，也许骨子里握有更高的全权。“更高的全权！咱们走着瞧吧。至少在卫尔文，这些人的上帝还没有显过圣，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这时麦叩尔公爵在肚内寻思。“我确实应该把这个基督教徒沉下水去才对；”他回复到原来的顽固观点，因为单调的海水咆哮声又使他变得乖戾了。

十月末尾，摩尔内来到昂热。布利萨克元帅——人文主

义者和捕蝇人，在城内召集了好些绅士，请他们赞成他欢迎御驾即将到来所作的安排。国王来到布列塔尼省区，要经过索米尔和昂热。索米尔的总督就是摩尔内先生，元帅在昂热指挥一支王家驻军。因而王国的总督在王国的城市昂热碰到不幸事件，就更加显得讨厌，何况事情几乎等于是元帅亲眼瞧见，而凶手又是元帅的亲戚。

一位名叫桑伐尔的绅士，跑来找索米尔的总督摩尔内先生。地方是昂热城的大街上，摩尔内正在和一位法院的顾问谈话。他随身只带了一个骑术教官、一个总管家、一个秘书和一个侍从。桑伐尔带来了十个武装人员，他先把他们掩藏起来。他为了几封中途被截获的信件，向索米尔总督申诉不平，因为总督叫人把那些信件拆开了。申诉含有挑衅的意味，摩尔内的声明很有分寸：他所以拆开那些信，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嫌疑分子的身上发现的。当他读到信内有桑伐尔先生的名字，就把信继续寄走了。同时摩尔内表示自己的惊讶，因为事情早发生在五个月以前了。

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可是那位贵族的气还没有平下来，反而更加哓哓不休，干脆拒绝摩尔内的声明。“那就算了，”摩尔内最后只好说。“必要的理由，我只有向国王说明。先生，您随时可以和我体面地解决这桩事情。”

桑伐尔好象巴不得对方说出这句话，立即从大衣里面抽出一根棍子，他那十个武装人员也蜂拥上来。他行凶以后在他们的保护下跨上马跑了。摩尔内已经上了年纪，头上挨了一棒，倒在地上打滚。

西部省区都激动起来了。人们不相信这是两位绅士之间

的个人争执，而认为这是事先要使基督教徒的所谓教皇失去战斗力。这么一来，国王就不敢贸然旅行，只好放弃对基督教徒颁布宪章的企图了。本来一切都准备妥当；这个教派和党派，在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会议上，给国王提出他们的条件；这简直狂妄得无以复加了，而摩尔内就负责向国王贯彻上述的要求。临到最后，才给他头上一棒，使王国摆脱了专搞颠覆的党派的可怕暴力。

另一方面，被打者的教友们，彼此指天誓日地说，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诺言，都失效了。他们只有巩固自己控制的地方，从事新的战斗。这就是摩尔内在狼狈处境中的情况，同时他接到国王一封信，承认自己作为国王和摩尔内的朋友，摩尔内所受的侮辱，等于针对着他本身。"以国王的身份，我要依法办理。单是作为您的朋友，我只消拔枪相助就行了。"

愤激的语言，迫不及待的行动，几乎无法控制。生活迅速地在前进；但是不久以前，希望的高峰，还分明在给这种生活和这个国家辩护，突然运动在卫尔文和布列塔尼都停顿了；要与新教人士谋致和平，也由于头上这一棒而变得遥遥无期了。

布利萨克元帅奉到命令，把妹夫桑伐尔交给王国的警察少尉，"不许制造任何借口，把事情拖延下去，或者增添困难，因为这次发生的事件，使我非常痛心，这有关我的威信和王国的职责。"

其实捕蝇人布列萨克，对这点知道的最清楚；因此，他带着得意的心情，走近受伤的摩尔内的躺椅旁边，平常他很少做得象今天这么热忱。

"尊敬的朋友，咱们主上比您更难受啊，"布利萨克说话带着使徒般的面容，这活脱是出自一位大师的手笔。瞧那想象中的忠诚的胡须，而两眼和殉教者一样，一直望着最高的天空。

"我自愿，"这位圣徒说，"到监狱里去，抵偿您受的侮辱，遵从国王陛下的意旨。宁肯牺牲我自己，不愿无能为力地白白瞧着。"

"您不是无能为力的，"摩尔内说。"您是一个伪君子。您把您的妹夫藏起来，不交给国王。他躲在麦叩尔先生的一座城市里。您又忙着同这个人煽动另外一桩事情，其实他很快就完蛋了，而您也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您当我是什么人？"布利萨克问，吃惊地发抖。"您这是言不由衷吧。您仔细瞧瞧我，是好样的，再重复一遍方才的话。"

摩尔内没有重复方才的话，他的鄙视超过了愤怒。这时布利萨克摇身一变，脸色苍白得象个快死的人，眼神消散了，头上似乎现出耶稣受难的荆冠。摩尔内带着厌恶的心情，注意对方的种种作态。布利萨克心里想："我现在摇身一变，变成魔鬼给你瞧，叫你这基督教的乌鸦，吓得从树枝上跌下去摔死。要不要试试看？"他费了不少气力，才勉强压制着这股冲动。

"何苦这样重视一个无望的人，"摩尔内对自己的灵魂说。因为眼前这个伪君子和做丑脸的人，在他看来，是一切人当中最没希望的了。自从他受到狙击以后，对于麦叩尔先生的看法也不同了。他怪自己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总是把每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当作是可以教诲的，而这种看法在今天比在

年青时代更甚，这显然是由于年岁增长而表现出来的弱点。不过他还是认为那位强大的公爵更接近上帝的创造物一些，而不是一个空洞的、卑不足道的人。这个卑不足道的人，正在他的面前做戏。

摩尔内轻轻触动一下这个世俗的幻象，他好象在对一个没有生命的对象讲话。他提出在以下的条件下，自己愿意忘掉所受的侮辱：要用庄严的形式向他赔罪，让大众瞧见。桑伐尔先生要在他的面前下跪。布利萨克元帅听见这样说，一时忘了形，倒真的激动起来了。

“岂有此理！”他说。“请您自己找他去吧！他会规规矩矩地向您道歉，不过不是采取这种非常的形式。说到末了，您自己又是什么人呢？”

“国王的使臣，我们在这儿等候御驾到来，他会找到桑伐尔，给他应得的处罚。”

“不见得吧，”布利萨克说。“您别忘记，是我把首都交付给他的，不然的话，他永远也得不到。”

摩尔内掉过头去，面向着墙，按捺下要说的话。现在他才看清楚，国王说得多么对：他是凭一位贵族的荣誉，在捍卫应有的服从和王国的职责。布利萨克元帅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尽量拖延下去。末了，桑伐尔仍然平安无恙地躲在家里。摩尔内认为用不着多说废话了。

布利萨克默默地走开了；基督教徒的不妥协精神，也和信仰狂热一样可怕。他们暗中打了一棒所引起的结果，不亚于那有名的“上帝的愤怒”。看来还得给他们一点教训。这个摩尔内应当让人牵着鼻子走，成为笑柄。要是国王也得到他应

得的一份，那就更妙了。他就会有所忌惮，让他的基督教徒们白白地等候敕令。

谈　　话

事情总之闹得过火了。摩尔内还没有离开病房，就向他的教会解释，而且再三声明：他们千万不可向国王要求比他自愿承诺的更多的东西，使他本身受到损害。“要是他死了呢？”贝洛牧师问，这位牧师是受了教会大会的委托来见索米尔总督的。

摩尔内低下头，然后抬起头来，从容地说：

“在他活着的时候，有他准备颁布的敕令也就够了。”

以后怎样呢，他对这点默而不言，只在心里想：“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吧。咱们在活人当中，应当始终关怀信仰和咱们的荣誉。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实现这样的生活时刻，付出了什么代价；国王终于允许给咱们的敕令了。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吧。”摩尔内使用这句成语，是以虔诚的教徒身份，而且也本着政治策略的意义。

他和自己的夫人一起旅行到巴黎去。两人到达以后，立刻就受到接待。摩尔内夫人是在御妹公主的家里，那儿除公主而外，还出现了两位女士：一位是博福尔公爵夫人，一位是奥兰尼公主。国王召见摩尔内先生，过一会儿，他就要接见教皇的使节。

亨利瞧见他的菲利普·摩尔内走进来，他不能如自己希

望的那样，立刻走上前去拥抱他：这个形象显得有些陌生。这倒不是年龄的关系，要怪不幸的事件使一个人面目改观了。

“菲利普，”亨利说。“您有什么话，尽情地向我申诉吧，我要用心倾听。您受的侮辱太大了，我也和您一起受到侮辱。不过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可以把权利赋给宗教。”

“陛下！当然，”摩尔内用微弱的声音说。“您实践您的诺言，把自由与权利赠与宗教，这是它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具有的东西。”

“不过更多的东西，如象你们在巴托罗伞之夜所受的牺牲，我却不能归还你们，”亨利坦白地说。菲利普承认道：“我知道了。”

两人都用放弃的姿态把手一挥。休息一下以后，外交家作出一个恭敬的建议：他的教友要求在最高法院的敕令部门有六位代表。“这在十六位代表当中得不出多数呀，”亨利表示异议。

“因此，我们恭请陛下圣裁，任命其他的十名天主教徒。陛下！只有您才是我们的保障。”

“不是你们的坚固堡垒，也不是敕令吗？”

“只有您一个人。”

亨利不再问了，这时他才拥抱菲利普·摩尔内，大约从没有把对方在自己的胸口上抱得这样紧和这样久。他附在菲利普的耳边说：

“咱们两人应当永远活下去才好。”

国王吻了对方脸颊的另一边以后，又附在那一只耳朵边说：

“不然的话，在咱们死后，我的敕令将变成一纸空文了。”

“咱们不好预先加以判断，”摩尔内向他透露真情。“我在宗教热忱当中几乎忘了，咱们的事业多半维持不到咱们这一生。以后，人们又会要求，而且永不满足，总想把良心的自由提高为永恒的法则。但是它随着咱们一起丧失，而后代的人，又得重新获得它。命运的主宰，就是这样安排的啊。”

“他是怎么告诉您的呢？”亨利问，同时后退一步，打量对方。对方在进门时就显得有点陌生了。摩尔内一下子变得坚强起来，而且露出迫不及待的神情。

“陛下！我头上挨了一棒，直到现在还没有报仇雪恨。”

亨利：“这应当报仇雪恨。我答应一定这样作。”

摩尔内：“我不得不诉苦，您在耽误时间，我的敌人会嘲笑我。”

亨利：“朋友，您对未完成的敕令，要比对打击更早一些不感到痛苦才好。”

摩尔内：“陛下！打击伤了我的荣誉。”

亨利：“您倒在地上打滚，但是宗教站起来了。”

摩尔内：“没有荣誉就没有胜利。不言而喻，咱们的事业也就扫地以尽了，咱们是在荣誉中完成事业，而咱们的名字也赖以不朽。”

亨利没有回答，沉思起来：正是虚名常常误人和骗人，而且是毫无恶意的，只是按照世俗的规律发生作用。“不可为虚名而受实祸。我抱着坚强不屈的意志，达到预定的崇高地位，这就是我的荣誉。直路也许超过荣誉，它会是奇迹。我躲避凶手，也忘掉头上的打击。采取报复——这得牺牲不少后来所

谓的伟大。采取报复——”

“摩尔内先生，在您变得明哲以前，您早已是一位贵族。我看得很明白。难道您还不了解，咱们采取报复，使咱们自己比任何人受的屈辱更大吗？”

摩尔内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说：

“陛下！桑伐尔先生得关进监牢里去，他必须向我赔罪。”

“好吧，”亨利说。“就照您的意思办。”

说到这儿，他打发老伙伴走了。下边教皇的特使乘车到了。

亨利没有走到门口和台阶上去迎接特使，而是从相反的一面离开屋子。从附近可以望到他妹妹住的蒂勒里宫的窗户。他注意那扇窗挂着薄纱，窗帘上人影幢幢，一共是四人。“女士们在为我担忧，”他想。“她们集合在一块儿，为我祈祷，祝我坚持到底。嘉德琳，别担心了，这一回我是主人。奥兰尼公主，我的时刻到了，我的王国里不会再有凶手，没有人今天还敢把刀向着我，那只会刺进他自己的身体。”

他迈开大步，几乎等于是在跳，以便抢在特使的前头进入屋子，但是他让背后的门开着，意思是要那四个人影目睹即将到来的事情。“摩尔内夫人，”他想，“您别给我，还是多给您的丈夫做祈祷吧，他是那样急欲复仇，但是他绕弯回避特使，因为他担心受到试探，或许会出于聪明的打算，而吻对方的戒指。”

卫兵在外面站岗，门响动了。亨利心里想：“甘蓓莉，我尊贵的女主人！瞧着我吧！要是我经得起这次考验，你也就胜利了。同那三位女基督教徒一起，为你作王后而祈祷吧。”

这时特使跨过门槛。他不再移动脚步。他站在那儿，期待国王去吻他的戒指。特使的随从人数很多，他们从台阶脚下升上来，好比一团五光十色的云彩。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宗教服装和军队服装，其中也有男孩，云彩簇拥在特使的身后，显得过于伟大一些。特使本人却始终是个恭顺的伛偻老头儿，他只是胆怯地抬起戴戒指的手，仿佛别人对他未免要求过奢了。但是国王热烈地吻他手上的戒指，然后退到屋子当中去。现在是他在那儿等待了。云彩一般的随从，无声地散开，房门轻轻关上。特使巴不得想向四周瞧瞧。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和这位国王在一起吗？

跨进一位被判决者的房间，是既不舒服，又不妥贴的，尤其是对于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对于扰攘的人生感到十分好奇，而又完全窥测不出它的尽头。这时马尔维次在布鲁塞尔说：法兰西国王该死。特使心想："房门大半关上了，没有办法，只好自动走上前去。"他果然向前移动脚步，目光始终盯着国王，对国王感到抱歉，每走一步，抱歉得更深切一些。偏偏一位叛逆者，异教徒，信仰和神圣秩序的不可救药的破坏者，在非常的情形下，具有这样的面容和姿态，连体格健美的男孩，或者白璧无瑕的基督徒都办不到。所以可惜呀。五年以来，马尔维次——布鲁塞尔的特使，一直在追求他的死。这未免太残忍了，虽然这是公道的，因为这位国王自己在趋向灭亡。那位特使只是在推倒一个快要跌倒的人。"我却想扶住他。"

特使坐下，随后国王才坐下。特使祝贺国王战胜了奥地利红衣主教。

"这是战胜了西班牙，"亨利赶快说。"战胜了哈普斯堡。"

特使等了一会儿，才问道：

“也战胜了基督教世界吗？”

“我是基督教的国王啊，”亨利说。“教皇知道这个；我向他提供保证，使我害怕自己的胜利。我缔结和平，不过我也可以把战争带过来因河对岸去。”

“如果您办得到，您就作吧。您应当高兴才是，您同世俗的敌人取得了和平，就好向教会进攻了。”

“上帝作证，”亨利指天誓日地说。

“保证——”特使把手伸到国王的面前，警告他。“别给您的基督教徒以保证，特别是别给最初的保证。这会超出您的本意，也与您的幸福不相容。您已经升高了，是一位胜利者和伟大的国王。如果您真是个杰出的人才，那您就应当看出您的权力的限度！”

“对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情，”亨利说，“未免太言重了。我已经向罗马说明，我的基督教徒要得到的，无非是一纸空文。这些可怜的人，也不期望更多的东西了。勇敢的摩尔内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吻了您的戒指。我亲口把这点对他说了。他们知道我的为人。为什么偏偏罗马不相信我呢？”

“因为罗马认识您更清楚一些。”

特使回答以后，接着是一片很吃力的沉默。国王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遍，脚步越来越慢。他每次经过敞开的门，都提起脚，好窥探妹妹那座屋子的窗口。四个人影中有三个完全静止不动，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个人的活动上。

忏　悔

那边屋子里发生的情形是这样：四位妇女当中的每一位，都讲一次话，坦白出自己的内心。她们围着一张台子，台上放着一本书。开始，她们都一致同意，国王的困难时间到了，她们要超过空间的距离去帮助他。咱们来忏悔自己是什么人吧。只有真理才能帮助咱们和他。咱们要真实。他才会感觉到，也才会象一个忏悔者而行动。

摩尔内夫人在等级上是最低的，所以要她充当前导。她吃了一惊，说："我不配呀，"把手放在书上，好鼓舞自己的精神。她的骨骼结实，穿的是黑衣服，头发压在软帽下。不过她还是掩藏不住真相，人们可以看出，那是淡红的发色。这位五十岁的妇人，皮肤的毛孔粗大，肤色苍白，在她伸出去的手上，凸起一条条浅蓝色的脉管。眼睛也同样是没有光泽的蓝色，不过她正在聚精会神，从其他三位女士的头上望去。摩尔内夫人虽然觉察出了国王就在那边，但是她立即下决心忘掉这点。

"我是一个女基督教，"她说，这句简单的话已经透露出她的心声。这个妇人的声音并不悦耳，她的脸型太长，年纪虽然老了，脸上也和丈夫一样没有皱纹；她的嘴唇在说话时，显得枯燥而不柔润。三位女士把这一切特点都瞧出来了；不过无可否认，这种发自内心的声调，始终是严肃而和谐的，它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但是就我的信仰和我的罪过来说，我不配作一个女基督

徒。我过去爱慕虚荣，我的虔诚是世俗的，也是虚伪的，就象我戴在头上的鬈发一样。当牧师们禁止我戴的时候，我非但不感激他派遣他们来帮助我，反而生气了。他用苦恼来考验我，”——她故意用“他”，避免用主的名字。“根本上，苦恼也没有使我改善。咱们是不可救药的人，或多或少，注定要犯罪的，不得超生，就永远堕入地狱。”

她低头俯视地上；因为这种动作不是出于自愿，所以她很快又探望那边的窗口。

“我具有说服别人的特别才能。摩尔内先生要我去影响一些人，他害怕他们怀疑。我也得到了一些成就，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始终是不纯洁的。这也是伶俐的人办不到的。咱们成了什么人呢？为了世俗的利益，竟逼得别人绝望。我知道一位王侯，他由于我而失去了一切，被人放逐了。我自己却摆脱了逃亡生涯！我侵犯了一种权力，本来这种权力既可以解脱我，又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没有这样想，所以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也永远治不好，不管什么山上的好矿泉，不管我是喝水，还是在水里洗澡，都没有用。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我的心跳是良心在警告，良心已经很激动，可能带来巨大的恐惧。”

那边人影幢幢，正是国王。摩尔内夫人怀着惋惜的心情，注意他怎样在浪费自己的才干。咱们总是孜孜不倦地作伪，但是坦白直率才是人的本色，纵然它有致命的危险。瞧吧，摩尔内先生本着坚强的决心，要扭转别人，最初自己是自豪的，后来变得过于恩怨分明了。不过他至少通过自己的道德而获得拯救，道德完整地保存在精神当中，决不因世俗的行动而减少。行动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他也从事观察。他是第一个从

俗人的观点，写宗教论文的人。他在文章中反抗世俗的意识，既不欺骗人，也不欺骗赫赫在上的主，他伏案工作的时候，就是自由的，成为他能够达到的最优秀的人。

她打开自己用手放在上面的那本书。“关于圣晚餐的论文，”她说。

“怎么！”奥兰尼公主精神焕发地大声说。她沉默了许久，不过她并不感到无聊。她不管是和别人在一起，或者单独一个人，都不会感到无聊。

“原来这就是论文！咱们在全欧洲的人都等候着它呀。这本书却在这儿。为什么没有先传到咱们的手里来呢？”

御妹公主问道：

“这本书真要消灭弥撒，连教皇本人也不想再宣读祭词了吗？”

“弥撒还会照旧被人宣读，”另外一位女基督教徒回答；她没有作更多的说明，面向奥兰尼公主。

“奥兰尼公主，”她向矮小、丰满的女士说，女士长着一对清澈如水的眼睛，灰色头发，肤色和最年青的一位差不多。“您在所有女基督教徒当中，是考验经受得最多的一位。有一股端庄正直的芬芳气息环绕着您，纵然您以无比的仁慈乐意接受，我最后的坦白却达不到您的耳里。在国王没有颁布敕令以前，这本书不应当让人知道。要先有敕令才行，因为书公开以后，咱们就再也得不到敕令了。这本书将会冤屈咱们；皈依真理固然好，可惜目前有损无益。”

“不，”公主大声说。这位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女士，向那位苍白而又惶恐的女士保证：“咱们是幸福的人，真理只有

帮助咱们。纵然海枯石烂，咱们都无动于中，始终不变。咱们集会在这儿，本是为了帮助国王，咱们忏悔，剖露自己的真心，好让他在那边从精神上听出来。要证明这点，有他最心爱的人儿和咱们在一起，她是未来的王后。”

她那明朗的眼睛注视着甘蓓莉，可怜的人儿，脸上泛起一道红晕，轻轻地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她在女基督教徒当中，感到自己非常孤独，然而只有她们才是她的朋友。她们讲了许多话，她都听不懂。反省和忏悔，都不是她作的事情，这使她害怕。可是，在奥兰尼公主的目光注视下，她低声说出：她愿意试一试，她也准备忏悔。

“我亲爱的孩子，先得揩干你自己的眼睛。咱们应当用干燥的眼睛忏悔。”公主打断甘蓓莉的话，更多地是用微笑，而不是用语言。这种微笑是她特有的。它显得明理极了，深入到别人的心里。在甘蓓莉眼中，奥兰尼公主简直和天使一般。她感觉到，具有这种明理的微笑的人，一定和咱们的出身不同。因此，她预备适应自己一种迅速的冲动：她想吻奥兰尼公主的手。公主抢在她的前头，张开手臂作为保护，抱着甘蓓莉，同时比划一个手势，让御妹公主讲话。

特使讲话

亨利又对着特使坐下去，让他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罗马认识我，也许比我认识自己更清楚吗？再说下去吧。”特使开始讲话。声音来自一个瘦削的身材，它是柔软而响亮的。他

那憔悴的容貌，早就不惯于以真相示人了。神情变化不定，说明他的态度决不坚强。他的眼睛也跟着表情，显不出有多大的知识，只是闪着一股贪婪的光芒，使某一类人觉得无耻极了，不想再去看他。不过他究竟是教皇的特使呀。

国王简单地打岔几句，丝毫也不影响对方的讲话。这是对方早就准备好的誓词和抗议。“神圣父亲的最忠实的儿子。只是一纸空文。世界的和平。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大厦。”特使始终有条不紊，警告的意味愈来愈明显。

“是您给别人以怀疑的理由，认为您打算在全欧洲建立新教作为您的事业。这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您个人的荣誉。这么一来，罗马帝国瓦解了，神圣的教会也被推翻了，好让您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且您也明白，所以您还是接受忠告吧。您应当清除一切引起嫌疑的口实才对。”

接着他又回答国王提出的异议：

“您问谁在怀疑吗？很显然，直到现在只有我，一个懂得缄默的教士。别人都憎恨您，并不深究是为了什么。我不，您大约也瞧出来了，我不憎恨您。我在争取您。让我向您提供您自己的忏悔吧。有一天，您曾经站在圣但尼门楼最上层的边缘，目睹西班牙人撤退，而不把他们当作被战败的敌人。许多胜利者都爬上门楼去，以便更好地欣赏。但是他们大声欢呼，使您对世界秩序被打穿的裂口感到头晕。您把这叫作您的王国。我知道，话句横说竖说都是有理的，每逢有便宜可以攫取，最勇敢的话句就出现了。不过您的王国和别的王国不同，您把它变成了一个民族。这样就再也没有等级了，本来

等级一直是没有界限的，分散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国。您使各个等级一律平等，而称之为自由。那时我也在鲁昂，因为我在伴随您。当时您召集诺曼底省的三级会议，但是您把多数赋给了最低的等级。正是这个等级受到您的诱惑，您把自己的权力供给他们，因而接受他们的金钱，这一切就美其名为自由。一个象您这样的王国，蛊惑人心，颠倒秩序，只能叫作叛乱、孤立的王国。”

国王提出异议：他在世界上也有朋友。他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爱他。他的农民不许有奴隶，他的工商业不能老是没有事作。从前他只发现秩序的反面——紊乱。

特使：

“紊乱只是暂时的，决不妨碍永恒的秩序。给这种秩序带来危险的是公众的怀疑。国王在这儿作为一个异己分子，闯进古老的世界君主政体的联合里来。这个世界不信任他。说到和平，他既不能保护它，也得不到它。自由与自主的民族的模范，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加以制止，不然的话，大家都完了。是的，您有朋友，不过您的朋友必然是不害怕您那种模范的人，别的朋友，您是不会有的。您的朋友有些是共和国，有些是基督教徒，也有一些一身而兼两者。您信赖荷兰和瑞士。可怜的威尼斯崇拜您。在英国方面，一位老女王为了您的缘故，必须长命百岁。而您自己呢？”

“而我自己呢？”亨利重说一遍。

特使：

“在您死后——这可能不久——，您至今只在口头上答应给您的基督教徒的敕令，就失效了。我在最后的时刻还是希

望：您别认真那样作。为了您——的——缘——故。”

“为了我的缘故，”亨利重说一遍。

“因为我在替您担心。”

一片富有含意的沉默，彼此四目相视。亨利心想：“这个平常爱和男孩们胡闹的教士，知道的很多，但是不够。”

“刺客对我行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从容地说。

特使一下子变谦逊了，他请求道：

“您仔细瞧瞧我吧。我不是死亡之友——跟我认识的那些人不同。”

亨利说：“在我的人民当中，您今天找不到对我行凶的刺客了。”

“今天，”特使重说一遍。

“咱们就在十年以后再谈也行。”

亨利不该这么说；特使已经老了，根本想不到十年以后的事情。这时他结束谈话。

他们还站着耽搁了一会儿工夫，一面是特使致颂词，一面是国王的保证以及告别和送别的一切仪式，国王伴送到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就折回了，又一次伴送。国王怎样回到屋子中间来这点，是值得注意的，特使谦恭地挡驾，不让国王再送到门口。因为现在深刻而又危险的话似乎都谈完了，于是特使利用最后的机会，说点轻松愉快的东西，或者假装轻松愉快，当作是随口说出来的吧。

“您需要钱，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想使一切人平等的国王，最好是使得一切人都富有。不幸的是金钱势力掌握在世界君主国手里。您在这儿只碰到一些微不足道的财务人员，

如象查梅。他是麦第奇家族的一个手下人，您同意我的说法吗？当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罗。”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国王问；于是他也说几句大话，反正彼此都没有正经话可谈了。“为了靠拢托斯堪那大公爵的钱柜，我有的是办法：或者来个联盟，不然，就来个奇袭。”

其实他也明白，还有第三条路呢。特使用一种语气说话，仿佛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托斯堪那大公爵不光是最大的银行家，他还有一位侄女——拥有麦第奇家族公主的全部优点。”

“我知道，”亨利插嘴说。“她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位，在这儿俘虏了我好些年，无一天不把我当作一块烧肉，看我是不是烧熟了。我倒巴不得再来一次。”

“您在开玩笑——”特使勉强做出一点笑容，表示自己感到惊奇。“一位伟大的国王，居然也曾经被人看作一块烧肉吗？这点我要谨记在心。不过您所谓的俘虏生涯，有时却是温柔乡啊。”

特使走得更快一些，先到门边，别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他不等到再来新的礼节，就先走了。那一大群五色云彩一般的扈从人员，暂时离开了这个老头儿。

国王心想：“总而言之，这次谈话，比摩尔内或者道德君子给我的劝告，更合我的意一些。”

特使在他的云彩当中想：“这人是个殉教者。要是我能够写出一篇新的圣徒轶闻就好了。究竟我们的殉教者，我们的圣徒，又作出了些什么呢？一个人没有死的恐惧，就不是殉教者。但是只有思想才使人圣洁——这种思想不近情理，乖戾、

讨厌而无耻，它要打击和推翻世界秩序。只有当事人才觉得不错，那时我不会在场。这个人也不会了。”

亨利亲手关上房门，有一会儿，他茫然地来回走着，跨进另外一个房间，望着那边的窗口和四个人影。直到这时，他都没有想起她们；脑子里萦绕着一种思想，以为特使一直是跟在他的身旁。“放焰火的时候，我曾经发生奇想，那时他是不是暗中在场？自己早就把这种想法忘了，而他还知道它。”

他忍不住好笑。“这位漂亮的教士受骗了。他们把事情看得过火，猜疑得过多。我不想打倒教皇和皇帝，更没有这种确信。崇高的思想是在崇高的境界里，我不进入那种境界。只有他们才到那儿去，我只在这儿下边活动，做眼前现成的事情。我眼前最现成的事情，就是和我尊贵的女主人结婚，让她当王后。”

现在他用手按着胁下。“一个人为了享受洞房花烛的乐趣，竟自这么大费气力，想来实在可笑极了。颁布敕令，不过为了她的党派是基督教徒。从前，我相反地作出拚命的飞跃，不过为了希望博得教会的欢心和天主教人民的爱戴。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是一再地碰到刺客的刀，幸而刀没有刺中要害。”

因为他这时是单独一个人，平常难得有这种机会，于是他仆在地上呻吟，以免笑得大叫起来。“滑稽角色，却显得这样悲惨！伟大的悲剧演员，却落得这样可笑！一切都为了一个妇人。这是在睡房里创造世界历史呀。要把这点对人说出来，真是新闻。”

这种思想既然说出来，就再也不真实了。要当心，现在

甘蓓莉大成问题了。她曾经鼓舞过国王，帮助他越过障碍，完成拚命的飞跃和敕令，中间还经过几次会战，赢得了许多人，使用过巨大的力量和机智，一切诚实的工作还不计算在内。倘使她象孩子一样死了，情况又会怎么样呢？王国和这个男子始终如故。他不再笑了，用双手蒙着脸。他伸直身体，躺在地上，忍受无比的痛苦，因为他第一次在生活当中怀疑爱情。他不会有爱情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仿佛有一个凶狠的、千百年的畸形怪物，骑在他的脖子上，用千钧巨铲一般的手掌压碎他的颈项。他不会有爱情了。

亨利浑身一震，使得那个千年怪物失去了平衡。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命令那个从他脖子上滑下来的无形怪物：

“不要麦第奇家族的人！”

他说得这样响亮，竟使得他的侍从打开房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说：

“叫宫廷人员来见我，整个宫廷人员都要到御妹公主那儿去，伺候博福尔公爵夫人。”

甘蓓莉忏悔

御妹公主在女基督教徒们环立着的台边说：

“我虽然过着没有正式结婚的生活，却不知道什么是犯罪。大概只有上帝才明白，为什么他允许我这样作。在世界没有裁判我以前，我对待世界是骄傲的，听凭他作主吧。他要我对宗教忠诚不二。凡是一切要来的东西，就让它们来吧。我

忍受我最心爱的人虐待我，不光是在精神方面，而且还在其他方面。”

嘉德琳说到这儿，脸微微一红，用眼光来回扫射一遍，看她们的反映怎样。她们认为她作得对。如果御妹公主详细讲给她们听：苏瓦松伯爵怎样欺骗她，打她，把她从床上抛下去，那两位虔诚的女人都会赞许她。因为爱情上不断的逆来顺受，是和信仰上的忠诚符合一致的。瞧这张半老的天真面孔吧：它既不要人怜悯，也不要人羡慕；它不知道犯罪。但是它知道牺牲。

嘉德琳使用一种非常纯洁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我的王兄要我和另外一个人结婚。这会造成我的不幸。但愿他把敕令颁给咱们！这么一来，好些事情都可以抵消了，连我的不幸在内。如果说，还差一点就十全十美，那就是他应当晋升博福尔公爵夫人，她赠漂亮的孩子给他。我要求国王和她结婚，我要求敕令——而且我也坦白过了。”

御妹公主向她方才提到的女士做个手势。这位女士听见最好的女友说话，鼓起了勇气。她安静地呼吸。

甘蓓莉：

“御妹公主方才说得对：我要给咱们的主人生漂亮的孩子。不光是漂亮，还要生得多。我要成为后一代国王的母亲。因为我争取登上王后的宝座，所以我不得不恨那些阻碍我的人，我特别恨的是那瓦拉王后。不过，要是她派遣一个刺客来暗害我，而不是暗害我最心爱的人，我倒还原谅她一些。为了忏悔的缘故，我也试图尽量贬低自己。只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我爱他。”

这时大伙儿都感动了。嘉德琳赶快把自己赐福的脸转向甘蓓莉，奥兰尼公主轻轻抚摸她的肩头，而可怜的摩尔内夫人双手合十，高举起来。甘蓓莉请求这些好心肠的人再等一会儿；她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作卑鄙和下贱。未来的王后，不好对你们谈到这点。我要为了我的主人的荣誉而缄默。然而有种骄傲、野心、自私，这是空洞和虚伪的。你们基督教徒大概这样说：这人不会有爱情了。尽管集会在这儿的有好几个人，但是你们决不了解，什么叫作：这人不会有爱情了。一个知道这点的女人，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多么心惊，因为那是属于一个精神错乱的陌生人。我的生活，在我碰到一个我愿意为他而死的人以后，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我赢得了他，也把自己交给了他，不管——啊，请明白我的意思，不管他是不是伟大，也不管他是不是和我结婚。"

"时间不远了，"奥兰尼公主说。但是甘蓓莉说：

"奥兰尼公主，您在我身上别过分担心基督教的禁欲思想。我决心达到我的目的，也没有忘掉我的过去所教导我的手段。宫廷应当注意，为什么他们给了我一个讨厌的名字。"

女士们立刻想到："猪堡夫人"这个名称。奇怪的是，她们没有把这当作是一种辱骂。一下子这个妇人好象离开她们而独立，她们从她的口里听到国王陛下在说话，她成了他的化身，是他的血和肉。没有人再用赐福的面孔朝着她了，也没有人抚摸她的身体了。

奥兰尼公主不等人请求，就自己坦白出来。

"我经历的事件总是老样儿，这是一个大大的缺点。咱们

身上都是有瑕疵的，这要通过咱们的知识和意志力来治疗。无论骄傲、野心或者自私，我都完全说不上。巴托罗牟之夜的牺牲者——戴里尼先生的贫穷的遗孀，成了威廉·封·奥兰尼的夫人。奥兰尼本来可以娶任何一位富有的公主，可是他偏偏选了我这个极可怜的人，因而就惹得凶手们围攻他。他前妻的儿子莫利兹，继承父亲保卫荷兰。他和威廉不同，不愿意瞧见这个国家获得自由，而想用自己的统治来代替西班牙的枷锁。我赞成巴涅维特，拥护公理与自由，反对我的养子莫利兹，也就是违反我本身的利益，因为我自己年幼的孩子可能作王位继承人。而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受到什么牺牲，缺点就在这儿：我不斗争，只是听凭一种愉快的固执主宰着我，而人们错误地把这叫作道德。”

说话的人，用自己明净澄澈的目光，盯着博福尔公爵夫人。

“我相信，不认识灵魂的黑暗，正表示自己无动于中；而决不误入歧途，这在咱们天上的主那儿，就叫作冷淡。我鄙视死亡，不过它也不会向我索取代价。我不会由于爱情而死。不会死于爱情，而是死于基督教的固执，这点是我的遗传。我是我父亲柯里尼大将最心爱的女儿啊。”

这个名字是她的最后一句话。矮小而丰满的女人，才说出这个名字一半，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其他的三位女士，也跟她一起站起来，甘蓓莉是最后一个。忽然有位贵族来到她面前鞠躬，她没有瞧见他进来，真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尤其不愿他偏偏对她显出那种骄傲态度。这是洛尼先生。他说：

“夫人，国王就到这儿来了。他命令咱们侍候他。宫廷人

员已经集合齐了，请您动驾吧。”

洛尼先生在前头引路，充任她们的元帅，女士们分成两对，走进那轩敞的礼堂。方才离开忏悔当中沉思默想的境界，立即接受这虚荣世界的闹嚷喧嚣。整个宫廷第一次暴风雨般地向她致敬，甘蓓莉停下来，差点想折回去了。鼓掌声与欢呼声汇成一片，同时脚步和鞠躬的杂沓声音，从她周围离开，退到后面去了。成百的男女人士，拥挤在后边一定的地方，只剩她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大厅中间。为了不在这使人惶恐的幸福中感到孤独，她挽着奥兰尼公主的手臂。御妹公主站到她的左边去。

摩尔内夫人逃走了。她在外面碰见国王跨上台阶，就说：

“陛下！公爵夫人需要您的帮助，请您赶快去吧！您得及时赶到，以免您最心爱的人有生命危险！”

亨利放开脚就跑。他达到大厅门口，朝里面一瞧——什么？他宝贵的人儿并没有感到困窘，相反，亲爱的女主人在庆祝胜利。他的心怦怦直跳。这是向迷人的甘蓓莉和他自己的胜利致敬。

这间大厅周围，有回廊环绕，而且毗连着一些密室。不久以前，这儿才举行过魔术家和理发师的化装跳舞会。那场滑稽剧也是在这儿发生的。“我和你，咱们得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对于别人的侮辱毫无办法，后来幸亏通过一条秘密出路逃走了。当时咱们两人的情形尴尬极了。打这个时候起——我和你都步步高升。我终于成了打败西班牙的真正胜利者，甚而对教皇的特使坚持了我的主张。现在，现在我知道我的力量够了，可以颁布我的敕令。今天，今天是你的日子，我尊贵的

女主人。我立即可以迫使教士给咱们证婚，给你和我证婚，而你是我的王后。”

这是他在陶醉当中的想法。另外的人对这件事情，就用冷静的理智来考虑。有两位女士，稍微离开这拥挤杂沓的人群，互相耳语。

孔蒂公主：“瞧她多苍白！奥兰尼公主只好加劲扶着她，要不，我真担心她会跌下去呢。”

出身波滂家族的孔德郡主：“我担心得更多一些。倘使我堂兄的幸福中止了，那又怎么办呢？他对于这样一种婚姻，必须非常伟大才行。”

孔蒂公主：“难道他现在还不够伟大，足以向我们挑战吗？他心爱的妓女，站在两个女基督教徒中间，出现在整个宫廷的面前。我相信，她也是一个挑战的人，要不的话，她应当明白，什么东西在威胁她，早就跌下去不省人事了。”

孔德郡主：“总之，她是苍白的。不过她的苍白也可以显示骄傲，而不是恐惧。整个宫廷，只有奥兰尼公主是唯一的一个清白人。现在她说甘蓓莉·德丝特蕾好，夸奖她的新道德，夸奖她坚持到底的爱情，据说这就使得她有资格作王后。”

“这对于她的安全可更糟了，”第一位女士断定，第二位表示同意。

又是鼓掌声和热烈的喝采声，这时有位新来宫廷不久的绅士，站在椅子上，越过所有人的头，望了一阵。“我大概是迷糊了，”这位名叫巴宋庇尔的绅士朝着下面人丛中说。“我瞧见的东西，不可能是真的，不然的话，真可以叫人折寿。”

下面有人问：“您究竟挑选哪一个？”

“这不用问了，”站在椅子上的绅士回答。“祝国王长命百岁。要是钢刀命中了他，对于这样一位美人儿，真是太可惜了。”

沙贡夫人从下边接口说：

“您是新来这儿，您这最可怜的人猜想不到，咱们不久的将来，将由维纳斯星座来统治咧。”

维勒鲁瓦和洛尼两位大臣也陷在人丛当中。每人都听凭别人把自己推挤到最后面的地方去，他们又在那儿碰头了。

“瞧那儿吧，亲爱的朋友。”

“瞧那儿吧。”

“看来咱们两人意见一致，一点儿也不想观光这儿的情形，”外交大臣说，而财政大臣却认为他是个奸细。因此洛尼回答：

“这种排场不值一顾。马德里宫廷接获这样的消息，也没啥用处。这儿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就完了。国王一需要钱，自己就会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他的总司库与他的爱人，只有宫廷里的傻瓜才怀疑，两者当中谁是更有力量的人。真无聊，银箱既然比斧头打击得更准，何必再有暗杀和死亡呢。”

洛尼随即让群众涌来，把他和维勒鲁瓦先生隔开，他认为对方是个奸细。他说的话真真假假，不过总算是暗示甘蓓莉的生命得到保障了。他并不喜欢她，而他的性情也不仁慈，可是他有自己的尊严。专心致意保护这个伟大政权的草创时期，这点大约没有别人及得上他。至少洛尼先生把它概括在三个人的名字上：国王、我和博福尔夫人。然而这个女人绝不许超出这个等级和头衔，这点是他时刻在意的。

甘蓓莉面对宫廷欢迎自己的盛大场面，渐渐熬不住了，好象时间经过了好几百年，其实不过几分钟。当她的主人来挽她的手，带她走过大厅，她才叹息一声，呼出一口气。人群立刻活动起来，男女人士在国王经过的路边，排成稀疏的行列，以便得到垂询的机会。他们注意国王的嘴唇，但是也同样注意他那女主人的樱桃小口。他牵着她的手，经过他们的面前。她那宽平的裙箍，可以让他把她带到人前，当作他的宝物一样展览，他毫不迟疑地这样作了。他在这儿完全露出国君的面容，在他们看来，既不宽恕，也不容忍。

因此，甘蓓莉到处碰见服从的表情。她的脸颊恢复了娇艳的颜色。她代替国王向人讲话。她的指尖只要接触到他的指尖，就非常镇定，说话也就非常得体。她在第一个人的面前，还是默默地走过。到了瑞士陆军上将德·桑西先生的面前，她停下来了。

“德·桑西先生，国王和我决定到布列塔尼去。我准许您作我们的扈从。”

同样的话，她也对好几个人说了，尤其是布荣公爵，公爵认为趁机使国王忘掉自己离开亚眠的事情，是有必要的。当时他曾经答应供给女士的钱，现在她不是邀请，而是命令他参加旅行，他也只好诚惶诚恐地接受了。

甘蓓莉走到最后，目光对着洛尼先生的脸。两人的个子都长得高，都是金褐色的发，皮肤和眼睛的色泽也相近。人们要是高兴，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兄妹。但是他们当中谁也不这么想，观众也不愿意，因为他们看惯了：一个是迷人的德丝特蕾，一个是性情刚愎、铁面无情的汉子。尤其是两人本身更不

重视彼此的团结。甘蓓莉的头昂得更高一些，话也比对方才的任何人说得更骄傲一些：

“您得离开您的军械库，充当我的扈从旅行，洛尼先生。”

他连脖子带耳根都红了，声音堵塞在喉里，许久才回答出来。

“我等候我的主上的命令。”

“公爵夫人请您陪送她去，”亨利说，同时用自己的指尖捏美人儿，示意要她重说一遍。

她说倒是说了，不过太迟了。

重大的协定

国王到布列塔尼省去，虽然随身带了一万二千名步兵，马匹和大炮还不计算在内，他的旅行却和平地达到了。就一次简单的访问来说，这支扈从队伍是很壮观的，这多亏他采纳了炮兵都督的意见。亨利听都督说出自己明知而不肯承认的事情：他不用武力威胁，就始终得不到他的省区。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迅速出发。洛尼先生再三坚持这点，理由也很不错，认为麦叩尔公爵只有出乎意外地为情势所迫，才会放弃种种借口和诡计。

这是洛尼明说出来的理由，至于他没有明说出来的理由，是关于尊贵女主人的。她在这天不能一同启程，因为她快要诞生的孩子使她太累了。不行，洛尼先生不能象她所想的那样，充当她的扈从旅行。他动身的当儿，她躺下了。三天以

后，她才跟上来。甘蓓莉分成几次短站到达昂热城，这时亨利早就统率大军赶到前头去了。凡是他马蹄所到的地方，布列塔尼省的城市都给他敞开城门。从这个远隔大陆的整个半岛上，贵族们骑马赶来迎接国王。麦叩尔先生坐在礁石上，未免把这难以驾驭的海洋力量估计过高了。国王亨利就在春天让他从波涛汹涌的要塞里出来，这时风狂浪大，超出平常的程度。这位性情乖戾的风涛主人，只好乔迁到大陆上来，不久就失去绝大部分权力，而签订一项协定。

这不是单独放弃统治权的条约，而是一个大省归回到国王的权力下，偶然通过一项协定来附带规定，而这项协定更要重要些：它是婚姻协定。麦叩尔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女儿，许配给恺撒·房多姆，也就是法兰西国王和甘蓓莉·德丝特蕾夫人的儿子。这是主要的一项，固然不是对于任何人，然而对于甘蓓莉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她急得不得了，非参加这次旅行不可。任何逗留和阻碍，都使她生气，不惜采取平常不惯于使用的手段；谁又料得到，象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美人儿，竟会有这么大的脾气呢？

麦叩尔公爵夫人，卢森堡的玛莉，是出身于彭迪费尔家族，这位显赫的女士，认为一个德丝特蕾家的女人，与自己的身份比起来，太悬殊了。他们的儿子恺撒是犯了双重通奸罪生的，纵然撇开这点不谈，她也瞧不起自己将要同意的这种结合。法兰西国王登上王位，是由本身的力量，经过千辛万苦才达到的，在她看来就连他也还不配作她的亲戚咧。再说，谁敢担保他的将来和承继问题呢？倘使刺客的钢刀一旦刺中了他，承继问题马上就要发生争执。这么一来，她就拿他的私生

子来充当女婿了。麦叩尔夫人生来爱好阴谋诡计，自己也作过许多恶毒的事情。这时甘蓓莉决心作个了断。公爵夫人来到昂热，原本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再把事情拖延下去。甘蓓莉叫人把所有的城门关上。这位显赫的女士，只好折回去，忍受自己受到的屈辱，后来等到国王到来，才帮了她的忙，恩准她进城去。这是恩典，一个人有时要尝到闭门羹才体会得出来。

亨利继续旅行到雷恩去，布列塔尼省的各个等级代表正在那儿开会。因为他还有几天见不着他最心爱的人，于是他就象从前追求时期那样写信给她。真的，这很象他从前寄到寇佛尔府邸去的信，当时有好些信都被敌人截获了，而且敌人也很容易抓到那个面目黝黑的矮小老农人哩。亨利心想："七个年头过去了，你我始终如故。难道真的如你对我所说、而我向你否认的那样：你现在是爱情更多的一方吗？你爱我比我爱你更甚一千倍吗？不过这点是正确的：你的面容象鲜花一样盛开了，也和你的心一样成熟了。你没有我，再也不想活下去，我相信是真的，因为那会成为退化的生活。但是最贵重的宝贝，我也和你没有两样，也不比你更自由呀。我同你一起上升了，达到了占有的地位，我觉得这只有通过你，要是没有你，我就一无所有。我把我的王国比作你的怀抱，它从前常常欺骗我，但是现在它是我的了。纵然你的美貌消失，我也离不开你。我曾经一度取消我的爱情，我这最穷的人，现在我却富有了。"

不过信里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面，传书带信的人还是那个瓦雷纳。亨利使用从前那种轻松而活泼的语气，暗示他的女

主人应当选择哪种武器，而他们就打算用这种武器来尽快地决定胜负。国王有时觉得布列塔尼省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太无聊了，就抽空写信。这儿是他争取到手的最后一个省区，他的头发是褐色的，胡须白了。

他对一些奇怪事件默而不言，特别是在他最明智的行动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件，而且也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他担心它们会使妇女怀孕时的天然和健康状态受到损害，使孩子带上父亲与怪异遇合的标记。因为他在三级会议方面的事情已经完了，于是他就在索米尔城耽了一天一夜，这是菲利普·摩尔内管辖的地方，老伙伴在对待世俗问题上，一直是明白而可靠的。不过他近来钻研神学上的秘密，也许削弱了他对现实的感觉，总之，他到处都看见桑伐尔先生。

“你在作什么？”亨利问。消瘦而萎缩的摩尔内，用一个丧魂失魄者的声调回答：“他方才在窗眼里偷觑过了。他在讥笑我哩。我受到侮辱，被人嘲笑。”

“朋友，您清醒过来吧！”亨利要求道。“您是在自己坚固的府邸里，而且这是您亲自建筑的。他怎么进得来，纵然进来了，也一定逃不出去。”

“对于一个和魔鬼结盟的人又当别论——”这位心神不定的人变了脸色，显得十分神秘。“对于他，围墙是挡不住的，曳起的吊桥，也阻拦不了他。”

“究竟他逃到哪个隐藏地方去最快呢？”亨利问。

“这儿，”摩尔内用神秘的语气低声说，他那伸出去的手指不住发抖，但是毫不迟疑地指着对面墙上大地图上的一点。

亨利只是考虑怎样达到那个地方。“赶快！”他大声说。

“咱们向他追去吧!”

受苦的人放下手臂，他的身体更缩小了，绝望地喃喃诉苦。

“每逢我动身去追缉他，魔鬼立即通知他。陛下！您答应过我。请您逮住他吧!”

“不错，我答应过您，”亨利加强语气，从门口走了。

他骑在马上，背后跟着许多扈从人员，这很可以逮捕一大批匪徒。骑马的人向一座树林驰去，那儿的水塘当中有一所屋子，据说是桑伐尔先生躲藏的地方。这时有匹鹿子的足迹，诱国王离开了正路。他和侍从人员分开了。到了树丛当中，亨利不得不从马上下来，猎人们从不确定的方向回答他的呼声，天色已经黄昏了。

他在黑暗当中碰见三位绅士，纯粹是偶然，其中的一位是首席法官德图。这个人已经上了年纪，为了和麦叩尔办交涉，才跟国王旅行到这儿来。他在追赶鹿子的兴头上摔了一交，只好一跷一拐地走。国王决定自己不离开他，但是法官再三恳求国王转回城里去。

“怎么说？咱们迷路了，”亨利说。这时另外有个人爬上树去了望了一下，向下面报告，他瞧见了一点灯光。他们朝着那儿赶去，由于德图先生负伤，沿途只好慢慢地挣扎着走，那是水塘中间一所孤独的屋子。他们骑马涉水过去，房门没有关，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在一间房间中点着一盏灯，灯光照着一张现成的床。

“事情很明白，”贝勒加德保证道。“咱们寻找的人，曾经在这儿呆过。他打算睡觉，是咱们把他惊走了，他一定去得不

远。”

“那就去捉他回来，枯叶，”亨利命令道，好象深信不疑的样儿。

御马总监和第三位绅士，先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跌跌撞撞地闹了一阵，觉得这儿实在不很妥当。接着他们就离开屋子，唏哩哗啦涉水过去。这时国王要德图先生躺下，在所有的房间里，除了这张床而外，没有第二张。首席法官不肯，认为这张床应该给国王睡。后来由于疼得十分厉害，他才占用床边一点地方，但是当着陛下的面，他死也不肯脱去那只受伤的脚上的鞋。亨利坐在壁炉前面一把唯一的椅子上，炉里堆了几块木柴。他燃起枞果生火，睁大眼睛，凝视着正在燃烧的柴火。他情不自禁地盘算，究竟他到布列塔尼省来干什么：为了重要的国家大事，而且这是长期以来谨慎和耐心准备的结果。现在他在这儿追逐一种纯粹的幻想，固然不是他自己的幻想。看来今天夜里，他是离不开这片森林和这所荒凉的屋子了，幸好这儿点着一盏灯。倘使凶手这时闯进屋来，他除了随身的枪枝而外，只有一个病人。瞧吧，咱们的理性多么脆弱。这种神秘的遭遇，不是我促成的，或许这是我不健全的天性在警告自己吧？决不能背离你的知识，要不屈不挠地实现你的抱负和任务；别呆坐在这儿，将来你还得躲避更恶毒的魔术哩。

这可以从闪烁的炉火中体会出来，他高高地竖起双眉。别再迟疑了，要坚决，就让这个女人作你的王后吧！这时他瞧见火在写她的名字，又听出火焰在歌唱她的名字。

贝勒加德和他的伙伴回来了，这回一声不响，为了跋涉池塘，他们的裤子一直卷到膝盖。据他们断言，桑伐尔的确在他

们前头，从一处树丛，啪喇一声，跳到另一处树丛，后来钻进地洞里去不见了。亨利只是简单地请求他们，给可怜的法官脱下衣服，用毯子盖好，法官已经筋疲力竭地倒在床上睡着了。随后他们就引国王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去，这儿没有单独的进口，地上铺着干草。他们让房门敞开，每人靠在门外一根木柱上。要是有人来，只能打他们身上翻过，才能闯到国王的身边去。

亨利立刻就睡熟了。他的两位保护人，有时在大衣下伸动他们的腿，好让其中的一方相信，自己是醒的。不过后来再也没有人动了，等到一种紧急的救命呼声把他们从梦中惊醒过来。起初，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森林里，向桑伐尔扑去，他大喊大叫。渐渐地他们才意识到，这是德图先生。

德图先生在房间里碰到了一个神经失常的姑娘。这位可怜的人儿，因为在城里总是受人践踏，于是她就选了这所孤独的屋子作为栖身的地方。先前在陌生人闯来的当儿，她大约是吓跑了，不过后来，她已经忘了。她又回到自己住惯的地方来，在黑暗中脱下自己的湿衣服，这时灯光早就熄了，她摸索着把衣服搭在壁炉前的椅子上，炉内还有余火。她等到自己的衬衫烘干了一些，就横着躺上床去，睡在法官的脚边，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时德图先生打算翻身，不知不觉地把女疯子撞下床去，这种动作使他疼极了，一下子便醒过来。

德图先生拉开帐子，窗口射进一点暗淡的月光，房里有个白衣人走来走去。这不能是错觉：现在她走近床前，仔细打量他。“你是什么人？”法官问。“我是天后，”白衣人回答。本来法官应该明白，这完全是瞎说八道。然而他忽然感到一种迷

信的恐惧，大喊救命。绅士们赶来救了他，把女疯子看管起来。

亨利继续睡下去，关于这件事情，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四人骑马进城的当儿，他才知道。他只是说，要是他处在法官的地位，一定会很害怕，后来他就沉默了。不过他想起夜里在炉火前面的自我考验：火焰又写字，又歌唱。过了没有多久，就是复活节礼拜，人们唱起"天上圣母快乐无疆"的祈祷文，这时国王站起来，用眼睛在教堂里寻找德图先生。

这是一些不易理解的事件，当然，这要假定人们感觉不出它们的意义，才是这样。他写给甘蓓莉的信，也丝毫没有提到这些。亨利回到她那儿去，路上遇到麦叩尔公爵夫人。直到现在，他还没见到过一个骄傲的人物对他这么服从，说出这么动听的诺言。这更加引起他的疑心，其实他不知道，他那尊贵的女主人已经把这位女士驯服了。他邀请她一块儿到昂热去。那儿的王宫有许多坚固的牢狱，麦叩尔夫人计算有十六座或者更多一些，担心自己会被关进其中的一座里面去。宽阔的狱墙周围，女仇敌一定布满了森严的卫兵。

他们还没有达到昂热城以前，博福尔公爵夫人赶来迎接；她忙不迭地拥抱女客人，请她一同坐上软轿。亨利暗中惊讶，甘蓓莉学得多么到家，看准了目标，居然做出违反自己感情的行动。这位美妇人，能够有这种涵养，更抬高了本身的价值。重大的协定将在三月三十一日签订，这是一项穿上婚姻协定外衣的政治协定。

在昂热王宫里，王家的公证人吉约先生宣读条款，条款虽然很长，但高贵的与会人士都洗耳恭听。麦叩尔公爵夫妇，把自己的女儿法兰西斯嘉，许配给恺撒·房多姆公爵，他们赠了

女儿大量的金钱和珍珠宝石。其实这一切都是麦叩尔公爵从那笔庞大的赎买金里支付的，因为他把布列塔尼省交还给国王，就获得了那笔资金。

这时有许多在场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触了。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即将谈判和决定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虽然十分清楚，”约汝士红衣主教对基督教徒布荣说，“然而我们却不相信。洛林家族居然放弃了最后的权力。这位矮小的那瓦拉，终于成了统治整个王国的绝对主人。”

“除开我的布荣公国，”从前的杜锐兰先生回答，他承袭了那个地方，打算保持独立，反抗国王，而终于造成不幸。

吉约先生宣读，布列塔尼省的行政官吏和法官，由国王任命一律留任原职。这时惹恼了一个人：洛尼先生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内心里愤慨极了。尽人皆知的流氓和奸细，不拿来明正典刑，反而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他自己又无法加以阻止。王权屈服了；而捍卫王权的洛尼，私下认为国王软弱。这位坚强不屈的人不了解，权力是可以让步的。用婚姻协定来掩护严重的政治协定，这在洛尼看来，实在是胡闹，而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尊贵女主人的虚荣心，认为是她怂恿国王作的。

新来宫廷不久的巴宋庇尔先生问：究竟御妹公主和这事情有什么关系，她不过是被召唤到这儿来表示赞成罢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新来的人看清真相说。“国王决心把敕令颁给基督教徒。这儿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事先采取的步骤。”

公证人的声音一下子停止了，会场静得鸦雀无声，后来才响起两个人的衣裙窸窣声。一件是紫丁香色的绸衣服，一件是绿底绣银线的衣服；一个是御妹公主，一个是博福尔公爵夫

人；她们当中是国王。他们三人跨到大厅中间来，站在放协定的台子面前。在第二次唱名的时候，麦叩尔公爵夫妇才从那边过来。其他共同签名的人，都排成一行，不过留出一块空地方，有台阶通上去。两个孩子，装扮成夫人和绅士的模样，跨上台阶；步伐是合度的，小小的身材，站在上面，态度显得多么高贵，在所有的面容当中，要算他们的面容是最最严肃的了。

这时有几个人，眼睁睁地瞧见这番光景，不觉微微地笑了。好些妇女喜极忘形，赞美起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亨利注意那被自己夺去财产和权力的麦叩尔夫妇如何表情。起先，他们露出被人当场捕获的犯罪者的神情，不时变脸变色，男人的眼睛红了，女人故意咳嗽，以免哭泣，或者大声喊叫起来。现在因为孩子们站在高处，夫妇俩的态度也完全变了。他们明白自己也有一份。咱们的女儿将是继承王后宝座的人。另外那个孩子将同她一起登上宝座。国王应该和孩子的母亲结婚。但愿他赶快和她结婚吧！

国王首先签名，然后把笔交给博福尔公爵夫人。但是她的手簌簌发抖，心里高兴极了。所有的人，都伸长脖子，瞧她写字。全国最美丽的手签了花押，这要算她一生当中最隆重的署名了。她放下笔，紧张地等待着。她亲爱的主人含笑向她示意，她可以放心了。御妹公主刚签好字，麦叩尔夫妇就赶忙过来在羊皮纸上署名：菲力普·伊曼纽尔·封·洛林·麦叩尔公爵，玛丽·封·卢森堡·麦叩尔公爵夫人。甘蓓莉睁大亮晶晶的眼睛瞧着，幸福得快晕过去了。她伏在最心爱的人的肩上，暗骂自己太幸福了，他吻她那灼热的脸。

证人都依次署名，特别是安托万·德丝特蕾先生，他今天

是女主人的父亲，的确再也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了。为了不再耽搁时间，接着就隆重地举行孩子们的订婚典礼；由约汝士红衣主教主持仪式，宫廷人员和外国使臣都列席。人们虽然再次目睹，孩子们不到年龄就参加这种活动，也不感到什么奇怪了。倒是协定中有句话很现实，不过公证人大声宣读时，人们都没有注意或者当作这是不必要的吧：如果订婚双方中，将来有一方不愿履行婚约，他或她就得干脆支付一笔拒婚费，这对富有的家庭来说，是不算贵的。

“根本算不了什么，”御马总监贝勒加德惊讶地说。“等到这对小人儿长大，还得十四年呢。”

“难道我的侄女，博福尔公爵夫人，不是更早一些就成熟了吗？”他身旁的女士回问。

贝勒加德的目光，情不自禁地向迷人的甘蓓莉扫射一下，为了避免接触到她的眼睛，又赶快低下头来。他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心脏怦怦地跳了。“带她来让我瞧吧！”他耳里还听见这种声音。“这句话一说，我的幸福就完了，”这时他心里想，尽管他的生活平常过得很不错。“要是我当时没有说出那句话去引逗他，这儿也就不会有王子订婚了。只是一句话，青春就随着幸福一起消失了。”

“给她安排的事情都实现了，”他轻声地说。

“咱们可料想不到呀，”德·苏尔迪夫人叹息一声回答，她也想忘记自己从前如何下功夫，好让甘蓓莉完成她的使命。

贝勒加德打量两个订婚的孩子。小房多姆发育得太快，长得又高又胖，他不喜欢他。不过他一个人再一次发出感叹。“可怜的孩子，”他在暗中自言自语。“根本算不了什么。咱们

还不知道歌词是怎样收场呢。”

敕　令

为了庆祝这次重大的协定，许多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不过在某一点上，他们失望了。原来最美丽的夫人离开了他们。她因为快要分娩了，不好再公开出场。有国王和她作伴，他们两人旅行到南特城去，尊贵的女主人在那儿给他生下第二个儿子亚历山大。继恺撒以后是亚历山大，他象法兰西的王子那样，获得了爵士的头衔。

南特的城堡方才移交到王军的手里。国王亨利因为刚到这儿，就获得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爵士，于是他陶醉在父亲的幸福感中，立即签署南特敕令。情况就是这样。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事前不久才订立了重大的协定，这是采用两个孩子的婚约，把最后省区的收回包括在内，化大事为小事，可以说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凡是叫嚷过的人，就会静默下来，问题只在于保持多久。现在咱们来到另一座大厅里，南特敕令就要签署了。

“现在咱们可到达了，”天主教的绅士们相互说。“这位国王要咱们到这儿来。咱们是战败者啊。”

约汝士红衣主教：“他颁布信仰自由。今天算是他的日子实现了。现在的他还是从前的胡根诺教徒吗？或者他压根儿什么也不相信？”

蒙莫伦西元帅：“他管我叫作他的教友，我却不知道他是

什么人。”

红衣主教：“以前他在库特拉打败和杀死了我两个兄弟。我不能作他的朋友。我对他的顽强，倒是惊叹不置。”

元帅：“难道咱们还要想这个王国的伟大吗？不过是为了信仰自由的代价，咱们才在卫尔文签订和约作为胜利者。至于他还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就不知道了。”

红衣主教：“信仰自由：凡是基督徒，象咱们神圣教会那样，不作世俗的打算，就会赋给自己这种自由。可是咱们为了生存，必须作世俗的打算。”

元帅：“他要生存，这是一定的。他说他的敕令是颠扑不破的呢。”

红衣主教：“但是敕令的颠扑不破正和他本身一样，不多不少。”这时红衣主教把手掌翻过去，手背朝上。元帅懂得，这是表示一个被推翻的人躺在地上。

“我们是战败者啊，”天主教徒如果不甘缄默，总是这么说。“国王让异教自由，单是这点还没有什么。你们基督教徒保持着你们的坚固据点。可是我们的坚固据点在哪儿呢？”他们问一个属于另一教派的人，这个人由于大厅狭窄，离开了自己人，被挤到他们的身边来了。要在平常，人们总是忘记这人或那人属于哪一教派。今天两派宗教截然分开了。

“你们可以在许多天主教城市里做你们的礼拜，我们在你们那儿就不行。你们得到一切公民的权利，可以当官吏，甚而还可以当法官。”

“难道你们又不能吗？”阿格利巴·道宾芮越过人丛回答。“谁为国王牺牲了热血呢？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活着，这却不能

怪我们。我认得另外一些人，他们同西班牙人狼狈为奸，巴不得使这个国家毁灭。现在我们国王由于我们赢得会战，当了主人，谁又在要求一切官职，而且想独吞国库呢？这就是叛变他的人，他们又在搞鬼了。”

阿格利巴故意把“叛变”这个词儿说得响一些；人们纷纷辩论，但是压低声音，因为国王在颁布敕令了。对于“叛变”这种说法，那些为阿格利巴惹恼的绅士们，真想给他一顿教训。勇敢的阿格利巴，多亏个子长得矮，他藏在那些高个子的基督教徒的身后，不容易被人发现，那些人把他向后推，让他乘机溜走了。

在基督教徒这边，洛格劳尔元帅对菲利普·杜勃勒西·摩尔内先生说：“您好象含着一口苦水。难道今天不是快活的日子吗？”

“咱们也曾经把库特拉的一天叫着快活的日子，”摩尔内说。“当时咱们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公理而斗争的受迫害者的军队。”

洛格劳尔：“我还记得，那时咱们国王的两颊都凹进去了。”

摩尔内：“您只消掉过头去看，他的脸颊还是下凹的，他的战斗还在继续呢。”摩尔内真想补充说：而我正在和桑伐尔先生作生死斗争。更糟糕的是：要是我关于弥撒的论文发表了，我就会失去国王的恩宠。元帅打断他的思想。

洛格劳尔：“国王今天对咱们实践了他的诺言，不过也仅仅是这点。咱们本应当成为国内的头等人物，现在咱们得到卫教者的权利，但是没有得到持久的保证。咱们为了信仰自

由，足足战斗了二十年啊！”

摩尔内：“信仰自由是无可辩驳地争取到了。国王说的是真话。”但是摩尔内心里想：“信仰自由是一种精神财产。将来会有这样的时期，那时咱们只有在心里和流亡当中保护信仰自由。”

在两位基督教徒中间，产生一种奇特的沉默，平常多半是由于洞察某种事情，才这样默契于心。可是最后洛格劳尔说：

“从前他没有得到这个王国，也并不伟大。他和咱们一起啃干面包，作祈祷：一切非基督教徒包围着我，但是我要以主的名义粉碎他们。现在谁又被粉碎了呢？结果还不是枉然。这样的满足太不值了——”洛格劳尔先生带着局促的表情说，平常他在宫廷里是以爱打哈哈和爱开玩笑著称的。

菲利普·摩尔内是个充满苦痛的人，接口回答洛格劳尔，两人彼此谁也不瞧谁。

“一个人不应当衰老。咱们有一个不衰老的人。”他用自己的胸脯和脸朝着他的主人，他在青年时期就选中了他。

国王亨利站在台阶上和宝盖下，宣布他的敕令。他没有叫公证人宣读，而是自己背诵出来，作为自己的意志，自由发言。谁要是把握着介乎命令与仁慈之间的正确语气，在听取自己声音的当儿，就会忘记自己实际上在宝盖下重述的是什么：这是不完整的结果，直到最后一小时，都还受到歪曲与阻扰。“交涉和承诺，都不过是表面；实际上是不断的争执、停顿、党派之间新的接触，当面花言巧语，背后勾心斗角，执拗与憎恨，以及对于本身利益的顽固追求，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敕令之前。还有我二十年的斗争。从一个那瓦拉的小国王开始，那

时我对于生活和法兰西的王位，还感到非常渺茫，但是我就认定将来会有这么一天。我这时站在惯用的宝盖下出现，也很平常，而敕令本身更说不上什么。然而王国毕竟超过金钱和财物，超过统治你们这些人的通常权力。我终于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向你们说：你们应当自由地信仰和思想。要是现在那个人在这儿听我说话该多好啊，可惜他的眼睛和耳朵已经塞满了泥土。米迦尔·蒙田先生，咱们彼此曾经在海滨对谈。'我何知？'这是您说的话。咱们在一所被炮火摧毁的屋子里喝葡萄酒，咱们唱贺拉斯的诗歌，您和您最渺小的学生一起，现在他站在宝盖下宣布敕令。死而有灵，您会高兴。我也高兴。"

他是唯一的一个感到满意的人，也注意到了这点。没有一派满意，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力量了，他们只是接受他赋给他们的东西；信仰自由——连同它的结果。他们从四面八方望着站在高处的他，仿佛单凭国王的尊严，就可以促成社会的变化，而今天以前并没有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亨利心想："辛苦是长期的，成就是可疑的，快乐是短暂的。咱们还是长话短说，不等到他们惊惶失措，就来个结束吧。孩子们订婚，我的儿子诞生，咱们庆祝这些事情，我纯粹由于作父亲的幸福感，就使得你们一切人平等，我夺取了公侯们的省区和权力。宗教在国内不再使你们划分鸿沟了，不久等级也不使你们划分鸿沟了。用不着竖起耳朵听，咱们简短地说吧。"

"我把我王国内的基督教徒分在十区，每区都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决定本身的事宜。代表包括：两名牧师，四名市民和农人，四名贵族。他们彼此间的要求和争执，由我亲自裁决。"



国王说完了。他从掌玺大臣老谢维尼手里接过羊皮纸，在上面签了字，向大会告别。“他们已经有了这个，”亨利想。“以后再施行宽大和协调的政策，让他们养成习惯。”

绝大多数人，只是干脆瞻仰了国王的尊严。有几位明白事理的人，私下解释道：

“四名贵族对六名第三等级的人。这点他从基督教徒开始了。”

“这是平民的统治。”

“但愿不是绝对的君权。”

亨利走到门口，这时人们高呼起来：

“伟大的国王万岁！”

但是他跨出门去，仿佛他们所高呼的是另外一个人。

暂缺封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９　亨利四世（中册）　［德］亨利希·曼　董问樵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８０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ｆｎ／ｆｎ４８／１５／！０００01．ｐｄｇ

寒热病
人民的爱戴
一次公开处决
在摇篮边
一个神秘的人
还没有
Ⅴ胜利者
烟火
赢得了
两个女朋友
奥地利红衣主教
查梅鞋匠
危险的交易
他们写信
基督教徒
谈话
忏悔
特使讲话
甘蓓莉忏悔
重大的协定
敕令